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蒂博一家

第三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本书简介

马丹·杜伽尔（1881—1958）是二十世纪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937年，他因其代表作《蒂博一家》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蒂博一家》是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追忆华年》（普鲁斯特）、《布登勃洛克一家》（托马斯·曼）齐名的“长河小说”。它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及其社会联系，反映了法国以至西欧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在二十世纪初的变迁，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小说继承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又吸取了意识流小说家的新手法，在人物塑造、心理刻划和场景描绘上，都颇具特色。

《蒂博一家》全书共四册。这是第一次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蒂博一家

第三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郑克鲁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第三册目录

第 七 卷

一九一四年夏天

一

雅克感到疲惫，于是挺直脖子，避免改变姿势。他只敢转动眼珠。他用叫苦不迭的目光盯住在折磨他的人。

帕泰尔松猛退两步，直到墙根。他手里捏住调色板，擎着画笔，相继将头侧向右边和左边，专注地端详搁在三公尺前面画架上的画幅。雅克寻思：“他会画画，运气多好！”他的目光落到自己的手表上：“傍晚以前我要写好我的文章。这家伙倒不在乎！”

闷热得令人难受。从玻璃窗投下一注热辣辣的阳光。虽然这个旧厨房位于与大教堂毗邻的楼房最高一层上，而且能俯瞰全城，但既看不见湖泊，又看不见阿尔卑斯山。只能面对六月里令人眩目的青天。

房间深处，在倾斜而下的天花板下面，两块草褥并排放在花砖地上。肉块挂在钉子上。生锈的炉子、背筐顶和洗碗槽凌乱不堪地堆满最不调和的东西：搪瓷脸盆、一双鞋、一个装满空颜料管的烟盒、一把被干沫子和洗碗水浆硬的刷子、插在玻璃杯里的两朵凋谢的玫瑰、一只烟斗。靠墙的地上放着翻转的画幅。

这个英国人光着上身。他咬紧牙，鼻子猛吸气，好象跑过步一样。

“不容易呀……”他喃喃地说，没有回过头来。

他那北方人雪白的上身汗珠闪光。肌肉在细腻的皮下颤抖。瘦削的胸腔下部凹成一个三角形的阴影。大腿的筋肉因注意力紧张活动，在旧长裤变薄的布下抖动。

“一点烟也没有了。”他小声叹气说。

雅克到来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三根香烟，画家一开始画画，便大口大口地都抽完了。他的胃从昨天以来就是空的，引起一阵阵抽搐；但他已习惯这样。他在想：“这额角光闪闪，白色颜料够用吗？”他瞥了一眼扔在地上瘪得象金属带的铅白颜料管。他已经欠颜料商纪兰一百来个法郎；纪兰以前是无政府主义者，最近改信社会主义，幸亏他是个好同志……

帕泰尔松眼睛不离开他的肖像画，做了个鬼脸，仿佛他是独自一个人。他的画笔在空中划了一条曲线。突然，他的蓝眼转向雅克；朝他同伴的额头投去惯偷似的目光，因为紧张，这目光十分可怕。

雅克心里觉得有趣：“他瞧我的模样恰如他要给高脚盘里的苹果估价。要是我不需要写好这篇文章……”

帕泰尔松胆怯地提出画这幅肖像时，雅克不忍心拒绝。几个月来，画家穷得付不起模特儿的要价，又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闲着不挥动画笔，他的才能便用在画趋时的静物上。帕泰尔松说过：“最多画四五次……”，然而，今天是星期天，雅克已是第九天，遏制住不耐烦，按时在中午左右上到这个老城的高处摆姿势，而不到两小时是完不了的！

帕泰尔松兴奋地用画笔醮了醮调色板。弯着腿，象跳水运动员试一试跳板的弹性，他片刻一动不动，盯住雅克。突然他手臂伸直，象击剑运动员一样蹦向前去，在画幅非常准确的一

点上涂了一笔，显示亮光，仅仅一笔；然后他又退回墙脚，眯起眼睛，点点头，象惹怒的猫那样呼哧着。他转向那个受罪的人，终于露出微笑：

“亲爱的，在眉宇之间，在鬓角，在脑门直竖的头发里，显得多有力量！不容易……”

他将调色板和画笔放在洗碗槽上，转过后跟，走去平躺在一张草垫上。

“今儿早上到此为止！”

雅克得到解脱，活动一下身子。

“我可以看看吗？……噢！今天你可是大有进展！”

雅克看到自己四分之三的身子坐在那里。肖像画到膝盖。左肩消失在背景里；右肩、右臂和右手肘很有力地侧向前方。筋肉发达的手张开撑在腿上，在画幅的下部形成活生生的发亮的一滩。头颅尽管迎着光亮仰起，却象被长发和额角坠着，微微侧向左肩。光线从左方投下。半边脸处在暗影中；由于头的倾侧，整个脑门是明亮的。棕色闪光的灰暗头发从左梳向右边，对比之下，越发显出皮肤发亮。帕泰尔松特意多画些头发，好象草丛一样又硬又密，长到很低的地方。宽大的颚部支在半敞开的白领上。一丝苦笑给脸容以粗犷而严峻的神情。使那张大嘴十分庄重，但嘴唇画得不好。眉毛显出忧虑重重，目光隐藏在半明半暗中，如愿地显得坦率、坚毅，但过于大胆放肆，不象本人。帕泰尔松刚注意到这点。总的来说，他把脑门、肩部和颌骨透露出的坚强有力表现出来了，可他失望的是，未能画出这种思索、忧虑和大胆的细腻表情，那是在灵活的眼神中依次清晰地流露出来的。

“你明天再来，是吗？”

“如果需要的话。”雅克并不热情地说。

帕泰尔松抬起身，去掏挂在床上方那件雨衣的口袋。他发出爽朗的笑声：

“米特尔格很小心：口袋里不再放香烟。”

帕泰尔松一笑，便马上又变成狡猾的伙计，五六年前，他跟清教徒的家庭一刀两断，离开牛津，到瑞士生活时，大概当过伙计。

他幽默地小声说：“这个星期天我很遗憾，我原来想给你敬一根香烟，亲爱的！……”

他宁可缺少吃的也不缺香烟，缺了香烟就不自在；但宁可缺少香烟也不能缺少颜料。话说回来，他从来不会长时间缺乏颜料、香烟和食物。

他俩在日内瓦集合了一大帮年轻的革命者，他们生活无着，松散地加入当时的一些组织。他们靠什么生活呢？他们活着就是了。有的人象雅克那样，是有天赋的知识分子，他们给报纸杂志撰稿。还有的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工人、印刷工人、画匠、钟表匠，他们好歹有办法谋生，有时跟没有工作的同志们分享面包。但他们多半没有固定职业，偶尔做些工资菲薄的下贱工作，口袋里有了点钱便甩手不干了。他们当中有许多大学生，衣服都穿破了，以教课、在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在实验室做杂的事为生。可以庆幸的是，他们从来不会所有人都处于贫困中。只要有几个人钱包充实，就能保证这一天口袋空空、四处徘徊的人吃上面包和肉，喝上热咖啡，抽上香烟。互助互惠是自觉自愿的。人人都习惯每天只吃一顿，不管吃什么。由于正当年轻，过的是集体生活，大家兴趣相同，信念相同，社会激情相同，希望也相同。有的象帕泰尔松那样，乐于

认为，饥肠辘辘引起的愤怒，能传给大脑有利的沉醉状态。这不仅仅是句俏皮话。他们淡泊的生活有助于保持精神极度亢奋，他们聚集在街心公园、咖啡馆、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尤其在碰头地点，互通外国革命者带来的消息，交流经验和学识，以便共同怀着高昂的热情，致力于建设未来社会；他们随时进行的无休无止的秘密会议，就得益于他们的精神亢奋。

雅克站在刮胡子小镜面前，整一整衣领和领带。

帕泰尔松咕噜说："不要急急忙忙，亲爱的……这么急你要上哪儿？"

他身子半裸，张开胳臂，斜躺在床上。他的细手腕象姑娘的手腕，手是男子汉的，脚胫很细，一双真正的英国人的脚。脑袋很小；暗金色的头发因出汗而沾在一起，在玻璃屋顶下发出古老的镀金银器的锃亮闪光。他的眼睛有点过于明亮，反而不能表达感情，眼神的天真仿佛总在跟苦恼搏斗。

他懒洋洋地说："我有许多事要对你说。首先，昨儿晚上，你离开碰头地点太早了……"

"我累了……大家在转圈子，总是翻来覆去讲同样的事……"

"是的……不过，讨论最后真是激动人心，亲爱的……我替你可惜。飞行员以回答布瓦索尼结束了讨论。噢！只有几句话：但这几句话象给人——怎么说呢？——母鸡肉的感觉*！"

他的声调流露出暗暗的反感。雅克已经多次注意到这个英国人对梅奈斯特雷尔又赞赏又憎恨的感情——大家都管梅奈斯特雷尔叫"飞行员"。雅克从未跟画家争辩过。他深深关切梅

* 帕泰尔松是英国人，将皮与肉混同了，他想说"令人起鸡皮疙瘩"。

奈斯特雷尔，不仅仅象对待朋友一样热爱他，而且象对老师一样敬爱这个人。

他冲动地转过身来：

“哪几句话？他说了什么？”

帕泰尔松没有立即回答。他凝望天花板，古怪地微笑着。

“这是到最后，突如其来……很多人象你一样已经走了……他先让布瓦索尼讲话，你知道，神态不象在倾听……突然，他躬身对着阿尔弗蕾达，她照例坐在他脚边，他说得非常快，不看任何人……等一等，我想起来了……他的话大致是这样：‘尼采，他取消了上帝的概念。他替换了人的概念。这不算什么；这只是第一阶段。无神论，现在应该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也应该取消人的概念。’”

“那末怎样呢？”雅克略微耸了耸肩。

“等一等……布瓦索尼于是问：‘用什么来代替呢？’飞行员笑了，你知道，笑得——很可怕……他大声说：‘用不着什么代替！’”

雅克也露出微笑，免得开口。他身上发热，摆姿势摆得累了，急于回去重新工作；他丝毫不想跟这个正直的帕泰尔松讨论抽象的问题。他收敛笑容，仅仅说：

“他这个人没说的，很崇高，帕特*！”

英国人支起一只肘子，盯住雅克的脸：

“用不着什么代替！这毕竟有点什么……absolutely monstruous! ……Don't you think so（绝对可怕……你觉得是吗）？”

* 帕泰尔松的爱称。

雅克沉默不语，他又躺了下去：

“飞行员有过什么生活经历，亲爱的？我总是纳闷。他发展到这样……干巴巴的程度，我想他大概经历过可怕的生涯？呼吸过有毒的空气？……告诉我，蒂博，”他没有改变声调，又转向雅克，几乎马上接下去说，“我早就想问你一件事，你对他们俩都很了解：你认为阿尔弗蕾达跟飞行员在一起很愉快吗？”

雅克发现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说到底，这个问题不是毫无道理的，但要解决却很棘手；出于模糊的直觉，他不愿跟英国人在这块地盘纠缠。他结好领带，肩膀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谨慎的动作。

帕泰尔松对这沉默好象不觉得难堪。他又躺直了，问道：

“今晚你去参加雅诺特的讲演会吗？”

雅克抓住转移话题的机会：

“不一定……我先得写完给《信号灯》的一篇稿子……如果进行顺利，我大约六点上碰头地点去。”他戴上帽子。“说不定晚上见，帕特！”

“你还没有回答我，关于阿尔弗蕾达，你的想法如何。”帕泰尔松坐起来说。

雅克已经开了门。他转过身来：

“我不知道，”他令人觉察不出地犹豫了一下，说道。“为什么她会不快活呢？”

二

一点半过了。日内瓦人星期日吃午饭很晚。骄阳直照在“炉子村”广场上，阴影缩小到房屋墙脚下发紫的一条边。

雅克斜穿过阒无人影的广场。唯有喷泉的潺潺声打破沉寂。雅克低头疾走，太阳照在颈背上，眼睛被闪光的柏油路面炙痛了。虽然他不过分担心日内瓦夏天的炎热——这种炎热热中有凉，暑气逼人却有益健康，从来不是闷热潮湿的，燠热难当的情况十分罕见——沿着狭窄的拉封丹路的棚铺往前走时，他又惊又喜地找到了一点荫凉之处。

他在考虑自己的文章：为《瑞士信号灯》的“书评”栏写几页关于弗里契的近著的评论。文章已经写好三分之二，但开头部分需要完全重写。也许他得先引用一段拉马丁的话，他前天在图书馆抄录了下来：“有两种爱国主义。一种是由各种仇恨、偏见、粗俗的厌恶组成，人民受到处心积虑拆散他们的政府愚弄，接受这种爱国主义，互相攻讦……相反，另一种是由一切真理和人民共同拥有的权利组成……”思想是正确的，宽容的；但形式……他含笑地想：“嘿，也许是四八年的一套空话……但差不多可以说，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词汇？……除了个别例外，”他马上这样想，“比如，这决不是飞行员用的词汇……”梅奈斯特雷尔令他想起帕特的问题。阿尔弗雷达快活吗？他既不敢回答是，也不敢回答否。女人……能摸得透女人吗？……他脑海里回忆起同索菲亚·卡梅辛的交往。他离开洛

桑和卡梅辛老爹的公寓之后，几乎没再想她。起初，她好几次到日内瓦来看他。后来，她不再来看望。他倒是高高兴兴迎接她的。她最后明白，他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爱恋吗？他感到一点留恋……古怪的女人……他不能用别人来取代她。

他加快步子。他要一直往下走到罗讷河岸。他住在河对岸的格勒尼斯广场：一个穷街区，遍布小巷陋室。广场中心是个厕所，广场的一角，一座四层楼带家具出租的房子“寰球旅馆”，藏起丑陋不堪的正面。矮门上方，一只半圆形的玻璃球每晚都大放光明，用作招牌。同本区其他旅馆不一样，这里不住妓女。这幢楼是属于两个单身汉韦赛利尼兄弟的，多年来兄弟俩加入了社会党。所有房间，或者几乎所有房间都租给党的活动分子，租金很少，在他们的能力限度之内。韦赛利尼兄弟从未赶走过一个没钱的房客，但他们曾经驱逐了一个可疑的人，因为这些逃避兵役的人聚集的地方，既吸引了优秀人物，又吸引了坏人。

雅克的房间在旅馆高层，狭小而整洁。不好的是，唯一的一扇窗对准楼梯平台：楼梯里传来的响声和气味老实不客气，充塞了房间。为了能安静工作，必须关严窗户，开亮天花板那盏灯。家具够用：一张窄床，一个大柜，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盥洗盆设在墙上。桌子很小，总是摆满东西。雅克写文章一般坐在床上，一本地图册放在膝上当书桌。

他工作了半小时，有人在他门上间隔地轻轻敲了三下。他叫道：

“进来。”

一个头发蓬松的小脸蛋出现在半开的门口。这是患白化病的小个子范赫德。去年他也跟雅克同时离开洛桑到日内瓦，他

也住在寰球旅馆。

“对不起……我打扰了您吗，博蒂？”他属于继续用以前的笔名称呼雅克的人之列，虽然雅克在父亲死后，已用真名签署自己的文章。

“我在朗多尔咖啡店见到莫尼埃。飞行员委托他告诉您两件事。第一件，他要见您，他在家等您等到五点；第二件，您的文章这个星期不上《信号灯》，您用不着今晚交稿给他。”

雅克的双手按在面前散放的稿纸上，头靠着墙。

“好极了！”他松了一口气说。但随即又想：“这星期我拿不到二十五法郎了……”稿费很低。

范赫德面带笑容，走近床边：

“这不好写？您的文章评论什么？”

“评论弗里契的书：国际主义。”

“那末怎样？”

“说到底，你瞧，我不太清楚该怎么看……”

“对那本书？”

“对那本书……对国际主义。”

范赫德的眉毛在额角上刚能看出来，这时皱紧了。

“弗里契是个宗派主义者，”雅克又说。“再说，我觉得他混淆了几样内涵截然不同的东西：民族的观念，国家的观念，祖国的观念。由此得出印象，他的想法不对，即使他说的东西看来是正确的。”

范赫德眯起眼睛听着。他的无色睫毛遮住目光；撅嘴使唇的连合处降低。他退到桌边，挪开一点卷宗、盥洗用具和书，坐了下来。

雅克用迟疑的语调继续说：

“对弗里契和同他一样观点的人来说，国际主义理想势必先要取消祖国的观念。这是必然的吗？是无可避免的吗？……不能这样确定无疑！”

范赫德抬起玩偶般的手：

“无论如何要取消爱国主义！怎能设想革命在一国的狭窄范围内进行呢？革命，真正的革命，我们的革命，这是国际范围的事业！应该由世界大多数工人同时在各国实现！”

“是的。但你看：你自己也把爱国主义和祖国的观念区分开来。”

范赫德固执地摇摇小脑袋，上面长了一头浓密的几乎变白的鬈发。

“这是一码事，博蒂。瞧瞧十九世纪人们做过的事：到处激发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感情，从而巩固了民族国家的原则，在各民族中散布仇恨，致力于新的战争！”

“同意。但不是爱国志士，而是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者在每个国家阉割了祖国的概念。他们用盲目崇拜、好战的狂热代替情感上的、合理的、不侵犯别人的挚爱。是的，毫无疑问要谴责这种民族主义！但能象弗里契那样，同时抛弃对祖国的感情吗？抛弃人类这一可以说物质的、肉体的现实吗？”

“不错！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首先必须割断一切束缚，摆脱自身……”

“小心，”雅克打断说，“你所想的是你愿意成为的革命者，典型的革命者；你看不到人，一般的人，象大自然、现实、生活所创造的人……我所说的情感上的爱国主义，真能消灭吗？我不敢断言。人对此无能为力：人受气候影响，有原来的气质，有人种的不同，有自己的习俗，有形成本民族文明的

特殊形式。不论在什么地方，人都保持自己的语言。注意！这很重要：祖国的问题也许说到底只不过是语言问题！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走到哪里，人始终用他的国家的词汇和句法思索……瞧瞧我们周围！我们的日内瓦朋友，所有这些自觉自愿流亡的人，他们真诚地相信离开了本土，形成一个真正的国际移民地！瞧瞧他们出于本能互相寻找、会合、聚成一个个意大利、奥地利、俄国的小集团……友爱的、爱国的、土生土长的小集团。连你范赫德也同比利时人在一起！……”

白化病患者不寒而栗。他那夜鸟一样的瞳仁，带着责备的闪光注视雅克，然后又消失在睫毛的遮帘后面。他肉体的不雅观，越发增加举动的猥琐。他尤其爱用沉默来保护自己的信念，这信念比他的思路更坚定，在胆怯的外表下，他很古怪地非常自信。没有人，即使雅克和飞行员，对范赫德产生真正的影响。

“不，不，”雅克接下去说，“人可以离乡背井，但不能抛弃祖国。这种爱国主义同我们主张国际主义的革命者的理想没有丝毫根本矛盾！……于是我想，象弗里契那样抨击那些代表着力量、根本属于人类的因素是否谨慎。我甚至想，由此抛弃未来的人是否有益。”他停顿一下，又用另一种没有把握的口吻说下去，好象疑惑不定：“我这样想，却不敢写出来——尤其是放在几页的书评中。为了避免误会，必须写一整本书。”他又停顿一下，突然说：“但这本书，我也不会写……因为我毕竟毫无把握！怎么说呢？不可设想存在同祖国割断一切联系的人。人能适应。也许最终会适应这种断绝联系……”

范赫德离开桌子，朝雅克不由自立迈了一步。他那好象有眼无珠的脸上，荡漾着无比快乐的神情：

“人会在其中找到多少补偿！”

雅克微笑了。他喜欢小个子范赫德的地方，正是这样的冲动。

“现在我得走了。”白化病患者说。

雅克继续微笑。他看着范赫德跳跳蹦蹦地走到门口，做了一个再见的表示，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尽管再没有什么催促他写完文章——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又兴致勃勃地工作起来。

他听到前厅敲响四点时还在写文章。梅奈斯特雷尔在等他。他跳下床来，一站到地上，便发觉自己饿了。他没有时间在城里停留。抽屉里还有两袋可可粉，放在热水里一搅就成，刚好酒精灯昨天也灌满了。他洗罢手脸时，小锅里的水已经开了。他烫嘴烫舌地喝下一碗可可粉，匆匆离家。

三

梅奈斯特雷尔住在离格勒尼斯广场相当远的卡卢日区，很多革命者，主要是俄国的流亡者选上了这个地方。这个郊区没有特点，在阿尔弗河边，越过普兰帕莱平原。需要地方的企业家，木材商或煤炭商，铁厂主，车厂主，镶木地板工匠，装饰工匠，都在这里建立厂房。沿着空气新鲜的宽阔街道，车棚紧挨着旧屋群、截开的花园和荒废的地皮。

飞行员居住的那幢楼，耸立在沙尔帕日码头和卡卢日路的

拐角，新桥的口上：四层楼，一长溜，淡黄色，一刷齐，没阳台，在夏日的太阳下，呈现出意大利灰泥饶有趣味的色彩。黑压压的海鸥掠过窗前，在阿尔弗河堤上嬉戏。河水不深，然而湍急，水中的岩石泡沫四溅，使它很象一条急流。

梅奈斯特雷尔和阿尔弗蕾达住在走廊尽头的一套房间里，两间房由狭窄的入口分开。小的一间用作厨房，另一间用作卧室和书房。

百叶窗紧闭，窗外浴满阳光，梅奈斯特雷尔靠窗趴在一张小便桌上，一面工作一面等候雅克到来。他的字体细小，奔放，缩写很多，在几页薄纸上写上几条简短的注释，阿尔弗蕾达负责辨认，然后用一架旧打字机打出来。

有一会儿只剩下飞行员一个人。阿尔弗蕾达刚离开她往常的坐椅，这张矮椅子贴近梅奈斯特雷尔的椅子。她趁她的主心骨工作稍停之际，到厨房打开水龙头，装满一瓶凉水。一钵糖煮桃子在煤气炉上用文火煨着，酸滋滋的味道在闷热的空气中飘荡：他们差不多只吃奶制品、蔬菜和煮熟的水果。

“弗蕾达！”

她刚冲洗完咖啡过滤器，拿在手上滴干，急忙擦干手。

“弗蕾达！”

“来了……”

她赶快回到他身边，重新坐在矮椅子上。

“你到哪儿去啦，小姑娘？”梅奈斯特雷尔将手放在她垂下的褐色颈背上，小声说。没有任何回答。他并没停止工作，又是用梦幻一般的嗓音提出这个问题。

她仰起脸，微笑着。她的目光热烈、忠实和平静。瞳孔大张，表达出看到一切、明白一切、热爱一切的愿望，但从不流

露出一星半点坚持和好奇的闪光。她好象生来是为着欣赏和等待的。梅奈斯特雷尔一对她高谈阔论（他不断这样），她便转身对着他，似乎用眼睛倾听。有时，他的想法十分微妙，她便眨一下眼表示赞成。这样贴近呆着，默默无言，始终聚精会神，这便是梅奈斯特雷尔所需要的；如今他需要这个，犹如需要空气才能生活。

她只有二十二岁：她比他小十五岁。没有人说得清他们怎么相遇，是什么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而表面上是共同生活而已。他们去年一块到日内瓦来。梅奈斯特雷尔是瑞士人。她呢，大家知道是南美人，虽然她闭口不提她的家庭和童年。

梅奈斯特雷尔继续在涂写。他瘦削的脸——由于修成短而尖的黑胡子，拉得更长——向前低额颌首。两鬓象是绷紧，窄脑门，凸出在光线中。左手一直放在阿尔弗蕾达的颈背上。少妇纹丝不动，背脊弯曲，怀着母猫一样的哆嗦接受这种爱抚。

梅奈斯特雷尔没有挪开手，他停住不写，茫然凝视，摇摇头说：

“丹东*说过：‘我们想来个底朝天，面朝底。’小姑娘，这是政客的话，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言论。路易·布朗，蒲鲁东，傅利叶**，马克思决不会这样说。”

她把目光转向他。但他没看她。百叶窗漏进一缕阳光；他

* 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之一，引文摘自1791年7月17日在练兵场的演说。

** 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先驱；傅利叶（1772—1837），法国哲学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

的脸仰望窗户上部，淡漠无情。五官端正，不过古怪地缺乏生气。脸容灰不溜秋，但不是病态，仿佛皮下的血液没有颜色似的；剪齐的黑髭须下面，嘴唇的颜色跟皮肤一模一样。生气全部集中在眼睛里：眼睛很小，奇特地靠得很近；眼珠十分黑，占据了眼皮之间全部空位，仅露出一点眼白；目光咄咄逼人，却丝毫不流露热力。这目光没有变化，只是明亮，始终紧张，好象到了注视的极限，完全不象人的目光：它使人慑服，惹人生气，令人想起某些野兽，某些猴子深邃、孤僻、神秘的眼神。

"……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的三段论法。"他一口气喃喃地说，好象结束了内心的思考。

声音有气无力，却是连贯的。他说话几乎总是用简短晦涩的句子，气促而不绝缕，仿佛送往前去。他不分每个字的音节，一口气将一串字连珠炮般说出，例如"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的三段论法"那样，令人想起小提琴手拉一弓，便奏出瀑布般的十六分音符的高超技艺。

"存在阶级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他继续说，"推翻阶级的次序，这只是以恶代替恶，以压迫代替压迫。当今一切阶级都在受苦。追求利润的制度，竞争的暴虐，极端个人主义，同时也稳固了雇主制。只不过雇主并不明白。"有两次他一面小声咳嗽，一面揉搓胸口；他说得很快："通过新的劳动组织，将一切健康的因素，广泛地不分彼此地消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这就是必须做的工作，小姑娘……"

然后他又写起来。

梅奈斯特雷尔的名字同航空事业的开端联系在一起。他既

是飞行员，又是机械工程师，属于瑞士航空公司在创建苏黎世工厂时招募的人员之一；好几种至今还在使用的装置用的是他的名字。那时，他连续试验飞越阿尔卑斯山，引起了广大公众的注意。在苏黎世到都灵的长途飞行中他失败出事（差点丧命），腿部受伤，放弃了飞行。在瑞士航空公司的罢工中，他断然离开了技术员办公室，参加工人运动，随后突然离开了瑞士。他干什么去了？那杳无音信的几年，是在东欧度过的？他很了解俄国问题，好几次有机会表现出，他对斯拉夫方言能应付得相当好；他也了解小亚细亚和西班牙的情况。他无疑跟欧洲革命界大部分有影响的人物有个人交往，甚至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通信联系，但他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目的，去接近他们？他谈起他们用的是既准确又模糊，使人捉摸不定的口吻，总是谈论题外的话，给一般性的讨论提供补充情况。当他引用他好象听见过的有典型性的字眼，提到他似乎目睹过的事件时，他从来不用费劲，便解释清楚他参加过的事。他的暗示总是附带作出的；谈到事实、学说和人物时，他的声调严肃，有根有据；可是一关系到他本人，便模棱两可，竟至于说笑。

不过，他给人一个印象，什么地方有事他总在场；至少比别人更了解事件确在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发生，而且他有特殊的见解，从中得出意料不到和无可辩驳的结论。

他为什么到日内瓦来？“为了图清静，”有一天他说。开头几个月，他深居简出，避开逃亡者和瑞士党*党员，同阿尔弗蕾达在图书馆度过白天，阅读论述大革命的著作，并作笔记；看来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充实政治知识。

---

* 指瑞士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88年。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日内瓦活动家里沙德莱设法带他到聚会地点，每晚有一群相当驳杂的瑞士和外国革命家在那里相会。他对这个地方有好感吗？他没有开过口，但第二天又自动来了。他强有力的个性很快赢得人心。在这群暂时无所事事，耽于空谈的理论家当中，他那犀利的批判精神，那好象得之于经验而不是得之于看书和编纂而又从不出错的本领，那善于把一切问题导向具体的范畴，总是竭力给革命思想确定实际目标的本能，那在最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中能迅速得出根本所在、归纳成引人注目的几条的艺术——这一切使他对所有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几个月内，他便成了这一群的中心和动力，有的人说是“领袖”。他天天来，他身上的谜团却始终解不开；这是想后退、有所保留、“在酝酿什么”的人的谜团。

“到这边来，”阿尔弗蕾达将雅克让进厨房，“他在工作。”

雅克揩拭额角。

“你想喝吗？”她指着洗碗槽里一条细水柱冲洗着的长颈大肚玻璃瓶，问道。

“好极了！”

她斟满一杯，玻璃杯马上蒙上水汽。她手拿玻璃瓶，站在他面前，这种谦卑恭顺的姿态是她习以为常的。她没有光泽的脸扑了点粉，塌鼻子，闭拢嘴唇时好象熟草莓一样鼓起的孩子模样的嘴，略向双鬓吊起的眼睛，黑色发光，笔直下垂的刘海一直盖没到眉毛，这一切使她酷似在欧洲制造的日本玩偶。他想：“也许是由于她穿蓝色的和服。”一面喝水，他一面想起帕特的问题：“你认为阿尔弗蕾达跟飞行员在一起很愉快吗？”他不得不承认，他不了解她，虽然她总是参加他同梅奈斯特雷

尔的谈话。他惯常不将她看作一个活人，而是看作一件家庭的附设品——更准确地说，看作梅奈斯特雷尔的一部分。他头一回发觉，跟阿尔弗蕾达单独相处时有点困窘。

“再来一杯？”

“好的。”

喝了可可他感到渴。他在想，自己没有吃午饭，这点东西不作数。蓦地，脑际掠过一个荒唐的念头：“我灭了酒精灯没有？”他竭力回忆，但记不清楚。

飞行员的声音透过隔板传过来：

“弗蕾达！”

“嗳……”

她露出笑容，朝雅克好玩地、会意地眨一眨眼，好象在说：“我这个大孩子多任性啊！”

“来吧。”她说。

梅奈斯特雷尔已经站起身。他背光站在窗前，刚打开一点百叶窗。一柱阳光射进房间，照亮低矮的大床，光秃秃的墙壁，桌子；桌上只摆着钢笔和几页叠齐的纸。

梅奈斯特雷尔身穿灰布睡衣，显得高大。其实他身材瘦小，胸部很窄，双肩有点佝偻。他锐利的目光盯住雅克的眼睛，伸出手去。

“我打扰你了，但这里比聚会的地方清静……瞧，小姑娘，这是你的活儿。”他递给阿尔弗蕾达一本插上书签的书，补上说。

她顺从地拿过打字机，蹲在地板上，背靠着床，开始噼噼啪啪地打起字来。

梅奈斯特雷尔和雅克坐在桌边。飞行员的脸变得思虑重

重。他倚在椅背上，伸直了腿。（飞机出事使他右膝盖变得僵直，有时走路有点儿瘸。）

“一件讨厌的事，”他劈头就说。“有人给我写信。好象有两个人，我们不得不这样猜想。第一个：基特贝格。”

“基特贝格？”雅克大声说。

“第二个：托布勒。”

雅克不吱声。

“这使你惊讶？”

“基特贝格？”雅克重复说。

“这是信，”梅奈斯特雷尔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又说。“看吧。”

“是的。”雅克沉着地看了信，小声说；这封信是一篇口气冷酷的很长的控诉状，没有签名。

“你知道基特贝格和托布勒在克罗地亚运动*中的地位。他们要到维也纳参加代表大会**。因此，重要的是要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们。这很严重。没有把握之前，我不想惊动任何人。”

“是的，”雅克又说。他差点补充一句：“您打算怎么办？”但他忍住了。他跟梅奈斯特雷尔的关系虽然十分友好，却本能地保持一定距离。

仿佛料到了这个问题似的，梅奈斯特雷尔开了口：

---

* 指克罗地亚反对奥匈帝国的民族运动，在1912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之后，活动十分积极。

** 指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原定8月23日举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没有召开。

“第一……”（他为了清楚起见，养成一种癖好：说话常常以干脆的“第一”来开始，不过不一定跟着“第二”。）“第一：为了证实，只有一个办法：实地调查。到维也纳去。悄悄地调查。去的人不引起别人注意。最好没加入任何党派……但是，”他死盯住雅克，继续说，“是个可靠的人。我想说的是，他的判断忠实可靠。”

“是的，”雅克很吃惊，暗暗高兴。他马上愉快地想：“不用摆姿势了……帕特那儿去他的。”他脑子里第二次又想到酒精灯。

沉默了片刻，只听见打字机的嗒嗒声和水流在洗碗槽里远远传来的泉水般的声音。

“你接受吗？”梅奈斯特雷尔问。

雅克点头同意。

“要过两天才出发，”梅奈斯特雷尔又说。“充分收集材料。在维也纳需要呆多长就多长。必要的话，呆上半个月。”

阿尔弗蕾达向雅克抬起眼睛，雅克没有回答，又低下头来；她重新打字。

梅奈斯特雷尔继续说：

“在维也纳，霍斯梅会帮助你。”

他住了口：刚才有人敲门。

“去看看，小姑娘……如果托布勒真的收到钱，”他转向雅克说，“霍斯梅应该知道。”

霍斯梅是梅奈斯特雷尔的朋友。他是奥地利人，住在维也纳。雅克去年在洛桑认识他，霍斯梅到洛桑来住过几天。这次见面给雅克留下深刻印象。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革命家，这些机会主义者厚颜无耻，不择手段，最终目标就是真正的唯一目

标，必要时会穿上临时制服而毫不羞耻，只要他们的妥协多少能为革命事业服务。

阿尔弗蕾达回来说：

“是米特尔格。”

梅奈斯特雷尔转向雅克，嘟囔说：

“待会儿到聚会的地方我们再聊……进来吧，米特尔格。”他提高嗓门说。

米特尔格戴着圆形的大眼镜片，眉毛弯成弓形，使他的神情始终很警觉。脸孔肉墩墩的，线条松软，有点浮肿，如同夜游病患者没有睡好觉的模样。

梅奈斯特雷尔站起身来：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米特尔格？”

米特尔格环视房间，目光落在飞行员、雅克、然后是阿尔弗蕾达身上。

“雅诺特刚到聚会的地方。”他解释说。

“不，”雅克心里想，“我没把握吹灭了火苗。倒满碗以后，很可能我把锅又放在炉子上，没有灭掉……我喝完可可就走了……火说不定还在燃烧……”他目光呆呆地不出声。

米特尔格继续说：“雅诺特坚持要在今晚的讲演会之前见到您。他旅行一趟可累坏了……他受不了热……”

“长头发太密了……”阿尔弗蕾达小声说。

“所以他去睡一会儿……他要我向您亲切致意。”

“很好，很好……”梅奈斯特雷尔用完全意料不到的假嗓子说。“我的小米特尔格，很难说清我们对雅诺特并不在乎……是不是，小姑娘？……”他一面说话，一面将胳臂搁在阿

尔弗蕾达丰满的肩上，他的手在抚弄少妇的头发。

“你认识他吗？”阿尔弗蕾达狡黠地把目光转向雅克那边，问道。

雅克没在听人说话。他徒劳地回想某个确切的细节，以使自己安心。他深信将锅放在地上。那末，他一定吹灭了火，放上盖帽？可是……

“他有一头老雄狮那样乱蓬蓬的白发，”阿尔弗蕾达笑着说。“这个反教会的英雄，化妆成大教堂的管风琴手！”

“得了，小姑娘……”梅奈斯特雷尔轻轻呵斥道。

米特尔格不知所措，苦笑着。那凌乱的头发使他的模样象马上要发火。他确实常常恼怒。

他是奥地利人。五年前，为了逃避兵役，他离开了萨尔茨堡——原来在那里学药物学。他先居住在瑞士的洛桑，然后是在日内瓦，结束学业以后，在一个实验室每周按规定工作四天。但他对社会学比对化学更关心。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浏览一切，记住一切，在他管用的脑袋瓜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可以把他当作教科书一样询问他。他的同志们，首先是梅奈斯特雷尔少不了他。他是主张暴力的理论家。总之，他敏感，胆小，不幸，多情善感。

他沉着地又说：“雅诺特到处开讲演会。他非常了解欧洲情况。他从米拉诺回来。在奥地利，他曾到托洛茨基那里过了两天。他讲的情况很有趣。我们打算讲演会后带他到朗多尔咖啡店，介绍情况。您会来的，是吗？”他瞧瞧梅奈斯特雷尔，又瞧瞧阿尔弗蕾达。他转身对着雅克说：“你呢？”

“在朗多尔，也许去，”雅克说，“但不去讲演会！”纠缠不休的想法使他变得神经质；虽然他早已摆脱一切宗教信

仰，但别人的反教会却几乎总是激怒他。“题目就好斗得幼稚可笑：《上帝不存在的证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绿纸，很象广告说明书。“他的提纲说明！”他大声说，一面耸耸肩，然后夸张地念起来：“我准备让诸位接受一个宇宙体系，它能使一切求助于精神本原的假设彻底归于无用……”

“嘲笑风格很容易，”米特尔格打断说，转动他的圆眼睛。（他一激动，唾液腺便源源不断地分泌，说话也伴随着喷溅的响声。）“我同意，这些论点能纳入优秀的理性哲学。我不认为宣讲和重复这些论点一无用处。多少世纪以来，教会正是通过迷信统治了人们。没有宗教，人们不会这么长久地逆来顺受，早就起来反抗了，而且获得了自由！”

“可能的，”雅克让步说，一面将说明书揉成一团，扮着鬼脸从百叶窗打开的缝隙中扔出去。“也可能这类演说今晚掀起掌声，象在维也纳，在米兰那样……我不是不明白，这种求得领悟和解脱的需要，聚集了几百个男女，他们本来坐在湖边，仰望黑夜和星空要好得多，如今却不顾闷热，呆在烟雾腾腾、难以呼吸的会场里，内中有着令人感动的东西……而我决不愿花一个晚上去听这些劳什子：这超过了我的能力限度！”

他说最后几个字的嗓音突然减弱。他非常清晰地想象出，火焰吞噬着桌上散乱的纸张，舐到了窗帘，他的喉咙揪紧。梅奈斯特雷尔、阿尔弗蕾达和米特尔格都不善于观察，吃惊地瞧着他。

“再见。”他简短地说。

“你不同我们一起去聚会的地方？”梅奈斯特雷尔问。

雅克的手已经握住门把手，他迸出一句：

“我先得回家。”

踏上卡卢日路，他开始奔跑起来。在普兰帕莱圆形广场，他看到一部有轨电车正开动，他冲到车厢外的平台上。但车停在月台上时，他又不耐烦地跳下来，大步流星地踏上桥头。

最后来到浴室路口，看到格勒尼斯广场熟悉的背景、厕所、寰球旅馆平静的正面，这种惊惶失措才象幻术一样烟消云散。

“我多么愚蠢！”他想。

他现在想起来，他已用铜帽盖盖住火焰，甚至还烧痛了手指。他仍然感到拇指隐隐作痛，他瞧瞧手指，想找到烧炙的痕迹。这回，回忆十分准确，无可怀疑，用不着爬到四层楼去证实了。他掉转脚跟，又朝罗讷河走下去。

老城从桥边浸没到水中的绿树的最低点，一直到圣彼得的塔楼，和谐地层层迭迭，在他面前映衬在阿尔卑斯山蔚蓝的背景上。他心里重复：“真蠢！……”这件事的毫无意义和他陷入的混乱之间，彼此不成比例，他觉得是个谜。他回想起另外几次经历。他不是头一次这样成为自己想象的玩物。他心里想：“这种时候，我怎会完全失去自制力呢？我多么奇怪、多么病态地乐于陷入不安！不仅是不安：是怀疑……”

他气喘吁吁，淌满汗珠，连看也不看地小步爬上这些熟悉的幽暗的凉爽的小巷，这儿那儿是柱子和石阶，两旁是木棚铺的老屋，往上直通向城里。

他没留心道路，来到了加尔文路*。这条路沿着最高处伸

* 日内瓦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加尔文（1509—1564），宗教改革家，曾在日内瓦组织新教共和国，死在日内瓦。

延，庄严、阴沉，名副其实。没有店铺，灰色石块威严地正面排列成行，可以想象在这些高高的窗户后面的刻板生活，这一切令人想到衣食富裕的清教主义。在阴郁的背景深处，出现了阳光灿烂的圣彼得广场，那三角楣、柱子、老菩提树，好象弥补不足似的历历在目。

四

“星期天，”雅克在大教堂的广场上看到妇女儿童，这样思忖：“星期天，已经是六月二十八日……我到奥地利去调查只要十到十五天，……赶在代表大会之前做完！”

正如他所有的同志那样，一九一四年夏天，他热切等待八月二十三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对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

他愉快地考虑着飞行员刚才交给他的任务。他爱活动：这是一种可以毫无悔恨地自珍自爱的方式。再说，他不反对远行几天，避开这些无休无止的会议、这些小范围内的争论。

来到日内瓦以后，他禁不住天天，或者几乎天天到聚会地点来度过傍晚。有几个黄昏，他只进去一下，握握几个朋友的手，就又走了。有时，从这群人逛到那群人，他同梅奈斯特雷尔最后缩到尽里的房间；这是他最好的时光。（宝贵的亲密的一刻，有很多羡慕他的人：因为那些经历过多年战斗生活的人，那些“从事过革命行动”的人，不明白飞行员何以更喜欢雅克作伴，而不是他们作伴。）大多数时候他呆在同志们中

间。他一般默不作声，有点冷淡，游离在讨论之外。他参加讨论时，表现出视野广阔，有谅解与调和的愿望，思想精粹，马上使他的谈吐具有不寻常的风格。

在这小小的有不同国家的人参加的聚会中，同类似的一切社会圈子一样，他找到两类革命者：宣传家和技术人员。

他的好感自然趋于宣传家——不论是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同这些豪爽的神秘人物呆在一起，他自然而然感到舒适；他们的反抗跟他有同一根源：对不义具有天生的敏感。大家象他一样，盼望在当今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他们对未来的设想在细节上可能有差异，但他们的希望是相同的：和平友爱的新秩序。象雅克一样——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感到同他们非常接近——他们对自己内心的高尚十分自豪；一种隐藏着的本能，一种对崇高的敏感，推动他们凌驾于自身之上，超越自身。归根结蒂，把他们同革命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同他一样，是在革命理想中找到令人振奋的生活动力。在这方面，这些宣传家不由自主都是很有个性的：虽然他们将自己的生活贡献给集体事业的胜利，但他们不知不觉在这战斗和希望的醉人气氛中感受到的，是十倍增加他们个人的力量和能耐，是在献身于超越他们本身的巨大事业中，同时解放自己的个性。

雅克对理想主义者的偏爱并不妨碍他承认，他们投身于一种热情，说不定会永远白忙一阵。真正的发酵因素，即革命这块面团的酵母，是由少数人提供的：即技术人员。这些人提出准确的要求，准备了具体的实现方案。他们的革命学识广博，不断吸收新的因素。他们的热情面对有限度的目标，按重要程度依次分类，不是胡思乱想。在宣传家保持的激烈思想气氛

中，这些技术人员代表积极行动的信念。

雅克不把自己列入这两类人当中。与他差别最少的显然是宣传家；但他思想的明晰，至少他对明确区分的兴趣，他对确定目标的爱好，他对局势、人物和各种关系的正确判断，这些品质有时在实践中，可能使他成为一个相当好的技术人员。谁知道呢？也许在形势促使下，他会成为一个领袖？领袖人物超群出众之处，不正是把宣传家神秘的热情，同技术人员的政治素质合而为一吗？他接触到的一些革命领袖，都具有这双重特点：很有能耐（更正确地说，对现实问题具有全局的、洞察入微的见解，在各种场合下，他们能够立即指出应该采取的行动，以应付事件，改变它们的进程）；有巨大影响（一种吸引力，使他们对人们，看来对事物本身，对事实一下子能直接控制住）。雅克并不缺乏洞察力和权威，他具有给人好感的资质和不同一般的吸引人的能力。他从未试图发展这些禀赋，那是因为除个别例外，他一想到影响人们的发展和活动方式，便感到本能的厌恶。

他时常思索自己在这群日内瓦人中的特殊地位。他从集体和个人两个方面来考察时，觉得情况很不一样。

他对这群人的态度，一般说是消极的。是否说他毫无行动？并不尽然。这是最令他惊奇的。由于环境关系，他起到一种作用，效果不显著的作用；解释、证明某些社会准则，人道主义的某些成果，某些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他周围的人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形式和方式，简单地一古脑儿加以谴责。虽然他象大家一样，深信在文明方面，资产阶级达到了它的历史使命的终极，但他不能接受，完全彻底地取消这种资产阶级文化，他感到自己仍然确信这种文化。他要保卫这种文化的优秀

部分、永恒部分，一种非常法国化的杰出知识成果，这深深激怒他的对话者，但有时迫使他们修改自己的论断，要不然至少减轻他们不容置辩的判决。也许他们或多或少暗暗地感觉到，在他们的队伍里有这么一个变节者，内心可以满足；他们完全相信他跟他们有共同的社会理想，按照革命不可避免和势所必然的观点，他存在于他们中间，等于接受这个圈子，有助于他们致力的这个制度的崩溃。

从对个人来说——私下交往——他的个人行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情况。开始，他引起一些不信任，后来，——自然是对杰出人物——他有着明显的精神影响。在他矜持的外表下，在他的情感和举止与众不同中，他们发现一个人类热情的火炉，溶化了他们的僵硬态度，使他们的信任重新变得热烈。他们不完全将雅克看作他们当中的一员：小组里的同志。他们同他的关系带点儿亲密、热爱之情。他们把自己的犹豫、怀疑告诉他，有几晚上，甚至把对别人隐瞒的事向他推心置腹：自私自利、污点、人的软弱。在他身边，他们能更好地反躬自省，重新锤炼自己的力量。他们向他讨主意，好象他掌握内心生活的真理，其实他一直为自己到处寻求。这样一来，毫无疑问，他们强加给他一种严厉的约束：他们对他本身，对他的话，给予他不想有的意义，迫使他不断警惕自己，沉默不语，不让人看到自己的失望、缺乏信心和泄气；他们给他确定某种责任，在他周围制造了孤立区，把他无情地推到孤独状态中。有时他为此痛苦到绝望。他心里想："这种不应有的威信从何而来？"于是他记起昂图瓦纳固执的说法："我们是蒂博家的人……我们身上有某种不可言传的东西令人敬畏……"但他很快避开这骄傲的陷阱：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弱点，不致认为他身上会闪射出神

秘的力量。

五

碰头地点——梅奈斯特雷尔的好友一般称为聚会地点——谨慎地设在上城中心，紧傍大教堂的巴里埃尔老街上。

从外表看，楼房好象改变了用途。灰泥已经剥落，这个象样的街区类似的楼房还有好几幢。正面四层楼抹上了粉红的灰泥，硝石侵蚀，布满裂口，设有拉窗，但没有百叶窗，满是灰尘的窗玻璃显得这是一幢废弃的房子似的。竖起围墙的狭窄天井同街道隔开，天井堆满垃圾、废铜烂铁和石灰渣，一棵粗大的接骨木拔地而起。入口的铁栅已荡然无存。两个石柱之间连着一条锌皮，用来作招牌，上面依稀可辨几个字：铸铜厂。铜厂早就迁走了，但还保留这幢楼，存放产品。

碰头地点就隐蔽在这幢不住人的楼房后面。这是单独的一幢楼，两层，位于从街道看不见的第二个天井内；由一条穿越旧铜厂的拱顶过道可以通到里面。底层是旧车库。莫尼埃住在里面，他什么活都干。第二层一溜四个房间，由一条幽暗的走廊连接起来。尽里头那间——是狭窄的书房——全靠阿尔弗蕾达的收拾，变成飞行员的个人办公室了。其余三间相当宽敞，用作会议室。每一间都排放着十几张椅子、长凳、几张桌子，可以在桌上翻阅报纸杂志；因为在碰头地点不但能找到欧洲所有社会党的报纸，还能找到大部分时断时续的革命期刊，这类杂志有时接连出版几份宣传专刊，然后又销声匿迹半年或两

年，因为金库空了，或者编辑银铛入狱。

雅克一走出拱顶过道，穿过后院，一阵讨论的喧闹声便从二楼打开的窗户传过来，告诉他今天聚会地点有不少人。

在楼梯底下，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交谈，用的语言既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意大利语。这是三个世界语*的信仰者。其中之一的沙邦蒂埃在洛桑任教授，今天赶来听雅诺特的讲演，他主编一份杂志，在革命团体内流传很广：《莱蒙湖世界语学者》。他从不放过机会，宣称全世界当务之急是需要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世界语是一切民族语言的共同辅助工具，采用它便于人们之间的精神和物质交流；他爱倚仗笛卡尔**令人敬畏的权威，笛卡尔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愿望："创造一种非常容易学会和说写的世界性语言，最主要的是能有助于判断……"

雅克握了握这三个人的手，登上楼梯。

莫尼埃爬在楼梯平台上，正在整理一大堆《前进报》***。他的职业是咖啡店伙计。说实话，虽然他不分季节和时间，总是在赛璐珞硬胸上套一件凹领口的背心，他却很少以自己的职业为生：每个月他只在一个啤酒店做一星期临时工，这就保证他有闲暇时间，而他只用来"干革命"。他做什么事都有同样的热情：家务、跑腿、油印、给期刊分门别类。

进门第一个房间对着楼梯，敞开房门，只有阿尔弗蕾达和

* 世界语是由柴门霍夫医生于1887年左右创立的。

** 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引文摘自他同伊丽莎白女王的通信。

*** 1891年以后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

帕泰尔松站在窗边聊天。同英国人在一起时——雅克已经注意到了——少妇便很自然地摆脱了缄默的助手角色，她好象在他身边恢复了人格，而在别的场合，也许是出于胆怯，却把它掩盖了起来。阿尔弗蕾达胁下夹着梅奈斯特雷尔的公事包，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小声给帕泰尔松念其中一段；他叼着烟斗，不经意地听着。他在端详耷拉的脸，黑色的刘海，睫毛投在脸颊上的阴影，这暗色的皮肤奇异的闪光，他准定在想："画出这样的皮肤……"他们俩都没发觉雅克打他们面前经过。

第二个房间里有许多常客。布瓦索尼老爹坐在门边，挺着个大肚子。他旁边站着米特尔格、纪兰和沙肖夫斯基。

布瓦索尼握了一下雅克的手，继续说：

"可是……可是……这能证明什么？总是老样子：缺乏起义动力……为什么？思维功能减退！"他的胸向后仰，双手按在膝盖上，露出笑容。

每天他都在头一批到达的人里面。他酷爱讨论。这是个法国人，在波尔多大学医学系曾任自然科学教授，他的人类学研究导致创立人类社会学；他的大胆教学终于使他在大学里成为可疑分子，于是他定居在日内瓦。他显得很奇特：脑袋硕大无朋，而脸孔很小。宽阔的秃脑门，肉墩墩的脸颊，层层迭迭的下巴，使这副脸容形成一堆多余的肉团，当中有限的地方集中了整个脸：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充满狡黠和善意；一只短鼻子，鼻孔朝天，嗅觉灵敏，十分贪馋；嘴唇厚实，笑口常开。胖子的整个生涯，好象都聚集在这个活生生的小脸谱上，这张脸有如多血的肥肉的沙漠里隐没的一块绿洲。

"我已经说过了，我现在重复一遍，"他有滋有味地用舌头舐一下嘴唇，继续说，"斗争，首先要在哲学领域里进行！"

米特尔格在眼镜后面转动着不赞成的目光。他摇着头发乱蓬蓬的脑袋：

“思想和行动应当结合起来！”

“请看一看十九世纪在德国发生的情况……”沙肖夫斯基开口道。

布瓦索尼老头拍拍大腿：

“可不……正是！”他觉得自己有理，已经高兴得笑起来。“拿德国人的例子来说……”

雅克猜得出他们要说的话；只有议论和反驳的先后次序有所变换，就象棋盘上的小卒作用能变一样。

兹拉夫斯基、佩里内、萨弗里奥和斯卡达站在房间中央，四个人在热烈谈论。雅克走近他们。

“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互相钩连，支撑得非常好！”兹拉夫斯基说，他是个俄国人，长髭须呈大麻色。

“正因如此，只要等待就行了，亲爱的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犹太人斯卡达小声说，以执着的柔和吐出每个字。“资本主义世界会自动崩溃……”

斯卡达是小亚细亚的以色列人，五十来岁。他深度近视，橄榄色的鹰勾鼻上戴了副眼镜，镜片厚得象望远镜。他十分难看：短短的鬈发贴在椭圆形的脑壳上；大耳朵；但目光热烈，若有所思，无限温柔。他过着苦行者的生活。梅奈斯特雷尔管斯卡达叫“沉思默想的亚洲人”。

“你好！”一个深沉的低音说，一只搬运夫那样的大手落在雅克的肩上。“很热*，嗯？”

* 基勒夫说的法文很不标准，他想说的是“热烈致意”。

基勒夫刚刚进来。他一一问候，拍肩握手："你好！"他不等客套的回答，又问："你呢？"冬天和夏天一个样，他预先回答："很热，嗯？"（要让他想到改变说法，至少得街上堆着雪。）

"崩溃也许为期尚远，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斯卡达重复说。"时间在替我们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毫无遗憾地与世长辞……"他松弛的眼皮耷拉下来；一丝不对着任何人的微笑，只是他自信心的反映，慢慢掀动他的大嘴的两片嘴唇，如同两条水蛇一样互相拍打。

让·佩里内频频点头，十分赞同：

"是的，时间在工作！……到处如此！甚至在法国。"

他说得快捷大声，嗓音清亮；凡是脑际掠过的想法，他都天真地说出来。他的巴黎音在这种各国的人都有的聚会中，给人一种欢快悦耳的情调。他大约二十八到三十岁，是法兰西岛年轻工人的典型：警觉的眼神，一抹髭须，一只逗人的鼻子，神态纯朴正直。他是圣安东尼郊区一个家具商的儿子。年纪轻轻，为了一个女人的缘故，他离开了家庭，经历了贫困，常去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还坐过监狱。由于一次殴斗，受到里昂警察局的追缉，他越过了边境。雅克很喜欢他。外国人对他保持一定距离，他动辄便笑起来，说俏皮话，使他们窘迫，他们尤其被他令人恼火的习惯伤害了，他这样谈论他们："英国佬……"，"意大利佬……"，"德国佬……"他没看到这种说法令人讨厌吗？他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巴黎佬"呢？

他转向雅克，要以雅克来作证：

"在法国，即使在工业界和雇主中，新的一代也觉察到风向。它确实感到完了，最终保不住黄油盆；不用多久，土地，

矿山，工厂，大公司，运输工具，总之一切，必不可免地要回到群众手里，回到劳动者的大集体里……年轻人知道这一点。是吗，蒂博？”

兹拉夫斯基和斯卡达倏地转过身，用目光征询雅克，仿佛问题极为迫切，他们等待雅克的意见，采取最重大的决定。雅克微微一笑。不，他不象他们那样看重社会变革的这些迹象；他不如他们那样深信这样的谈论会有用。

“不错，”他让步说。“我觉得，在许多年轻的法国资产者身上，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信念暗暗动摇了。他们还在利用这个制度，他们希望这能延续得同他们的生命一样久，但他们不再有‘良知’……如此而已。我们不能过早得出结论：他们已准备缴械。相反，我认为他们会以昂贵的代价保卫他们的特权。他们还稳固得见鬼呢！首先，他们从这令人不快的事实中获得好处：受他们剥削的大多数人忍辱受命！”

“另外，”佩里内说，“他们的魔爪里还掌握着一切领导岗位。”

“他们不仅事实上掌握着这些岗位，”雅克接着说。“而且目前他们几乎有一定的权利把持着……因为，说到底，哪儿能找到……？”

“《一个无产者的回忆》！”基勒夫突然大声叫道。他走到房间尽里头，在桌前止步；旧书商沙肖夫斯基负责管理图书馆，每晚将报纸、期刊和最新出版的书籍摆在桌上。只见他俯低的颈背和宽厚的双肩，他冷笑着耸耸肩。

雅克说完他的句子：

“哪儿能找到，很快就能找到足够的人数，有教养、受过专门训练、能胜任自己岗位的人呢？你为什么笑，谢尔盖？”

兹拉夫斯基已经有一会儿用含笑、友好的目光注视雅克。

他晃晃头说："在每个法国人身上，有一种怀疑感，但一眨眼就会消失……"

基勒夫一扭腰转过身来。他环顾房间里的几堆人，笔直朝雅克走去，摇晃着一本崭新的精装书：

"爱弥儿·蒲沙的《一个无产者的童年回忆》……一本什么书，嗯？"

他笑着，眨巴眼睛，他乐天而随和的脸往前伸，依次瞧瞧每个人的面孔，并带着滑稽的愤怒，他装得有点夸张，想逗笑大家。

"又是一个蹩脚的同志，嗯？……一个空想？……一个想把文学提供给无产者的拙劣作家？"

大家管他叫"民政官"，有时是"鞋匠"。他生在普罗旺斯。在商船队航行多年，在地中海大小港口干过各种职业，最后在日内瓦搁浅停留。他的鞋店总是挤满了没有工作的活动分子，冬天碰头地点关门的时间里，他们在这儿找到火炉，夏天找到清凉的可可饮料，四季都有香烟和谈话。

他那南方人动听的嗓音具有诱人的魅力，他本能地从中得到惊人的好处。在公开会议上，坐在凳上他会杌陧不安两小时，会议终了，他会突然跳上讲台，讲话没有什么新东西，只简单地从别人的思想里抽取出他泼辣的语言魅力。有一段时期，这却获得了普遍赞赏，会上投票通过的动议是最灵活的演说家也难以得到多数的。这时，困难在于遏止这滔滔不绝的讲话：因为他的激情一爆发，他嗓音的宏亮，他感到自发产生、感染大厅的口若悬河，使他觉得一种强烈的肉体享受，他总不会餍足。

他翻阅那本书，浏览每章的开头部分，粗大的食指划着一行又一行，象孩子那样拼读：

"……天伦之乐……家庭温暖……啊，婊子！"

他合上书，用玩滚球游戏的准确姿势，弯曲腿脚，摆动手臂，将书恰好扔到桌上。

他又冲雅克说："嘿，我也想写一本回忆录，为什么不？我也有过天伦之乐！我也有童年回忆！可以提供给没有的人！"

其他凑成堆的人被哇啦哇啦的说话声所吸引，围拢过来：民政官的风趣话，价值在于不时活跃这些与外界隔绝的讨论空气。

他眯起眼睛打量观众，用低沉和推心置腹的嗓音巧妙地说起来：

"在马赛的埃斯塔克区*，人人都熟悉这个，可不？嗨，我们六个人合住在埃斯塔克区一条小巷深处。两个房间都只有这个的一半大。有一个没有窗户……父亲天不亮就不顾冷，点亮蜡烛起床，我跟我的几个兄弟睡在一堆破布里，他把我拉起来，干吗他醒了就不让人睡个好觉。每晚他很迟才回家，喝得半醉；可怜的人在港口码头滚木桶，累得半死。母亲总是病病歪歪，一个苏一个苏地算钱。她在他面前便发抖，象我们一样。她也整天在外，不知干什么活，在城里料理家务吧……我呢，因为我有幸是头生子，负责管三个小鬼。该管了我就动手打，干吗他们哭哭啼啼，鼻涕哈啦，你争我吵，惹我发火呢……一天连一次热炖菜也吃不上！一大块面包，一头蒜，十二只橄榄，有时一块肥肉。从来吃不到一块好肉，从来听不到一

* 马赛的工业区。

句好话，从来没有玩过一次，什么也享受不到。从早到晚在街上滚爬，为了一只阳沟里的烂橙子大打出手……那些走运的人在人行道上就着一杯白葡萄酒大嚼海胆，而我们只能闻一闻剩壳……十三岁时已经在不清不白的地方的栅门后面追逐姑娘……啊，婊子！我的天伦之乐！寒冷、饥饿、不公平、羡慕、反抗……家里送我到铁匠铺当学徒，他在我的屁股上狠踢，算是付给我工钱。手上总有烧红的铁烙伤的地方，脑袋瓜都要被炼铁炉的木炭烤熟了，胳臂拉风箱拉得快要断掉！……”他提高声音，嗓门因乐趣和挑战心理而颤抖。他朝听众很快扫视一眼：“我呀，我也要叙述童年回忆！”

雅克碰到兹拉夫斯基笑盈盈的目光。俄国人略微朝基勒夫抬起手，问道：

“你怎么入党的？”

“很早以前的事了，”基勒夫说，“服役时我是水手。我很碰运，营房里有两个人知书识礼，在做宣传。我开始读书，了解情况。其他人也一样。大家互相传阅书籍，开展讨论……嘀嘀咕咕……半年以后，已经有了一个小组……我退伍时已明白，我是个堂堂男子汉……”

他住了声，然后凝视前面，茫然地说：

“我们有了一个小组……都是些坚强的人……他们如今怎样了？他们没有写《回忆录》！……你们好，我的美人！”他优雅地朝走过来的两个年轻女人转过身，大声说。“很热，嗯？”

圈子散开，让位于新来的人，两个瑞士女同志，阿娜伊丝·儒连和爱米莉·卡蒂埃。一个是女教师，另一个是红十字会的护士。她们住在同一幢楼里，通常一起来参加会议。女教

师阿娜伊丝会说好几种语言，在报纸上发表过外国革命家的文章译文。

她俩外貌很不相同。年轻一点的爱米莉矮小，褐发，丰满，她总戴着与她很相衬的蓝面纱，面孔象英国娃娃那样白里泛红。总是很活泼，有点儿卖弄风情；指手划脚，对答敏捷，但不挖苦人。病人都喜欢她。基勒夫也喜欢她。他总用带点慈父般的逗弄缠着她。他以不可模仿的严肃神态解释说："她并不漂亮，可是，啊，她会打扮！"

阿娜伊丝也是褐发，朱颜粉面，颧骨突出，脑袋象马头，脾气不太好。她们俩都流露出同样的心境平静、充满力量的神态：这种崇高气质，是心中所思同本人的实际和所作所为完美一致，才能具有的。

谈话在继续。

沉思默想的斯卡达谈到正义：

"……要在自己周围带来日益增多的正义，"他带着讨好人的和蔼发表看法，"对于人们之间的和平相处，这才是重要的。

"嗬！"基勒夫开了口。"你的正义，我衷心赞成！这不成问题！……为了在世界上建立和平，还是不该太指望这个：必须不再有爱争讼的人、好打架的人，而只应有醉心正义的人！"

"没有爱，什么也长久不了，"小个子范赫德小声说，他刚站定在雅克身边。"和平是需要信念的事业，需要信念和仁爱的事业……"半晌他一动不动，然后走开了，嘴唇挂着谜样的微笑。

雅克看见帕泰尔松和阿尔弗蕾达穿过房间，一面继续小声

交谈。他们懒洋洋地朝另一个客厅走去，梅奈斯特雷尔大概就在里面。少妇呆在英国人身旁显得很瘦小。他身材颀长柔软，嘴里叼着烟斗，一边走一边躬身对着她。他的脸容优美，明朗，刮得光溜溜，衣服尽管穿旧，但很有样子，这些使他比他的同伴们总是显得更注意修饰。阿尔弗蕾达走过去时，朝雅克那一群人抬起深沉的目光，正象这会儿一样，有时她眼里闪射出令人意料不到的光芒，闪射出一股暗火，好象她注定要有英雄的命运。

帕泰尔松朝雅克笑笑。他的神态兴奋，愉快，使他更显年轻：

“里沙德莱什么都顺着我，”他做了个鬼脸，大声说，一面向雅克递过去半盒香烟。“请抽根烟，蒂博！……不抽？……你就不对了……”他吐了一口烟，惬意地从鼻孔喷出来：“我向你担保，亲爱的：香烟可是真正令人愉快的玩意儿！……”

雅克微笑着注视他们走过去。然后，他身不由主地也朝他们消失在里面的那扇门走去。但他停在门口，手肘倚在门框上。

梅奈斯特雷尔的嗓音传到他耳里，生硬，命令式的，句子末尾带着讥讽意味。

“当然！我原则上并不反对‘改革’！争取改革的斗争在某些国家可能是战斗纲领。无产阶级获得的生活改善能提高自身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革命教育。但你那些‘改革主义者’，认为改革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方法。这只不过是许多方法中的一个方法！你那些改革主义者，认为社会法律、经济成就必然提高无产者的动力，同时改善他们的生活……这要看情况！他们认为改革足以促使这一时刻的到来：无产阶级只要

表示一下，政权就会自动落到他们手里。这要看情况！……不经过阵痛，不会分娩！”

“没有激烈的危机，没有Wirbelsturm（飓风），就没有革命，”有个声音说。（雅克听出是米特尔格日耳曼人的口音。）

“你那些改革主义者大错特错了，”梅奈斯特雷尔又说。“双重的错误：第一，因为他们低估了无产阶级；第二，因为他们高估了资本。无产阶级还远未达到他们期望的成熟程度，既不够团结，阶级觉悟也不够……——不能转入进攻，夺取政权！至于资本，你那些改革主义者认为，它在让出地盘，一步步改革，它就会被蚕食光。荒谬！资本的反革命意志和抗拒力原封未动。它的诡计是不断地准备反攻。你以为它同意改革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些改革使它同党的工作人员和解，由于在劳动者之间建立区分，分裂了工人阶级。……当然，我知道资本在内部也深刻分裂；我知道，尽管存在某些表面现象，资本主义的对抗在与日俱增！另外，有理由认为，在被制伏之前，资本会玩弄各种花招。各色各样的！其中一种它不顾一切地最为看重的，就是战争！战争会一下子还给它被社会斗争夺去的地盘！战争会使它瓦解和消灭无产者！……第一是瓦解：因为无产者还没有一致拒绝盲目爱国的热忱；战争会使一大部分持民族主义观点的无产者，反对一部分忠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无产者……第二是消灭：因为两军对垒，大部分劳动者会死在战场上；其余的要么士气低落，呆在战败国，要么呆在战胜国，很容易瘫痪、沉睡……”

六

“这个基勒夫真够意思！”谢尔盖·兹拉夫斯基走近雅克说。

他看到雅克离开大伙，便走到雅克身边。

“童年经历的事还留在记忆里，说出来很逗……是吗？”他比往常显得更加心不在焉。他问：“你呢，蒂博，你怎么变成……（正当要称呼雅克为‘革命者’时，他迟疑了。）你怎么来到我们当中？”

“噢，我嘛！”雅克半露笑容，胸部略微后缩，回避这个问题。

“我呢，”兹拉夫斯基马上接着说，好象一个扭扭捏捏的幸运者偶尔心血来潮，谈论起自己，“我呢，我很明白，自从我逃脱开中学，事情逐渐环环相扣，……但我想，我早就准备好条件……第一次打击的发生要早得多……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耷拉着头，望着自己的手，一面说话，一面扭着又松开双手；他的手白皙，有点儿胖，短短的手指指尖方方正正。近看，他脸孔的皮肤在鬓角和眼圈布满细纹。长鼻子呈乌鸦喙状，鼻翅贴住，翘起的鼻尖由于眉毛下斜和额头下塌，翕动起来更显突出。金黄色的髭须罕见的浓密，好象由毛绒绒的绸缎和丝玻璃织成，这种材料人们还不曾见过，极其致密：宛如披巾一样迎风轻轻起伏，又象远东某些鱼类轻烟般的胡须一样柔

软。

他轻轻将雅克推到房间尽里面放期刊的桌后，这儿只有他俩。

他没看雅克，继续说："我呢，我的父亲是一个大工厂的经理，工厂建在我们家的领地内，离戈罗德尼亚*六俄里。我记忆犹新……可我从来不想这些，你知道，"他抬起头，用爱抚的目光盯住雅克，"为什么今晚会想起？……"

雅克倾听他说话的姿态耐心、严肃、审慎，这往往能使别人以诚相见。兹拉夫斯基绽开笑容：

"这一切很有趣，是吗？我记得大宅、园丁福玛、树林口上的工人小村……我历历在目：小时跟母亲一起参加喜庆仪式，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也许是庆祝父亲生日？这是在工厂的院子里，我的父亲独自站在桌前，一只托盘上盛着一大堆卢布。所有工人一个挨一个，默默无声，弯腰曲背，打他面前列队走过。我父亲给每人一个卢布。他们一个接一个捏住他的手亲吻……是的，那时，我们俄国就是这样；我拿得稳，有的省还是如此，是的，在今天，一九一四年……我父亲很魁伟，阔背宽肩；他总是站得笔直，令我害怕。或许也令工人害怕……我记得，十点吃过饭以后，在前厅，我父亲要离开家去工厂，他穿上皮大衣，戴上帽子，我看到他总是揣上手枪，手枪放在抽屉里。他这样一下子塞进口袋里！他不拿手杖不出门，是铅做的粗大手杖，很重，我举起很费力；他呢，嘿！轻轻吹着口哨，用两个指头就能旋转……"谈起这些细节他兴高采烈，微露笑容："我父亲是个堂堂男子汉，"他停了一下又说，"我正

* 乌克兰的小城。

因此怕他，也正因此爱他。所有工人同我一样。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严厉、专横、必要时残忍。他们爱他是因为他强有力。再说他主持公道；严酷无情，但很公正！”

他又停顿下来，仿佛事后想起要审慎，然而雅克的专注使他放了心，他继续说：

“后来有一天，家里一切都闹翻了。穿军装的人进进出出。我父亲没回家同我们一起吃饭。我母亲不愿上桌。房门砰然乱响。仆人们在回廊里奔忙。我母亲没离开二楼的窗口……我听说罢工、殴斗、警察进驻……突然，楼下发出叫喊。我将头伸出楼梯的栏杆外，看到一个长担架，沾满烂泥和雪，上面我看见什么？我父亲躺着，皮大衣撕开，没戴帽子……我父亲变小了，蜷缩身子，一只胳臂吊在外面……我开始叫起来。有人将皮包扔在我头上，把我推到另一边，在老妈子那一堆里，她们在圣像前念祷文，象喜鹊一样嘁嘁喳喳……最后我也明白过来了……这是那些工人，我以前看见他们弯腰曲背列队从我父亲面前走过，亲吻我父亲的手的那些人，正是这些工人那一天吻够了手，拿够了卢布……他们砸碎了机器，变成最强有力的人！是的，工人们比我父亲更强大！”

他不再微笑。他用指尖捻平长髭须的须尖，用庄严的神态偷窥雅克：

“那一天，亲爱的，对我来说一切都改变了：我不再支持父亲，我拥戴工人……是的，正是这一天……我破天荒第一遭明白了，弯腰曲背的人们一旦挺直腰杆多么伟大，多么壮美！”

“他们杀死了你的父亲？”雅克问。

兹拉夫斯基象顽童一样大笑起来：

“不，不……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你知道，没事，几乎没

事……只不过这以后我父亲不再是经理。他再也没回工厂。他呆在家里，借酒浇愁，他常常折磨我母亲，仆人，农民……我呢，家里送我进城里的中学。我不再回家……两三年后，有一天我母亲写信给我，要祈祷悲伤，因为我父亲死了。”他又变得沉重。他很快自言自语地说：“而我已经不再祈祷了……不久，我跑了出来……”

他俩沉默了好一会儿。

雅克垂下眼睛，突然想起童年。他又看到大学路那套房间；他闻到地毯、帷幔的怪味，父亲工作室热烘烘的特殊气味，那是每晚，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又看到韦兹老小姐在过道碎步疾走，还有吉丝，顽皮的吉丝，她的圆脸和忠实的美丽的眼睛……他又看见教室、学习、娱乐……他记起达尼埃尔的友谊，老师的怀疑，到马赛去的卤莽行动，同昂图瓦纳回到家里，父亲穿着礼服站在前厅灯下等候他俩……然后是可诅咒的日子，教养院，单身房间，每天在看守监视下的散步……他的双肩不由自主掠过一阵颤动。他抬起眼皮，大口呼吸了一下，环顾四周。

“瞧，”他从所呆的角落里走出来，象落水狗一样抖动身子，“普勒泽尔来了！”

吕德维格·普勒泽尔和他的姐妹格西莉亚刚刚进门。他们想往人堆里走去，象新来的人不熟悉地方那样。看到雅克，他俩一齐举起手，沉静地朝他走去。

他俩一般高，都是褐发，象得出奇。两人又粗又圆的颈上托住个古典式的脑袋，脸容纹丝不动，但突出有力；单线条的头好似不是大自然造就，而是根据标准塑造成的：鼻梁延长脑门垂直落下的直线，眼眶处没有任何弯曲。目光怎么变化也很

难使这塑像的脸激动起来：不过吕德维格的眼睛比他姐妹的眼睛射出更为热烈的闪光，格西莉亚的眼睛从不流露人的感情。

“我们昨天回来的。”格西莉亚解释说。

“从慕尼黑动身？”雅克握住伸过来的手。

“从明森动身，经过汉堡、柏林。”

“上个月我们在意大利的米拉诺。”普勒泽尔添上说。

有个矮身材、褐发，肩膀高低不平的男人这时走过，他停住脚步，满脸光彩：

“在米拉诺？”他咧嘴微笑，露出马一样的漂亮牙齿。“你见到《先锋报》*的同志们吗？”

“当然见到……”

格西莉亚回过头来：

“你是那边的人？”

意大利人笑着频频点头。

雅克作介绍：

“萨弗里奥同志。”

萨弗里奥至少有四十来岁。他小个，矮胖，有点儿畸形。两只出色的黑眼睛毛茸茸地闪光，满脸生辉。

普勒泽尔表示：“我在一九一〇年以前就知道你那个意大利的党。可以说，那时这是最可怜的党之一。而现在呢，我们看到了红色周大罢工**！令人难以相信的进展！”

“是的！多大的力量！多大的勇气！”萨弗里奥大声说。

---

* 从1906年起，成为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

** 指1914年6月7日至13日在意大利好几个城市的工人罢工、游行、骚动。

普勒泽尔又用教训人的口气说："意大利显然效仿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方法。因此，意大利工人阶级今天联合起来，很有纪律，时刻准备冲向前去！尤其是，那里的农业无产者比其他国家都要强大。"

萨弗里奥高兴得笑了：

"议会里我们有五十九个议员。还有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先锋报》！每期四万五千多份！你什么时候在意大利？"

"四、五月。参加安科纳的代表大会。"

"你认识赛拉蒂？维拉？"

"认识赛拉蒂、维拉、巴奇、莫斯卡莱格罗、马拉泰斯塔*……"

"还有我们的大个子杜拉蒂？"**

"嗨！这是一个改革派！"

"还有墨索里尼？***他不是改革派！一个真正的社会党人！你认识他吗？"

"认识。"普勒泽尔简短地说，难以觉察地噘了噘嘴，萨弗里奥没注意到。

意大利人继续说：

"贝尼托和我，我们一起住在洛桑。他等待大赦回国……他每次来瑞士，都去看我。今年冬天还……"

"Ein Abenteurer（一个冒险家）。"格西莉亚咕哝道。

"他是罗马涅人，象我一样，"萨弗里奥继续说，笑吟吟

* 均为拥护工人运动的意大利政治家。

** 杜拉蒂(1857—1932)，意大利社会党改革派领袖。

*** 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头子，曾参加社会党，1912至1914年担任《先锋报》总编辑。

的目光扫视众人，眼神中有骄傲的闪光。“一个罗马涅人，从小就是朋友，兄弟……他父亲是酒店老板，离我家六公里远……我很熟悉他……罗马涅最早的国际主义者之一！你真该听听他在酒店里，大声谴责教士和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他对儿子感到多么自豪！他说过：‘贝尼托和我，如果有一天我们愿意动手，足以砸烂这个制度的一切坏蛋！’他的眼睛正象贝尼托那样闪光……贝尼托的眼睛多有力量！不是吗？”

“Ja, aber er gibt ein wenig an。”格西莉亚朝微笑的雅克转过身去，小声说。

萨弗里奥的脸阴沉下来：

“关于贝尼托她说了些什么？”

“她说：Er gibt an……他有点装腔作势，他使人着迷……”雅克解释说。

“墨索里尼？”萨弗里奥喊道。他对姑娘投以愤怒的目光。“不！墨索里尼是个真正的人，纯粹的人！从来反对保王党、狭隘的爱国主义者、教会分子。同时是个伟大的condottiere（领袖）！……真正的革命导师！……始终积极，讲求实际……首先是行动，然后是理论！……在弗尔利，罢工期间*，他在街上、会场、到处，象着魔一样！他善于演说！没有空洞的词汇！‘做这样，做那样！’啊！大家起出铁轨，阻止火车开过时，他多么高兴！他的报纸，还有他，大声疾呼，坚决反对的黎波里远征**！在意大利，他是我们斗争的灵魂。在《先锋

---

* 这次罢工爆发于1914年5月。

** 指1911至1912年的意土战争，由于意大利派遣一支远征队至的黎波里而爆发。

报》上，是他每天向群众鼓吹革命的furia（愤怒）！王国政府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对手！社会主义一下子在我们国家变得这样强大！也许principalemente（主要是）贝尼托行动的结果！是的！那个月里，到处见得到他……红色的一周！他多会抓紧时机！……啊！per Bacco（见鬼），只要听从他的报纸的话，再过几天全意大利就会烈火熊熊！如果劳动Confederazione（联合会）*不是害怕起来，停止罢工，内战就会开始，君主制就会垮台！这是意大利的大革命！……在我们国家，蒂博！在罗马涅，有一晚同志们宣布成立共和国！Si，Si（是的，是的）！”他不由自主地背对格西莉亚和普勒泽尔，只对雅克说话。他又微笑起来，嗓音既严肃又亲切：“小心，蒂博，别相信流言蜚语！”

他略微耸耸肩，不向两个德国人致意，径自走开了。

沉默片刻。

阿尔弗蕾达和帕泰尔松，打开梅奈斯特雷尔呆在里面那个房间的门。看不见梅奈斯特雷尔，虽然他一直没提高声音，但不时能听到他的话声。

兹拉夫斯基问普勒泽尔：“在德国，事情顺利吗？”

“在德国？始终一帆风顺！”

格西莉亚说：“在德国，二十五年前，只有一百万社会党人。十年前是两百万。今天四百万！”

她说话不紧不慢，几乎不动嘴唇，但声调咄咄逼人，沉毅的目光依次提向雅克和俄国人。雅克一面看着她，一面想到荷马笔下的朱诺**，那个“牛眼”希拉。

---

* 意大利工会组织，建于1906年。该会改革派领袖破坏了红色周的罢工。

** 朱诺系罗马神话中的婚姻女神，亦即希腊神话中的希拉，古希腊伟大诗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称为“牛眼”女神。

他用随和的声调说："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二十五年来作出了巨大的建设性的努力。它的领袖们表现的组织天才是惊人的……能提出疑问的，也许是革命精神是否正在——怎么说呢？——在德国党内逐渐减弱……正是根据这种单一向组织工作发展的努力……"

普勒泽尔开了口：

"革命精神？……不，不：这方面请放心！首先是组织起来，成为一股力量！……在德国，不仅有意识形态，还有现实精神。这是最好的精神！……如果最近这几年欧洲保持和平，我想说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是谁的功劳？如果今天有可能希望长期避免一场欧洲大战，这是谁的功劳？全靠德国无产者！人人皆知。你说，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性努力，实际比你认为的更了不起。这是蔚为壮观的建筑。真正成为国中之国。怎么？多半由于我们在议会行动的强大有力。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我们的影响还在不断增长。有朝一日，泛日耳曼主义者竟然采取阿加第这类行动*，不仅特雷普特洛夫公园的二十万示威者**，而且帝国国会全体社会党议员会一致抗议！全部德国左派同他们一起行动！"

谢尔盖·兹拉夫斯基专注地倾听：

"可是，制定军备的新法案时，你们的议员却投票赞成！"

"对不起。"格西莉亚举起了食指。

她兄弟打断了她：

---

* 1911年德国向摩洛哥港口阿加第一伊格希尔派出巡洋舰，引起法德冲突，称为"阿加第行动"。

** 在阿加第冲突中，德国社会党工人示威抗议政府行动，并在柏林的特雷普特洛夫公园集会。

“喔！必须懂得策略，兹拉夫斯基！”他高傲地微笑说。“你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die Militärvorlage 是军事武装法案，die Wehrsteuer是通过信贷实施这军备法案的法案。社会民主党人投票反对军备法案；帝国国会不顾他们反对，投票通过军备法案时，他们才投信贷法案的赞成票。这是好的策略……为什么？……因为这个法案里存在一样对Reich（帝国）崭新的东西，对我们非常根本的东西：帝国对大财阀直接纳税！这，要抓住机会！因为这对无产阶级是真正的社会新收获！……现在你明白了吧？证明是我们的议员坚决反对militarismus（军国主义），每当他们能够反对首相*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时，他们就一致战斗！”

“不错，”雅克承认说，“可是……”

他犹豫了一下。

“可是？”兹拉夫斯基感兴趣地问。

“可是？”格西莉亚说。

“我怎么说呢？……我有机会在柏林接触到社会党在帝国国会的议员；我有印象，他们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总的说相当缺乏成效……我当然不是指李卜克内西**，而是指别人。大多数议员明显地厌恶从根子上去反对恶，厌恶直率地抨击德国人面对军事武装顺从的精神状态……我有印象——怎么说呢？——他们毕竟是地道的德国人……深信无产者的历史使

---

* 指丰·贝特曼—霍尔韦格(1856—1921)．他于1914至1917年任帝国首相．执行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

** 李卜克内西（1871—1919），社会民主党左翼议员，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工人运动领袖，后被暗杀。

命，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只深信德国无产者的历史使命！远远没有把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推进到法国人那种程度。”

“当然。”格西莉亚说，她的眼皮有一会儿挡住了视线。

“当然。”普勒泽尔重复说，声调盛气凌人。

兹拉夫斯基赶紧插话：

“你们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含笑微妙地说，“容许社会党人在议会里，正因为它明白，在政府中的社会党人，不再是真正危险的社会党人……”

在房间的另一头，米特尔格，沙肖夫斯基，布瓦索尼老头站起身来，走近这一边。

普勒泽尔和格西莉亚同他们握手。

兹拉夫斯基摇头晃脑，一直在微笑：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这回转向雅克。“我想，为了使群众驯服，你们的民主制度、共和国、设议会的君主制，也许是同我们可耻的沙皇制一样可怕，更加狡猾，而表面看不出来……”

“因此，”米特尔格听见了，突然说，“那天晚上飞行员说得对：‘向民主作斗争，直至流血，这就是革命活动的首要任务！’”

“对不起，”雅克反驳道，“首先，飞行员只是针对俄国和俄国革命而言；他说，俄国革命不应从资产阶级民主开始，而应该一下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再说，不要过份：在民主制内部，还是可以作出有益的工作……象若莱斯那样的人……法国社会党人已经获得的一切，更进一步，在德国……”

“不，”米特尔格说，“革命和民主制内部的解放是两码事！在法国，领袖们已经成为半个资产者。他们丧失了真正纯

粹的革命性！”

“我们去听听隔壁房间讲些什么。”布瓦索尼打断说，一面狡黠地朝打开的房门那边眨眨眼。

“梅奈斯特雷尔在里面？”普勒泽尔问。

“你没听见他说话？”米特尔格说。

大家静下来侧耳细听。梅奈斯特雷尔的嗓音单调而清晰地提高了。

兹拉夫斯基已挽住雅克的手臂：

“我们也去听听……”

七

雅克站到范赫德旁边，范赫德交叉着手，眼皮半闭，靠在满是灰尘的书架上，莫尼埃在架上堆满旧传单。

“而我呢，”特劳坦巴赫说，——这是一个德国犹太人，黄褐色卷发，平时住在柏林，经常来日内瓦，“我不相信你们能通过合法手段做出出色的工作！这对理智主义者是胆怯的方法！”

他转向梅奈斯特雷尔，寻求赞成的表示。飞行员坐在圈子当中，阿尔弗蕾达的旁边，在椅子上摇来晃去，目光盯住远处。

“要区别对待！”里沙德莱说，这是个高大的小伙子，黑发理成平顶头。（三年前，这种国际性的集会就围绕他而形成；直至梅奈斯特雷尔加入之前，他是个主脑人物。但在飞行

员略胜一筹面前，他自动引退，此后，他在飞行员身边明智而忠诚地起到副手作用。）“有多少个国家，就要作出多少个回答……在某些民主国家，例如法国和英国，可以承认，革命运动通过合法手段发展……是暂时的！”他说话时总是扬起下巴：一个有毅力的尖下巴。他的脸刮光胡子，白皙的脑门镶了一圈黑发，乍一看，这副脸令人喜欢；但他黑玉般的眸子缺乏温柔，薄嘴唇在连接处象割开一样划了尖尖的一道，他的嗓音带有令人不快的干涩。

“困难的是，”沙肖夫斯基发表看法，“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合法行动转入暴力行动和起义。”

斯卡达扬起鹰钩鼻：

“蒸气太冲时，茶盖便单独飞出去！”

爆发出笑声，粗野的笑声：范赫德称之为“食人肉者的笑声”。

“好极了，亚洲人！”基勒夫叫道。

“只要资本主义经济拥有能力，”布瓦索尼指出，他的小舌头舐了舐殷红的嘴唇，“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就不会推动真正的革……”

“当然！”梅奈斯特雷尔迸出一句，看也不看老教授。

沉寂片刻。

布瓦索尼想说下去：

“历史放在这里……看看过去的事就……”

这次，里沙德莱打断了他：

“是的，历史！历史允许我们相信，可以预见，可以提前确定发动革命吗？不！有朝一日茶炊会爆炸……人民力量的爆发无法预测。”

“这要看情况！”梅奈斯特雷尔用不容反驳的语气说。

他停了下来，但了解他说话方式的人都知道，他正准备讲话。

在聚会时，他默默地组织思路，参加争论之前长时间默不作声。他只满足于不时用一句莫测高深的“这要看情况”或者模棱两可、令人没法生气的“当然”打断讲话的人；这两句话要是换了别人，准会产生滑稽的效果，但他锐利的目光，坚决的音调，可以捉摸到的紧张的意志和思索，却不会使人微笑，连那些看不惯他斩钉截铁手势的人，也提起了注意。

“不应该混淆……”他忽然说，“预见！能预见革命吗？这是什么意思？”

人人都在谛听。他伸直有毛病那只腿，小声咳嗽。他的手令人想起一只爪子，手指常常捏拢一半，好象捏住一只看不见的球。他抬起手，擦擦胡子，又顶住胸部：

“不应该混淆革命和起义。不应该混淆革命和革命形势……革命形势不一定必然产生革命。即使爆发了起义……例如一九〇五年在俄国，起先是革命形势，然后是起义，但不是革命。”他沉吟了一下：“里沙德莱说‘预测’，这是什么意思？准确地预见到转成革命局势的时刻，那是困难的。然而，无产阶级在革命前的形势下进行的活动，可以促使、可以加速革命形势的发展。但使革命爆发的几乎总是一个外来的、意料不到、有点难以预见的事件；我想说革命日期难以预先确定。”

他将手肘支在阿尔弗蕾达在使用的卷宗上，拳头则托住脸。良久，他明晰的幻想的目光，紧盯住远处的一个点上。

“问题在于如实地看待事物。在现实中。在实践中。”（他说“实践”这个字有一种特殊方式，象铙钹相碰一样刺

耳。）“例如俄国……总得引用例子！引用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知道怎样做。我们不是做算术。在革命这方面，就象在医学方面一样：先有理论，然后才有实践。另外还有艺术……不谈这个……”（说下去以前他先对阿尔弗蕾达遽尔一笑，仿佛他认为只有她才能领会这句题外的话。）“在一九〇四年的俄国，在满州战争*之前，存在革命前的形势。革命前的形势可以、而且必然导至革命形势。可是怎样？能够预见什么？不能。大量脓疮会破裂。存在土地问题。存在犹太人问题。有过芬兰和波兰事件。存在俄日在东方的对抗。难以猜测使革命前的形势转变成革命形势的意外因素……这种意外骤然出现了。一伙投机冒险家成功地影响了沙皇，使他投入了远东战争，违反外交大臣的政策，外交大臣事先不知道要爆发战争。谁能预见到这个？”

“人们可以预见，俄日在满州的竞争必然引起冲突。”兹拉夫斯基慢慢地说。

“但谁能说这冲突在一九〇五年爆发？而且不仅因为满州，还因为朝鲜而爆发？……这是一个所谓新因素的例子，使革命前的形势转变成革命形势的例子……由此给俄国带来这场战争和败北……只是在这时，人们才看到革命的形势，并发展到起义……起义——而不是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因为从革命形势过渡到起义是一回事，而从起义过渡到革命是另一回事……不是吗，小姑娘？”他小声添上说。

他说话时好几次迅速地低下前额，看一看少妇的脸孔。他住了声，不看任何人。他看来不象在思索讲过的话，而仅仅在

* 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

考虑这整个理论，他喜欢运用这种理论，又不忽视理论和现实、革命理想和这样那样特定形势之间的关系。他的目光呆呆的。这种时候，他的活力似乎确实全部集中在眼神阴沉的闪光中；这不象人的眼神，令人想起一堆隐蔽的火在他内心不停地燃烧，消耗他的身体，以他的肉体为燃料。

布瓦索尼老头对革命理论比对革命更感兴趣，他打断沉默：

"是的！好！同意！难以预见从革命前的形势过渡到革命形势……但是，但是……一旦革命形势出现了，还不能预见革命吗？"

"预见！"梅奈斯特雷尔恼火地打断说。"预见……重要的并不是预见……重要的是准备，加速从革命形势过渡到革命！一切取决于主观因素：领袖和革命阶级转入革命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应由我们这些先锋分子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到顶峰。这种能力一旦达到足够的程度，便能加速过渡到革命！便能引导事件！是的，这时可以说能够预见！"

他一口气说出这些句子，降低声音，快得许多在场的外国人听不懂。他停下来，头略微后仰，笑了笑，闭上眼睛。

雅克一直站着，看到窗房有一张空椅，便走过去坐下。（他只有这样保持接触，又躲开摩肩接踵，在一旁重新控制住自己，才能更好地参与到这种聚会中：这时，他不再只感到互相关连，而是感到互相友爱。）他稳坐在椅上，抱起手臂，头靠着墙，目光在扫视这群人；松弛了一会儿以后，他们又重新对着梅奈斯特雷尔。他们的态度各种各样，但都热烈专注……这些人定会献身给革命理想，他对他们的战斗生活和受到追捕的经历了如指掌，他多爱他们啊！在意识形态上，他可能反对其中

的一些人，遭到某些误解和粗暴对待：他爱他们是因为他们十分“纯粹”。他为自己被他们所爱而自豪：因为他们不顾分歧，仍然爱他，因为他们感到他也十分“纯粹”……骤然而起的激动模糊了他的目光。他看不见他们，分不清他们；一霎时，这些来自欧洲四面八方的流亡者的聚会，在他心目中成了受到虐待的人类的一幅图画，他们已意识到自身的受奴役状况，终于起而反抗，聚集一切精力，为了重建世界。

飞行员的声音在静寂中升起：

“再回到俄国的例子上来：回到伟大的经验上来。必须始终回到这上面来……在一九〇四年，人们能够预见，下一年革命前的形势在远东战败之后，就会变成革命形势吗？不能！在一九〇五年，一旦促成了这种革命形势，人们能够知道是否即将发生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更不知革命能否成功……客观情况很好，特点明显。但主观条件不够……你们回忆一下事实。客观条件很出色！军事上败北，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供应危机，饥馑……等等。温度上升很快：总罢工，农民暴动，反叛，“波将金号”*，莫斯科十二月起义……为什么从这革命形势中革命未能爆发成功呢？由于主观条件不够，布瓦索尼！因为什么都没有调整好！没有真正的革命意志！在领袖们的头脑里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们之间没有谅解！没有等级！没有纪律！在领袖与群众之间没有足够联系！尤其在工人群众和农村群众之间没有团结：在农民中间缺乏任何强有力的革命准备！”

“可是农民……”兹拉夫斯基大胆插了一句。

“农民？他们在乡村里骚动了一下，闯入领主的领地，这儿

* 指1905年“波将金号”巡洋舰的水手发动起义。

那儿烧毁一座巴林官堡。不错！但，是谁接受了向工人进军？农民！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那些野蛮地枪杀革命无产者的团队是谁组成的？农民，只有农民！……缺乏主观条件！”他严峻地重复。“当人们获悉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发生的事时；当社会民主党内部进行理论争论，人们想到失去的时间时；当人们看到领袖们关于达到何种目标达不成一致意见，甚至不同意提出总的策略纲领时；正当莫斯科开始发生暴动，而彼得堡的罢工却愚蠢地停止时；正当交通运输停止瘫痪了政府，阻止它向莫斯科派遣团队扑灭起义，而邮局和铁路的罢工在十二月结束时——人们才明白，一九〇五年的俄国，为什么革命……”他稍停一下，低头看看阿尔弗蕾达，很快地小声说：“……革命事先注一定失败！”

里沙德莱坐在那里，双肘支在膝上，胸部前倾，拨弄着手指，这时惊讶地抬起眼睛：

“事先注定失败？”

“当然！”梅奈斯特雷尔说。

鸦雀无声。

雅克坐在椅子上大胆地说：

“与其走到绝境，还不如……”

梅奈斯特雷尔瞧着阿尔弗蕾达：他露出微笑，并没抬眼看雅克。斯卡达、布瓦索尼、特劳坦巴赫、兹拉夫斯基、普勒泽尔都作出赞成的表示。

雅克说下去：

“既然沙皇批准了宪法，还不如……”

“……暂时同资产阶级政党取得谅解。”布瓦索尔准确地说了出来。

"……以利于更周密地组织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普勒泽尔补充说。

"不，我不这样认为，"兹拉夫斯基柔声地说。"俄国不是德国。我想列宁是对的！"

"决不是！"雅克大声说。"是普列汉诺夫说得对！十月宪法以后，不应该拿起武器*……应该停止运动！巩固获得成果！"

"他们使群众泄气，"斯卡达说。"他们动辄杀人。"

"不错，"雅克冲动地又说。"他们本来可以避免许多痛苦……徒劳地流了许多血……！"

"这要看情况！"梅奈斯特雷尔猝不及防地说。

他不再微笑。

大家默不作声，聚精会神。

"注定失败的事业？"他停了一下说。"是的！从十月开始！……白流了血？不！……"

他站了起来——他讲起话来这几乎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走到窗前，不经意地瞧瞧外面，很快又回到阿尔弗蕾达身边：

"十二月起义不能达到夺取政权。不错！是否有理由不起来，象能夺取政权那样去行动呢？肯定没有理由！首先，因为只有在革命考验中才能了解革命力量有多大。普列汉诺夫错了。必须在十月以后拿起武器。必须流血！……一九〇五年是一个阶段。一个必需的阶段：从历史观点来看是必需的。这是在公社**以后，第二次以更大的规模，试图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

---

* 这是普列汉诺夫的话，代表了孟什维克的观点。

** 指巴黎公社。

社会革命的尝试。所流的血不是白流的！直到一九〇五年，俄国人民——人民和无产者——始终相信沙皇。人们一念沙皇的名字就划十字。自从沙皇下令向人民开枪，无产阶级，甚至许多农民开始明白，从沙皇那里期待不到什么。从领导阶级那里更期望不到什么。在一个这样神秘、这样落后的国家，要提高阶级觉悟，流血是必不可少的……这还不够。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从技术、革命艺术的观点来看，经验有极端重要性。领袖们可以得到空前的实习机会。也许第二天就会明白过来！”

他始终站着，目光炯炯，每句话的结尾都伴随着手势。他的手腕象女人一样柔软，他摆动手指的姿势细巧，上下起伏，令人想起东方人、柬埔寨的舞女和驯蛇的印度人。

他抚摸阿尔弗蕾达的肩头，坐了下来：

“也许第二天就会明白过来，”他重复说，“今日的欧洲象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明显处在革命前的形势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使欧洲动荡。繁荣只是幻想……但新的现实何时和怎样出现？什么样的现实？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战争？一国之内的革命？革命形势何时和怎样形成？……能够预见的人算有本事！……不过这无关紧要。新因素会出现！重要的是到那一天有所准备！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准备！因此一切失败了。欧洲的无产阶级准备好了没有？它的领袖们准备好了吗？……没有！国际工人协会各个分会之间的团结够不够？不够！无产阶级领袖之间的团结是否够牢固有效？不够！……能否认为，没有一切国家革命力量的严格集中，革命胜利就不可能？……各国革命力量建立了这个‘国际执行局’*。这是什

* 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建立的执行机构，设在布鲁塞尔的“人民之家”。

么组织？只不过是一个新闻机构。甚至不是‘无产阶级中央权力’的萌芽，没有这个权力，任何有决定意义的同时行动都不可能实现！……国际工人协会？这是无产阶级精神团结的体现。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但它真正的组织还有待于建立。一切都要着手进行！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怎样表现出来？通过代表大会！……我不诋毁代表大会：八月二十三日我要到维也纳……而事实上从代表大会期待不到什么！……例子：一九一二年的巴尔代表大会*反对巴尔干战争的庄严表示——当然！现在来看看结果。他们热烈投票通过出色的决议。他们解决问题的灵活尤其出色！在决议中甚至使用了‘总罢工’的字眼！你们回想一下辩论情况。是否将罢工问题当作各国因情况而表现不同的实际问题，加以彻底探讨？这国或那国的无产阶级在这样或那样的战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该采取何种积极态度？……战争？一个抽象概念。无产阶级？另一个抽象概念。关于这些抽象概念，我们的领袖们作过各种各样的演说，就象牧师关于善与恶进行布道一样。我们说到了点上！国际工人协会停留在如何对待礼拜天的看法上，理论和意识、力量、群众的革命激情的结合还没有开始实现！”

他停顿了一下，又若有所思地小声说：

“一切都要着手进行！一切。无产阶级的思想准备必须有巨大的协调的努力，至今刚刚开头。我在维也纳要谈这个问题。一切都要着手进行，”他低声重复，“不是吗，小姑娘？”

他笑了一笑，目光扫视听众，皱起额头。

“例子：国际工人协会怎么搞的，还没有月刊，甚或周

---

* 指第二国际于1912年11月24至25日在巴尔举行的特别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巴尔干战争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应群起而攻之。

刊？一份《欧洲简报》，用各国语言印发给各国所有的工人组织？我要在代表大会谈这个问题……对领袖们来说，这是同时回答几百万无产者的最好方式，因为各国的无产者差不多提出了同样问题。这是让一切劳动者，不管积极与否，能正确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的最好方法。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在工人当中，进一步发展国际间的反应的最好方法之一：必须让莫塔拉*的冶金工人或利物浦的码头工人，将汉堡、旧金山或第比里斯**刚爆发的罢工，不加区别地视同自己的事！每个工人和农民星期六晚上下工回家，拿起桌上的一份报纸，象全世界同一时刻，一切无产者手里所看到的一样；工人农民能够看到消息、统计、指示、日程，象全世界同一时刻，所有意识到群众权利的人一样——仅仅这一事实就有不可估量的教育力量！还不说对政府产生的效果会……”

最后几个句子紧接着说得很快，使人很难抓住意思。他看到演讲人雅诺特时，猛然停住；雅诺特走进房间时，身边跟着几个朋友。

碰头地点的所有常客都明白，飞行员今晚不会再多说一句话。

八

雅克不认识雅诺特。雅诺特正象阿尔弗蕾达描绘的那样，

* 瑞典的冶金中心。
** 苏联格鲁吉亚的首府。

矮胖，穿着式样过时的黑衣服有点儿不自在，他踮起脚尖穿过房间，点头哈腰，动作象圣器室管理人，这同他庄严的脸孔很不相称，脑袋上是一圈白得惊人的浓密头发。

雅克站起了身。他利用闹嚷嚷的介绍声，溜到尽里头那个小书房，在那儿等候梅奈斯特雷尔。

梅奈斯特雷尔果然很快就过来了。阿尔弗蕾达象通常那样伴随着他。

只简短交谈了几句。梅奈斯特雷尔只用了几分钟，便从基特贝格一托布勒的卷宗里抽出五六张文件，上面记有指控内容。他交给了雅克，另外还有一张给霍斯梅的字条。然后他对如何进行调查提出几点一般性的建议。

“现在，小姑娘，吃饭吧！”

阿尔弗蕾达利索地整理好散乱的文件，装在皮包里。

梅奈斯特雷尔走近雅克，端详了一会儿。他用与刚才讲话完全不同的友好嗓音小声问道：

“今晚行不行？”

雅克有点儿窘迫，遽然微笑说：

“完全可以！”

“到维也纳跑一趟给你添麻烦了吧？”

“正相反。为什么这样说？”

“刚才我好象觉得你忧心忡忡……”

“不……”

“有点……流落他乡的样子……”

雅克越发微笑：“流落他乡，”他重复说，稍为耸了耸肩，表示厌倦，微笑消失了。“有些日子不知道为什么，感到特别有……流落他乡的感觉……您大概很有体会吧，飞行员？”

梅奈斯特雷尔没有吱声，走了两步，来到门口，又回过身看看年轻姑娘是否准备好了。他打开门，让阿尔弗蕾达走在前头。

“当然，”他说得很快，朝雅克遽尔一笑。“有体会了……有体会了……”

碰头地点人已走空。莫尼埃摆齐椅子，整理收拾一下。（星期六和星期日会议一般延长到午夜一点。今晚，多数常客在费雷尔大厅吃过晚饭，相约去参加雅诺特的讲演会。）

梅奈斯特雷尔让姑娘先走几步。他挽住雅克的胳臂，下楼时有点拖着腿。

“感到孤身一人，老弟……必须最终地接受它。”他说得很快，声音很低，停顿一下，目光投向阿尔弗蕾达那边；他再压低声音重复：“总是孤身一人。”嗓音好象最客观地证实那种语气，没有丝毫忧愁和悔恨的意味。但雅克有把握，飞行员今晚想到一些个人的事。

“是的，我明白，”雅克感叹说，一面放慢脚步，甚至完全停了下来，仿佛身后坠着思想杂乱无章的重负，妨碍他向前走。这是建造巴别尔塔那样的不幸*！同样年龄，有同样经历和同样信念的人，他们可以一整天谈话消遣，自由自在，坦诚相见，而彼此一刻也不了解，思想互不见面！……我们互相挨紧坐在那里，彼此摸不透……象湖边的卵石排得整整齐齐……我在捉摸，言语给我们一致的幻觉，既使我们接近，又使我们疏

* 据圣经，诺亚的后代想造塔上达天堂，上帝让他们语言混乱，不能同心协力，造不成塔。

远！”

他抬起眼睛。梅奈斯特雷尔也站在楼梯底下，默默倾听这忧郁的在前厅石壁之间回响的声音。

“啊！您要知道有时我厌烦谈话那种心理就好了！”雅克突然忿忿地说。“我多么厌倦这种空泛的议论！我多么厌倦这种……思想争论……！”

梅奈斯特雷尔听到最后这个词，急促地晃动着手。

“当然。说话只应是一种行动方式……不能行动的时候，说话已经是在做点事情……”

他瞥了一眼院子，帕泰尔松和米特尔格，无疑在院子里继续楼上开始的一场“空泛争论”，比比划划，走来走去。然后他将锐利的目光投向雅克：

“要耐心！……思想争论的阶段只是一个阶段……一个必要的准备阶段！理论的严格性要通过争论确立下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先锋队。没有领袖……我们的‘思想争论’使你恼火……是的：我们的后来人无疑会认为这是可笑地浪费精力……这是我们的过错吗？”他很快地小声说：“行动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雅克聚精会神，好象在说：“您解释一下。”

梅奈斯特雷尔继续说：

“资本主义的经济依然十分坚挺。这部机器已有磨损的迹象，但它还能马马虎虎地运转。无产阶级在受苦受难，骚乱不安，但总的说来还未饿得要死。在这个跛脚的、力气不足的、靠已有的力量生存的世界上，你想所有这些等待行动时刻的先驱者该怎么办？他们说话！他们热衷于思想争论！他们的活动没有别的领域，只有思想领域。我们还没有办法控制局

势……”

“啊！”雅克说，“控制局势！”

“要耐心，老弟。一切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制度的矛盾与日俱增。各国之间的斗争也在加剧。竞争、争夺市场在激化。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它们的整个制度的构成是为了不断扩张市场！仿佛市场可以无止境地增长！……来到壕沟前，要站立不稳！世界在走向危机，不可避免的危机。这危机将是普遍的……只要等待！等待世界的经济情况无法解决的时候到来……等待机器越加缩减雇佣工人的数目……等待破产和倒闭飞速增加，等待到处缺乏工作，等待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需要保险的状态中；到时候一切保险者都要同时遭受损失……那时！”

“那时？……”

“那时，我们就会摆脱思想争论！空泛议论的时期就会过去！我们会撸起袖子，因为行动的时刻来到了，因为我们终于有办法控制局势！”一道闪光照亮他的面孔，随即熄灭。他重复：“要耐心……要耐心！”然后他别转头去寻找阿尔弗蕾达。虽然她离得太远，不会听见，他仍然顺口说：“不是吗，小姑娘？……”

阿尔弗蕾达走近帕泰尔松和米特尔格。

“跟我们去‘地窖’酒吧，吃点东西，”她不看帕泰尔松，对米特尔格提议。“是吧，飞行员？”她愉快地朝梅奈斯特雷尔喊道。（这是对帕泰尔松和米特尔格特意说明：“飞行员会替大家惠钞……”）

梅奈斯特雷尔眨一下眼，表示同意。她又说：

“然后我们大家到费雷尔大厅去。”

“我不去，”雅克说。“我不去！”

“地窖”是个素食小酒吧，位于圣乌尔斯路的一个地下室里，在大学区中心，棱堡空场地的后面，社会党的大学生常去光顾。飞行员和少妇不回卡卢日路工作的晚上，经常到那里吃晚饭。

梅奈斯特雷尔和雅克走在前面。阿尔弗蕾达和两个年轻人离开几米跟在后面。

飞行员接上话头，那种急遽的方式是他特有的：

“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思想争论的阶段，还有很多机会……我们生在新事物开始出现的时刻，有很多机会……你对同志们太严厉了！我呢，我原谅他们的一切，由于他们的活力，他们的青春，甚至原谅他们空泛的议论！”

一丝忧郁出现并掠过雅克的脸上。梅奈斯特雷尔回身看看阿尔弗蕾达是否在他们后边。

倔强的雅克固执地摇摇头。他泄气时，确实常常严厉地评论周围的年轻人。他觉得大多数人考虑问题简单、狭隘、得意地排斥异己，好记仇，他们头脑完全用于加强自己的观念，而不是扩大和更新它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如说是反抗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更爱反抗，胜过爱人类。

可是，他在飞行员面前克制住批评他的同志们。他只是说：

“他们的青春？可我埋怨他们不够……年轻！”

“不够？”

“不够！特别是他们的仇恨，这是老人的反应。小个子范赫德说得对：真正的青年不再仇恨，而是爱。”

“幻想家！”米特尔格赶了上来，严肃地说。他透过眼镜，

斜睨一眼梅奈斯特雷尔。“必须真正有所求才能恨，”他停了一下，望着远处说。他几乎又用盛气凌人的语气说：“同样，需要战胜才会屠杀。就是如此！”

“不，”雅克庄重地说，“不要仇恨，不要暴力。都不要！在这一点上，我从来不同意你的看法！”

米特尔格用严厉的目光盯住他。

雅克略微俯向梅奈斯特雷尔。他说话之前先停顿一下。梅奈斯特雷尔没插进来，他近乎粗鲁地断言：

“必须仇恨！必须屠杀！必须！必须！……你是怎么想的，米特尔格？要是有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成功地不通过屠杀而获胜，——通过精神力量——，你所有的暴力革命的观点就会改变！”

奥地利人笨拙地走在一边。他的脸神情严峻。他没有作声。

雅克又看了梅奈斯特雷尔一眼，继续说：“历史上历次革命流了太多的血，也许因为这是进行革命的人准备和考虑得不够。革命多少是由象我们一样的派别在慌乱中临时发起的，日复一日地发展下去，他们把暴力当作教条。他们以为在闹革命，却满足于内战……我但愿暴力是临时采取的需要，但在我们的文明中设想另一种类型的革命，缓慢的、耐心地进行的、象若莱斯那样的人所主张的革命，我看不出有什么荒谬之处：那是一些受人文主义学派孕育的人，有时间考虑成熟他们的学说，提出一个逐步行动的计划；他们是在好的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者，准备通过一系列周密的行动，同时利用一切条件，议会、市政机构、工会、工人运动、罢工，从而夺取政权；他们是革命者，但同时也是政治家，广泛地、权威地、明晰而沉毅地、持久地

实施他们的计划；最后是有秩序地，一刻也不失去对事件的控制！”

“对事件的控制！”米特尔格乱划着手，冒火地大声说。“Dummkopf（愚蠢）！新制度的建立只能设想产生在灾难的压力之下，在大规模的Krampf（痉挛）时刻，那时人人都有冲天的热情……”（他的法语说得相当流利，但带有日耳曼人强调的粗重口音。）“没有仇恨激发的冲动，什么真正新的东西都创造不出来。为了建设，首先必须有一场飓风摧毁一切，铲平一切，化为废墟！”他耷拉着头说话，那种冷漠使他的话变得可怕。他抬起头：“Tabula rasa！Tabula rasa！（荡平铲尽！荡平铲尽！）”他急剧的手势好象要摧毁障碍，扫平前面的一切。

雅克走了几步才回答。他竭力平静地说：

“是的。你和我们大家都按这个格言生活：革命的概念同秩序的概念水火不容。我们大家都中了这要流血的英雄浪漫主义的毒……我怎么对你说呢，米特尔格?有时我考虑这个问题，我捉摸普遍接受暴力理论，真正的立足点何在……仅仅因为要有效行动，我们就不能缺少暴力？不……还由于这种理论迎合我们身上最庸俗、最古老、最深埋在人身上的本能！……让我们照一下镜子……我们带着多么凶狠的目光，多么野蛮的狞笑，多么残忍无情的欢乐，装出要接受暴力，看成一种需要！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这样，原因难以启齿，多半有个人原因：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需要进行报复，需要满足怨恨……为了毫无内疚地餍足这报复的欲望，能够通过服从必不可免的法则证明它的合法性，岂不是再好没有的事吗？”

米特尔格恼火了，猛地扭过头反驳说：

"我呢，我……"

雅克不让他打断：

"等一下……我不指责任何人。我只是说'我们'。我在论证。毁灭的需要比建设的期望更为强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革命在成为社会变革事业之前，首先是一个机会，满足复仇的需要，在殴斗、暴动、内战和暴力夺取政权中得到迷人的享受？我们通过流血的胜利，轮到我们强加暴虐——我们正义的暴虐——那一天，报复有多么狂热！……混乱的煽动者，米特尔格，这就是一切革命者内心存在的一种特征！别说不对……我们当中有谁敢于认为，他完全摆脱了这种毁灭的醉人的传染？有时我看到在最优秀、最宽容、最有献身精神的人中，伫立着这个狂热的着魔者……"

"当然！"梅奈斯特雷尔打断说，"但问题确实如此？"

雅克猛地回过身来，一心想遇到他的目光，但没有碰上。雅克觉得梅奈斯特雷尔在微笑，不过并不能肯定。他也在微笑，可这是出于自身的原因：他刚想起几分钟之前自己说过的话："我厌倦了所有这些空泛的议论！"

米特尔格的眉毛耸起在眼镜上面，显出不愿再回答。

他们来到炉子村广场，默默地穿越而过。落日余晖染红了老屋的瓦片。狭窄的圣莱热路象一条幽暗的过道展开在前面。他们身后，帕泰尔松和那个姑娘在高声说话。传来他们的笑声，但听不清他们的话。梅奈斯特雷尔好几次扭过头，朝他们那边瞥上一眼。

雅克也不解释自己的思路，只小声说：

"……好象单个人不组织起来，参加团体，加入到集体力量之中，就首先放弃了自身价值……"

“什么价值？”奥地利人问道，他重复一句表明了，他分不清这几个字与前面一些话的关系。

雅克犹豫一下：

“人的价值。”他终于说，声音低沉，模棱两可，好象他担心在这新的领域内进行争论。

出现短暂的沉默。突然，梅奈斯特雷尔尖锐的嗓音爆响起来：

“人的价值？”

几乎是调侃的疑问语气，令人捉摸不住，雅克感到其中有激动的表示。他曾好几次相信，在梅奈斯特雷尔干涩的语调中，辨别出一种细微感情，令人想到这种干涩是有意的，它掩盖一颗敏感的心的苦恼，这颗心对人性已不再有发现，但暗地里对幻想破灭感到难以安慰。

米特尔格只注意到飞行员的调侃；他笑了起来，拇指甲得得地敲响牙齿：

“在你身上，蒂博，缺乏政治家的敏感！”他象给争论下结论。

雅克忍不住做了一个恼火的动作：

“如果这叫做有政治敏感……”

这次梅奈斯特雷尔打断说：

“有政治敏感是什么，米特尔格？……这就是善于在社会斗争中赞成运用某些方法，这些方法在私生活中，象不道德或罪行一样，令我们每个人反感……是不？”

句子的开头说得有点俏皮，而结尾用的是严肃、有节制的语气，虽然是气鼓鼓的。他无声地笑着，嘴唇紧闭，从鼻孔小口出气。

雅克正要回答梅奈斯特雷尔。但飞行员不让他说话，冲着米特尔格说：

“真正的革命……”

“地地道道真正的革命，”米特尔格叫着说，“为了拯救人民的革命，不管多么激烈，也不需要给它辩解！”

“是吗？方法无关紧要？”

“正是！”米特尔格不让他说完，抢先说。“行动和你的想象性思辨走的是两股道！行动，我的Camm'rad（同志），这是抓人先抓咽喉。在行动中，不错，只关系到一件事：胜利！……不管你怎样想，在我看来，目的不是要复仇！不：目的是要解放人。如果需要，也顾不得人了！如果需要就开枪！用断头台！你想在河里救起落水的人，开始得猛打他的头，好让你平安地把他救上来……斗争真正开始那一天，对我只有一个目的：赶走、扫除资本主义的暴虐统治。为了推翻歌利亚*这样魁伟的巨人，——他为了奴役人民，不择手段，我不会过分天真，要挑三拣四，选择方法。为了摧毁愚蠢和恶，凡是具有摧毁力量的都是好的，哪怕是愚蠢和恶！如果需要不义，如果需要凶狠，那末我就不义、凶狠！不管什么武器我看都是好的，如果这能使我更加强大，赢得胜利的话。在这场战争中，我说：一切都是允许的！一切，绝对一切，——除了被打败！”

“不，”雅克冒火地说，“不！”

他在寻找梅奈斯特雷尔的目光。飞行员已反背着手，耷拉着肩，离开一点，沿着楼房，目不斜视地走路。

“不，”雅克又说一遍。（他差点说：“这种革命我不感

* 圣经中的人物，是个腓力斯巨人，后被大卫杀死。

兴趣。能干出这种血腥暴行，又以正义的名称去装饰的人，这样获得胜利的人永远不会恢复纯洁、尊严、对人性的尊重、对公正的激情和精神自由。我并不是为了把这种狂人抬上政权，才渴望革命的……”）他仅仅说：

“不！因为你宣扬的这种暴力，我感到它同时威胁着精神领域。”

“算了吧！我们不该让知识分子的缩手缩脚弄得放弃行动。如果你称之为精神领域的东西应被消灭，如果精神活力应窒息半个世纪，那就去它的吧！我象你一样遗憾。但我说：去它的吧！如果我有必要变成瞎子，才能真正地行动，那末我说：剜掉我的眼珠吧！”

雅克做了一个反对的动作：

“不！不能说：去它的吧……请理解我的意思，米特尔格……”（他冲奥地利人说话，其实是想对梅奈斯特雷尔明确自己的思想。）“并非我不如你那样重视最终目的。要是我参加起义，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不义、谎言和残暴中完成的革命，对人类只是一个错误的成就。这个革命本身包含了瓦解的胚芽。通过这样的手段获得的东西不会持久。这个革命迟早注定轮到它失败……暴力是压迫者的武器！它从不会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解放。它只能使新的压迫高奏凯歌……让我把话说完！”他看到米特尔格想打断自己，突然发火，大声说。“你们这些人，在这种厚颜无耻的理论中吸取的力量，我不会去运用；如果我相信它是有效的，也许我会不看重个人反感，甚至赞成这种厚颜无耻。可恰恰我不相信它的有效性！我确信任何真正的进步，不能通过卑劣手段去实现。鼓动暴力和仇恨去建立正义和博爱的统治，这是荒谬的行动：这是从一开始就背叛了我们试图在

世界上建立的正义和博爱！……不！在这方面想一想你所要做的事吧。但对我来说，真正的革命，值得人们为之贡献全部力量的革命，从来不会在否认精神价值中完成！”

米特尔格想要反驳。

“改不了的小雅克！”梅奈斯特雷尔吐出一句，用的是假嗓子，他有时这样说话，总令人不快。

他一直作为旁观者参加这场争论。两种性格的冲突总是很吸引他。这种精神和物质、暴力和非暴力在派别内部的区别，他觉得荒谬和无用：典型的不成问题的问题，提得不好的问题。但何必说出来呢？

雅克和米特尔格愣住了，没有说话。

奥地利人转向飞行员，观察他高深莫测的面孔；米特尔格表示默契的微笑凝结在嘴唇上，脸色阴沉下来。他不满意雅克在讨论中的遣词用句，对雅克、对飞行员、对自己感到恼火。

沉默了几分钟，他有意放慢步子，让他们俩拉开距离，同帕泰尔松和阿尔弗蕾达呆在一起。

梅奈斯特雷尔利用米特尔格走开的机会，又挨近雅克。他说：

“你想做的是，在革命爆发之前，先使革命变得纯而又纯。过早了！这会阻止革命诞生。”

他停了一下，好象他要看一看，他所说的话多大程度触犯了雅克的敏感，他瞥了深邃的一眼，很快又说。

“可是……我很理解你的意思。”

他俩继续默默地往下走着。

雅克沉着地竭力反躬自省。他想到自己的教育。“古典文化……资产阶级的培养……这使智力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我长时期相信我生来要当小说家：我不再这样想并没多久。我一直倾向于观看、记录，而不是判断、下结论……显然，对革命者来说这是个弱点！”他不无忧虑地想着。他不跟自己弄虚作假，至少不会存心弄虚作假。他并不感到自己低于或高于同志们：他感到自己不一样；归根结蒂，不象他们那样是“革命的好工具”。他能象他们一样，放弃个人的意识，消溶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化在党的抽象的理论和共同行动中吗？

他突然小声说：

“保存和保卫自己精神的独立，就必然不适宜于共同行动吗？您，飞行员，你怎么对待别人呢？”

梅奈斯特雷尔好象没听见。隔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

“个人价值……人的价值……你认为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吗？”

雅克面朝着他；默不作声，又带疑问神态，好象催促飞行员进一步解释。

飞行员好象勉强地又开了口：

“同我们一齐奋起的人们开始惊人的复兴，在几个世纪中，不仅会改变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同时无法想象地改变人本身——直至人所谓的本能！”

他又住了口，好象陷入沉思凝想中。

九

在他们身后几公尺的地方，米特尔格走在帕泰尔松和阿尔

弗蕾达旁边，没加入他俩的谈话。

姑娘在英国人身旁碎步疾走，他的长腿迈一步，她就要走两步。她侃侃而谈，挨近她的同伴，帕泰尔松的手肘不时碰到她的肩头。

她说："我第一次看到他时，是在罢工期间。苏黎世的几个朋友拖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他发了言。我们坐在前面几排。我面朝着他。他的眼睛，他的手……会议结束时，人们打了起来。我撇下朋友，跑到他身边……"（她好象很惊讶自己勾起了回忆。）"打这以后，我没离开过他。一天也没有；连两小时也没有，我相信……"

帕泰尔松瞧了米特尔格一眼，游移不定，用古怪的口吻小声说：

"你是他的福星……"

她笑了：

"飞行员比你好，帕特……他不说'福星'，他说'守护天使'。"

米特尔格似听非听。他的内心在继续同雅克的争论。他深信自己是对的。对雅克，他尊敬这个Camm'rad（同志），他甚至想成为雅克的朋友；但他严厉地评断雅克的主张。此刻，他感到对雅克有一种暗暗的敌意："我本该当面一下子把他的道理顶回去！……恰恰当着飞行员的面！"雅克同梅奈斯特雷尔的亲密关系，最令米特尔格不快。并不是他庸俗地嫉妒：不如说他象受到不公平对待一样难受。他不怀疑刚才飞行员是默认。梅奈斯特雷尔态度暧昧的沉默，引起他强烈的怨恨。他希望有机会澄清一下，心里怀着复仇的尖刻愿望。

走在前边的梅奈斯特雷尔和雅克停在棱堡空场地的入口。（斜穿过花园，可直接来到圣乌尔斯路。）

太阳西沉。在栅门后面，一片金色的水汽还飘浮在草坪花坛之上。星期日的夜晚，已经吸引了许多闲逛的人，来到这个散步场所，这是日内瓦大学的卢森堡公园*。所有长椅都坐满了人，三五成群的喧闹的大学生，在笔直的小径上漫步，高耸的树木保持了一点清凉气息。

米特尔格撇下阿尔弗蕾达和英国人，加快步子，要赶上前面那两个人。

“……一种对生活毕竟有点粗俗的观点，”雅克在说话，“对物质繁荣的拜物教！”

米特尔格打量他，不知正在谈论什么问题，却断然插了进去：

“什么，现在？啊，我有把握他在谴责革命者的‘物质胃口’！”他恶意嘲讽地咕噜说。

雅克一惊，友好地审视他。奥地利人冒火，他总是忍让再三。他把米特尔格看作一个受过考验的同志，感情不外露，但对友谊具有特别的忠诚。他明白，米特尔格的粗鲁来自孤独，不幸的童年和敏感的骄矜，这骄矜底下，无疑掩盖着内心斗争或某些弱点。（雅克没有搞错。这个多情善感的日耳曼人，心里有个苦恼：他自知长得丑，而且病态地夸大长得丑，以致有时对一切绝望了。）

雅克好意地解释：

“我在对飞行员说，我们当中很多人有一种思想、感觉和

---

* 指巴黎的卢森堡公园，位于拉丁区，离巴黎大学不远。

盼望幸福的方式，这种方式肯定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你不信？怎样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不是首先关系到个人的内心态度？是不是首先要自我革命，清除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习惯思想？”

梅奈斯特雷尔朝他迅速瞥了一眼。他好笑地想：“消除，好奇的小雅克……非资产阶级化，不错……消除习惯思想，是的！——除了最基本的资产阶级习惯！把自己的思想置于一切的基础的习惯！”

雅克往下说：

“然而，我常常惊讶地看到，大多数人继续看重和下意识地尊敬物质财产……”

米特尔格固执地打断他：

“对饥肠辘辘，为了填饱肚子起而反抗的穷人，责备物质主义，确实有点太轻率了！”

“不错。”梅奈斯特雷尔插入说。

雅克马上让步：

“这种反抗再合理不过，米特尔格……只不过我们当中很多人看来以为一旦资本家被剥夺财产，无产者取而代之，革命便大功告成……以别的谋利者去取代被驱逐的人，这不会摧毁资本主义，这只能改变阶级。革命不应只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哪怕这是人数最多、受压榨最深的阶级。我期望的是普遍秩序，广泛人道，不分彼此的秩序的胜利……”

“当然。”梅奈斯特雷尔说。

米特尔格嘟哝着：

“利益是祸害！……今日一切人类活动就只有这个动力！只要我们还没有从世界上连根拔除这种东西！”

“我正要这样说，”雅克接过话头。“连根拔除……你认

为这很容易吗？可以看到，即使是我们，也还不能清除这个概念，即使我们是革命者！……”

不用说，米特尔格也这样想。但他没有承认的勇气：他再也忍不住，要伤害他的朋友。他用讥笑的口吻改变话题：

“我们是革命者？可你从来不是革命者！”

这个人身攻击使雅克狼狈不堪，他不由自主转向梅奈斯特雷尔。但飞行员只是笑笑，这微笑丝毫没有雅克要寻找的安慰。

“你发什么脾气？”他嗫嚅着说。

米特尔格带着不必再掩饰的火气说：“革命者是有信仰的！哦，你呢，你这个人今天这样考虑，明天又那样考虑，……你有种种见解，但你没有信仰！信仰是一种恩惠！这种恩惠不是为你而设的，Camm'rad（同志）！你没有这种恩惠，永远也不会有……没有，没有！我非常了解你！使你高兴的是，先往这边摆，再往那边摆……象资产者坐在沙发上，叼着烟斗，心境平静地权衡利弊！对自己的精明心满意足，坐在沙发上摇来晃去！你也一样，Camm'rad（同志）！你寻找、怀疑、评理、摇头晃脑，对你从早到晚杜撰的矛盾寻根究底！你对自己的精明心满意足！……没有信仰！”他大声说，挨近梅奈斯特雷尔：“是吗，飞行员？他不该说：‘我们是革命者！’”

梅奈斯特雷尔又深不可测地略微笑笑。

雅克越来越不知所措：“怎么？你责备我什么，米特尔格？责备我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不。”（他的窘迫逐渐转成愤慨，这转变过程引起他一丝快感。）他冷冷地说：“我很遗憾。我刚才正巧对飞行员解释这一点。不瞒你说，我根本不想再说一遍。”

"一个业余爱好者,你就是这样一个角色,Camm′rad(同志)!"米特尔格斩钉截铁地说。(象往常那样,一冲动起来,不合时宜地大量涌出的唾液使他发出颤声。)"一个指手划脚的爱好者!我想,象个新教徒!完全象新教徒!自由观察的精神,自由判断的意识,等等……你出于同情跟我们在一起,是的:但你不同我们奔向同一目标!我想,党被你这样的人毒化得太厉害了!被始终犹豫,想成为理论的评判者那样的胆小鬼毒化得太厉害了!大家让你跟我们一起向前走,可能做错了!你想四平八稳地讨论每一件事的癖好,象疾病一样蔓延。不久,大家就会开始怀疑,左右摇摆,而不是笔直奔向革命!……也许你能够单独作出一件英雄的行为。可是,单独的行为算什么?什么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同意他不算是英雄。他应该同意成为一个消失在集体之中的人。他应该同意成为什么也不是!他应该耐心等待给大家发出的信号;只有这时他才站起来跟大家一起前进……啊,你这个哲学家,象你这样的脑袋,你能做到低声下气的顺从吗?我说,做到这样顺从,必须有更强健,是的,有更忠诚,更高尚的心灵,超过一个专讲理论的爱好者!这种力量只有信仰才能给予人!真正的革命者有这种力量,因为他有信仰,因为他全身心信仰,不去争论!……是的,我的Camm′rad(同志)!你可以看看飞行员。他一声不吭,但我知道他和我想的一样……"

这当儿,帕泰尔松象箭一样插到米特尔格和雅克之间:

"你们听!在叫喊什么?"

"怎么啦?"梅奈斯特雷尔转向阿尔弗雷达,问道。

他们已穿过散步空地,来到冈多尔路。三个报贩朝他们走来,从这边的人行道斜穿到那边的人行道,走成之字形,一面

放开喉咙尖声叫喊：

“号外！奥地利的政治暗杀！”

米特尔格吓了一跳：

“奥地利？”

帕泰尔松冒冒失失地向最近一个报贩冲去。可是他回转身，又走回来，手随随便便地插在兜里：

“我钱不够……”他可怜巴巴地说，对这种委婉的说法连自己也笑了。

这时米特尔格已买到了报纸，浏览了一遍。大家围在他周围。

“Unglaublich（难以想象）！”他呆呆地说。

他把报纸递给飞行员。

梅奈斯特雷尔接过报纸，用不流露任何激动的嗓音，很快先念了头版大标题：

“今天早上，在奥地利新近合并的省份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位推定继承人弗朗索瓦—费迪南王子伉俪，在举行官方仪式之际，双双遭波斯尼亚一年轻革命者枪击……”

“Unglaublich（难以想象）！……”米特尔格重复说。

十

半个月后，雅克在一个名叫伯赫姆的奥地利人陪同下，坐白天的快车，从维也纳回来。

霍斯梅昨天私底下捅给他的令人不安的严重消息，使他决定中止调查，火速返回瑞士，通知梅奈斯特雷尔。

这个星期天是七月十二日，雅克尽管担心要面对同志们的问题，还是紧急告知米特尔格，米特尔格在傍晚六点左右走进了碰头地点。他飞快爬上楼梯，匆匆一笑，回答朋友们的问候，在挤满头两个房间的人堆中穿行，径直来到第三个房间，他知道在那里能找到飞行员。

果然，梅奈斯特雷尔坐在他的老位子上，紧挨着阿尔弗蕾达，面对大约十二个聚精会神的听众，正在说话。他好象特别冲着站在前排的普勒泽尔讲话：

“反教权主义？可怜的策略！请看看你们的俾斯麦和他有名的 Kultuirkampf（争取文明的斗争）*。他的迫害反而有助于加强德国的教权主义……”

米特尔格愁眉苦脸，固执地寻找阿尔弗蕾达的目光。他终于对她作了个表示，离开人堆，退到窗口。

普勒泽尔作了反驳，米特尔格没有听清。插话象连珠炮一样。三三两两的讨论在人堆里引起脚步移动。阿尔弗蕾达乘机站起身，走到奥地利人那边。

梅奈斯特雷尔干涩的嗓音又响起来：

“我想，十九世纪主张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所看重的愚蠢的反教权主义，不会把群众从宗教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个问题还带有社会性。宗教的根基有社会性。任何时代，宗教都从受奴役人们的痛苦中吸取主要力量。宗教一直利用贫困。宗教

* 这是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提议的反对上层教会的法令的说法。

失去这个支撑点的那一天，也就失去活力。目前，宗教对生活幸福的那部分人将不再有控制力……”

“什么事，米特尔格？”阿尔弗蕾达小声问。

“蒂博回来了……他想见飞行员。”

“为什么他不来这儿？”

“好象那边出了什么事。”米特尔格答非所问。

“出了事？”

她在审视奥地利人的脸。她想到了雅克到维也纳的任务。

米特尔格张开双臂，表示他详情不知；有一会儿他双眉耸起，眼镜框后面的眼睛圆睁，他象一头小熊那样摇晃着。

“蒂博同伯赫姆一起来，这是我的一个同胞，他明天去巴黎。飞行员今晚无论如何要见他们一面。”

“今晚？……”阿尔弗蕾达在考虑。“那末，你们上我们家去；这样最妥当。”

“好……叫上里沙德莱。”

“帕特也叫上。”她急促地说。

米特尔格不喜欢英国人，差点说出口：“为什么叫帕特？”但他眨了一下眼，表示同意。

“九点？”

“九点。”

少妇不声不响回到她的椅子上。

梅奈斯特雷尔刚说了一句无可辩驳的“当然”，打断普勒泽尔的话。他又说：

“变革不会在一天之内完成。也不会在一代完成。新型的人的宗教需要有解闷的成分：社会方面的解闷。社会神秘主义将代替职业宗教的神秘主义。这个问题具有社会性。”

米特尔格又遇上阿尔弗蕾达的目光，躲开了。

三小时后，雅克在伯赫姆和米特尔格陪同下，在卡卢日路下了电车，来到梅奈斯特雷尔的家。

天差不多全黑了，狭小的楼梯很幽暗。

阿尔弗蕾达来开门。

梅奈斯特雷尔的身影象皮影那样，映在亮灯那个房间的门口。他快步走近雅克，低声问道：

“有消息？”

“是的。”

“指控已经成立？”

“严重的指控，”雅克小声说。“尤其关于托布勒……我会给您解释的……不过眼下是关于别的事……我们处在严重事件的前夜……”他转向他领来的奥地利人，介绍说：“伯赫姆同志。”

梅奈斯特雷尔伸出了手。

“那末，同志，”他的嗓音里带有一丝怀疑的意味，“你给我们带来消息是真的罗？”

伯赫姆稳重地瞧着他：

“是的。”

他是一个蒂罗尔*人，山里人的矮小身材，脸容坚定有力。三十岁。戴了顶鸭舌帽，尽管天热，仍在厚实的肩头披了件黄色的旧风衣。

“请进。”梅奈斯特雷尔说，一面让来客走进房间，帕泰

* 奥地利西部地区。

尔松和里沙德莱在里面等着。

梅奈斯特雷尔将他们俩介绍给伯赫姆。伯赫姆这时发觉自己还戴着鸭舌帽；他有点惶乱，脱下了帽。他穿了双带钉的粗笨的半统靴，在打蜡的地板上有点滑。

阿尔弗蕾达在帕特的帮助下，搬来了厨房的椅子。她把座位绕着床摆成一圈，她就坐在床上，笔记本和铅笔妥贴地放在裙子凹下去的地方。

帕泰尔松坐在她旁边。他半躺着，一只手肘支在长靠垫上，向少妇侧过身：

“你知道要讲的事吗？”

阿尔弗蕾达做了个含混的动作。她凭经验不相信这种密谋家的神态，在这些注定无所事事的活动家身上，这种神态表明终于能大显身手、却多少次大失所望的困扰心情。

“你坐过去一点。”里沙德莱过来坐在少妇身边，亲切地说。他的目光里永远闪烁着快乐的近乎雄赳赳的光芒；但在这种自信中，有某些人为的东西，仿佛事先确定的意志，不顾一切，在原则上，为了有益身心，要显得壮实、满足。

雅克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封好的信封，一大一小，交给了梅奈斯特雷尔。

“这是材料的抄件。这是霍斯梅的信。”

只有一盏灯放在桌上，微弱地照亮房间；飞行员走到灯旁。他拆开信，念了一遍，下意识地用目光寻找阿尔弗蕾达；然后将锐利、疑惑的目光投向雅克，他把两封信放在桌上；为了显得沉着，他坐了下来。

他们总共七个人，都坐在那里，梅奈斯特雷尔转向雅克：

“那末怎样？”

雅克瞧了瞧伯赫姆，一甩手拢了拢一绺头发，他对飞行员说：

“您看了霍斯梅的信……萨拉热窝，谋杀王子……正好在半月个之前……半个月来，在欧洲，尤其在奥地利，发生了一系列秘密事件……非同小可，霍斯梅认为要向欧洲所有的社会党中心紧急预告危险。他派人到彼得堡、罗马……比尔曼去了柏林……莫雷利去看普列汉诺夫……还有列宁……”

“列宁是个分裂派。”里沙德莱嘀咕说。

“伯赫姆明天去巴黎，”雅克不理会他，继续说。“他星期三到布鲁塞尔，星期五到伦敦。我呢，我负责向您报告情况……因为事态看来确实发展迅速……霍斯梅同我分手时对我说，原话是这样的：‘好好给他们解释，如果任凭事态发展下去，再过两三个月，欧洲可能卷入一场大战……’”

“因为谋杀了一个王子？”里沙德莱又说。

“王子是被塞尔维亚人……被斯拉夫人杀害的……”雅克转过身对他说。“我曾经象你一样，远远没想到……但在那边，我明白了……至少我看到了问题所在……复杂得见鬼……”

他住了口，环视周围，目光落在梅奈斯特雷尔身上，踟蹰地问：

“我要从头讲起，象霍斯梅给我介绍的那样？”

“当然。”

雅克立刻讲起来：

“你们了解奥地利要建立一个新巴尔干联盟* 的努力吗？

---

*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蒙的内哥罗为了反对土耳其而建立的政治军事联盟（1912），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解体（1913）。1913年保加利亚与其他联盟国之间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怎么？”他看到伯赫姆在椅子上杌陧不安。

“我认为，”伯赫姆开了口，“为了解释清楚事因，寻找先前的事实是个好方法……”

听到“方法”两个字，雅克微笑了。他用目光征询飞行员的意见。

“我们有一整夜的时间。”梅奈斯特雷尔说。他遽尔一笑，伸直那条关节变硬的腿。

“那末，”雅克对伯赫姆说，“你来吧……讲历史过程，你肯定比我强。”

“好吧。”伯赫姆严肃地说。（这使阿尔弗蕾达的眼睛掠过一丝狡黠的闪光。）

他脱下披在肩头的风衣，小心放在地板上，他的鸭舌帽旁边。他挪到椅子边上，上身挺直，双膝并拢。平顶头使脑袋显得滚圆。

他说：“对不起。开头我要搬用帝国主义的思想观点。这是为了解释清楚我们奥地利政策的内中底细……首先，”他停顿一下，心里在酝酿，然后说，“必须知道南部斯拉夫人的意图……”

“南部斯拉夫人，”米特尔格插话，“就是说塞尔维亚人，蒙的内哥罗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还有匈牙利的斯拉夫人。”

梅奈斯特雷正聚精会神地倾听；点了点头。

伯赫姆接着说：

“这些南部斯拉夫人半个世纪以来企图纠集起来反对我们。主要核心是塞尔维亚。他们试图集合在塞尔维亚周围，结成一个南斯拉夫自治国家。为此，他们得到俄国的帮助。自

一八七八年柏林代表大会*以来，在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奥匈帝国之间存在仇恨和殊死的斗争。在俄国领导人身上，泛斯拉夫主义十分强烈。但是，我不太清楚，也不敢说俄国有秘密预谋，在即将到来的复杂事件中要负责任。我只想谈谈我的国家。对奥地利来讲——这里我照搬帝国主义政府的观点——认为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确实是一个现实的大问题，那是很正确的。倘若一个南斯拉夫国家位于我们的边境上，奥地利就会失去对数量众多的斯拉夫人的统治，他们目前属于帝国的一部分。”

“当然。”梅奈斯特雷尔随口说。

他看来后悔不由自主地插话，小声咳嗽起来。

伯赫姆继续说：“直至一九〇三年，塞尔维亚都在奥地利统治之下。一九〇三年，塞尔维亚爆发了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将卡拉乔治维奇推上王位，取得独立。奥地利等待时机复仇。一九〇八年，我们利用日本痛打了俄国，***粗暴地合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变为归我们管辖的一个省份。德国和意大利表示赞同。塞尔维亚气得要命。但欧洲不敢使局势复杂化。奥地利的大胆取得成功……

“一九一二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奥地利又想大胆冒险。它的大胆又一次获得成功。它阻止了塞尔维亚取得面对亚得里亚海的海港。它在塞尔维亚和大海之间设立了一个自治区

* 在这次大会上，奥匈帝国获准无限期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旨在削弱俄国在斯拉夫国家中的影响。

** 俄国沙皇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推行的反动政策，目的在于起盟主作用。

*** 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

域阿尔巴尼亚，堵住塞尔维亚进入亚得里亚海的通道。因此塞尔维亚更加愤怒……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由此而来。在去年。你们记得吗？塞尔维亚在马其顿获得新的地域。奥地利想表示反对。它的大胆已经两次取得成功。但这次意大利和德国不表赞同，于是塞尔维亚能够顶住，保住了获得的领土……不过，奥地利感到受了侮辱。它要寻找机会报仇。我们国家的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烈。我们的参谋部在筹划复仇。我们的外交机构也在筹划……蒂博刚才提到新巴尔干联盟。这是我们奥地利今年的重大政治蓝图。内容是这样的：奥地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结成一体，组织一个新的巴尔干联盟，反对斯拉夫人。不仅是南部斯拉夫人，而且是所有斯拉夫人……你们明白吗？这也就是说：反对俄国！”

他沉吟了一下，想想自己遗漏了什么基本的东西没有。然后他询问地欠身对着雅克。

阿尔弗蕾达靠在帕泰尔松肩上，低下头憋住一个哈欠。她感到奥地利人很认真，这堂历史课平淡乏味。

“很自然，”雅克补充说，“每当人们想到奥地利，不会忽略奥德集团……德国和它反对英国的‘海上未来’*，德国在商业上受到封锁，力图寻找新的扩张。Drang nach Osten（向东方进军）**的德国……德国和它对土耳其的觊觎……切断俄国人海峡的通路……巴格达的铁路线，波斯湾，英国石油，通往印度的道路，等等，等等……这一切联结在一起……在背

* 1898年威廉二世在斯特廷港开港仪式上发表讲话，以“德国的未来是在海上”为结尾。

** 德国帝国主义以此口号企图征服斯拉夫各国。

景，笼罩这一切的，必须始终看到资本主义列强两大集团的对峙冲突！……”

“当然。”梅奈斯特雷尔说。

伯赫姆点头赞成。

沉默片刻。

奥地利人转向飞行员，严肃地问：

“清楚吗？”

“很清楚！”梅奈斯特雷尔清晰地回答。

飞行员很少赞扬，除了伯赫姆，大家都很吃惊。阿尔弗蕾达骤然改变看法，更仔细地注视奥地利人。

“现在，”梅奈斯特雷尔略微后仰一点，瞧着雅克说，“我们来看看，霍斯梅怎么说的，有哪些新事实。”

“新事实？”雅克说，“说实话，不，……还没有……迹象……”

他猛地挺起胸，额头隐没在暗影里；昏黄的灯光照亮他脸的下部，突出的下部，显出忧虑重重的大嘴：

“严重的迹象，也许能使人短期预见的迹象，新事实……我概括地说：在塞尔维亚这方面，随着对民族愿望的一再侮辱，人民深深地激怒了……在俄国那方面，有支持斯拉夫人的要求的明显倾向；——这是千真万确的，暗杀王子以后，由参谋部和民族主义阶层的影响完全控制的俄国政府，通过各国大使透露，它坚定地作为塞尔维亚的保护者出现。霍斯梅从来自伦敦的情报得悉此事……在奥地利那方面，由于上一次的企图失败，政府部门一片含垢受辱的情绪，对前途严重不安。正象霍斯梅所说的，随着仇恨、怨言、野心爆发前的积聚，眼下我们正滑向未知数……这未知数在六月二十八日的戏剧性事件中出

现：萨拉热窝的伏击……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奥地利吞并之后六年，那里的人民仍然忠于塞尔维亚……霍斯梅倾向于认为，塞尔维亚的某些官方领导人，多少受到直接的援助，准备这场暗杀。但这很难证实……对奥地利政府来说，这场暗杀激起了欧洲舆论的愤慨，随即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抓住了塞尔维亚的错处！给它来一次算总账！重振奥地利的威信，同时立即缔结这个新巴尔干联盟，以确保奥地利在中欧的霸权，应该承认，对政客来说，这是相当诱人的！因此，在维也纳，领导人毫不犹豫。马上拟出一个行动计划。

“第一点是确定塞尔维亚在暗杀事件中的同谋身份。维也纳当局立即下令在贝尔格莱德和整个塞尔维亚王国进行正式调查。必须不惜代价取得证据。然而，这个计划的第一点至今好象惨遭失败。仅仅能找到几个塞尔维亚军官的名字，参与了波斯尼亚反奥地利的运动。尽管调查者收到紧急指令，却无法获得塞尔维亚政府有罪的结论。当然，他们的报告束之高阁了，小心地不让新闻记者知道。霍斯梅由此得出了结论。结论在这上面，”他的手按在桌上厚厚的信封上，添上说；灯光照亮了信封上的红漆印。

梅奈斯特雷尔沉思的目光凝视着信封，然后又投向雅克。雅克继续说：

“奥地利政府如何对待？它走得更远。这足以证明，它在追求一个秘密目的。它要让人相信，让人得出印象，塞尔维亚的同谋身份是个已经证实的事实。官方报纸不断争取舆论。很容易利用暗杀事件做文章。米特尔格和伯赫姆会告诉你们：那儿，王位继承人在人民眼里是神圣的。目前，没有一个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不确信，萨拉热窝的谋杀事件是塞尔维亚政

府，或许是俄国政府唆使的密谋结果，在于反对波斯尼亚的合并；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受辱，不希望复仇。这正是上层人士所期望的。从暗杀的第二天起，他们就竭尽所能，要煽起这种民族自尊心！”

“他们是谁？”梅奈斯特雷尔问。

“在位的人。主要是外交大臣贝尔希托德。”

伯赫姆插话说：

“贝尔希托德！”他作了个意味深长的鬼脸。“只有象我们那样熟悉这位野心勃勃的先生，才能理解这个名字的含意！请想一想：他要通过摧毁塞尔维亚，成为Oesterreich（奥地利）的俾斯麦！他已经有两次以为成功了。两次机会都从他手指缝中滑掉。这次他感到机会很好。必须不让机会滑走！”

“可是，贝尔希托德究竟不是奥地利。”里沙德莱反驳说。

他的尖鼻子冲着伯赫姆，他露出微笑。他的音调令人感到，年轻人掌握了一种严密的理论和信念后，心境会完全平静。

“噢！”伯赫姆反驳道，“他把整个奥地利装在自己口袋里！首先，参谋部，还有皇帝……”

里沙德莱摇摇头：

“弗朗索瓦—约瑟夫？难以相信……他多大年纪了？”

“他八十四岁。”伯赫姆说。

“一个八旬老翁！已经背上了多次不幸的战争，在统治末年还会满心高兴接受……”

“可是，”米特尔格大声说，“他感到君主制受到致命的威胁！皇帝尽管年迈，心里没底：他走进棺材时头上是否还戴

着皇冠！”

雅克站了起来：

“里沙德莱，奥地利正在可怕的内部困难中挣扎……别忘了这点……这个民族由八九个彼此不一致和敌对的少数民族组成。中央权力在日益削弱。分崩离析几乎不可避免。所有这些并列的民族，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被迫加入帝国，他们热血沸腾，一心等待有利时机，摆脱枷锁！……我刚从那儿回来。在政界，无论右翼和左翼，大家经常表示，为了避免解体，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战争！这是贝尔希托德和他那个集团的见解。自然也是将军们的见解！”

伯赫姆说：“孔拉德·丰·赫岑多夫* 将军当我们的参谋长已有八年……军方这个该下地狱的家伙，……斯拉夫人最凶恶的敌人……八年来，他公开煽动战争！”

里沙德莱好象不以为然。他抱起手臂，目光炯炯——闪烁过分——怀着很有洞察力和满腹狐疑的神态，轮番瞧着说话的人。

雅克已不对他说话，又转向梅奈斯特雷尔，重新坐下说：

“对那边的领导人来说，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可以拯救帝国。政党的分裂就会中止！各个闹分离的民族的不满就会停止！战争会使奥地利恢复经济繁荣，确保它拥有斯拉夫人企图夺取的整个巴尔干市场……他们保证能在两三星期内在军事上迫使塞尔维亚投降，会冒什么危险呢？”

“这要看情况！”梅奈斯特雷尔打断说。

* 孔拉德·丰·赫岑多夫（1852—1925），奥地利在一次大战前夕好战分子的头目。

人人的目光对着他。他庄重而不经心地朝阿尔弗蕾达那边茫然瞧着。

“等一下！”雅克说。

“有俄国在！”里沙德莱插话。“另外还有德国！请设想一下，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请设想一下——这并不肯定，但在情理之中——俄国进行干预。俄国动员，立即德国动员，法国自动紧跟着动员。它们出色的联盟体系便会自行发挥作用……这就等于说，一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有可能引起一场普遍冲突。”他瞧着雅克，微笑说：“可是，我的老兄，德国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因此，德国如果任凭奥地利政府行动，就会让欧洲大战的危险不胫而走。不！请考虑一下……危险太大，德国会阻止奥地利行动。”

雅克的脸容绷紧了。

“等一下！”他重复说。“正是这个证明了霍斯梅的警告有理。有强烈的预兆使人相信德国已经支持了奥地利。”

梅奈斯特雷尔颤抖了一下。他盯住雅克。

雅克继续说：“这就是霍斯梅所分析的，事态可能会怎么发展……首先，在维也纳，在紧接着暗杀之后举行的头几次议会上，看来贝尔希托德会遇到两个反对的人：匈牙利大臣蒂斯查，他是个审慎的人，反对强硬方式，——还有皇帝。是的；看来弗朗索瓦—约瑟夫犹豫不定，是否同意：他先想知道威廉二世*有何想法。然而，凯塞尔在巡航。可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赶上他。因此，有可能贝尔希托德在七月四日至七日之间设法咨询过凯塞尔和首相，获得德国的赞同。”

* 威廉二世（1859—1941），普鲁士国王兼德国皇帝，1918年退位。

“这是假设……”里沙德莱说。

“当然，”雅克又说，“但能给这些假设以分量的是，最近五天以来在维也纳发生的事。请考虑一下。上星期，在接近贝尔希托德的人们中间，好象还迟疑不决；他们并不隐瞒，皇帝——甚至贝尔希托德——担心德国断然反对。突然之间，七号那天，一切改变了。这一天（是上星期二），匆促召开了一次政府议会，一次真正的军事会议。仿佛人们一下子腾空了手……关于这次议会的情况，沉默保持了四十八小时。但从前天晚上起，出现了泄密：由于对议会结果获得各种各样的消息，知道秘密的人太多了。霍斯梅在维也纳设立了一个出色的情报处：他总能最终获悉一切！……在这次议会上，贝尔希托德采取了新姿态：好象他兜里揣着德国的正式诺言，彻底支持对塞尔维亚的惩罚性远征。他冷冷地向同事们提出一份真正的战争计划，只有蒂斯查反对。贝尔希托德计划之所以确是个战争计划，证明是，蒂斯查试图引导他的同事们只满足于侮辱一下塞尔维亚：他认为取得这个辉煌的外交胜利已经不错了。然而，整个议会反对他；他最后让了步：他站到大家的意见那一边……更进一步，霍斯梅证实，今天早上，大臣们悍然研究，有无必要下令立即动员。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到最后一刻才对其他强国坦露自己的意图，这样更为巧妙，可以肯定的是，已经通过了贝尔希托德和参谋部的计划……计划的细节呢？显然，不太容易获悉……然而，大家已经知道一些情况：例如，已经下令开始一切军事准备，尽可能不太引起注意；在奥地利与塞尔维亚边境上，已布置好掩护部队：在几小时内，一有借口，这些部队便会占领贝尔格莱德！”他用手很快撩一下头发。“最后，引用参谋长的合作者之一，有名的

赫岑多夫说过的一句话；也许这是老兵的一句大话，但道出了奥地利领导人的精神状态。他可能是在密友当中宣称：‘有一天早上，欧洲醒来时会面对既成事实。’”

十一

雅克住了口；人人的目光马上集中到飞行员身上。

他纹丝不动，抱着手臂，眼珠闪光，在凝视着。

好半晌大家讷口不言。同样的不安，尤其是同样的焦虑，改变了他们的脸容。

末了，米特尔格蓦地打破沉默：

“Unglaublich（难以想象！）”

又默然无声。

随后里沙德莱咕噜说：

“如果德国确实在幕后……！”

飞行员用锐利的目光瞥了他一眼，但又不象在看他。飞行员的嘴唇抽搐一下，发出难以听清的声音。只有目光不离他的阿尔弗蕾达明白：

“为时过早！”

她不寒而栗，本能地靠在帕泰尔松的肩上。

英国人匆匆瞥了少妇一眼。但她耷拉着头，回避一切询问。

倘若帕特要她解释哆嗦的原因，她一定会为难。显然，今晚，在她看来，战争头一回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非常突出地以血淋淋的现实摆在她的想象面前。并不是雅克的透露使她战栗，

而是梅奈斯特雷尔的“为时过早”。为什么？想到战争她不会吃惊。她了解飞行员的信心：“革命只能从剧烈的危机中产生；欧洲在目前状况下，最有可能就是这场危机触发战争；可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无产阶级由于准备不足，无法将帝国主义战争改变为革命。”正是这点使她激动：既然社会主义并未真正准备成熟，战争只会是毫无结果的大屠杀？或者是“为时过早”的声调使她激动？这声调能告诉她什么呢？她不是早就了解飞行员的无动于衷吗？（有一天，她连自己也很吃惊，对他说：“你面对战争，很象基督徒面对死亡：眼睛紧盯住即将来临的事实，忘记了临终的一切恐惧……”他笑了：“对一个医生来说，小姑娘，临盆的痛苦是正常的”）虽然她有时对此不能忍受，但她终于赞赏这种有意的冷漠，这是他经过坚忍持久的努力才获得的，而她比别人更了解他某些出于人性的弱点；这不妨说是一种优点。她一想起，这可怕的“非人情化”，说到底是一种高度人性的动力，就总是激动：这样做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更好地促进当今社会的毁灭，导致更美好世界的到来……那末她为什么哆嗦呢？她也说不清……她抬起长长的睫毛，目光越过帕泰尔松，信任地落在梅奈斯特雷尔身上：“要耐心，”她想“他什么也没讲呢。他就要说话。一切便会澄清，又合情合理了！”

“奥地利和德国的militarismus（军国主义分子）渴望战争，这我相信，”米特尔格摇着头发凌乱的脑袋，继续说，“赞成军国主义的有不少日耳曼领导人，大工业家，克虏伯家族*，支持‘向东方进军’的人，是的，这个我也可以相信。

* 德国冶金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大财阀。

但整个有产阶级不同意！它们害怕！它们有巨大影响。它们不会赞成这样做。它们会对政府说：‘止步！发疯！如果点燃这炸药，一切便会同归于尽！’”

雅克说：“可是，米特尔格，如果领导者同军方真有合谋，你那些有产阶级的反对又能怎样？关于这个合谋，霍斯梅的情报……

里沙德莱打断他：“没有人怀疑这些情报。但是，目前能说的仅仅是存在战争威胁。如此而已……在这种威胁下，实际情况怎样呢？肯定想发动战争？或者是日耳曼政府的新讹诈？”

帕泰尔松淡漠地说：“我不相信会爆发战争。您没考虑到我古老的英国！它一向不愿意让三国同盟在欧洲得势……”他露出微笑：“我古老的英国安安静静。大家忘了它。但它在看，在听，在监视；如果这对它不合适，它会一下子站起来！……它还肌肉发达，您知道！它每天早上洗盆浴，这宝贵的老习惯……”

雅克不耐烦地激动起来：“事实在这里！不论是想发动战争还是想恫吓，明天欧洲就要面对可怕的威胁！我们该怎么办？我的想法同霍斯梅一样。面对这一进攻，我们应该守住阵地。我们应该准备尽早反攻！”

“对，对，这个我同意！”米特尔格大声说。

雅克朝梅奈斯特雷尔转过身去，但碰不到他的目光。雅克用目光征求里沙德莱的看法，里沙德莱点头同意：

“赞成！”

里沙德莱不相信有战争危险。但他不否认，欧洲被这突如其来的威胁搅得人心惶惶；他立即看出，国际工人协会从这种惶乱中会得到什么好处，从而联合反对派力量，促进革命思想

发展。

雅克又说：

“我重复一遍霍斯梅的话：一次欧洲范围的冲突的威胁，给我们提出了新的准确目标。我们的任务是，重新执行两年前关于巴尔干战争起草的纲领，并进一步充实它……先看看有没有办法提前召开维也纳的代表大会……其次，从现在起，在各地同时开展公开的、郑重其事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帝国议会、法国议会、杜马发表讲话！……对各国外交部长同时施加压力！……在报上造舆论！……向人民呼吁！……群众示威！……”

“让罢工的幽灵耸立在各国政府面前！”里沙德莱说。

“……在军事工厂开展破坏行动！”米特尔格尖声说。“炸坏火车头，切开铁轨，象在意大利那样！”

大家象通电般交换目光。行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雅克又转向飞行员。一丝转瞬即逝、闪闪有光和冷漠的微笑，象探照灯光一样掠过梅奈斯特雷尔的脸，雅克看作是同意。他突然受到鼓舞，冲动地说：

“罢工，是的！同时总罢工！我们最好的武器！……霍斯梅担心，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仍然停留在理论方面。必须从新的角度充分讨论这个问题！从理论中走出来！根据这样那样的特定情况，确定每个国家应该采取的态度！不要又来一次巴尔代表大会那样的行动！最后作出实际的具体的决议。是吗，飞行员？霍斯梅甚至想赶在代表大会之前，鼓动领袖们组织预备会议。为了扫清地盘。为了从现在起，向各国政府表明，这回无产阶级坚决群起反对侵略政策！”

米特尔格挖苦说：

“嗬！你的领袖们！你想这些领袖怎样行动？他们谈论罢

工谈了多少年啦？你以为，在维也纳，这几天，他们会决定什么？”

“新情况！”雅克说，“欧洲冲突的威胁！”

“不，别提你的领袖们！别提讲话了！群众行动，不错！群众行动，我的Camm′rad（同志）！”

“当然要群众行动！”雅克大声说。“不过，领袖们首先明确无误地赞成这个行动，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考虑一下，米特尔格：这对群众是多大的鼓舞！……啊！飞行员，我们掌握一份独一无二的国际性报纸就好了！

“Träumerei（做梦）！”米特尔格叫道。“我呢，我说：‘别管你那些领袖，动员群众吧！’你认为，比如说，德国的领袖们会接受罢工？不！他们会同在巴尔说一样的话：‘由于俄国，不可能。’”

“这会很严重，”里沙德莱指出，“很严重……说到底，一切要看德国，要看社会民主党……”

“无论如何，”雅克说，“两年前，他们明确表示，一旦必需，他们会起来反对战争！要不是他们，巴尔干人已将战火燃遍欧洲！”

“别说‘要不是他们’，”米特尔格嘟哝道，“要不是群众！……他们做了些什么事？仅仅跟随群众而已！”

“可是，群众示威，是谁组织的？领袖们！”雅克反驳说。

伯赫姆摇摇头：

“俄国还不到两百万无产者，却有千百万农民，俄国无产阶级还不够强大到反对政府；而沙皇的军国主义对德国却是真正的危险；社会民主党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答应罢工！……米特尔格说得对：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只会在理论上

接受，象在巴尔代表大会上一样！”

“嘿！别说你们的代表大会上。”米特尔格气冲冲地说。“我说：这次，还是群众行动能达到一切目的！领袖们会跟着行动……必须在奥地利、德国、法国，所有国家，发动无产者起义，不等领袖们下命令！必须把每个角落有头脑的人组织起来，到处制造事故，在铁路、兵工厂、武器库！到处！象这样迫使领袖们和工会行动！必须同时使欧洲的一切革命组织重新活动起来！我深信飞行员的想法同我一样！……到处挑起混乱！在奥地利最容易！Nicht wahr（是不），伯赫姆？进一步鼓动一切民族密谋集团，波兰人，捷克人！还有匈牙利人！还有罗马尼亚人！……到处都这样做！……可以重新煽起意大利的罢工！也可以煽起俄国人罢工……如果各地的群众都煽动起来，领袖们会向前走吗？”他转向梅奈斯特雷尔：“是不是，飞行员？”

梅奈斯特雷尔听到问他，抬起了头。他锐利的目光投向米特尔格，然后是雅克，消失在床那边，阿尔弗蕾达就坐在床上，在里沙德莱和帕泰尔松中间。

“啊！飞行员，”雅克高声说，“要是我们这次成功，国际工人协会会增长多大的力量！”

“当然！”梅奈斯特雷尔说。

一丝嘲讽转瞬即逝，掠过他的嘴角，只有阿尔弗蕾达的眼睛才能抓住。

面对霍斯梅的透露，面对令人想到德国支持奥地利的企图的有力推断，他心里马上想：“战争近在眼前！百分之七十的可能……而我们没有准备……没希望夺取政权；在欧洲任何国

家都不行。怎么办？……”他立刻打定主意：“关于要采取的策略，毫无疑问：充分利用民众的和平主义。这是目前我们控制群众的最好方法。用战争对付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必须使尽可能多的士兵带着确定不移的信念出发：战争是资本发动的，违反无产者的意志和利益；他们不由自主地被投入互相残杀的搏斗，以达到罪恶的目的。不管怎样，这样播种，不会颗粒不收……出色的方法，可以把毁灭帝国主义的萌芽埋入它内部！也是良好的机会，可以监视我们的官员，迫使他们彻底参加进去，使他们在政府眼里完全名声扫地……加油干，孩子们！吹起和平主义的号角！……你们就盼望这个。够你们东跑西颠的了……”他心里微笑：他预先想象出各式各样和平主义者和倾向社会党的人热烈拥抱；他好象已经听到正式讲坛上男高音的假嗓子颤声……“至于我们，”他想，“至于我……”他没有往下想，他不愿再想下去。

他小声说：

“这要看情况。”

他碰到阿尔弗蕾达执著的目光，发觉大家默不作声，面对着他，等待他开口。他顺口又高声重复：

“这要看情况。”

他神经质地将腿收回到椅子底下，小声咳嗽：

“我没有更多要说的……我的想法同霍斯梅一样……我的想法同蒂博、米特尔格和你们大家一样……”

他抹了抹汗湿的脑门，冷不防站了起来。

在这摆满座椅、低矮的房间里，他显得格外高大。他随意走了几步，在桌子、床和众人的腿脚之间狭窄的空间转圈。他的目光扫视在场的人；好象不是对他们每一个人单独说话。

来回默默踱了一会儿步之后，他站定了。他的思路似乎从遥远的地方返回。大家以为他要重新坐下，阐述一个行动计划，投入那种按捺不住的，有点晦涩难懂的即兴讲话中，他已使他们习惯听这种讲话。但他只是又一次嘟哝：

“这要看情况……”眼睛看着地下，他微露笑容，然后很快地说：“这一切接近目标。”

他绕到桌子后面，走到窗口，猛一下推开两扇百叶窗，窗户朝黑夜打开。他略微低下头来，改变音调，越过肩膀吐出一句：

“你能给我们喝点清凉饮料吗，小姑娘？”

阿尔弗蕾达顺从地消失在厨房里。

有半晌场面很尴尬。

帕泰尔松和里沙德莱坐在床上小声交谈。

在房间中央，天花板那盏灯下，两个奥地利人站着用德语讨论。伯赫姆从兜里掏出半截雪茄，点燃了；他的下嘴唇突出，殷红，湿润，使平板的脸膛有一种和蔼的神情，又有点庸俗肉感的意味，与一般人大不相同。

梅奈斯特雷尔站着，双手撑住桌子，再看一遍放在灯下，摊开在面前的霍斯梅的信。从灯罩上方散射出来的灯光明晃晃地照亮了他：他的短胡子显得格外黑，皮肤分外白；额角蹙起，眼皮几乎完全遮住眸子。

雅克推一推他的肘子：

“这也许终于来到了，飞行员，比您料想的要早，就是控制局势！”

梅奈斯特雷尔点点头。他不看雅克，也不摆脱冷漠神情，用没有变化的干巴巴的声音说：

“当然。”

他又住了声，继续看信。

雅克的脑海里掠过一个难以忍受的想法：他觉得今晚在飞行员的神情和对他的态度中，有某种东西改变了。

伯赫姆——他明天一早要搭火车走——表示要告辞。

大家说不清有种松快的感觉，也都告辞。

梅奈斯特雷尔陪他们下楼，打开楼门。

十二

阿尔弗蕾达趴在栏杆上，一直等到话语声听不清。于是她回到房里，想料理一下。但她心情沉重……她躲在幽暗的厨房里，手肘支在窗户上，一动也不动，眼睛睁大，望着黑夜。

“你在沉思，小姑娘？”

梅奈斯特雷尔灼热、粗糙的手在抚摸她的肩头。她打了个寒噤；她用孩子般的声音，猝然轻轻地说：

“你真的相信这是战争吗？”

他笑了。她感到自已的希望动摇不定。

“但我们……”

“我们？我们没有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她误会了，因为她今晚只想着如何反对战争：“你真的以为没有办法阻止……”

他打断说：

“不！当然不！”无产阶级眼下能阻止战争势力行动的想法，他觉得是荒谬的。

她在昏暗中捉摸出他的微笑和眼睛的闪光；她又战栗一下。两人默默地相对了半晌。

“可是，”她说，“帕特也许说得对？要是我们毫无办法，那末英国……”

“你们的英国所能作的，不过是拖后时间——再拖后一点！”

飞行员是否看出她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抗拒？他越加粗门大嗓：

“但问题不在这儿！重要的不是阻止战争！”

她振作了一点：

“那末，为什么你不对他们这样说？”

“因为眼下这与别人无关，小姑娘！因为今天确实必须这样做！”

她没出声。今晚她感到受了伤害，从未被他这样伤害过，直到内心深处；她不知为什么，起来反抗他。她记起他们结合之初，有一天，他摇摇肩膀，说得很快：“爱情？对我们来说，毫不重要！”

“什么东西对他才重要呢？”她心想。“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革命！”她破题儿第一遭想：“……革命，他集中的想法……他看轻其余的一切！看轻我！看轻我女人的生活！……对他没有什么重要的！甚至他本身也不重要：他不是一个人，是别的东西！……”她头一次不这样想：“比人更强更好”，而是想：“不是一个人，是别的东西……”

梅奈斯特雷尔用揶揄的声调继续说：

“用战争对付战争，小姑娘！让他们去干吧！示威、暴动、罢工，一切他们想干的事！向前，奏军乐！向前，吹喇叭！如果可能，就让他们摇撼耶利索的城墙*吧！”

他突然离开她，掉转脚跟，在牙缝里说：

“不过城墙不是让他们的喇叭吹倒的，小姑娘：而是我们的炸弹炸坍的！”

他一瘸一拐回到起居室，她看到这短暂的笑容，这笑容向来使她的心冰凉。

她久久地凭窗而立，木然不动，目光投到黑夜中。

沿着不见人影的码头，阿尔夫河轻轻拍岸。两岸的楼房最后几盏灯光逐一熄灭。

她一动不动。她在想什么？——“什么也不想。”她会这样回答。眼眶凝聚了两颗泪水，留在睫毛之间。

十三

司机驱车穿过残老军人院广场，来到大学路。汽车无声地滑行。这个酷热的星期天下午，街区空寂无人，令人昏昏欲睡，车轮在干燥的柏油路面上发出的咝咝声，十字路口胆怯的喇叭声，都带上不审慎、不相宜的意味。

汽车穿过巴克路时，安娜·德·巴坦库将金黄色的哈巴狗拉到身边，狗蜷伏在座椅上睡着了。她欠身用阳伞尖去戳那个

* 据圣经，叙利亚的城市耶利索的城墙是在喇叭声中倒塌的。

黑白混血儿的背，他身穿白色防尘外衣，漠然地坐在司机座上。

“停在这儿，若……我走一段。”

汽车停在人行道边，若打开车门。他的眸子比上光的皮子还要闪闪发亮，在帽舌下象玩具娃娃会转动的眼睛那样，忽左忽右骨碌碌地转动。

安娜犹豫一下。她有把握待会儿在这死寂的街区，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吗？昂图瓦纳在父亲去世后真不该不听她的劝告，不搬到树林边来住！……她把狗抱在怀里，轻巧地跳下地来。想自由一点的愿望占了上风：

“今晚我不需要你了，若……你回家吧……”

连在背阴处，地面也烫热鞋底。空中没有一丝儿风。屋顶之上，凝然不动的水汽蒙住天空。反照使安娜眯起眼睛，她沿着悄无声息的楼房正面和拘留所的大门面前走去。费罗懒洋洋地跟在她后面。没有一个人，连一个扎辫子、细腿干的少女也没有，在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总能看到她们孤独地在监狱内的小路上跳跳蹦蹦。安娜突然想将她们收养三个星期，带到多维尔*，塞给她们奶油圆球蛋糕，让她们呼吸新鲜空气。没有人。门房象看门狗睡在窝里，要到日暮时分才骑坐在门口，享受一下清凉空气。七月十九日这个星期天，巴黎人因为一周的节庆疲劳了**，好象成群结队离开了首都一样。

蒂博家那幢建筑从老远便能看到。屋顶周围还搭着脚手架。老旧的正面东一滩西一滩铅白，要等到刷上石灰浆才能焕

* 濒临英吉利海峡的海水浴疗养地。

** 七月十四日是法国国庆节。

然一新。栅栏贴满五颜六色的招贴，挡住了底层，到这儿缩小了人行道。

安娜提起并拉紧薄绸连衣裙的裙边，后面跟着小狗，在堵住入口的料包、厚木板和一堆堆石灰渣中间穿行。拱门下弥漫着地窖的气味和新炼石膏的湿气，象接触到冰冷的海绵一样，直刺颈背。费罗抬起黑色的小嘴，停下来嗅闻这些奇异的气味。安娜露出笑容，一只手抱起这温热的柔滑的小球一样的狗，拥在胸前。

一走进前厅的玻璃门，只见内部整修好象已经完成。红地毯在安娜上次来的时候还没铺上，如今直达电梯。

她在三楼的楼梯平台上站定，虽然她知道昂图瓦纳不在，揿铃之前，还是按习惯扑了一下粉。

门好象很勉强地打开了：莱翁只穿了一件条纹背心，游移着穿得这么少就露面。他无须的长脸盖了一层绒毛，神情冷漠，既蠢又精——弯弯的眉毛，软绵绵的厚下嘴唇，耷拉的眼皮，下垂的鼻子——转成自卫的反应。他朝安娜，对她插花的帽子、淡紫色的装束，投以迅疾的斜睨，象撒网一样全看在眼里，然后缩到一边，让她进门。

“大夫不在……”

“我知道。”她说，将小狗放在地板上。

“他大概还在楼下，同那些先生在一起……”

安娜咬紧嘴唇。星期二她到贝尔克去时，昂图瓦纳送她到车站，对她说，星期天整个下午他不在，要离开巴黎出诊。在他们来往的半年里，她不时这样发现故弄玄虚，这种故弄玄虚在昂图瓦纳周围制造了一个不可逾越的保护区。

“你不用麻烦了，”她说，一面递过她的阳伞。“我来是

想写个字条，你待会儿交给大夫。”

她从仆人面前走过，冲向那一抹本色的柔软的割绒地毯，如今蒂博先生那套房间都铺上这种割绒毯。哈巴狗果断地在昂图瓦纳的诊室前停住了。安娜走了进去，又让狗进来，然后关上房门。

窗帘已拉上；窗户紧闭。能闻到新地毯味，新上漆的味，夹杂着绘画陈年的持久的气味。她急匆匆走近书桌，双手撑在椅背上，站在那里，目光严厉，鼻孔在闻着，她骤然变得很难看，用贪婪狐疑的目光环视房间，随时搜集一切迹象，使她能稍微了解一点昂图瓦纳远离她所过的生活，对此她知道得太少了。

但是，没有什么比这奢华而光秃的大房间更显得冷清无人了。昂图瓦纳从来不在这儿工作：他只在看病时候才使用。墙壁一半被书柜挡住，在蒙上中国绸缎的玻璃后面，可以看出书架是空的。屋子当间盘踞着一个有气派的书桌，无人问津的桌面上有一块不装锡边的玻璃，还放了一排摩洛哥皮的装饰品——文件夹，带吸墨纸的垫板，吸墨水文具，上有花体缩写签名。没有一个卷宗，没有一封信，只有一本电话簿。一个硬胶听诊器，象小玩意竖放在水晶空墨水瓶旁边，只有这一样东西才令人想起主人的职业；况且这件摆设品好象不是昂图瓦纳放在那里用来看病的，而是不知哪个摆设的人为了别致好看才放上去。

费罗一进门便四脚伸开趴在地板上，金黄色长毛与地毯混同起来。安娜用不经意的目光抚爱它，然后她并腿坐在转椅扶手上，每周三天，昂图瓦纳要在这把椅子里发号施令。她想象自己是他的角色：她感到少许的享受，这是对他在自己生活中

给她安排的有限位置的报复。

她从文件夹中抽出印有笺头的本子，昂图瓦纳在这上面处方。她在提包里掏出钢笔：

“我亲爱的托尼，五天不见你了，我已尽力而为。今天早晨，我跳上第一班火车。现在四点。我去我们的家，等待你结束一天工作。你来找我吧，我的托尼，快来。

安。

“我带了晚上吃的，我们可以不用出去，又及。”

她拿起一个信封，揿了揿铃。

莱翁进来了，他又穿上仆人服装。他抚摸一下小狗，走近安娜。

她坐在椅子扶手上，晃悠着一条腿，舐了舐信封边上的胶。她的嘴很大，舌头很厚，但十分灵巧。她的衣服洒满香水，香味在房间里飘荡。她抓住仆人眼里的一缕闪光，默默地微笑。

“喏”，她将信扔在桌上，腕上的链形手镯玎珰有声，“他一上楼，请你把这交给他。”

昂图瓦纳不在时，她偶尔用第二人称称呼他：非常自然，莱昂不感到吃惊。暗暗的无声的一致把他们连在一起。她来找昂图瓦纳吃晚饭，要等他时，她便很愿意同莱翁闲聊；她在他身边呼吸，好象吸到家乡的空气。但他不滥用这种亲密；一旦他们两人在一起，他就避免用第三人称提到主人；她给他小费时，他只眨眨眼睛表示感谢，心里不搀杂任何阶级仇恨。

她伸直腿，手伸到裙子里面拉紧丝袜，然后跳下椅子：

“我走了，莱翁。你把我的阳伞放在哪儿啦？”

要找到出租汽车，最稳妥的办法是往上穿过教皇路，来到大街。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一个年轻人交臂而过。他们漠然地对视一下，毫不疑心在很久以前见过面。他们怎么会认出来？雅克四年来彻底变样了：这个矮壮的人，满面愁容，脸孔和举止都不象那个青年，那时，他旅行到都兰，参加安娜和西蒙·德·巴坦库的婚礼。他虽然在这奇特的仪式上好奇地观察过新娘，又怎会在这个巴黎女人浓脂艳抹的脸上认出——况且阳伞又半遮半掩——他的朋友西蒙所娶的令人不安的寡妇的容貌呢？

“瓦格拉姆林荫路。”安娜对司机这样说的。

瓦格拉姆林荫路就是“我们的家”：底层带家具的单身汉公寓房间，昂图瓦纳在他们来往一开始租下的，位于林荫路和一条死胡同的交叉口上，入口很特别，能躲过女门房的监看。

昂图瓦纳从来不肯让安娜在树林附近，斯蓬提尼路的小旅馆里接待他。几个月来，她单身住在那里，十分自由。（按照昂图瓦纳的建议，必须给于盖特上石膏，带她去海边，安娜在贝尔克租了一座房子，她决定同丈夫住在那儿，直到小东西治好病。这决定花了多大代价呀，时间长了安娜就熬不住。事实上，西蒙一向不喜欢巴黎，只有他始终呆在那儿，在他的续妻女儿和英国女家庭教师身边。他拍了许多照片，画了一点画，也搞点音乐；在漫长的夜晚，他想起神学课程，阅读一些关于新教的书籍。安娜总找到借口上巴黎；她在贝尔克每个月只逗留五六天。母爱从没有在她身上充分发展。以前，这个十三岁

的大姑娘天天在眼前，就象障碍一样使她发火。如今，玛丽小姐在沙滩的太阳下推着这辆残废人的小车，她见了有一种矮人三分的感觉，掺杂在这种暗暗的敌意中。安娜有时想收养患萎黄病的小姑娘，可她认为不照顾自己的孩子十分自然。在巴黎，她至少可以忘掉于盖特——还有西蒙。）

安娜想到“晚上吃的”时，汽车已经往瓦格拉姆林荫路开去。店铺关了门。她知道泰尔纳路有一爿食品店星期天开门。她叫司机开到那里，然后付了车钱。

卖东西很有趣！她抱着哈巴狗，在诱人的货架前逡巡。她先挑选昂图瓦纳喜欢的东西：一个黑麦面包，咸黄油，董鹅胸肉，一篮草莓。对费罗与对昂图瓦纳一视同仁，她添了一罐加奶油的干酪。

“再来一块这个，”她说，一面贪馋地用戴手套的食指戳向一钵普通的猪肝糜。“这个”是她吃的；她酷爱猪肝糜；自然，除了旅行她吃不到，但偶尔要在车站餐厅或乡村旅店尝尝。几个苏的猪肝糜，殷红，很肥，溢出一圈猪油，加上丁香和肉豆蔻作调料，摊在一片新鲜面包上，这是她过去当店员的生活，使她垂涎欲滴……那会儿她是歌剧院林荫道上的女店员，一个人坐在杜伊勒里宫前面的长凳上，在鸽子和麻雀中间啃着冰冷的午餐。没有饮料；为了压一压香料的烧炙，在人行道旁买一把甜樱桃。临了，快到回店的时候，她孤零零站着，倚在圣罗什路咖啡酒吧的锌板上，喝下一小杯带甜味的烧喉咙的黑啤酒，这酒有一股白铁皮和蜡味。

她茫然地瞧着伙计捆扎、算账。

单身一人……即使在那时，一种有把握的本能告诉她，机会总会来临，条件是要冷漠，嘴严，少交往，不要有癖好，时

刻能马上摇身一变。啊！那个在杜伊勒里宫前面踯躅，背着篓子，敲着响板，贩卖"欢乐"与"宝贝"的算命女人，怎会预言她要变成左皮约太太，大老板的妻子呢！……可是这毕竟发生了。纵然今天事隔多年，看起来近乎简单……

"喏，太太。"伙计递过扎好的一包食品。

安娜感到伙计的目光落在她的胸脯上。她越来越喜欢男人追求她。这一个还只是男孩，脸颊上长了一层绒毛，嘴唇皲裂，大嘴厚实、难看。安娜将手指插到细绳下面，抬起头，脖子略微后仰，作为道谢，灰眼珠朝孩子投去一个勾引的眼风。

这包食品不重。她有时间：现在只有五点。她把小狗放到地上，徒步向瓦格拉姆林荫路走去。

"啊，费罗，鼓起点勇气……"

她迈着大步，胸脯柔软，骄傲地仰起头。每当她回忆起自己的生涯，便禁不住洋洋自得她意识到自己的意志不断地对自己的命运起作用，她的成功是她自己挣来的。

隔开一段时间，她很惊异，仿佛这是关系到另一个人。她赞叹自己这种坚韧不拔，从童年起，她就不断努力，要摆脱底层；她有一种本能，如同在往下沉的游泳者，拼命要浮到水面上来。正是为了青云直上，她才在圣洁的青年时期的漫长岁月中，小心翼翼地洁身自好，待在哥哥和当鳏夫的父亲身边。星期天，当水管工人的父亲在巴黎旧城墙遗址那儿玩滚球游戏，安娜和她哥哥同朋友们一起在万赛纳树林里漫步。一天晚上，散步回来，一个年轻的电工，哥哥的同伴，想抱吻她。她已经十七岁，而且他讨她喜欢。但她扇了他一记耳光，独自跑回家里；从此她再不肯同哥哥一起出门。星期日她呆在家里缝纫。她对布料服装有兴趣。邻近的一个服饰店老板娘认识她母亲，

收下她当店员；但这爿店很可怜，只有穷顾客光顾……幸亏她有机会找到“二十世纪百货商店”刚在万赛纳的教堂广场开设的分店里当售货员的差使。摆弄成匹的丝绒和塔夫绸，人来人往擦肩而过，生活在店员和柜台领班的垂涎中，却报之以友好的一笑，晚上乖乖地回家，准备一家人的饭餐：这就是她两年里的生活；总之，她对此保留着美好的回忆。自从父亲死后，她离开郊区，在巴黎的中心地区歌剧院林荫路的总店找到一个称心的位置，年老的古皮约还亲自过问一下这爿总店。从这时起，她不得不谨慎行事，直到结婚……“谨慎行事！”这可能是她的箴言……现在依然如此……难道不是她一遇上昂图瓦纳，便看中了他，制伏他的抵抗，耐心地战而胜之吗？他没有怀疑到，因为她十分狡黠，很照顾男性的自负，留给他主动的幻觉。不过她太会玩弄手腕，不喜欢炫耀自己的能耐去获得满足虚荣的享受，而喜欢暗底里施展自己的能力，运用表面虚弱的种种武器，取得真正最大的满足……

她一直沉思到走进单身公寓房间。她走得热了。紧闭的房间的安静、凉爽使她觉得很舒适。站在房间中央，她急匆匆脱光衣服，跑进盥洗间沐浴。

光身站在这些镜子和磨沙玻璃中间，她觉得很快意，反光使她的肌肤更加熠熠生辉。她侧身对着哗哗喷水的水龙头，手掌不经心地在褐色的仍然瘦削的臀部和正变得沉甸甸的胸脯上来回移动。不等浴盆放满，她已跨了进去。水不冷不热。她带着快意的哆嗦滑了下去。

一条带蓝条的白色浴巾挂在她面前的墙上，使她露出了笑容：有天晚上，昂图瓦纳笨拙地将它裹在身上做晚饭。她忽然想起，正是那天晚上，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幕：她问昂图瓦纳单

身汉的生活，他同拉雪尔的关系，他半高兴半恼怒地回答：“我通通告诉你了，我的过去一点儿没向你隐瞒！”

说实在的，她对他很少谈到自己。他们来往之初，有天晚上，昂图瓦纳俯在她眼睛上，对她说：“……你的目光是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的女人的目光！”没有什么话使她更高兴。她永远忘不了这句话。为了保持这种魅力，她设法对自己的过去保住秘密。也许这是弄巧成拙？谁知道昂图瓦纳是否有兴趣要发现这个具有无法抗拒诱惑力的女人，是个女店员呢？她认为要考虑一下。很容易对症下药：她过去的生活经历丰富，用不着杜撰或说谎，便可以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只要回想一下她年轻时，有段日子曾经是多愁善感的女店员……

昂图瓦纳……她一想起他便怀着热望。她爱他的本来面目，爱他的自信和力量——虽然他意识到这种力量……她爱他狂热的，有点儿粗暴，有点过分缺乏柔情的爱恋……也许过一小时，他就来了……

她伸直腿，仰翻头，闭上眼。她的倦怠象灰尘一样消溶在水中。一种肉体的舒适感使她麻木了。她头上的高楼空寂无人，静悄悄的。没有别的声响，只有躺在凉快的瓷砖地上的小狗的呼噜声，邻院带轮子的溜冰鞋滚在柏油地面上远远传来的磨擦声，还有水滴不时从水龙头落下发出的清脆响声。

十四

雅克在大学路拐角站住，遥望他的故居。屋顶搭上了脚手

架，这幢楼变得认不出了。他想："昂图瓦纳确实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工程……"

父亲死后，他在巴黎小住过两次，但没到过老家这一区，甚至没有同哥哥打招呼，他要在巴黎逗留。他哥哥在冬天好几次给他诚恳地写信。雅克只一一回以热情却简短的明信片。他甚至没有破例对继承事务回封长信；他用五行字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他应得的那份遗产，只稍稍作了说明，请求哥哥不要再同他谈及"这类问题"。

他在星期二回到法国。（伯赫姆来开会的翌日，梅奈斯特雷尔对他说："你到巴黎跑一趟。可能这几天我需要你在那儿。眼下我说不准什么事。你利用这几天观察形势，就地看看事态发展；法国左派，特别是若莱斯他们，这些《人道报》的先生们有什么反应……如果星期日至星期一你收不到我的信息，你就再回来。除非你认为呆在那儿有用。"）这几天，他找不到时间——或者没有勇气——来看昂图瓦纳。他觉得局势越来越严重，便决定不见哥哥不动身。

他抬起眼睛去看三楼，新窗帘一字儿排开，他想找到他的窗户，他孩子时卧房的窗户……他还有时间走走看看。他迟疑一下。末了，他穿过街道，走进拱门。

他什么也认不出了；楼梯的假大理石墙壁、锻铁扶梯、大玻璃窗，代替了灰暗的百合花糊壁纸、回旋的栏杆和从前的古老玻璃窗。唯有电梯没有换。总是那短暂的松扣声，然后是链条的磨擦声和开动前机油的咕噜声，雅克每次回来，听到总要心揪一下，骤然想起童年时受辱的残酷时刻：他逃跑后又回到父亲家里……昂图瓦纳正是把他推到这狭窄的小间，逃跑的孩子真正感到被逮住，无能为力……他的父亲，教养院……而现

在是日内瓦，国际工人协会……也许爆发战争……

“你好，莱翁。大变样啦！我哥哥在吗？”

莱翁没有回答，惊讶地打量这个归来的游子。他终于眨巴着眼睛说：

“大夫吗？不在……换句话说，在……对雅克先生肯定在！……他在楼下办公室里……雅克先生得再下一层楼……房门开着，先生只管进去。”

在二楼的楼梯平台，雅克在一块铜牌上看到：“昂图瓦纳·奥斯卡—蒂博实验室”。

“整幢楼都租下了？……”他思忖。“他连奥斯卡的名字也并入自己的姓氏中！……”

门从外边用一根镀镍斜撑撑开。雅克来到前厅，同样的三扇门对着前厅。在其中一扇后面，他听到传出声音。昂图瓦纳星期日整个下午都在接待看病的人？雅克疑惑不解，往前走了几步。

“……生物统计学证明……在学生中调查……”

不是昂图瓦纳在说话。突然他听出了哥哥的声音：

“第一点：积累试验结果……加以分类……过几个月，无论哪个神经学家，无论哪个儿童病理学专家，无论哪个教育家，都应能在我们这儿的统计中找到……”

是的，正是昂图瓦纳，正是他直截了当的遣词用句，好象自我欣赏，尾音带点揶揄……“再往后，完全象他父亲的嗓音了。”雅克心里想。

他半晌一动不动，耳不在听，眼睛朝下瞧着地板上新铺的亚麻油毡。动身的欲望重新掠过心头。但莱翁见过他……既然

他走到这儿……他挺起胸来，象个大人毫不犹豫地打乱孩子们的游戏那样，走到门口，清脆地敲了一下门。

昂图瓦纳住了口，站起身来。他脸呈愠色，打开门缝：

“什么……？怎么？是你！”他叫道，骤然喜笑颜开。

雅克也在微笑，骨肉之情的浪潮突然袭上心头，每回他重新见到有血有肉的昂图瓦纳，那有毅力的脸，那方正的额头，那嘴巴，便情不自禁地冲动起来……

“进来吧，”昂图瓦纳说。他的目光不离开弟弟。雅克回来了！雅克站在那里，深褐色的头发，目光灵活，微露笑容，这笑容再现了他小时候的脸……

三个男的白大褂解开钮扣，脸上淌汗，没戴假领，坐在一张大桌前，上面放着玻璃杯，柠檬，一桶冰，旁边是纸和打开的图表。

“这是我兄弟，”昂图瓦纳高兴得笑着说。他给雅克指着站起来的三个人，介绍说：“伊萨克·斯蒂德莱尔……勒内·茹斯兰……马尼埃尔·罗瓦……”

“我打扰你们啦？”雅克喃喃地说。

“是的！”昂图瓦纳说。他快活地瞅着他的合作者：“可不是？无法隐瞒他打扰了我们，这鲁莽的家伙……也罢！不可抗拒的力量嘛……你坐下吧。”

雅克不吱声，察看这宽敞的房间，屋里摆满了架子，上面排列着编好号的崭新的纸匣。

“你纳闷在什么地方吧？”昂图瓦纳被弟弟的惊讶逗乐了。“很简单，你在卷宗室……你想喝点清凉饮料？威士忌？不要？……罗瓦会给你调一杯柠檬水，”他对最年轻的那位吩咐说。那年轻人神采焕发，有一张巴黎大学生的聪慧的脸和好

学生具有的明亮的目光。

罗瓦在捣碎的冰上挤压柠檬时，昂图瓦纳转向斯蒂德莱尔：

“我们下星期天再商量，老伙计……”

斯蒂德莱尔明显地比别人年长，甚至好象比昂图瓦纳的年龄大。伊萨克的名字完全符合他的侧面、埃米尔式的胡子、东方占星家狂热的眼睛。雅克有印象见过他，是在他们两兄弟合住一起的时候。

“待会儿茹斯兰理好这些纸……”昂图瓦纳继续说。“无论如何，八月一日以前，在我医院放假之前，我们是不能开始不歇气干下去的……”

雅克听着。八月……放假……不用说，他脸上流露出一点惊诧，因为昂图瓦纳在看他，以为该解释一下：

“是的，我们四个人都同意今年不休假……根据情况……”

“我明白。”雅克严肃地赞成。

“想一想，房屋的修缮结束还不到三星期：我们的新部门还一点没运转起来。由于医院的事和给病人看病，我抽不出时间动手干这一切。但我们就要有两个月的太平，直到重新上班……”

雅克惊愕地瞧着他。这样说话的人显然什么也没觉察到，在世界的脉搏跳动中，有动摇他工作的平静和对未来的信心的东西。

“这使你惊讶？”昂图瓦纳又说。“这是因为你丝毫不了解我们的事儿。我们雄心勃勃！是吧，斯蒂德莱尔？……我以后会告诉你……你同我一起吃晚饭，当然罗？……放心喝柠檬水吧。然后我带你转一圈我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全部装修一

新……我们再上楼聊聊。”

“他仍然是老样子，”雅克心想。“他总是得组织，领导活动……”他顺从地喝光柠檬水，站起身来。昂图瓦纳已经站在那里。

“先下楼到实验室。”他说。

直到蒂博先生去世，昂图瓦纳过着有前途的年轻医生的正常生活。他逐一通过考试，进入核心办公室，等待医疗处颁发的名誉职称，一面继续业余给病人看病。

突然之间，父亲的遗产使他拥有意想不到的力量：金钱。他不是忽视这种好机会的那类人。

他没有任何负担、任何花钱的恶习。唯一的激情：工作。唯一的雄心：成为一个杰出的医生。医院，病人，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种训练机会。重要的是他关于儿童病理学的个人研究。因此，从他感到有钱那一天起，他本来已经旺盛的活力突然成十倍增长。他只有一个想法：用他的财产加速他职业的升迁。

他的计划很快确定下来。首先完善组织，保证物质方面的便利：实验室、藏书、选择几个助手。有了钱，一切都变得可能、容易了。甚至能买到智慧和几个手头拮据的年轻医生的忠诚，他保证他们生活宽裕，运用他们的才能，推进自己的研究，并从事新的研究……他马上想到埃凯医生的朋友，他的老同学斯蒂德莱尔，绰号“哈里发”，他早就了解这个人头脑缜密，思想正直，工作孜孜不倦。他还看中两个年轻人：马尼埃尔·罗瓦，见习医生，在他科里工作了好几年；勒内·茹斯兰，化学家，因对血清有重大研究，已经引人注目。

在一个大胆敢干的建筑师指挥下，几个月内父亲的房子变了样。旧底层通过一条暗梯，同二楼连接起来，改装成实验室，拥有一切现代装置。什么都没有忽略。一出现施工困难，昂图瓦纳便自然而然伸手到口袋，兜里装着他的支票簿："给我预算一下。"他不在乎花费。他不看重金钱，但看重计划的成功。他的公证人和经纪人，看到他兴致勃勃地动用这笔经过两代大资产者苦心经营而获得的财产，都不免惶恐。但他不在意，托人出让大批证券，讥笑这些生意人的胆小警告。但他也有自己的财政计划。他的财产挖掉一大笔以后，他想将余下的转成外国资金，根据外交官、他的朋友吕梅尔的建议，特别存放到俄国矿业部门。他想用这笔大为减少的资金，获得收入，根据他的盘算，不会明显低于蒂博先生的收入；蒂博先生执著于"可靠"而利润很小的证券，从原封不动的财产中获取收益。

仔细参观底层花了近半个小时。昂图瓦纳对参观的人毫不开恩，甚至拖着他到旧地窖，那儿如今改成一个宽敞的地下室，用石灰刷白：这几天茹斯兰养了一群有气味的动物：大小老鼠、豚鼠与一大缸青蛙为邻。昂图瓦纳兴高采烈。他发出年轻的朗朗笑声，他已经那么久压抑在心里，是拉雪尔一劳永逸地释放出来的。"象一个有钱人的孩子，在显露他的玩具。"雅克这样想。

二楼有一个小手术室，三个合作者的办公室，卷宗室和藏书室。

"有了这些，可以开始工作了，"昂图瓦纳用严肃、满意的口吻解释，这时他们走上三楼。"三十三岁……如果我想在身后留下一些永存的东西，正来得及认真地干一番！……你知道，"他停下脚步，面对雅克，带着他喜欢表现的有点造作的突

兀（尤其对他弟弟），又说："人们总能做出比期望更多的事来！想做什么事时——当然是可以实现的……——我只想做可以实现的事……——真的想干点事时！……"他没有说完这个句子，得意地微笑，又向前走去。

"你通过哪一级考试了？"雅克没话找话，问道。

"我去年冬天通过了医院联合考试。剩下是学衔了——因为必须有这个才能最后当上教授！……不过，你知道，要象菲力普那样，当一个优秀的儿科大夫，那是很好的，但对我还不够：这不能让我施展身手……我们时代的医学将在精神方面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你明白吗？我不甘心迈出这一步没有我的份儿！在准备考试时，我非常注意说话迟缓不是偶然的……依我看，儿童心理学只处于初级阶段。这是好时机……因此，明年我想搜集齐儿童呼吸系统与思维活动关系的材料……"他转过身来。他的脸上突然掠过伟人那种面容，博学使之同普通人的无知区分开来的面容。将钥匙插入锁孔之前，他用深沉的目光盯住弟弟："这方面有多少事要做啊……"他慢悠悠地说，"有多少事要澄清啊……"

雅克一言不发。昂图瓦纳这种总是能理解生活的神态，很少使他这样恼火。这三十来岁的年纪好象配备齐帆缆索具，能保证到大海航行似的；对此他却忧虑地感到自己沉不住气——更进一步，感到笼罩世界的风暴威胁。

在这种情绪敌对的状态中，参观房间特别令他难以忍受。昂图瓦纳在这豪华的布置中漫步，腿肚绷紧，象鸡埘里的公鸡。他叫人拆掉大部分隔板，完全改变布局。改装虽然不够朴素，却很成功。漆器高屏风将候诊室分隔成几个小间，病人彼此隔开；昂图瓦纳对这建筑的革新很为自豪，革新结果总体看

来象个装饰展览会。但昂图瓦纳声称，他个人并不重视外表的奢华。“不过，”他解释说，“这能将病人分类，你明白吗？这能简化看病，取得工作时间。”

盥洗室巧夺天工，舒适异常。昂图瓦纳得意地脱下白大褂，摆弄大柜光滑的门扇：

“一切随手可及：这能节省时间。”他重复一句。

他穿着一件家常上装。雅克注意到他哥哥的服装比以前考究多了。毫不引人注目，但黑色上装是绸缎的；柔软的衬衫是细麻布质地。这种细心雅致与他很相称。他看来更年轻、更灵活，又毫不失去壮健。

雅克心想：“他生活在奢华中好象很舒适。父亲的虚荣心……资产阶级贵族化的虚荣心！……一丘之貉！……说实话，可以说他们不仅将财产，而且将舒适的生活习惯，享受高质量物质的趣味看作超人一等！对他们来说，这变成个人优点，能为他们创造社会权利的优点！他们觉得自己享受到的‘尊敬’完全合情合理！他们的权威和别人的受奴役合情合理！是的，他们感到‘占有’十分自然！他们感到占有的一切无可非议，受到法律保护，防止一无所有的人觊觎是十分自然的！慷慨，噢！不消说！只要这种慷慨是另一种奢华：属于多余花销的慷慨……”雅克想起他的瑞士朋友们不稳定的生活，他们没有多余的东西，互相分享必需品，互助总要冒缺乏最低限度物质的风险。

但面对大得象小游泳池，反光点点的浴池，他欲望难熬。他住得那么差，三个法郎一天的房间……天气溽热，洗一个澡多么惬意。

“这儿是我的诊室。”昂图瓦纳打开一扇门说。

雅克走了进去，来到窗前。

“以前这是客厅，是吗？”

果然是旧客厅，三十五年来，蒂博先生在庄严的半明半暗的气氛里，在有华盖的帷幕和厚厚的门帘之间，奠定了家庭的根基，——建筑师匠心独运，把它改变为明亮而毫无装饰，严肃而并不沉闷的现代诊室，三扇窗拆除了哦特式的玻璃，如今亮光浴满房间。

昂图瓦纳没有回答。他看到书桌上安娜的信，十分吃惊，因为他以为安娜在贝尔克。他匆匆拆信。浏览一遍之后，双眉紧蹙。他仿佛看到安娜呆在他们那个单身公寓房间熟悉的氛围里，身穿半敞开的白绸梳装衣……他不禁看了一眼挂钟，将信塞进兜里。真不凑巧……算了！好不容易有一次能同弟弟呆一晚上……

“什么？”他没听见弟弟的话。“我从不在这里工作……这儿是看病的……我始终呆在我以前的房间里……来吧。”

莱翁从走廊尽头迎着他们走来：

“先生看到信了吧？”

“看到了……给我们端点喝的来，好吗？在我的书房。”

在这套房间里，这是唯一反映一点生活趣味的地方。说实话，这里很少有工作气氛，更多的是凌乱的活动频繁的热烈气息；但这种凌乱使雅克有好感。桌子上乱堆着纸、卡片、笔记本、剪下来的文章，只空出一块地方写字；书架摆满常用的书，插上书签的杂志，杂乱无章的照片，小药瓶和药物样品。

“好，我们现在坐下，”昂图瓦纳说，一面将雅克推向一张舒适的皮圈椅。他躺在沙发的靠垫中间。（他一向喜欢躺着聊天。他说：“要么站着，要么躺着，坐的姿势对官员们合

适。”）他看到雅克在环视房间，在装饰壁炉的佛像上停留一下。

“很美，是吧？这是十一世纪的作品，朗西的收藏品。”

他用挚爱的目光凝视弟弟，这目光突然变成探问：

“现在谈谈你吧。抽根烟？什么事使你回到法国？我敢打赌是采访卡约案件*？”

雅克不吭声。他死死盯住佛像，佛像的脸藏在弯成大贝壳似的金色荷叶中，散发出孤寂宁静的光彩。随后，他朝哥哥投以呆定的目光，带上一种恐惧色彩。他的脸容非常严峻，昂图瓦纳感到不安：他马上想到，他弟弟的生活经历了新的波折。

莱翁捧着托盘进来，放在沙发旁边。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昂图瓦纳说，“你怎么呆在巴黎？要呆很久吗？……你想喝什么？我呢，我始终一贯喝我的冷茶……”

雅克作了一个恼怒的手势拒绝了。

“昂图瓦纳，”停了半晌，他小声说，“可能你们在这儿丝毫没怀疑到在酝酿中的事吧？”

昂图瓦纳斟满一杯茶，双手捧着，侧向沙发边，递到嘴边之前，先贪婪地闻一闻茶叶香，混杂柠檬和朗姆酒的清香。雅克只看到他脸的上部和荡漾着闲散倦怠的眼神。（昂图瓦纳在想安娜，她在那边等他；无论如何，必须打电话通知她，不能拖得太晚……）

---

* 卡约（1863—1944），法国政治家。1913年受命与德国银行家会谈。民族主义报纸指责他有叛国行为。1914年3月他妻子枪击这场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费加罗报》经理卡尔梅特，后因战争爆发她得到释放。

雅克正要站起身，不作解释便告辞。

“正在酝酿什么事？”昂图瓦纳喃喃地说，不改变姿势。他好象勉强地把目光转向弟弟。

他们默默地对视片刻。

“战争。”雅克沙哑地说。

电话铃声响起来，很远，在前厅。

“是吗？”昂图瓦纳说，烟熏得他眯起眼睛。“总是那些可恶的巴尔干人？”

每天早上他浏览一下报纸新闻，大略知道目下存在不可理解的“外交紧张”，这类紧张定期要占据中欧的政府机构。

他微笑了：

“应该在巴尔干民族周围建立一条防疫线，让他们互相扼杀，同归于尽！”

莱翁打开门缝：

“有人请先生听电话。”他用神秘的声音说。

“有人是指安娜，”昂图瓦纳思忖。虽然房间里有电话，近在手边，他还是站起来，上诊室去。

好一会儿，雅克呆呆地盯住哥哥走出去那扇门。突然，仿佛他作出无可挽回的判决：“我和他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这道鸿沟“不可逾越”时，往往感到极大的满足。）

昂图瓦纳在诊室匆匆摘下电话。

“喂……是你？”一个次女低音说，柔和热烈，扩音器加强了颤音。

尽管隔开那么远，昂图瓦纳仍然露出笑容：

“你赶巧了，亲爱的……我马上要打电话给你……我很抱歉……雅克刚到……雅克，我弟弟……他从日内瓦来的……不错，不速而至……今晚，刚刚……那末，当然……你在哪儿打电话？”

柔媚的声音又响起来：

“从我们的家，托尼……我在等你……”

“得原谅我，亲爱的……你明白，是吗？……我得留下来陪他……”

没有回答，他又叫：“安娜……”

依旧沉默。

“安娜！”他重复叫。

他站在很排场的大书桌前，俯身对着话筒，若有所失的、不安的目光落在浅栗色地毯、书柜下部和家具脚上。

“是的，”终于传来喃喃的语声。又是沉默。“他要……他要待得很晚吗？……”

声音很难过，昂图瓦纳受到感染。

“我想不会，”他说。“怎么啦？”

“托尼，你想我连你一面都见不到，会有勇气今晚回去吗？……我等你等得好苦！……一切都准备好了……连晚饭都齐了……”

他笑出声。她也勉强笑了：

“你知道晚饭有什么吗？独脚桌摆在窗前……绿色大色拉盆装满小草莓……替你准备的……”停顿一下，她又用喉音很快地说：“听着，我的托尼，当真？你不能马上来，只来一小时？……”

“不行，亲爱的，不行……十一点或午夜之前不行……要

理智点……”

“只来一会儿？……”

“你难道不明白？……”

“是的，我明白，”她打断说，讲得很快，声音忧郁。“没事可干……多遗憾！……”又停顿一下，小声咳嗽。“那么听着，好吧……我等你，”她忍耐地叹了口气，昂图瓦纳感觉出她同意的极大努力。

“晚上见，亲爱的……”

“好的……听着！”

“什么事？”

“不，没有什么！”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托尼！”

昂图瓦纳静听了一会儿。那边，安娜也在听话筒，委决不下挂上。他扫视一下四周，嘴唇贴近话筒，发出接吻的响声，然后微笑着挂上电话。

十五

雅克一直没离开圈椅，待昂图瓦纳回来，他惊奇地看到哥哥的脸上有一种奇异的表情，这是激动的痕迹，他隐约捉摸出这种激动是发自内心的爱情流露。昂图瓦纳准定生活有了变化。

“请你原谅……有这电话，总不能清静……”

他走到放杯子的矮桌，喝了几口茶，又回去躺在沙发上：

“刚才我们谈什么来着？啊，对了，你对我说：战争……”

他向来没有时间关心政治；也不想关心。从事科学使他习惯于这样想：在社会方面同在有机生物方面一样，一切都是问题，而且是困难的问题；在一切领域，研究真理要求勤奋、好学、有才能。他认为政治是与他自己的活动领域格格不入的。除了这经过思考的保留，还要加上天生的反感。整部国家史充满太多的丑闻，他深信实施权力自然而然会渗透出某种不道德行为；至少在政治领域，他作为医生，习惯于认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严格正直不是常见的，也许不是那么必不可少的。因此他漠然地不信任地注视政治的发展；不比他看待邮政或桥梁公路工程局的工作情况有更多的热情。如果在吸烟室谈话——比如在他的朋友吕梅尔那里——他象大家一样，有时敢于对在位的部长的所作所为加以评论，那总是准确的、很实际的、有意简单化的观点：如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之所以赞扬或批评司机，仅仅是担心司机是否把好方向盘。

既然雅克好象很重视，他只求对欧洲政治交换一般的看法，交谈下去。他出于真诚的愿望，要雅克开口，便又说：

“你真的认为巴尔干人在酝酿一场新战争？”

雅克盯住他哥哥：

“你们在巴黎对近三周以来发生的事难道连一点概念也没有吗？预兆在日积月累！……这不再是巴尔干人之间的小规模战争：这次是全欧洲走向战争！你们一直毫无觉察地照旧生活吗？”

“啧……啧……”昂图瓦纳怀疑地说。

他突然想起，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正要上医院，为什

么有个警官上门要改动他身份证的动员入伍类别呢？他记得他甚至没有兴趣看一看他的新类别是什么。警官走后，他将身份证扔在抽屉里——他连扔在什么地方也记不清了……

“你好象不明白似的，昂图瓦纳……我们已走到这一步：要是大家象你一样，任凭事态发展，灾难就不可避免……目前，要发动战争，只消一丁点事，只消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边境愚蠢地打一枪……”

昂图瓦纳一言不发。他刚受到轻轻的一击。一阵热气使他的脸火烧火燎似的。这些话好象突然触到他身上一个秘密的点，至今，他怎么敏感也不能确定在什么地方。他象许多人那样，在这个一九一四年夏天，影影绰绰地感到受空气中流动的有传染性的集体的——也许是国际性的？——狂热控制。好一会儿他无法抗拒地感到要出事的忧虑。他随即克服了这种荒谬的不安，极力振作起来，象通常那样，欣然去顶撞弟弟，但语气缓和：

“自然罗，这方面我不如你消息灵通……不过你得承认我的看法，在西欧这样的文明世界，发生普遍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能想象！无论如何，必须完全改变观点，才能承认会发生这种冲突！……这要求时间，几个月，也许几年……这时出现其他问题，会克服今天的问题包含的毒素……”

他微笑着，因自己的议论而心安理得：

“你知道，这些威胁并不新鲜。十二年前，我在卢昂服役时，已经存在……那些爱预料不幸的先知从不放过机会去预言战争或革命……最有意思的是，这些悲观主义者据以预见的迹象总是很准确，有理由令人不安。不过，由于没考虑到一个原因，或者没充分估计它的分量，事实的联结同预见便相反，事

态自动安排妥贴……生活勉勉强强继续下去……和平也是这样！”

雅克脑袋缩在肩膀之中，一绺头发盖住脑门，不耐烦地听着。

“这次，昂图瓦纳，局势极其严重……”

“什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纠纷？”

“这是起因，等待着爆发的冲突也许会挑动起来……几年来，在欧洲超武装的后台，正酝酿着这次冲突。你好象相信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牢固地停泊在和平港之中，其实它已随处漂流，被暗中激烈的对抗撕得四分五裂……”

“难道一直不是这样吗？”

“不！……也许确是如此……可是……”

“我明白，”昂图瓦纳打断话头，“这该死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推动整个欧洲武装到牙齿……”

“不仅普鲁士！”雅克叫道，“每个民族都有军国主义，提出利益受威胁作自我辩解！……”

昂图瓦纳摇摇头：

“利益，是的，当然。利益竞争不管多么激烈，可以想象无限期地延续，不至于导致战争！我相信和平，但我相信斗争是生活的条件。幸亏今日各国人民的斗争形式只是用武器屠杀！这种方式对巴尔干人来说是好的！……各国政府——我指的是强国——即使是军事预算最庞大的国家，都公开同意战争是最坏的可能性。我只是重复那些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自然如此！面对人民，他们口头上宣扬和平！但他们大多数则相信，战争是周期性不可避免的政治需要，在必要时可从中获得最大好处——最大利益。因为到处都一样，利益是万

恶之源！”

昂图瓦纳在思索。他正要提出新的反驳。他弟弟已继续讲下去：

“你看，目前在欧洲，为首的有半打阴险的伟大‘爱国者’，在参谋部的不祥影响下，争相把他们的国家拖向战争。这是一定要了解的！……这些厚颜无耻的人很明白他们要走向哪里：他们渴望战争，暗地里磨刀霍霍，因为他们确信，当前局势对他们极为有利。对奥地利的贝尔希托德，情况明显就是这样。对伊斯沃斯基和彼得堡的萨左诺夫*也是如此……其他人我没说他们渴望战争；他们差不多都害怕战争。但他们听任战争来临，因为他们认为战争必不可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这样的想法在政治家的头脑里扎根，那是最危险的！他们不行动起来阻止战争，却只想着一件事：尽可能快地碰碰运气，增加他们获胜的机会。他们能用来保卫和平的一切活动，却象前面一些人那样，用来准备战争。凯塞尔和他的大臣们的情况无疑也是这样……英国政府的情况也许是同样的……在法国，普安卡雷**的情况肯定是这样！”

昂图瓦纳蓦地耸耸肩：

“你说贝尔希托德、萨左诺夫……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而普安卡雷呢？……你疯了！……在法国，除了几个象德卢莱德***那样疯疯癫癫的人以外，谁还梦想武功或

* 伊斯沃斯基（1856—1919），俄国驻法大使（1910—1917）；萨左诺夫（1861—1927），俄国外交大臣（1910—1916）。

** 普安卡雷（1860—1934），1912年任法国议长，1913至1920年为共和国主席。

*** 德卢莱德(1846—1914)，法国诗人，政治家，激烈的民族主义者。

复仇呢？法国所有的纤维，所有的社会阶层基本上都是爱好和平的！一旦我们不由自主地拖进一场欧洲冲突，无论如何有一样东西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没有人能指控法国促进了冲突，要负一点点责任！”

雅克一跳而起：

“这可能吗？……你是这样的观点？……这可能吗？……”

昂图瓦纳用稳重的有感染力的目光盯住弟弟，他就用这种目光看病人（总给病人以极大信任——似乎热烈的目光是诊断不出差错的标志。）

雅克站着打量他。

“你天真得令人吃惊！……必须重新修改共和国的整部历史！……你以为可以真心地同意，四十年来，法国的政策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政策？它确实有权抗议别国滥用武力？……你以为我们殖民主义的贪婪，特别是我们对非洲的野心，并没有大大促使别国垂涎三尺？没有给别国提供吞并的可耻例子？”

“平心静气一点！”昂图瓦纳说。“据我所知，我们在摩洛哥的渗透并没有非法的性质。我想起阿尔热西拉会议*。正是所有的欧洲列强委托我们——我们和西班牙人——给摩洛哥以安定。”

“这个委托，我们是用武力强行夺来的。同意给我们委托的列强很想轮到它们利用这个先例。它们在别的地方已经这样做了。比如说，你认为如果我们不远征摩洛哥，意大利会敢于扑向的黎波里，奥地利会敢于扑向波斯尼亚吗？……”

昂图瓦纳做了个不以为然的鬼脸；但他不太了解这个问

* 于1906年举行的国际会议，决议允许法国控制摩洛哥内政外交。

题，无法反驳弟弟。

雅克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我们的联盟呢？难道是为了证明具有和平意愿，法国才同俄国缔结军事条约吗？众所周知，沙皇俄国同进行了大革命的法国联盟，目的是希望到时候把我们拖进反对奥地利和日耳曼的赌搏！你认为英国外交的代理人德尔卡塞*之流致力于包围德国，是为了和平事业吗？结果是：你刚才提到的普鲁士军国主义骚动、发展、力量大增……结果是：在全欧洲，战争准备不断加码，修筑防御工事，建立海军，战术铁路，等等……在法国，近四年花费一百亿战争经费！在德国，花费了八十亿法郎！在俄国，向法国贷款六亿，建造铁路，使它能向西日耳曼地区运送军队！"

"能向？"昂图瓦纳小声说，"也许有一天能这样……还很遥远的一天……"

"从大陆的这一端到那一端，狂热的军备竞赛毁了一切国家，逼使它们花费数十亿的战争预算，这本应用作社会生活的改善……疯狂的赛跑，奔向深渊的赛跑！我们法国人要负一部分责任。我们却在继续这样做！难道是为了让世界对它的和平意图放心，法国才选上这个爱国的洛林人**进入爱丽舍宫？所有好战的民族主义者立即把他当作好战的象征，选上他，马上在我们心里唤醒了复仇者的嗜癖？在英国，唤醒了英国商人的希望，他们会很高兴看到打败德国人的竞争？在俄国，唤醒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胃口，他们一直梦想吞并君士坦丁堡？"

* 德尔卡塞（1852—1923），多次出任法国外交部长，主张同英国"谅解"，1913—1914年驻俄国大使。

** 普安卡雷是洛林人。

他看来抑制不住激动，昂图瓦纳笑了起来。昂图瓦纳决意不认输，保持好情绪。他不愿这次谈话成为一次思辨练习或一局棋，棋子是假想的政敌。

他讥讽地指指弟弟刚才离开的坐位：

“你坐下吧……”

雅克睃了他一眼，双拳塞进兜里，跌坐在扶手椅中。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在日内瓦——我想说我来往的国际社交界——分歧消失了；退后一点可以看到欧洲政治的总路线。在那儿可明显看到法国朝战争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管你怎么想，选择普安卡雷为共和国总统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日期！”

昂图瓦纳继续在微笑：

“总是普安卡雷！”他笑谑地说。“显然，我听说过他……在波旁宫*，他们是很挑剔的，他却受到一致尊敬……在奥尔赛码头**也是这样：吕梅尔属于他的内阁，认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审慎的、兢兢业业的部长，正直的政治家，秩序之友，一切冒险的敌人。我觉得这样设想确实很荒谬：这样一个人……”

“等一等，等一等！……”雅克打断说。他从兜里抽出手来，好几次兴奋地往上拢落到额上的头发。很明显，他竭力控制自己。半晌，他垂下眼皮，然后又抬起来：

“要说的话很多，我不知打哪儿说起……普安卡雷……必须区分他的为人和他的政策。为了理解他的政策，也必须了解这个人……整个人！别忘了在这个好斗的人身上，也有轻步兵

* 当时的参议院所在地。

** 外交部所在地。

下级军官的品质，健壮厚实，总表现出对军事行动的兴味……‘秩序之友……心地善良的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忠诚。忠实。固执者的忠实。可以说他善良。可能的。他在自己的大多数信件中写上：‘您的忠实的’，这不仅是一种款式，他真的喜欢效劳；他总是准备为反对不义而战斗，改正错误。”

“唔，这一切是令人有好感的！”昂图瓦纳说。

“等一等！”雅克急不可耐地重复。“普安卡雷的情况我曾经不得不仔细研究过，写了篇文章发表在《信号灯》上……这首先是个骄傲的人，从不迁就，从不让步……当然有头脑！……爱议论、有逻辑的头脑，但视野不广，没有天才……难以想象的固执！……思路敏捷，但有点近视；记忆力惊人，但只记琐碎细事……这些能造就一个完美的律师，——他始终不过如此：更善于摆弄字句，而不是思想……”

昂图瓦纳反驳说：

“如果他只是这样，怎么解释他政治上的成功？”

“由于他惊人的工作能力。其次由于他的理财本领，在议会实属罕见。”

“无疑也由于他的正直。在政界，这总是令人吃惊的：这使人敬服……”

“但这些成功，”雅克说，“人们看得出大概也使他吃惊，逐渐挑起他的野心。因为他变得野心勃勃。根据无数迹象，可以感到今天他会乐于扮演某种历史角色。或者说，他乐于成为使法国扮演一种历史角色的人，乐于给法国新的威信，这威信能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最令人不安的是他的民族荣誉观点：对爱国主义具有宗教感……这可以从他洛林人的籍贯，年轻时在刚割裂的领土上生活得到解释……他属于这个地

区和这一代人，他们多年来渴望复仇，重新夺回丧失的省份……”

“我希望如此，”昂图瓦纳让步说，“但是，由此而以为，他渴望权力是为了制造战争嘛！……”

“等一等，”雅克说，“让我说下去……很明显，两年半前，他夺得了议长的职务——甚至在一年半前，他选入了爱丽舍宫，——如果有人对他说：‘您想把法国引向战争！他会气得跳起来，那是真心实意的。请你回忆一下，一九一二年一月，他在什么条件下成为政府首脑的。代替了谁？卡约……然而卡约刚使法国避免同德国打仗；他甚至立下了法德持久和睦的标杆。正是为了实施向和平让步的政策，他才被民族主义者推翻。普安卡雷能够代替他的位置，我并不是说由于他想打仗，但毕竟有人期望他对德国采取‘民族的’态度，就是说，与卡约过分和解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态度。证明是他马上给老德尔卡塞恢复名誉，这个主张‘包围’的人一年后被任命为驻俄国大使！……普安卡雷当上共和国总统，依仗哪一派多数？是这一派资产者：他们象约瑟夫·德·梅斯特尔*那样，认为战争是一种生理需要，极其自然，虽令人遗憾，却周期性地必不可少……这些人无疑不会伸出小指去挑起复仇战争；但这个设想使他们兴奋；他们一有机会便接受这种冒险。从前在父亲的晚宴上，我们就近见过这些反动资产者的化石！……还不算在所有这些与共和国貌合神离的右翼法国旧政党中，存在这种隐蔽的想法：成功的战争能使获胜的政府拥有专政权力，坚决阻止社会主义的高涨，甚至扫除共和宣传。他们时时梦想建立一个

* 梅斯特尔（1753—1821）法国反动的政论家。

军事化、受纪律约束的法国，胜利的、超武装的、统治广大的殖民版图的法国，全世界对它卑躬屈膝……这对那些‘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他上台以后，”昂图瓦纳想分辩，“普安卡雷不停地宣布和平意愿……”

“啊，”雅克说，“我很愿意相信他是真诚的——虽然外交上不能实现，某些和平扩张目标很快就变成了战争目标。必须想到这个，后果无法估量：多年来，大家都知道普安卡雷盲目地追求两个信念。第一个是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你刚才好象说过了。”

“没有。我没说不可避免。我说岌岌可危……第二个是尤其在阿加第尔上台后，德国很想打击法国，并且不懈地作着准备。这是他的两个固定不移的想法；他十分固执。另外，他确信只有武力才能威慑别人，保证和平，你了解他从中得出的结论：如果法国有幸免遭德国攻击，这就会变得越加强大可怕。因此，必须彻底武装起来。因此，必须表现得不好惹，气焰嚣张……一旦人们懂得这一点，一切便变得明朗了；一九一二年以来，在内政外交方面，普安卡雷的一切活动都好象很有逻辑似的！”

昂图瓦纳躺在垫子中间，平静地吸烟。他对弟弟的激动很感愕然，但他专心地倾听。雅克的声音逐渐平缓下来，好象喧嚣的浪涛返回河床。这个领域他很熟悉，暂时给他高于哥哥的印象，他感到泰然自若，竭力微笑地说：

“我好象在给你上课，这很可笑。”

昂图瓦纳友好地看了他一眼：

“不，说下去……”

“我刚才对你说，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那么就从外交政策说起吧。为了预防，它有意好战！例子：我们同俄国的关系。德国对法俄条约*不满？管它的。在普安卡雷担心的战争中，俄国的援助对我们必不可少，以抵御德国入侵；不用理睬德国的敏感，干脆公开加强法俄联盟！这要冒可怕的危险，因为这是玩弄泛斯拉夫主义，它反对奥地利和德国的好战意图，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普安卡雷不在乎！他宁愿冒被拖进战争的危险，也不愿看到法国同唯一盟友的关系有松懈的危险。这个政策他找到现成的合作者：俄国外交大臣萨左诺夫，沙皇驻巴黎大使伊斯沃斯基。他把自己的朋友、早就有同样观点的德尔卡塞派往彼得堡当大使，指示他保持俄国的好战姿态，与俄国紧密联结在一起，实施武力政策。什么也没有忽略。我们在日内瓦有十分可靠的情报来源。两年前，普安卡雷作为议长第一次出访彼得堡，就没有泄俄国的气，没有反对它的征服愿望。目前这次出访**因事态发展而具有可怕的意义，无疑能让他实地在高级领导人那里看一看，一切是否准备好，一有讯号，条约能否起作用！”

昂图瓦纳支起一只肘子：

“唉，这一切不是事实，只是假设！”

“不：我们有很多印证……普安卡雷受俄国人的骗，还是他就是同谋？这无关紧要：事实上，普安卡雷对俄国的政策令人不安。不过合乎逻辑！符合他坚定如铁的要在洛林打仗的信念，

---

* 指1893年的条约，法俄结成军事联盟。

** 1914年7月，普安卡雷乘“共和国”号巡洋舰到彼得堡。

符合他需要俄军入侵东普鲁士……必须了解伊斯沃斯基——如果不是得到普安卡雷的同情和鼓励，至少是允许——在巴黎所起的作用！你怀疑到俄国投入我们报纸的秘密资金有多少，目的是为了在法国进行战争宣传？你怀疑到这几百万用来收买法国舆论的卢布，不仅得到法国政府无耻的同意，还每天得到实际合作吗？”

“是吗？”昂图瓦纳怀疑地问。

“听我说：你知道俄国的津贴通过谁分配到法国各大报？通过我们的财政部长本人！……这个，我们在日内瓦有证据。霍斯梅——一个对欧洲事态十分了解的奥地利人——不断重复，最近几次巴尔干战争以来，西方国家的报纸几乎全部受到关注战争的列强的津贴！因此，这些国家的公众舆论对罪恶的对抗完全无知，两年来，中欧和巴尔干人之间的对抗在有识之士看来，已是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报纸暂且不提……还不止于此……等一等……普安卡雷的事说不完！……我不能这样断断续续给你解释一切……我们来谈内政。它同外交一样。这合乎逻辑。首先扩充军备——喂肥了冶金界，冶金界在幕后的势力是巨大的……服三年兵役……你一直留心议会辩论吗？若莱斯的讲话呢？……然后，影响精神方面的行动。你刚才说：‘在法国再没有人梦想武功……’你没有看到这些护国主义者好战的狂热，几个月来，这已经风靡法国社会，尤其是青年？这个我一点儿也不夸大……这也是普安卡雷一手造成的！他有自己的计划：他知道，总动员那一天，政府会需要依赖白热化的公众舆论，不仅赞成和追随他，而且载着他推往前去……一九〇〇年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后的法国太爱好和平了。军队信誉扫地；人们漠视它，习惯于安全。必须唤醒全国的不安。

青年，尤其资产阶级青年，是沙文主义宣传无可比拟的可供播种的土壤。结果不用等待！”

“存在信奉民族主义的青年，我不反对，”昂图瓦纳打断说，他想到自己的合作者马尼埃尔·罗瓦。“但这是很小一部分人。”

“这少数人天天在增加！他们活动能量很大，一心要组织起来，戴上标记，举起旗帜，效法退役军人的一套！今天，一有借口，便在贞德塑像和斯特拉斯堡塑像*前示威！没有比这更有传染性的了！人们——小职员、小商人——对这些景象、这些狂热举动无限敏感……尤其因为受政府左右的报纸，促使人们的头脑朝同一方向发展，……法国人民逐渐相信自己受到威胁，它的安全决定于自己的拳头，它应该炫耀自己的力量，接受紧张的军事准备。人们精心地在国内创造你们医生称之为‘嗜癖’的东西；战争的嗜癖……在一个民族中唤醒这种集体的不安，这种狂热和恐惧，那就是玩弄把戏，将这个民族推到最不可收拾的疯狂行动中！……

“这就是结论。我没说，有朝一日普安卡雷会向德国宣战……不。普安卡雷不是贝尔希托德那样的人。为了保持和平，必须相信这是可能的……普安卡雷——从冲突不可避免出发——设想和执行这样的政策，它远远不能避免战争，只能不断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我们的军备与俄国的准备同时并行，理所当然使柏林恐慌。德国军方乘机加速军事准备。法俄联盟的加强使德国对‘包围’的恐怖变得有理。因而那边的将军们公

* 在巴黎协和广场上的塑像，斯特拉斯堡于1871年被德国吞并，1919年归还法国。

开声称，只能通过战争获得出路；某些人甚至说，必需预防性地发动战争！……这一切多半是普安卡雷造成的。最明显的结果，伊斯沃斯基—普安卡雷政策的灾难性结果，就是促使德国成为普安卡雷设想的那样：好战，贪婪凶狠的民族……我们在恶性循环。再过三个月，如果法国投入一场欧洲大战——俄国耐心酝酿的战争，德国也许狂热地盼望来临的战争，以便利用有利时机——普安卡雷会胜利地叫喊：'你们看，我们受到多大威胁！你们看，我希望有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和更可靠的盟友是多么有理！'——却没有意识到，由于他心理分析的错误，他同俄国结成的友谊，他作为悲观的预言者的政策，不管表面如何，他是这场战争的罪魁之一！"

昂图瓦纳打定主意让弟弟说完；但他心里在评论这些互不连贯的抨击。他顺便点出几处矛盾。这番议论总的说来他觉得单薄，组织凌乱，他富有逻辑、讲求实际的智慧起而反对。他几乎要下结论，认为弟弟没多大能耐，象往常那样，他觉得弟弟的观点只看表面，甚至幼稚。恢宏大度，却能耐不大……如果目下确实在地平线出现隐约的威胁，在爱丽舍宫保持优势地位的普安卡雷，会及时避开这些乌云。可以信赖他：他保证过实行杰出的政策。吕梅尔赞赏他。认为普安卡雷那样头脑冷静的人会希望复仇战争，那是愚蠢的；认为他并不希望战争，只因为相信有可能爆发战争，或者以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以行动促进战争来临，这同样是愚蠢的。幼稚！只要有最起码的常理便足以明白，相反，普安卡雷——所有的法国政治家同他一起——持之以恒，坚决不惜代价，让法国避免一场冒险。有上百个理由。首先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无论俄国还是法国，今日都

不能赢得这一局。吕梅尔那天这样说过来着。连雅克也暗暗承认俄国缺乏运输和战略公路，因此俄国为了弥补这不足，缔约借款六亿。至于法国，服兵役三年的法令被认为要达到德军的数目，这是必不可少的。它刚刚获得通过，还没有任何效果……可是，昂图瓦纳没有足够的准确材料，象他爱做的那样，推翻弟弟的全部论据。最好还是默不作声。事态会自动表明雅克错了，瑞士的这些侨民错了，这些假预言者错了，而雅克受到他们影响。

雅克住了口，他突然神态疲乏不堪。他掏出手绢，揩拭脸孔和颈背。

他感到这狂热的即兴讲话说不服哥哥。他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意识到自己乱七八糟，不分次序地将各种各样政治的、和平主义的、革命的论据愚蠢地抛出来，——大部分论据只是“聚会地点”空泛议论的杂凑。这时，他痛苦地感到昂图瓦纳默默地责备自己的无能。

他在巴黎逗留的一个星期里，专门用来了解法国社会党人的思想状况，尤其关心他们对战争威胁的反应，而较少留心欧洲人所负责任的问题。

他不安的眼神在房里扫来扫去，停不下来。最后他盯住哥哥，昂图瓦纳脑袋枕在手上，凝视天花板，一动不动。

雅克用忽断忽续的声音说：“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显然有许多别的东西要讲，我不知该怎么做……可能我对普安卡雷的看法不正确……我夸大了法国人应负的责任……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战争迫近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危险！”

昂图瓦纳不相信地微笑着，这激怒了他。

“啊，你们这些人，”他叫了起来，“你们只顾自己的安全，这种信心确实有罪！到资产阶级下决心正视事实的本来面目那一天，肯定为时太晚了！……事态在飞速发展。你打开今天七月十九日的《晨报》*吧。上面谈到卡约案件，谈到假期，海水浴，这个季节的价钱。你在第一版会读到一篇文章，不是偶然刊登的，开头几个字充满火药味：‘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处在这样的局势下！西方好象一个火药舱。一旦爆出火星！……你这样的人却说：‘战争？……’象刚才的口吻……可以说，在你们的思想里，这只不过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你们说“战争”，谁也想不到这是‘空前的屠杀’……‘几百万无辜的受难者’……啊！只要你们的想象力摆脱一下麻痹状态，你们就会一齐站起来，而你是头一个！为了做点事！为了斗争，趁时间还来得及！”

“不。”昂图瓦纳沉着地说。

半晌，他无动于衷。

“不！……”他又吐出一句，没转过头来。“我不。”

不管弟弟刚才提出的问题使他多么惶恐，他就是不肯让不安进入心中，扰乱他为自己安排的充实的生活，他的平衡赖以存在的生活。

他略微抬起身，抱着手臂，执著地微笑说：

“不！不！不！……我不是这种人，要起来干预世界的事态！……我有确定不移的事业。我这个人明天早上八点要上医院。四号有蜂窝织炎，九号有腹膜炎……每天我要面对二十个不幸的孩子，问题是要让他们摆脱险境！于是我对其余的一切

* 《晨报》创办于1886年，当时支持好战集团。

说‘不’！……有职业的人不该分心，对他一窍不通的事瞎忙一阵……而我有职业。我要解决一些限定的精确的问题，在我的能力限度之内，而某个人的一生——有时是一家的前途往往取决于这些问题。你明白了吧！……我不会去把欧洲的脉搏，我有别的事要做！”

他心里确实也这样想，那些担负公共事务的人，顾名思义，是解决国际难题的专家，象他那样对此无能为力的人，只有盲目地听信他们。他对法国政府的信任，同样扩展到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对专门家有天生的尊敬。

雅克重新专注地端详他。雅克心里突然想，昂图瓦纳那有名的平衡说法，他从前赞赏为对理智的征服，对世界矛盾的精神胜利，总是引起他气愤和羡慕的混杂感情，这种平衡只不过是那些又懒惰又活跃的人的护身武器罢了，他们活动起来——有时是光明正大地——是为了更好地向自己证明本身价值！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昂图瓦纳的平衡是不是限定——总之很有限度，是他给自己的活动规定的——领域内幸运的结果。

“你说：战争嗜癖……”昂图瓦纳又开了口。“啧啧啧！我不象你那样重视这些心理因素……政治本质上属于具体事物范畴；在这个范畴内，敏感的心丰沛的冲动不如别的领域重要！……即使你揭示的危险确有其事，我们也无可奈何。绝对无可奈何。无论你，我，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雅克倏地站起来：

“并非如此！”他愤怒至极地叫道，这回他按捺不住了。“怎么！面对这样的威胁，会一无所能，只有弯腰曲背，继续干自己那点事，等待灾难临头！真是不堪设想！对各国人民、对你们这些人，幸亏有人在警惕，有人会在明天毫不犹豫，如

果需要，就献出生命，为了使欧洲避免……”

昂图瓦纳侧过身，惊讶地问：

“有人？什么人？是你？……”

雅克走近沙发。他的愤怒退下去了。他俯视哥哥。他的眼睛闪烁着自豪和信心。他缓缓地说，而额头淌满了汗珠：

“你知道世界上有一千二百万有组织的劳动者吗？你知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有十五年的战斗、努力、团结和不断进展吗？今天在欧洲各国议会都有重要的社会主义团体吗？这一千二百万拥护者分布在二十多个不同国家吗？有二十多个社会党在全球组成一条巨大的锁链，团结友爱的浑然一体吗？……它们的主导思想，联合的纽结就是仇恨军国主义，勇猛坚决地反对战争，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不管战争来自何处？——因为战争总是资本主义的伎俩，人民对此……”

“晚饭准备好了。”莱翁打开门说。

雅克住了声，揩拭脑门，回到扶手椅。仆人一走，他又下结论一般小声说：

“现在，昂图瓦纳，也许你明白了我回法国要干什么……”

沉默片刻。昂图瓦纳瞪着弟弟，没有回答。他弯曲的眉毛，在专注的目光之上，形成绷紧的一条杠，表明他思路集中。他终于用令人捉摸不透的声音说：

“完全明白。”

停顿一下，昂图瓦纳挪动一下腿，坐了起来，手掌撑住沙发，目光向下。他略微耸耸肩，站起来微笑说：

“还是去吃晚饭吧。”

雅克一言不发，跟在哥哥后面。

他汗水淋淋。在过道里，他想到沐浴。欲望超过了犹豫。

“听我说，”他蓦地开口，脸红得象个孩子。“真叫蠢的，我多么想洗个澡啊……马上洗，在吃饭前……可以吗？”

“当然可以！”昂图瓦纳高兴地说。（他有个荒谬的印象，好象作了小小的报复。）“盆浴，淋浴，听便！……来吧。”

雅克泡在水里，而昂图瓦纳回到书房，从兜里掏出安娜的信。他再看一遍，然后撕掉：他从来不保留女人的信。他心里在微笑，而脸上只稍稍有点反映。他重新躺下，点燃一根香烟，在垫子中间凝然不动。

他在思索。不是考虑战争，也不是考虑雅克的话，甚至也不想安娜：在思索自己。

“很可怕，我是自己职业的奴隶，这就是实际情况。我从来没有时间考虑……不是考虑病人，也不是考虑医学：应该考虑世界……我没有这个空闲……我会认为这是窃取我的工作时间……我对不对呢？我的职业真的就是全部生活吗？甚至就是我的全部生活？……不一定……身为蒂博大夫，我感到还有另一个我……这个我被窒息了……时间很长……也许从我通过第一次考试开始……这一天，咔嚓！捕鼠器关上了……我曾经是个普通人，未成为医生的那个人——如今毕竟还是个人——好象一颗深埋地下的胚芽，早就不再生长……是的，从第一次考试开始……我的同事统统象我一样……所有忙忙碌碌的人或许都象我……正是最优秀的人……因为总是最优秀的人能牺牲自己，接受职业事务贪婪的要求……我们有点象要出卖自身的自由人一样……”

他的手插在兜里，玩弄小记事本，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他

顺手掏了出来，不经意地浏览明天七月二十日那一页，上面写满名字和记号。

“别胡思乱想了，”他突然思忖，“我答应泰里维埃明天到苏城去给他的孩子复诊……两点要门诊……”

他在烟灰缸掐灭烟蒂，伸伸懒腰，微笑说：

“蒂博大夫又出现了。生活毕竟就是行动！这不是发哲学议论……思索生活？何必呢？生活就是这样：是美妙时刻和麻烦事的古怪混合！诉讼辩论一劳永逸地终结……生活不是总要对一切重新提出问题……”

他腰一使劲，挺身而起，站了起来，走了几步，来到窗前。

“生活就是行动……”他重复说，一面不经心地扫视空荡荡的街道，死寂的建筑正面，阳光下西斜的屋顶和烟囱投下的阴影。他继续在兜里玩弄记事本。“明天是星期一：我们要牺牲十三号豚鼠……接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麻烦事。十五岁就失去一只肾脏……还有泰里维埃那个难缠的孩子……今年碰到这些链球菌胸膜炎，算我倒霉……还有两天，如果不行，肋骨得去掉……怎么！”他放下玻璃遮帘，突然说，“做好本位工作，难道不算回事儿吗？……让生活向前奔流吧！……”

他回到房间中央，点燃另一根香烟。协和音挑起他的兴致，他开始象唱复调一样哼起来：

“让生活向前奔流……让雅克滔滔不绝……让生活向前奔流……”

十六

晚餐开始是一杯冷清炖肉汤，两兄弟默默喝着，而莱翁穿上酒吧伙计的白外衣，在餐具桌的大理石上严肃地切开一只西瓜。

“应该来点鱼、冷肉和色拉，”昂图瓦纳说，“行吗？”

他们坐在新餐室，护壁板光秃秃的，四面有镜，长餐具桌靠着窗户对面的壁板。餐室空荡荡，阴沉沉，很庄严。

昂图瓦纳好象很适应这肃穆的氛围。这时他的脸流露出热诚和蔼。他满心喜悦接待弟弟，急不可待地等着谈话重新开始。

但雅克默不作声，这个房间和这两副餐具，被宽得可以坐十二个客人的桌子可笑地分开，缺乏亲切气氛，弄得他头脑发木。仆人在场更增加这个难堪印象：每当莱翁要换碟子，总得从桌子到餐具橱来回走动，两次穿过半个餐室；雅克不由自主在眼角跟随这白衣幽灵在地毯上移动。他希望莱翁上完西瓜以后退走。但仆人呆着又斟满酒杯。“新的习惯，”雅克注意到了。（从前，他哥哥很难忍受别人伺候，要自由自在地进餐。）

“这是一九〇四年的墨苏酒，”昂图瓦纳解释说，一面提起酒杯，观察酒琥珀一样的透明色彩。“吃鱼下这种酒很合适……我搞到了五十来瓶，在楼下……父亲几乎不用地窖……”

他更加仔细地偷偷观察弟弟，差点提出一个问题，但还是忍住了。

雅克神不守舍地望着外面。窗户敞开。楼房之上，天空呈

现螺钿般玫瑰色反光。他孩提时，在这样的黄昏，多少次凝望这些楼房，这些屋宇，这些百叶窗紧闭的窗户，这些黑乎乎的窗帘，这些陈放在阳台上的盆花！

“告诉我，雅克……”昂图瓦纳随口说，“你怎样？好吗？愉快吗？”

雅克哆嗦一下，愕然地瞧着哥哥。

“是的，”昂图瓦纳亲切地又说，“你至少很幸福吧？”

勉强的笑容在雅克的嘴唇上晃动了一会儿。他期期艾艾地说：

“噢，你知道，幸福不是唾手可得的……这尤其需要能耐，我想。也许我没有这种能耐……”

他遇到哥哥的目光：一种职业惯用的目光。他垂下眼睛，对着碟子，不吱声了。

他不愿接上打断的讨论，然而他的思路又回到这上面去。

父亲的银餐具——椭圆形碟子，莱翁盛上鱼，连同船形调味汁杯递给他，杯子弯曲的把手令人想起古代的灯——这银碟使他回忆起从前的家庭晚餐。

“吉丝呢？”他蓦然问，仿佛他把她忘了几个月，突然想起了她。

昂图瓦纳抓住这好机会：

“吉丝？一直在那边……她看来很快乐。她不时给我写信。复活节她还回来过了三天……父亲留给她的那一份，如今让她能过上几乎独立的生活。”

他这样暗示到蒂博先生的遗产，隐约希望引起这方面的谈话。他从来没有认真对待弟弟的拒绝。他同公证人商量好，将财产平分，并已委托自己的经纪人管理雅克那部分，等待弟弟

回心转意。

雅克根本不去想这个问题。他问：

“她一直在修道院？”

“不。她已不在伦敦。她住在附近的金斯伯利，修道院的附属地产内，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话：一种寄宿学校，那里有许多象她一样的姑娘。”

雅克几乎后悔这样冒失地谈论这个题目。想起吉丝不能不引起他一些不安。他满有理由相信，姑娘的出走要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她的出走是要远离一切会使她想起的往事和被出卖的希望。

昂图瓦纳带着宽容的笑意指着说：

“你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她需要的纯粹是生活……一种没有严格约束的共同生活，在虔诚和运动中度过时光……”他带着觉察不到的犹豫重复：“她看来很快乐。”

雅克赶快把哥哥引到另一个话题：

“老小姐呢？”

（在冬天的一封信里，昂图瓦纳已告诉他年迈的德·韦兹小姐进了养老院。）

“关于老小姐，不瞒你说，我只有间接消息：通过阿德丽爱娜和克洛蒂德知道的。”

“她们一直留在这里？”

“是的……我留下她们，因为她们同莱翁合得来……她们每个月的头一个星期天都忠实地去看望老小姐。”

“在哪里？”

“在普安-杜-茹尔。你不记得‘成年养老院’了吗？沙斯勒为了把他专横的老娘送进那里，弄得破了产。不记得？你

不知道这个故事？这是滑稽可笑的沙斯勒先生最美妙的故事之一……”

“沙斯勒先生怎么样啦？”雅克忍俊不禁地问。

“沙斯勒？他精力充沛！他在金字塔路开了一个发明商店……据说他从摇篮起就拥有的天赋……说实话，好象他干得不是太坏……如果你路过那儿，值得去看看。他同一个不用付工资的家伙合伙。这两个是一对，准能让狄更斯着迷……”

他们的哈哈笑声响了好一阵。他们当下又找到兄弟间不可剥夺的地盘。

“至于老小姐，……”过了一会儿，昂图瓦纳又说。他好象突然变得困窘，特别想给雅克解释事情的经过。他用的是和蔼的声调，雅克从未听到过。“你明白，我从未想到老小姐离开这里送终……莱翁，把色拉盆放在桌上，我们要尝尝……水田芥色拉，”他对雅克说，等着仆人走到门口。“来冷肉，或者在这之后？”

“后上吧。”

待仆人一离开，昂图瓦纳便说：“我对你开诚布公。我从来不会有什么表示，让可怜的老小姐离开。我承认，她执拗要走，我自然礼尚往来。她在这里会奇怪地使我新的生活安排复杂化……她明白吉丝执意决定生活在英国之后，开始考虑进养老院。吉丝曾提出把她的姑母带到那边，安顿在她身旁……不行：她有固定想法：进养老院……每天快吃完饭时，她便将骨瘦如柴的手叠放在桌上，摇晃着小脑袋，唠唠叨叨：‘我已经对你说过，昂图瓦纳……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我不愿负累别人……我六十八岁，在目前情况下……’你在这儿见过她吧，嗯？弯成直角，下巴放在桌布上，满是皱折的手扫着面包屑，

嗓音颤抖：‘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我回答说：‘好的，好的，以后再说……我们往后再谈……’说实话——为什么不这样说呢？——这就使事情简单得多……我终于让了步……你不会认为我做错了吧，你说呢？……我特意将一切安排得尽量好……首先，我付了一大笔钱，高级待遇的费用，让她舒舒服服。我亲自给她选了两个连通的房间，布置一新，又将她以前房里的家具搬进去，让她尽量少花钱。在这种条件下，那就不是扔到养老院，置之不顾，你说呢？她象在家庭寄宿公寓里过领养老金的生活……”

他执著地盯住弟弟。不用说，雅克赞同的目光减轻了他心头的负担，他马上快活地说：

“是这样。但不该自欺欺人……不瞒你说，她一走，我便感到轻松多了！”

他住了口，又拿起叉子。他只顾说话，很长时间没吃东西。

这时，他低下额角，灵活地切开鸭腿。他神情专注，但很明显，这种专心不放在手指上，而是在别的地方。

十七

“我在想你的一千二百万劳动者，”他突然说。“怎么？你现在加入了社会党？”

他的头耷拉着。他抬起眼珠去打量弟弟时，也没抬起头。

雅克点了点头，回答了这个明确的问题。（事实上他几天

前才领到党证。只是在面对欧洲大战的威胁时，他才放弃独立，感到有必要加入社会党国际，这是唯一积极活动，人数众多的组织，能有效地反对战争。）

昂图瓦纳递给他色拉，不在意地问：

“亲爱的，你有把握，你眼下在政治界的生活确实最为适应……你的悟性需要吗？最为适应你的文学才能吗？最后，最为适应你真正的素质吗？”

雅克猛地将色拉盆放在桌上：

“这家伙，”他在想，“他越来越操起父亲平庸而自负的口吻了……”

昂图瓦纳明显地竭力保持不偏不倚、超脱的声调。他游移一下，终于说得更清楚：

“说到底，你真的以为你生来是当个革命者？”

雅克瞅着哥哥。他在苦笑，没有立即回答。他的脸逐渐阴沉下来。

“使我成为革命者的东西，”他终于说——嘴唇在哆嗦——“是生在这里，生在这个家……曾经是一个资产者的儿子。年轻时就天天目睹这个享有特权的环境赖以生存的不义……从童年起就象怀有犯罪和同谋的感觉！是的：尖锐的感触，这种现有事物的秩序，我既憎恨它，又利用它！”

他用手势止住昂图瓦纳的抗议：

“早在了解资本主义是什么以前，甚至在认得这个字以前，十二岁，十三岁，你记得吧：我反抗我生活的环境，我的同学们和老师们的环境……父亲和他出色的事业的环境！”

昂图瓦纳若有所思地来回搅拌色拉。他带着得意的讥笑承认：

“我的天，这个环境有自身结构的弊端，这个我首先承认。但这个环境由于习惯的力量，差不多不顾一切地绕着试验的管理轴心旋转……不该这样严厉……这个环境也有品德、责任、伟大之处……和舒适的地方！”他添上说，一脸老好人的神情，这比他的话更使雅克不舒服。

“不，不，”雅克用战抖的嗓音说。“资本主义世界是不一值得一辩护的！它建立了人与人之间荒谬的不人道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价值都变质了，尊重人没有任何位置，利益是唯一的动力，人人梦想发财致富！金钱具有可怕的力量，通过为其雇用的报纸欺骗舆论，奴役国家本身！个人、劳动者被压低到零！这个世界……”

“那末，”昂图瓦纳也气上心头，打断说，“依你说，劳动者得不到现代世界生产的任何好处了？”

“劳动者得到多少可怜的好处？不！唯一获得好处的人是老板，股东，大银行家，大工业家……”

“……你自然认为他们百无聊赖，耽于享乐，靠人民的血汗养肥，同妓女一起痛饮香槟酒？”

雅克不屑地耸耸肩。

“不！我恰如其分地看待他们，昂图瓦纳……至少恰如其分地看待他们当中的姣姣者。他们绝不百无聊赖：恰恰相反！耽于享乐，可不是！同时过着忙碌而奢侈的生活——快乐地忙碌，无耻地奢侈！填得满满的生活，因为集中了尽可能多的享受：各种欢乐、消遣，这是通过机智的工作，肉搏般的竞争，巧妙的手段，玩弄把戏与取得成功才获得的；各种乐事，是从利润、社会地位、对人和物质的统治中抽取出来的！……说到底，这是特权者的生活！……你不否认吧？”

昂图瓦纳一声不响。他暗自抱怨："口若悬河！他在夸夸其谈，这个蠢货！……他喜欢老生常谈！……"他感到气恼妨碍他公正无私；他弟弟这番话提出的问题不可忽视。他想："这些问题远比雅克和他那样头脑简单的人所想象的难解决得多……无限复杂，不仅人道主义的空想家，而且学者、头脑冷静熟悉科学方法的伟大人物都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雅克带着凶狠的目光下结论：

"资本主义？无疑地，它从前是一个进步的工具……可是今天由于必不可免的发展，它变成向常理的挑战，向正义的挑战，向人类尊严的挑战！"

"哦！"昂图瓦纳说。"说完了？"

片刻沉默。莱翁刚走进来换碟子。

"端上奶酪和水果，"昂图瓦纳说，"我们马上要吃……瑞士奶酪还是荷兰奶酪？"他转向弟弟问道。他的口吻显然很冷淡。

"两种都不要；谢谢。"

"那末吃个桃子？"

"吃个桃子吧。"

"等一等，我去给你选一个……"

他有意加强热情的口吻。稍停，又用和缓的语气减弱句子的犀利：

"现在我们来严肃谈谈。资本主义是什么？我得告诉你，我不相信万能的字。特别是'主义'一类的词……"

他想使弟弟难堪。但雅克平静地抬起头来。他的恼怒看来减弱了；嘴唇上甚至显出似笑非笑。他的目光停留在打开的窗上。天色开始暗下来：在灰色楼房上空，天宇逐渐失去光辉。

他解释说：“对我来讲，我说‘资本主义’，意思指的十分准确：对世界财富的某种分配，使用这些财富的某种方式。”

昂图瓦纳沉吟一下，点头赞同。他俩同样感到松了一口气，谈话显得不那么紧张了。

“桃子熟了吧？加点糖？”

“你知道，”雅克答非所问，“你知道资本主义最使我反对的是什么？是它剥夺了工人身上之所以成为人的一切东西。通过工业集中，剥夺了他的老家、家庭、他的生活具有人类特点的一切东西。使他离乡背井。剥夺了手工工人一切崇高的职业享受。逼使工人变成工厂这个蚁巢中的生产者—动物！你想象得出这个地狱里劳动组织是怎样的吗？想象得出劳动的体力和机械部分——怎么说呢？——智力部分真正非人的分离吗？想象得出工厂工人每日劳动是怎样的吗？想象得出这是多么使人愚钝的奴役吗？……以前，同一个人会成为技巧纯熟的手工工人，热爱他的小手工作坊，关心他的活计。今天，他注定什么也不是。不如一个齿轮，不如这些神秘机器上千个部件中的一件，他甚至不需要了解机器的秘密，便可以反复操作！秘密是少数人的封邑，总是那些人——老板，工程师……”

“因为受过教育和有能力的人总是少数嘛！”

“人被剥夺了他的人格，昂图瓦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它使工人变成机器！甚至还不如：变成机器的奴仆！”

“缓和一点，缓和一点，”昂图瓦纳打断说，“首先，这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广泛使用机器的缘故；不要混淆……其次，让我对你说，我觉得你将现实奇异地戏剧化了！我确实不相信在工人和工程师之间存在这样严密的间隔。在他们之间往

往有某种联系、一致和合作。认为机器是个'秘密'的工人十分罕见。他可能发明不了机器，或许也造不出来，但他非常了解机器怎么运转，常常亲自作出技术改进。不管怎么说，他爱机器，为机器骄傲，照料机器，关心机器运转正常……斯蒂德莱尔到过美国，兴味盎然地谈起'工业热'传到那边的工人阶级身上……我也想到医院。归根结底，这跟工厂并非截然不同……那里也有老板和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我呢，我属于老板之列。我向你担保，在我手下的人，哪怕是最低级的杂役，都丝毫没有你所谓的'奴仆'地位。我们共同为一个目标工作：治好病人。各尽其能。如果你看到我们共同努力战胜了险情，那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啊！"

"他总该有理。"雅克恼火地想。

他意识到自己愚蠢地进行争论，好象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针对劳动组织和分配似的。

他竭力平静下来，又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令人气愤的，并非劳动的性质，而是劳动状况。我指摘的当然不是广泛使用机器本身，而是特权阶级利用这个谋取私利。如果简单化地对待社会广泛使用机器，那就会说：一方面是少量资产阶级精华人物，他们是富人，有的勤奋、有能耐，有的无所事事、贪吃懒做；这些精华人物拥有一切，掌握一切，占据一切领导岗位，攫取利润，却不让群众分享；——另一方面是群众，真正的生产者，被剥削者：数量庞大的奴隶……"

昂图瓦纳笑吟吟地耸耸肩：

"奴隶？"

"是的。"

“不，不是奴隶……”昂图瓦纳和颜悦色地说：“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与老板和工程师拥有同样权利的公民；同他们一样投票的公民；没有人强迫他们干什么；他们根据自己要满足的兴趣，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他们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工厂；他们可以随意调换……要是受到合同约束，那是他们经过讨论自由接受的合同……能把这个叫做奴隶？谁的奴隶？什么样的奴隶？”

“他们贫困的奴隶！你象一个十全十美的宣传家在讲话，老兄……所有这些自由只是表面的。事实上，今天的工人享受不到任何独立，因为匮乏把他拴住了！为了不致挨饿，他只有干活挣工资。于是，他不得不手脚被捆绑住，献身给少数资产者，他们掌握着工作，决定工资多少！……你说：受过教育的人、技术人员是少数……我一清二楚。我指摘的不是能耐……瞧一瞧情况是怎样进行的吧：只要老板觉得合适，便同意给挨饿的工人干活；他付给工人工资。但这工资只是工人干活产生的收益的一小部分。老板和股东们夺走了其余的成果……”

“这是按权利获得的！这其余部分代表了他们合作所应得的份额！”

“不错。理论上，其余部分确实代表老板管理，股东好意贷款所应得的份额。我回头再谈到这一点！……首先比较一下数目。比较一下工资和利润！……实际上，这其余部分是独占了最大份额，与提供的合作明显不成比例！这其余部分给资产者用来巩固和加强权力！资产者不用于享受和奢侈的钱，则用作资本，投放到其他事业中，象滚雪球一样。这笔靠剥夺工人积累资本而形成的财富，经过多少代人，构成了资产阶级无所不能的权力。这种权力建立在可怕的不义之上……因为——我想

又回到这上头——最坏的不义，还不在于资本家作为他投资的酬劳所拿到的部分，与受苦受累的工人的工资不成比例。最明显的不义在于这个事实：金钱为拥有者效劳！金钱独自在起作用，用不着拥有者动一动手指头！……金钱会自动无限止地再生！……你考虑过这点吗，昂图瓦纳？那些获利者由于见鬼地发明了银行，找到了完善的手段，购买到奴隶，让奴隶为他们干个不停！那些为不干活的人卖命的奴隶，无名无姓，默默无闻，受到冷落，资本家假装不知道他们苦难的生活，硬要坚持问心无愧……主要的不公道就在这里：通过最狡猾、最不道德的手段，榨取血汗的什一税！”

昂图瓦纳挪开一点椅子，离桌子远一些，点燃一根香烟，抱起手臂。夜色骤然降临，雅克已分辨不清哥哥的细微表情。

“那末怎样？”昂图瓦纳问。“你们的革命要用魔术棒一下子改变这一切？”

语含讽刺。雅克推开碟子，支好肘子，在半明半暗中迎住哥哥的目光。

“是的。因为目前劳动者是孤立的个人，受着生活需要的煎熬，没有保护。革命的头一个社会效果，就是最终给他政治权力。他便能改变基础。他便能建立新的机构，新的法令……你看，唯一的罪恶是人剥削人。必须建立一个再没有剥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象你们的大工业和大银行那样的寄生机构，非法把持的财富，将会重新流通起来，让全体人类共同享受。今天，从事生产的穷人千辛万苦，要挣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他没有时间，没有勇气，甚至没有兴趣学会思索和发挥人的能动性。我们说革命将要取消无产者目前的状况，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在真正的革命者的思想中，革命不仅仅要给生

产者夺得更宽广、更保险、更幸福的生活：首先革命要改变人的劳动状况，要使劳动人道化，防止劳动成为使人愚钝的奴役。工人应当有空闲，不应从早到晚只成为工具。工人应当有时间考虑自己，根据自己的才能和优点最大限度地发展，在可能的限度内——这个限度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狭窄——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他以确信不疑的、具有说服力的口吻说：“这个限度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狭窄。”但声音很轻，比他哥哥更警觉的善于观察的人，也许会发觉回响着一丝怀疑。

昂图瓦纳没有注意到。他在思索。

“我求之不得……”他让步说。“假如这能实现……但通过什么方法？”

“只有通过革命。”

“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是的……必须由此开始，”雅克若有所思地说。“不如说生产者的专政……人们滥用了这个词：无产阶级。即使在革命圈子里，现在大家也竭力摆脱四八年人道主义和自由派的旧术语……”

“并非如此，”他想到自己的词汇和聚会地点的空泛议论，这样思忖。“但必须走到这一步……”

昂图瓦纳讷口不言。他没有听清弟弟最后几句话。他在想：“专政……”刚接触，他觉得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不可想象。他甚至不太困难地设想出在某些国家它可能是什么情况：比如在德国。但他觉得完全不能在法国实行。“这样的专政不能通过简单的反向进气巩固地建立：为了确保胜利，必须有时间巩固，获得经济成就，真正扎根于新的几代人之中。这至少

要八到十年，或许要十五年，持续地专政，不断斗争，镇压，剥夺，贫困。法国——是个公民好批评，注重个人，酷爱自由的国家，遍布靠少量年金过活的人，一般革命者不知不觉还保留小有产者的习惯和趣味——法国能连续十年忍受这铁的纪律吗？这样想纯粹是发疯。”

雅克断断续续在提出他的檄文：

“资本主义制度对整个人类活动的奴役和剥削，只能同它一起终结。剥削者的占有欲是无止境的。近五十年的工业进步，结果只增加了他们的权力。一切世界财富都是他们觊觎的对象！征服和扩张的需要，大到使世界资本主义的各个部分，不是想联合起来进行国际范围的地域广阔的统治，而是导致争夺最明显的利益，象争夺遗产的几个儿子互相厮打！……岌岌可危的战争没有其他深刻的根源……”（他总是回到战争这个困扰不休的话题。）“但这次他们可能碰到意料不到的力量！谢天谢地，无产阶级不象从前那样被动！它不会同意占有阶级出于贪婪和分裂而把它拖向灾难，因为它要再次负担灾难的花费……革命立即过渡到第二步。首先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战争，其次……”

“其次？”

“其次，确定的目标不能错过！……当务之急显然是利用各人民政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舆论高涨取得的胜利，尝试给以有力的进击，夺取政权……于是就有可能赋予世界一个合理的生产结构……是全世界，你明白吗？……”

昂图瓦纳在专心谛听。他点点头，表示明白。但他似笑非笑，也表明他有所保留。

雅克接着说：“还不仅如此，我清清楚楚。为了达到这一

步，革命者必须迅猛地采取主动：发动武装起义，”他借用梅奈斯特雷尔的语言，甚至斩钉截铁的声音。“这一局很棘手。但不久就要玩这一局。否则，从事生产的人们，也许注定再过半个世纪，才能等待解放……”

沉默片刻。

“你们有足够的人，实施这整个出色的纲领吗？”昂图瓦纳问。

他竭力不使争论激烈，保留机智反击的一手。他想巧妙地向弟弟表明他的诚恳、自由精神和不偏不倚。但雅克决不领他的情。恰恰相反：这过分冷漠的声调使他恼怒。他没有受骗。昂图瓦纳一同弟弟争论，就摆脱不了的某种自信口吻和嘲弄音调，不断令雅克想起，昂图瓦纳是以哥哥的身份，从略胜一筹的经验和明智的高度去看待他。

“足够的人？是的，我们有，”他傲然回答。“不过，伟大的行动家，天才的领导者，往往不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时势会使新的人物涌现出来……”

他稍为停顿，继续沉思凝想，然后慢慢说：

“这一切并不是异想天开，昂图瓦纳……朝社会主义演变是总的现实。这近在眼前。取得最后胜利很困难，也许实现不了，唉！如果不经过流血的动荡的话。从现在起，凡是不闭目塞听的人都认为不可避免……总之，现在可以预见，将建立一个遍及全球的制度……”

“没有阶级的世界。”昂图瓦纳讽刺地摇头晃脑。

雅克仿佛没有听见，继续说：

“……崭新的制度，无疑也会引起无数我们无法预料的问题；但至少会解决扼杀今日可怜的人类的经济问题……这一切

决不是异想天开……”他重复一句。“面对这样的远景，任何希望都可以设想！……”

雅克的热诚，在半明半暗中变得更动人的坚定信念，反而加深了昂图瓦纳的怀疑看法。

他想：“武装起义。多谢！……历史就摆在面前！这些要让生活变得更和谐的崇高努力，要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却永远达不到持久的改善！设下圈套，匆促破坏和替换；进行时发现，新制度产生新的弊端，归根到底……象在医学上一样，总是过急地采用新的治疗方法……”

即使他不象弟弟那样严厉对待当今的世界，即使他总的说来相当适应这个世界——既出于自然的随波逐流，又出于冷漠态度（同时因为他趋于信赖支配他的专门家）——他也远远没将这个世界看成完美无缺。他想：“我求之不得……我求之不得……一切都可以，而且总是应该变得更完美。这是文明的规律：生活本身的规律……但要分阶段！”

“为了达到这一步，”他说，“你认为必须革命？”

“目前是这样……目前我认为要这样，”雅克坦率地说。“我了解你的想法。我也长时期思索过。我一直想说服自己，只要改良就可以了；在目前的制度内改良……现在我不再这样想。”

“你的社会主义不能一年年逐步实现吗？到处一样，即使在君主专制国家，如德国？”

“不行。你提到的经验倒是很有意义的！这些改良能减轻某些弊端：但从来不触及根源！这很自然：改良家不管有多么良好的意愿，事实上却正好同他们与之斗争和改革的政治、经济密切相连。不能希望资本主义破坏自身基础，自我毁灭！每

当它陷入自身造成的混乱之中，它会从社会主义思想借取某些必不可免的改良……如此而已。”

昂图瓦纳坚持：

“明智的做法是接受有限的改良！部分改良毕竟是你捍卫的社会理想的胜利成果。”

“虚幻的胜利成果；被迫同意、毫无意义的让步，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在你所说的国家，改良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吗？金钱丝毫没有失去统治的威力，继续主宰劳动，将群众置于它的魔爪之下，继续控制报纸，腐蚀或恫吓当局。要触及事物本质，必须铲到制度的根基，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的蓝图！为了消灭贫民窟，城市建筑师要将一切推倒在地，重新建设……是的，”他感叹一声，“现在我深切的信念是，只有革命和发自内部、重新审议一切的大动乱才能使世界排除资本主义的毒素……歌德设想过必须在不义和混乱中作选择；他更喜欢不义。我则相反！我认为没有正义便没有真正的秩序。我认为什么都比不义好……不管什么！”他突然降低声音结束道，“即使是可怕的革命混乱……”

他在想：“如果米特尔格听到我的话，他会很高兴……”

半晌，他在凝想。

“我唯一的希望是，或许流血的革命并非一切国家都不可避免……不必在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竖起九三年的断头台，让八九年的共和原则深入一切地方，改变一切：法国已经打开一个缺口，各国人民都能通过……毫无疑问，只消一个民族——也许是德国？——付出血肉的代价，就足以建立新秩序，世界其他国家会效法榜样，徐徐演变……”

“如果是在德国，动乱就动乱吧！”昂图瓦纳含讥带讽地

说。“可是，”他换了严肃的声调，“待到要建设你们的新世界时，我在那时等候你们。因为不管你们怎么干，总是要用同样的基础材料去重新建设。这种基础材料不会改变：这就是人性！”

雅克蓦地变得惨白。为了掩盖惶乱，他别转脸去。

昂图瓦纳不知不觉猛触到弟弟的巨大创伤，无法治愈的内心创伤……这种对明天的人的信念，是革命的存在理由，一切革命激情的真正跳板，唉！这信念雅克是断断续续、临时受感染得来的；他从未真正变为自己的信念。他对人的怜悯是无边的，他把心灵的爱全部给了它；但不管他怎样做，总是白费劲，即使他怀着热诚的信念重复这种学说的提法，他对人的精神能动性仍然持怀疑态度。在内心深处，他的拒绝是感人的：他不相信，也不能真正相信这种信条颠扑不破：即人类的精神进步。通过全面改变机构，建立新的制度，改换、重新组织和完善人的生活条件，那是对的！而希望这新的社会秩序在自动产生根柢更好的人类样本的同时，也更新了人——这个他还不能相信。每当他意识到这深深植根于他心中的根本怀疑时，便有内疚、羞愧和绝望的难受心情。

他用有点改变的嗓音承认说：“对人性的可完善性我不过分幻想。我看到，今天的人由于社会制度的影响，变得沉沦堕落。这个制度压迫劳动者，使他变得卑下，精神上变得贫乏，沉湎在最卑劣的本能中，还窒息了他身上可能向上发展的素质。我不否认这些卑劣的本能在人身上是固有的。我只是想——我愿这样想——不仅仅只有这些本能。我想，我们的经济文化妨碍好的本能发展，去效法别人。我们有权利希望，当人身上美好的东西能自由发展时，人将会迥然不同……”

莱翁打开了一点门。他等雅克说完，用瘖哑的嗓音说：

“两位的咖啡已煮好，放在书房。”

昂图瓦纳转过身来：

“不，端到这里来吧……请给我们开灯……只开天花板那一盏……”

灯亮了。白光在房间里洒下一片令人愉快的光明。

“注意，”昂图瓦纳心里想，远远没觉察到，在这方面，他几乎能跟弟弟取得一致。“我们接触到中心点了……在这些幼稚的人看来，人的不完善只是社会弊端造成的；很自然，他们将疯狂的希望寄托在革命上面。要是他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要是他们终于懂得，人是肮脏的动物，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一切社会制度必然注定要反映人性不可救药地邪恶的一面……那末，何必去冒动乱的危险呢？”

“现代世界的无数混乱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雅克低沉地开始说。

莱翁端着咖啡托盘进来，打断了他的话头。

“放两块糖？”昂图瓦纳问。

“只放一块。谢谢。”

沉默片刻。

“这一切……这一切……”昂图瓦纳微笑着咕噜说。“亲爱的，让我对你实说：是乌—托—邦！”

雅克打量他，一面想：“他刚才说：‘亲爱的’，正象父亲那样。”他感到气愤袭上心头，他索性变得气鼓鼓的，因为生气反倒使他摆脱苦恼。

“乌托邦？”他大声说。“你好象没想到，对于千百个头脑严肃的人来说，‘乌托邦’是经过周密考虑、严格调整的行

动纲领，就等机会付诸实行！……”（他想到了日内瓦、梅奈斯特雷尔、俄国的理论家们、若莱斯。）“我们或许都能活到那一天，看到地球上某个角落终于实现这类乌托邦！并看到从乌托邦产生一个新社会！”

“人终究是人，”昂图瓦纳嘟哝说。“总会有强者和弱者……彼此不一样，就是如此。强者的权力将建立在别的机构上，不同于我们的法规上……他们将形成强者的新阶级，新型的获利者……这是规律……与此同时，我们文明中毕竟好的方面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错，”雅克好象自言自语，忧郁的语调令他哥哥吃惊。“只能以伟大的出色的经验，回答你们那样的人……现在你们的地位很舒适！凡是在当今世界上感到得其所哉，并千方百计保持住这种状况的人，都是这种立场！”

昂图瓦纳猛然地放下杯子。

“可我随时准备接受另一种地位！”他大声说，雅克不由得快意地记住他的冲动。

雅克这样想：“自己的信念同所过的生活不相符合，这已经表明有问题……”

昂图瓦纳继续说：“你想象不到，我感到自身完全独立，游离在一切社会束缚之外！我仅仅是个公民！……我要从事一门职业：这是我唯一重视的事。此外，随你们愿意，怎么安排我诊室周围的世界都可以！如果你们以为可以稳固地建立一个没有贫困、浪费、蠢事和低级趣味的社会；一个没有不公道，没有腐败，没有特权的社会，那时不再实行丛林的法则：普遍互相吞噬——行呀！……你们赶快行动吧！……我决不保卫资本主义！它存在着；我生下来就看到它这样；三十年来我泡在

里面；我已经习惯了它，我接受了它：只要可能，我还利用它……但我随时准备适应别的东西！如果你们真的找到了更好的东西，那就谢天谢地！……我呢，我只要求有可能干我生来致力要干的事。你们要怎样我都接受，除了剥夺我做人的职责……不过，”他愉快地又说，“不管你们的新制度多么完美，即使你们成功地使博爱变成普遍法则，我可怀疑你们对人的身体有多大能耐……仍然会有病人，因此也会有医生：依我看，我同人们的根本关系什么也不会改变……但愿”他眨了眨眼，“在你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你给我某种……”

前厅的铃声猛响起来。

昂图瓦纳吃了一惊，竖起耳朵。

他继续说：

“……某种自由……啊！是的：条件是 sine qua non（否则，什么都不可能）：某种职业自由……我指的是：思想自由和工作自由……——当然有各种风险，也包含了各种责任……”

他住了口，在听动静。

可以听到莱翁打开楼梯平台那扇门；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昂图瓦纳用拳头支在茶几上，准备起身，已经恢复了职业的脸容。

莱翁出现在门口。

他来不及开口。有个年轻女人从他身后匆匆走了进来。

雅克在哆嗦。骤然间他变得脸色苍白：他刚认出贞妮·德·丰塔南。

十八

贞妮没有认出雅克。也许她没有瞧他，甚至没有看见他。她神情紧张地径直走向昂图瓦纳：

"快去……爸爸受伤了……"

"受伤了？"昂图瓦纳问。"严重吗？在哪里？"

她用手比划一下，指指太阳穴。

她狂乱的神态，她的动作，还有昂图瓦纳对热罗姆·德·丰塔南的生活的些许了解，这些使医生立即设想发生了惨剧。是谋杀？还是自杀？

"他在哪里？"

"在一个旅馆……我有地址……妈妈在那儿，她在等您……快走吧……"

"莱翁，"昂图瓦纳喊道，"通知维克多……汽车，快！"

他又转向姑娘：

"在一个旅馆？怎么回事？……受伤多久？"

她没回答。她刚把目光投向坐在那里的客人……雅克！

他耷拉着眼睛。他感到贞妮的目光灼痛了他的脸。

从拉菲特别墅区那个夏天分别后，他俩从未见过面：四年了！

"赶快拿上我的医疗箱。"昂图瓦纳吐出一句，冲向门口。

贞妮单独面对雅克时，开始哆嗦起来。她盯住地毯。嘴角难以觉察地颤动。雅克屏息敛气，心如潮涌，一分钟前，他还想不到会这样。他俩同时抬起眼睛。目光相遇；同样的惊愕，同样的不安，使他们的瞳孔扩大。贞妮眼里迸发出惶恐的闪光，眼皮垂下，立即遮住了。

雅克不由自主迈了一步：

“坐一坐吧……”他支吾着说，挪近一张椅子。

她没有动弹。她站得笔直，沐浴在从天花板落下的灯光中。睫毛的阴影在脸颊上晃动。她身穿一抹色的衣服，紧裹着身，显得高大，窈窕。

昂图瓦纳冲了进来。他穿上了出门的外衣，戴了帽子。莱翁跟着他，提着两只包扎箱，昂图瓦纳放到桌上，打开了箱盖。

“唔，您解释一下……汽车过一会儿才准备好……怎么回事，受伤？怎么受伤？莱翁，快，给我找一盒敷料纱布……”

他一面说话，一面从一只箱子里拿出钳子和两只药瓶，放进另一只箱子。他非常匆促，但动作老练、准确。

“我们一无所知……”贞妮支支吾吾，昂图瓦纳一回房间，她便赶快靠近他。“打了一枪……”

“啊！……”昂图瓦纳说，没转过头来。

“我们连他在巴黎都不知道……妈妈还以为他在维也纳……”

嗓音低哑，有点带喘，但很有力。在惶乱不安中，她还表现出毅力和勇气。

“他下榻的那个旅馆来人通知我们……半小时前……我们

跳上一辆车……妈妈顺路让我在这儿下车。她不愿等，担心……”

她没说完。莱翁拿了一只镀镍盒进来了。

“好，”昂图瓦纳说。“现在开路！……旅馆很远吧？”

“弗里德兰林荫路，二十七号乙。”

“你同我们一起走！”昂图瓦纳冲雅克说。口吻中带命令的意味，多于询问成分。他又说：“那边我们可能用得着你。”

雅克一言不发地瞅着贞妮。她一动不动，不过他感到她同意他去。

“您先走。”昂图瓦纳说。

汽车还没开出车库。车灯将晃眼的光射到院子里。维克多匆匆合上汽车引擎盖，昂图瓦纳已让贞妮上了车。

“我坐前面。”雅克爬上了座位。

直到协和广场，车开得很快。但香谢丽舍大街车水马龙，司机只得放慢速度。

昂图瓦纳坐在后座，贞妮的旁边，尊重姑娘的沉默。他尽情品味这美妙的时刻，他很熟悉这等待、养精蓄锐、看病和忙碌之前的一刻。他心不在焉地望着外边。

贞妮缩在角落里，尽可能远离一切接触，却按捺不住哆嗦：她宛如受到碰撞的水晶体，从头到脚打颤。

刚才，那个陌生的旅馆伙计多少受到猜疑，被让进屋里，他用沙哑的声音说，“九号房间那位先生往头上开了一枪”——直到她坐在那辆出租汽车上，母女俩一言不发，没有流泪，痉挛地互相捏着手，来到大学路——这段时间，她全部思路都在受伤那个人身上。可是，自从雅克闪电般出现，她忘了父亲……她面前这宽厚的活生生的背脊，她避免去看——这无可争辩的

存在，吸引了她全身的精力！……她咬紧牙，夹紧左臂，想压住心跳；她执拗地耷拉着头。这时，她无法分析内心的紊乱。她沉浸在乱纷纷的心情里，好半晌，她生活中的一幕，她险些为此丧命、以为永远摆脱了的那一幕，又残忍地映上心头。

急刹车使她抬起目光。汽车在圆形广场不得不戛然停住，让回营的军人队伍过去。

“真急死人！……”昂图瓦纳转向贞妮说。

一营年轻军人，排成密集队形，挥动三角帽，跟在军乐队后面，步伐整齐，放声高唱进行曲雄赳赳的复调。左边和右边密密匝匝的人群，由威严的纠察维持住，在大声叫嚷，迎着军旗脱帽致意。

司机看到雅克没脱帽，也就戴着鸭舌帽。

他大胆说：“没说的……在这些街区，净是对他们喝彩……”雅克耸耸肩鼓励了他，他又说：“在我们贝尔维尔*，他们可得停止嚷嚷！每回最后都打起来……”

幸亏队伍是朝协和广场那边去的，并往左拐，离开了昂丹林荫路。

几分钟后，汽车开足马力在郊区爬坡，来到费里德兰林荫路。

昂图瓦纳已经打开了车门。汽车一停，他就跳下地来。贞妮一使劲离开坐位，躲开昂图瓦纳伸给她的手，下到人行道上。从旅馆门口投到横道线上的光束照得她晃眼，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头昏目眩，差点摔倒。

---

* 巴黎的工人区。

“跟我来，”昂图瓦纳轻轻拍一拍她的肩说。“我走在前面。”

她挺直身，冲了上去。“他呢？”她在想，不敢回过头去。（即使在此时此地，她也没想父亲。）

韦斯特明斯特旅馆是一个接待外国人的公寓，星形广场区一带这种公寓比比皆是。小厅灯火辉煌。尽里头是一道玻璃隔板，往里可以看到一间回廊厅，三五成群的人坐在那里玩纸牌，一面抽烟，隐没在绿树之中的钢琴送出琴声。

听到昂图瓦纳说了几句，守门人朝一位身穿黑缎衣裙的胖妇人示意，她马上从收款处后面站起来，一言不发，板着个脸，急匆匆把他们带到电梯那儿。栅门关上。这时贞妮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她发现雅克没跟他们一起上楼。

她还来不及镇定下来，已经站在楼梯平台上，遇上母亲。

丰塔南太太的脸容既惶乱又平静。贞妮先就注意到母亲的帽子斜戴着；这种古怪的衣冠不整，比目光的忧虑更触动她。

丰塔南太太手里捏着一个拆开的信封。她抓住昂图瓦纳的手臂：

“他在那边……您过来……”

她将他匆匆拖往走廊：

“警察刚来过……他活着……千万要救他一命……旅馆医生说他不能搬动……”

她转向贞妮，不想让女儿看到枪伤的父亲。

“在那边等着，亲爱的。”

她将手里捏着的信封递给贞妮。这封信是在地板上手枪旁边捡到的；根据上面的地址，旅馆马上派人赶到天文台林荫路。

贞妮单独留在楼梯平台上，借着天花板微弱的灯光，竭力辨认父亲的信。在最后几行，她的名字“贞妮”跳入眼帘：

……

“请我的贞妮原谅我。我从来不会向她表露我的温情……”

……

她双手发抖。神经的震动一直摇撼到她的指端，为了抑制住，她收缩四肢，可是徒然；她竭力要念信，从头看起：

……

“苔蕾丝！不要苛责我。您要知道我出此下策是多么痛苦就好了！您对我多么宽容。朋友，我让您受苦受累了！您多么正直善良！我问心有愧。我对您一味以恶报善。但我一直爱您，朋友。您知道就好了。我爱您，我只爱过您。”

……

字句在她眼前跳动，她的眼睛干涩，灼热，不时离开信纸，朝楼梯不安地瞥一眼：她总觉得雅克就在附近。她非常担心看到他出现，以致不能集中注意力去看这动人哀怜的语句，这是用铅笔斜写在纸上的，她父亲在开枪诀别之前，留下了最后对她的思念之情：

“……请我的贞妮原谅我……”

她用目光搜索躲藏的角落。找不到……那边角上有条长凳……她摇摇晃晃走过去坐下。她不想弄明白自己的感觉。她太疲倦了。她宁愿马上死去，从此了结，解脱自己。

她控制不了脑袋。往事硬要回到记忆中，历历在目，仿佛电影以梦幻的速度掠过去……对她来说，不可理解的事是从一九一〇年夏末，在拉菲特别墅区开始的。那时她看出雅克与日俱增地钟情于她，执著地要征服她；那时她也因与日俱增地感到骚动不安、接受相爱而恐惧；突然之间，他不通知她，不写信告诉她，也不作出什么行动减轻这种突变的无礼，他不来了……后来有天晚上，昂图瓦纳打电话把达尼埃尔找去：雅克失踪了！……而她已开始了爱情的折磨。为什么要逃走？兴许更糟：为什么要自杀？这个孤僻的小伙子带着什么秘密，一走了之呢？……一九一〇年十月，一天接一天，她周围没有人，连她母亲也没看出她的痛苦，她不安地注视昂图瓦纳和达尼埃尔毫无成效的寻找，要找到逃跑者的踪迹……这延续了好几个月……她在沉默和苦恼中，连真正的修道生活那种支持也没有，独自在谜一样窒息人的气氛里挣扎。她不仅执著地要隐瞒自己的绝望，而且要藏起肉体的痛苦，由于这样的打击，身体不济的症状……经过一年多孤独的搏斗，时而衰颓时而恢复过来，精神终于得到缓和。剩下的是调养身体。医生让她到山里过了一整个夏天；初寒乍到，她便在南方……去年秋天，她在普罗旺斯看到达尼埃尔给母亲的信，知道雅克有了下落，他住在瑞士，回巴黎参加了蒂博先生的葬礼。有几个星期她心烦意乱，不过终究很快平静下来，她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创伤愈合了：不，在她和雅克之间已经一刀两断，毫无关系……毫无关系，她这样以为！今晚，在她生平最具有悲剧性

的一刻，他重新出现了，灵活的眼睛，冷淡的脸色！

她坐在那里，俯身向前，目光怯生生地投向楼梯。她的思索在飞驰……她会变得怎样？偶然相遇，目光相对，就能搅起往日的沉滓，在一小时内，毁掉她花了几年才得到的身体与精神的平衡吗？

雅克听从哥哥的示意，留在前厅。

穿黑缎衣裙的妇人回到收款处，不时从单眼镜上方投向他敌意的一瞥。由钢琴和尖声提琴组成的乐队，远远地在卖力演奏一曲探戈，只有一对舞伴，雅克时不时透过玻璃看到。在餐厅，晚来的人已吃完晚饭。餐具室传来盆碟相碰的声音。侍者端着托盘来往如梭。经过出纳员前面时，他们轻声说："三号一瓶埃维昂矿泉水"，"十号付账"，"二十七号两杯咖啡"。

一个侍女跑着下楼。穿黑衣服的女人用笔尖向她指指雅克。

她递上昂图瓦纳的字条：

"打电话给埃凯大夫，叫他火速赶来。帕西09—13。"

雅克打听到电话间。他听出那边是尼科尔的声音，但他没有通名报姓。

埃凯在家。他过来听电话：

"我就来。过十分钟我赶到那里。"

账房女人在电话间门口候着。同"九号那个傻瓜"有关的一切都令她怀疑：一个病人，在旅馆里已经是不受欢迎的顾客，何况是寻短见的！

“这种事，您明白，在我们这样的地方……我们不能……绝对不能……必须马上……”

昂图瓦纳刚出现在楼梯上。他脱了帽，没跟着别人。雅克快步朝他走去。

“怎样？”

“他昏迷不醒……你打了电话吗？”

“埃凯就到。”

穿黑衣服的女人坚决向他们走来。

“您大概是家庭医生吧？”

“是的。”

“我们不能留下他，您明白……在我们这样的旅馆……必须把他送到医院……”

昂图瓦纳不理会她，将雅克拖到前厅的另一端。

“发生了什么事？”雅克问。“他为什么要自杀？”

“我一无所知。”

“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我想是。”

“你马上上楼？”

“不。我等埃凯，要同他说话……我们坐下吧。”

但一坐下他又站起来：

“电话在哪儿？”他忽然想起安娜。“看住入口。我马上回来。”

安娜躺在沙发上，没有开灯，窗户敞开，拉上窗帘。听到电话铃声，她预感到昂图瓦纳不会来了。她在听他解释，却听而不闻，抓不住他的意思。

“您明白吗？”他很惊讶她沉默。

她无法回答。痉挛缩紧她的喉咙，使她透不过气来。她振作一下，嗫嚅说：

“……是真的吗，托尼？”

声音很低，都变了调，他忍住了一会儿，然后生起气来：

“什么，是真的吗？我对您说了嘛……他昏迷不醒！我在等外科医生！”

她怨恨得捏紧抓住话筒的手指，不敢开口，生怕哭出声来。

他在等待。

“你在哪儿？”她终于问。

“在一个旅馆……靠近星形广场……”

她好象微弱的回音那样重复：

“星形广场？……”歇了好半晌：“就在附近……你挨着我，托尼！……”

他微笑：

“是的，这不远……”

她捉摸出他嗓音中的微笑，突然恢复了希望。

“我明白你的想法，”他仍然微笑，“不过，我再说一遍，我一整夜都要留在这里……你最好还是明智地回家。”

“不！”她快而低沉地说。“不，我不动窝！”又停顿一下，耳语般地说：“我等你……”

她胸部后仰，离开话筒，深深呼吸。她听到话筒传来很远的鼻音说话声：

“……我能脱身就好……不过别太指望这个……晚安，亲爱的……”

她赶紧将话筒贴住耳朵。昂图瓦纳已挂上电话。

于是她重新躺在沙发上，目光呆定，双腿并拢，身体绷直，话筒贴紧脸颊。

“丰塔南太太不用说是个了不起的妇女，”昂图瓦纳默默回到雅克身边，坐下说。停了一会又说：“你一直没见过贞妮？”他突然想起弟弟的不辞而别，《小妹妹》，他以前对这篇捉摸不透的小说的感受。

雅克沉下了脸，摇了摇头。

一辆车停在旅馆门前。埃凯出现在台阶底下。他的妻子在他身后。尼科尔一直没原谅姨父热罗姆：她认为他要对母亲的放荡负责，这可耻的结局她觉得是上帝的惩罚。但在这令人忧伤的时刻，她不愿让姨妈苔蕾丝和贞妮孤立无助。

埃凯在门口停了一下。精细的目光在单眼镜后面环视前厅。他看到昂图瓦纳朝他们走来。雅克有意躲在一边，他没认出来。

在婴儿死前那一晚以后，昂图瓦纳没见过尼科尔。（他知道，不久，尼科尔生下一个死婴，难产使她身心受到永久的损伤。）她消瘦了；青春焕发、充满信心的脸容已消失不见。她向他伸出手。他们目光相遇，尼科尔的脸孔略微抽搐一下：昂图瓦纳同她最痛苦的回忆联系在一起，今晚又正巧在这新的惨剧的悲剧气氛中看到他……

昂图瓦纳一面对外科医生耳语，一面带他们来到电梯那里。他们走进那个玻璃小间之前，雅克老远看到他哥哥用手指戳在太阳穴的发根部位。

穿黑衣服的女人在账台后蹦起来。

“是个亲戚？”

“是外科大夫。”

“总不至于在这儿动手术吧，我料定了！”

雅克朝她转过背去。

音乐停止了。餐厅熄了灯。一辆火车站迎送车载来一对年轻夫妇，准定是英国人，寡言少语，新行李箱十分漂亮。

十几分钟过去，女侍又送来昂图瓦纳的字条：

“以埃凯名义打电话给贝特朗诊所，纳伊利54—03。马上派一辆能平放病人的救护车。准备好手术室。”

他立即去打电话。

走出电话间，他遇上账房女人，她倚门而立。她如释重负地和和气气朝他微笑。

他看到昂图瓦纳和埃凯穿过前厅。外科医生一个人上了车。

昂图瓦纳回身向雅克走来。

“埃凯今晚想取出子弹。只有这个机会……”

雅克用目光征询他的看法。昂图瓦纳努了努嘴。

“子弹深深陷入脑壳。要取出来那是奇迹……现在听我说，”他走向回廊口上那张通讯表。“丰塔南太太想通知在吕内维尔的达尼埃尔。你得上“通宵开门的邮局发份电报；比如上交易所那间邮局。”

“会准他假吗？”雅克反问。他想：“在目前情况下……又驻守在边境！……”

“当然会……为什么不行？”昂图瓦纳不明白地说。

他已经坐下，开始起草电报。但他改变主意，将纸揉成一团：

“不……最稳妥的是打电报给上校。”他拿起另一页纸，一边写一边念念有词：“……请您……马上给……上士丰塔南……准假……他父亲……”他终于站了起来。

雅克顺从地接过电报稿：

“我再去诊所找你？在哪儿？”

“……看你方便，比诺大街十四号……何必呢？”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伙计，你不如去睡觉……”（他就要问：“你住在哪里？你想在大学路住下吗？”但他没有说。）“明天早上八点以前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情况。”

雅克离开了，他又叫住弟弟：

“无论如何你还是要给达尼埃尔打电报，告诉他诊所地址。”

十九

待雅克走出交易所邮局，快到午夜了。

他在想达尼埃尔，想象他拆开自己刚发出，署名“蒂博医生”的电报。他呆在人行道边上，心如乱麻，视而不见地瞧着灯光照亮的、几乎无人的广场。四肢有点不适，好象发烧刚起一样；脑袋昏昏沉沉：“我怎么啦？”他想。

腰一使劲，他挺直了，穿过横道线。有点微风，但夜晚仍

然闷热。他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去。“我怎么啦？”他又想，“贞妮？”少女穿着蓝衫的苗条苍白的影像，象当年那样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仅仅一刹那。他马上赶走它，几乎毫不费力。

他从维维也纳路来到普瓦索尼埃尔大街，止住了脚步。在这个夏天的星期日，深更半夜行人稀少的大街，这一刻却热闹起来：电影厅人走空了；而咖啡店前面坐满了人。敞篷的出租汽车，风驰电掣般朝歌剧院方向开去。人行道上，人流也涌向西面。戴着插花宽边帽，体态轻盈的妓女逆人流而上，奔圣马丹门那边走去，盯看单身的男人。

雅克倚在街角的店门上，望着这些麻木的人们掠过。象昂图瓦纳那样的盲目十分普遍。这些笑语喧哗的行人中，有谁怀疑到欧洲已落入陷阱之中？……雅克从未这样有切肤之感：千百万无忧无虑的人，命运掌握在几个几乎偶然选中的人手中，而各国人民将维护自身安全，荒唐地寄托在他们身上。

一个卖报的拖着破鞋，无望地叫喊：

“第二版……《自由报》……《新闻报》*……”

雅克买了报，在路灯下浏览：“卡约案件……普安卡雷先生的旅行……游泳穿过巴黎……美国和墨西哥……嫉妒惨剧……自行车穿越法国赛……杜伊勒里宫气球大奖……财政通报……”什么也没有。

他又重新想到贞妮。他猝然决定提前两天动身：

“明天我就回日内瓦去。”这个决心使他感到意外的舒畅。

---

* 《自由报》与基督教社会党联系密切，《新闻报》创建于1836年，倾向保守。

“我到《人道报》报馆去一趟？”他想。他近乎轻快地踏上克罗瓦桑路。

这时候，大部分第二天出售的报纸都在这个街区印刷，这儿充满了生机。雅克在人堆中左右穿行。酒吧、咖啡店亮如白昼，挤满了人。嘈杂声透过打开的门窗，传到街心。

《人道报》报馆门前，有一小堆人堵住了门。雅克握了几个人的手。人们已经在评论拉尔盖斯特刚送给老板* 的新闻：最近，价值四十亿的黄金（被称为“战争储备”）惊人地存入法兰西银行。

一会儿，人群散开。有几个人提议到“进步咖啡馆”打发掉这个晚上，咖啡馆离这儿只有几分钟路程，在“小径”路，想打听消息的社会党人，总有把握在那儿碰上几位报纸编辑。（不常去进步咖啡馆的人就上蒙马特尔路的“月芽面包咖啡馆”，或费陀路的“啤酒杯咖啡馆”。）

雅克应邀上进步咖啡馆喝杯啤酒。他已经去过这类聚会场所，总能找到朋友。大家知道他有任务，来自瑞士，对他有点敬重，既向他打听，也尽力帮助他完成任务。尽管许多工人出身的活动分子信任他，对他友好，却把雅克看作“知识分子”、“同情者”，因为他出身与他们不同。

在进步咖啡馆，他们选定了一个相当宽敞而低矮的大厅，位于假二楼。经理入了党，只让常客上楼。今晚有二十来个各种年龄的人聚在那里，围坐在粘乎乎的大理石桌旁，烟雾腾腾，酒气氤氲。大家在议论若莱斯的文章，这是早上见报的，

* 指若莱斯，他是《人道报》总编辑。

论述一旦发生战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作用。

与会的人有卡蒂厄、马克·勒伏瓦尔、斯特法尼、贝尔泰和拉布。他们围着一个大胡子高个，须发是红色和金黄色的，他叫塔茨莱尔，德国社会党人，雅克在柏林已相识。塔茨莱尔断定，这篇文章所有日耳曼人的报纸都会转载和评论。依他看，若莱斯最近在议会发表的，为法国社会党人拒绝总统出访俄国时应允的贷款所作的辩护讲话——若莱斯声称，法国没有考虑到要投入冒险中——在莱茵河以远引起深刻反响。

“在法国也是这样，”拉布说，他以前是高等技艺学院学生，大胡子，脑壳古怪地隆起。“正是这篇讲话决定了社会党塞纳分部投票赞成，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发动总罢工的动议。”

卡蒂厄问道：“你们德国工人是否准备好，组织好，一旦你们的社会民主党接受战争……在总动员威胁下发出命令时，你们不会争论起来，发动罢工？”

塔茨莱尔自信地笑着说：“我把问题还给你。总动员那一天，你们法国工人阶级是否有组织有纪律……？”

“我想，这多半取决于德国无产者的态度。”雅克说。

“我则回答：肯定这样！”卡蒂厄插入说。

“不一定！”拉布说。“我宁可回答不。”

卡蒂厄耸耸肩。

（他高大、瘦削、笨手笨脚。到处都能碰到他，分部、委员会、劳动交易所、总工会、编辑室、政府各部的楼梯口，他总是忙忙碌碌，跑跑颠颠，抓不住他。一般都在门口遇上他，想找他时，他已经无影无踪：就象从你身边掠过，你来不及辨认那样。）

塔茨莱尔抿着嘴笑：“既是，又不，……在我们国家，

gerade so（也正是一样）！……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转动大眼睛，突然说：“在德国，人们对普安卡雷拜见沙皇非常不安！”

“当然！”拉布咕噜说。“真不是时候！在全世界看来，我们好象想正式鼓励泛斯拉夫主义！”

雅克说：

“尤其翻开报纸时：所有的法国报纸对这次出访的评论，挑衅的口吻确实令人不能容忍。”

“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塔茨莱尔又说。这是因为有一个外交部长维维亚尼* 在里面，他令人猜想，在彼得堡，谈及外交时会反对日耳曼主义……在我国，人人皆知，是俄国逼迫法国制定三年兵役法。目的何在？泛斯拉夫主义越来越威胁着德国和奥地利！”

“俄国的情况却很不妙，”米拉诺夫刚走进来，坐在雅克旁边。“这里的报纸对此几乎只字不提。普拉兹诺夫斯基刚从俄国来。他带来消息。罢工从普蒂洛夫的工厂发难，迅速蔓延。前天星期五，仅在彼得堡就有六万五千名工人罢工！发生了街垒战！警察开枪，打死许多人！甚至有妇女和姑娘！”

贞妮穿着蓝衫的身影，在雅克眼前出现又隐去。他想说话，驱走令人心烦的影像，便问俄国人：

“普拉兹诺夫斯基在巴黎？”

“他今天早上到达的。他同老板密谈已有一小时了……我在等他……你也想见他吗？”

---

* 维维亚尼(1863—1925)，1906年与社会党人决裂，加入社会共和党，1914年6—8月任议长。

“不，”雅克说。他又烦躁起来，感到火烧火燎似的。在这烟雾缭绕的地方呆着不动，反来复去老是提出一样的问题，他突然感到难以忍受。“夜深了，我该走了。”

来到外边，黑夜，孤独，比人声杂沓更令他不可忍受。他加快脚步，朝他下榻的旅馆走去。他住在贝那丹路和图奈尔码头的拐角，在塞纳河的另一边，靠近莫贝尔广场，一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这是范赫德的老朋友，一个比利时社会党人开的旅馆。他无心观看，穿过巴黎中央商场闹哄哄的夜市，然后是广阔的静悄悄的市政厅广场。大钟指着两点差一刻。这是形迹可疑的人出没的时辰。深夜迟迟不归的男女，象公狗和母狗四处寻觅，相遇时互相嗅闻一样……

他又热又渴。酒吧统统关门了。他低着头，步履沉重，沿码头走去，急于睡觉和忘却往事。贞妮无疑在那边守在父亲枕旁。他不让自己想下去。

他喃喃自语：“明天这时候，我已经远离他乡了！”

他摸索着上楼，终于来到房里，就着水罐喝了一大口温热的水，来不及亮灯便脱掉衣服，斜躺在床上，随即沉沉入睡。

二十

昂图瓦纳也在场，手术不了了之。埃凯切开伤口，起掉打碎的骨头；碎骨深陷到脑髓中。他甚至决定试一试穿颅术。但病人的状况不允许拖延，两个医生只得放弃找到子弹的想法。

他们同意把情况告诉丰塔南太太。可是，他们好意说——

也并非不对——手术能给病人一线生机；如果情况好转，还是可能再次寻找子弹，并且取出来。（他们没有实说的是，希望渺茫。）

埃凯和妻子决定离开诊所时，已经两点了。丰塔南太太坚执要尼科尔跟丈夫回家。

热罗姆被送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有个护士照看他。

为了不致让这母女俩孤零零留下来，昂图瓦纳提出陪她们过夜。他们三个来到隔壁的小客厅。门窗敞开。四周笼罩着医院夜晚阴森森的死寂：每堵墙的后面，都可以捉摸出一个病人在骚动，在叹息，数着钟点，无法拖延一下。

贞妮躲在一边，坐在房间尽里面的长靠背椅上。双手叠放在裙上，胸脯挺直，脖颈硬支着头，合上双眼，好象睡着那样。

丰塔南太太将扶手椅挪近昂图瓦纳的坐椅。她有一年多没见到他了。但知道丈夫自杀，她头一个想法便是求助于蒂博医生。他来了。他一叫就来，总是不顾自己，精力充沛，忠实可靠。她突然说：

"您举丧之后我还没有见过您。我知道您经历了痛苦难熬的时刻……我惦记着您。我为您父亲祈祷……"她住了口：她想起两个孩子逃走后她唯一的一次去拜访蒂博先生。他显得多么粗暴和不讲理！……她喃喃地说："让他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昂图瓦纳没有说话。沉默片刻。

小虫子绕灯翩飞，微弱的灯光笼罩着仿豪华的家具、坐椅涂金的蜗形装饰、安放在桌子中间的蓝瓷套盆和扎着饰带柔软无力的绿叶植物。走廊尽头不时传来低低的颤音。于是可以听

到护士在花砖地上行走的碎步声，一扇门打开又轻轻关上，远远传来呻吟声，瓷器的丁当声，一切又归于沉寂。

丰塔南太太欠身对着昂图瓦纳，用胖乎乎的小手挡住眩目的灯光和疲倦的眼睛。

她低声谈起热罗姆，断断续续地解释她丈夫的种种纠葛。她毫不费劲，任凭自己自言自语般说话：她在昂图瓦纳身旁总感到安心。

他也俯身聆听。他不时抬起头。于是他们交换严肃的谅解的目光。他想："她多么善良。"他赞赏她这种沉静、这种痛苦中的尊严、这种自然的魅力，不断揉合她刚强品质的魅力。"父亲只是个资产者，她呢，她是个贵族。"

他没有漏掉她每一句话。他一步步重新构想出丰塔南直到死前那一段浪荡生涯。

大约一年半以来，热罗姆在一家英国公司做事，地点在伦敦，公司经营开发匈牙利的森林。这是一家体面的公司，有几个月丰塔南太太以为她丈夫终于保持稳定的工作。说实话，她从来也搞不清热罗姆的职务是什么。他大部分时间在维也纳与伦敦忧郁地度过，有时在巴黎短暂停留一下。他回天文台林荫路过一个晚上，随身携带满满一皮包文件，神态庄重，但充满雅兴、诙谐和洒脱，对亲人体贴入微，使他们着迷。（可怜的女人讳莫如深的是，她根据各种迹象，确信丈夫有两处花销很大的关系，一处在奥地利，另一处在英国。）不管怎么说，他看来生活丰裕。他甚至让人明白，他的地位还会更好，不久他便能大笔补贴他妻子和女儿的生活需要。因为近几年来，丰塔南太太和贞妮完全靠达尼埃尔生活。（这样实说，丰塔南太太明显地有斗争，既耻于指责丈夫的不闻不问，又自豪于表白儿

子的孝顺。）

达尼埃尔幸亏能同吕德韦格松的艺术杂志合作，获得不错的报酬。达尼埃尔不得不服役时，局面几乎不可收拾。吕德韦格松恢宏大度，有先见之明，为了让他的合作者服役期满能回到他那里，主动提出服役期间照旧给达尼埃尔月薪，但打折扣。这样，丰塔南太太和贞妮总算不致缺吃少穿。热罗姆对此不是一无所知。他甚至常常提起。他一贯不顾家里，心安理得地让儿子照顾这个家，他以大老爷那种气派要妻子告诉他花费的准确数目；他不放过机会感谢达尼埃尔。他假装把这种金钱帮助看作他向儿子借贷，一有可能他便归还。他说，为了便于了结，他宁愿等这笔款子凑一个“整数目”；他细心地结清这笔债，不时将一式两份的清单交给荅蕾丝和达尼埃尔，是用打字机打的，利息算得很高……从丰塔南太太说出这些细节时天真而又完全看破的口吻，很难看出她是否识破热罗姆的欺诈手法。

昂图瓦纳这时抬起眼睛，遇到贞妮落在他身上的目光。这目光充满内心感情，因矜持和孤独而显得沉滞，遇上它不能不感到不安。他忘不了早年那一天，他过来问贞妮她哥哥逃走的情况，他第一次遇到这种目光。

少女陡地站起来。

“我闷死了，”她对母亲说，用手心里揉成一团的小手绢擦擦脑门。“我到花园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丰塔南太太点头应允，注视她直到她消失不见，然后又回过身对着昂图瓦纳。贞妮走开她并不生气。她的叙述迄今为止丝毫不能说明热罗姆突然要自杀。现在必须接触到更令人难堪的难以启齿的解释。

热罗姆本来在维也纳有些关系来往，去年冬天，他“不谨慎地”把自己的名字——他在奥地利用热罗姆·德·丰塔南伯爵的称衔——借给奥地利一家商号的董事长，这是一个糊墙纸公司，只存在几个月，刚刚不光彩地宣告破产。清理账目正在进行，奥地利司法部门力图理清责任。

今年春天，糊墙纸公司在特里埃斯特展览会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展台，租金一直未付，展览会管理机构提出申诉，事情变得愈加复杂。热罗姆又特别关心这个展览会，去年六月，英国公司准他一个月的假，他在特里埃斯特愉快地度过假期。糊墙纸公司好几次交给他数目相当大的款项，他看来无法证实如何使用的；独任推事指控丰塔南伯爵在特里埃斯特挥霍光公司的钱，不付展台的租金。无论如何，热罗姆是在作为破产的董事长而受到控告。传说他带着一厚叠股票，可能是别人“无偿地”给了他，他才当上董事长的。

丰塔南太太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直至近几个星期，她什么也没有疑心。她收到过热罗姆的一封信，措词含混，十分急迫，他恳求她用别墅再一次作抵押，因为她是别墅的唯一业主——（她已经被迫为他作了部分抵押）。她的公证人受托派人到奥地利很快作了调查，因此丰塔南太太获悉了对丈夫的司法追查情况。

最近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呢？什么新情况会逼得热罗姆作出这个绝望的行动？丰塔南太太作了各种猜测。她知道，特里埃斯特的某些债权人，在地方报纸上天天辱骂她丈夫。他们的透露是否有根有据？热罗姆大概感到前途无可挽回地受到损害。即使他能摆脱奥地利的司法机构，经过这件丑闻，他也无望保持在英国那升公司的地位……他束手无策，四面楚歌，不用

说，唯一的出路便是长辞人世？

丰塔南太太住了声。她望着前面，模糊的带疑问的目光好象在提出一个问题，不过她没有说出来："我为他做了我该做的一切吗？如果他感到我象从前那样呆在他身边，他会走到这一步吗？……"这个问题纠缠不休，无法解决……

她竭力想振作精神，说道：

"贞妮呢？我担心她会着凉……在外面睡着了。"

昂图瓦纳站起身：

"您不用麻烦了。我去看看。"

二十一

贞妮没有勇气下楼到花园里去。她只想躲开这个客厅和昂图瓦纳。

她一只手扶着墙壁的瓷砖贴面，随意在过道走了几步。虽然每个窗户都敞开着，空气仍然窒闷。从楼下的手术室，经过楼梯，升上一阵阵令人恶心的以太，同自上而下回旋的热气混杂起来。

她父亲那个房间的门半开半掩。房内幽暗，只有屏风后一盏守夜灯照明。护士坐在椅子上打毛线。依稀能分辨被子下面纹丝不动的身体。双臂平放在床上。头侧倒在枕上。绷带遮住了额角。嘴半张半闭，形成一个黑洞，从中逸出有节奏的微弱的气息。

贞妮透过半掩的门，望着这张嘴，倾听这喘息声，她沉静

明晰，几乎无动于衷，自己也不免惶惑起来。她父亲快要死了。她知道，心里在重复，却不能摆脱朦胧的思想深处这可怕的念头：把这看成一件真实准确，与她有关的事。她感到焦躁，心肠变硬。尽管父亲生活有污点，她还是热爱他。她记得自己的青年时代，父亲大病一场，她呆在他枕旁，看到痛苦不堪、憔悴的脸容，她心如刀绞。今天她怎么会这样冷漠呢？……她竭力伫立在那里，双臂下垂，目光盯住床上，由于自己的淡漠无情而感到吃惊，觉得有罪，同掉转眼睛，忘却这幕惨剧的愿望作斗争……仿佛正是今天晚上，父亲不合时宜的临终，使她失去了幸福的最后机会……

临了，她想凉快一下，肩膀离开门框，她走近过道的窗户。那儿有张椅子。她坐了下来，双臂支在扶手上，双手合拢托住额头。

她恨雅克！这是一个卑劣任性的家伙。也许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一个疯子……

在她下面，花园无声无息地笼罩在闷热的黑暗中。她分辨出一团团浓黑的树荫，泛白的曲径绕着草坪逦迤而去。臭椿那种持续的东方药味毒化着空气。越过树木，林荫道隔开的街灯闪闪烁烁，菜农的马车列队而过。无尽无休的车队发出磨研咖啡的吱嘎声，在石子路上晃动。小汽车的轰轰声不时盖过马车的辚辚声：一颗明亮的流星掠过枝杈，消失在黑夜中。

“别在这儿睡着。”昂图瓦纳在她耳畔悄悄说。

她不寒而栗，忍住叫声，仿佛他碰到了她。

“您可要我给您搬张扶手椅来？”

她摇摇头，笔直地站起身，跟着他走回小客厅。

“情况没有变坏，”他一边走，一边小声说。“脉搏可以说有好转。有些征象好象表明昏迷减轻了。”

丰塔南太太站在客厅里，她迎着他们走来，急促地冲昂图瓦纳说：

“我想起了一件事。我早该通知詹姆士！……格雷戈里牧师，一个朋友……”

她一面说话，一面随便而亲热地用胳臂搂住贞妮的肩膀，将姑娘贴紧自己。两张脸带着不同的愁容，相互依偎。

昂图瓦纳表示他记得牧师。他突然想抓住这个意外的借口溜走！……离开这个诊所，哪怕只有一小时……也许赶到瓦格拉姆林荫路？……安娜的映像出现在他面前：安娜穿着白梳装衣，睡在长椅上……

“这很简单！”他说；他的嗓音不由自主透露出令人意外的激动。“给我地址……我去找他！”

丰塔南太太为难地说：

“太远了……在奥斯特利茨火车站！……”

“楼下我有车！深夜车开得快……而且，”他用最自然不过的声音添上说，“我顺便回家一趟，看看昨晚有没有病人打电话来……过一小时我就回来。”

他已经朝门口走去，勉强听到丰塔南太太说出地址和激动的感谢声。

“他真是尽心尽力！有了他，我们多运气！”他一消失，她便禁不住说。

“我讨厌他。”停了一会，贞妮喃喃地说。

丰塔南太太愕然地看看女儿，没有吭声。

她让姑娘呆在小客厅，自己回到热罗姆房里。

喘息停止了。呼吸越来越微弱，从半张的嘴里无声地吐出来。

丰塔南太太示意护士别动，她悄没声儿地坐在床脚。

她失去了希望。她的目光不离开那扎着绷带的可怜的头。眼泪不知不觉滴下脸颊。

“他真漂亮。”她心里想，目光毫不偏开。

棉花和纱布绷带遮住了银白色的头发，衬出侧面东方人脸型的细腻，这凝然不动的脸容既英俊又柔美，令人想起年轻的法老死后的脸孔。因为难以觉察的皮肉肿胀消去了憔悴和皱纹，在房间的半明半暗中，脸孔显得奇迹般地年轻。脸颊在颧骨之下平展到下巴有力的弯曲处。绷带拉紧了额角皮肤，使紧闭的眼线向两鬓伸延。嘴唇有点麻木，诱人地隆起。他美得象他们年轻时代，那时，早上她头一个醒来，俯身凝视沉睡中的他……

她按捺不住绝望和温情，泪眼朦胧地注视热罗姆身上残留的东西：他一生中唯一巨大的爱情残存的痕迹。

热罗姆三十岁时……他站在她面前，柔媚灵活，胸部挺起，青铜的肤色，笑容可掬，讨好的眼神……“我的印度王子，”她那时说——自豪地得到他的爱！……她听到他的笑声，这清晰的三个音符：“哈，哈，哈！……”他扬起脖子，一声声吐出来……他的快乐，他一贯的好情绪……他骗人的快乐！因为他生活在骗人之中，就象这是一个自然的元素：快乐、无忧无虑、不可悔改的骗人……

热罗姆……她女人的一生所经历的爱情对象就在这里，躺在这张床上……多少年来她自以为爱情生活已经过去！如今她

突然明白，她在不断地期望……是眼下，就在今夜，一切即将永远结束。

她用双手掩住脸，召唤圣灵。可是徒劳。她的心涨满了温情脉脉的激动。她感到上帝抛弃了她，她沉湎在不纯正的怀念中……她觉得羞耻，她的思路屈服了，不由自主地勾起对爱情最后的回忆……在别墅区……在拉菲特别墅区那幢别墅里，诺艾米死后，她将热罗姆从阿姆斯特丹领回来……那一夜，他卑顺地溜到她房里，请求原谅。他需要怜悯和爱抚。他在黑暗中靠着她，蜷成一团。而她搂住他，象抱孩子一样。那是一个夏夜，象今天一样……窗户朝森林打开……直到早上她守着他，抱着他，他象孩子一样入睡，而她无法合眼……炎热而甜蜜的夏夜，象今天一样……

丰塔南太太猛地抬起头。目光里可以看到一点迷乱……一种狂烈粗暴的欲望：赶走这个护士，躺在他身边，最后一次紧抱住他，偎依在他的温热中；既然他要永远长眠，并最后一次催她入睡……"象孩子一样……象我的孩子一样……"

在她面前的被单上，摆着一只矫健有力的手，象用模子铸出来一样，线条优美，指环那颗偌大的玛瑙形成一个暗点。右手曾经孤注一掷，拿起手枪……"为什么我不在你身边？"她绝望地想。或许他朝太阳穴举起这只手之前，心里召唤过她？如果在这万念俱灰的时刻，她在他身旁，在上帝指定她在人世的位置上，任何反感都不应容许她擅离的位置上，他便决不会做出这个举动……

她闭上眼睛。几分钟过去。她不知不觉恢复了心境平静。她赶走回忆，内疚使宗教的宁静回复到她身上。她重新感到，同宇宙伟力结合，对她来说，这已变成持久的必不可少的安

慰。她已从各个角度考虑过上帝的这种考验。不幸刚猛袭她心灵，打得她弯腰曲背；她越过这不幸，企图认出这隐蔽的最高必然，神圣图景的法则；她感到终于走近平静的领域……走近选民一切痛苦的终极——舍弃和忍让的宁静境界。

“愿你的意志实现。”她合十双手喃喃地说。

二十二

小汽车降下玻璃窗，全速穿过不见人影，回音轰响的城市，短促的夏夜已经让位于破晓。

昂图瓦纳坐在后座中间，手脚伸开，叼着烟卷，正在思索，同往常一样，不眠的疲乏远远没有打垮他，反而使他越发兴奋愉快。

“三点半，”经过普雷尔广场的大钟前面时，他小声说。“四点我要叫醒那个狂热的牧师，打发他上诊所，我就得空了……那一位我不在时显然会完蛋……不过也有可能再拖上二十四小时……”他心安理得：“什么都尝试过了。”他回忆起动手术的几个阶段。他再往前去想，记起贞妮到来，同雅克度过晚上。经过这几小时职业的活动，同弟弟的争论他觉得更无谓了。

“我是医生：我有事要做，而且我正在做。他们还想怎么着？”

他们是指雅克，他无所事事，没有职业，光在激动，空论；也指雅克后面那群革命鼓动家，昨晚他觉得已听过他们暴

乱的叫喊。

“不平等，不公道？……当然！他们以为有所创造？……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当今的文明是一个已知数，他妈的！一个已知数！那么从这儿出发。为什么要怀疑这一切？……他们的革命，”他小声说，“他们给我们准备了多糟糕的局面！一切推倒在地，重新开始，好象小孩玩积木！白痴！老老实实干你们的活计吧！……不必埋怨社会的弊病，拒绝合作，相反，你们最好依附于存在的东西，依附于现实环境和时代，象我们一样奋力工作！不必去谋划大变动，它的好处很成问题，最好利用你们短暂的人生，在你们平凡的岗位上，相对有用地做出尽量好的事来！”

他对这番议论十分满意。就象拍板定案那样他又加了一句：“就这样，先生们！”

“这好象继承问题一样，”他突然愤怒起来，“今天，拥有财产就是生活在‘剥削他人的基础上’！……笨蛋！……我不捍卫后代继承的原则……不，我不捍卫……我同你一样，也知道别人会怎么说……可是，见鬼，既然目前是这样！既然生活造成我们这种状况！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现在要反对什么？”他微笑地想。“我好象要反对我想捍卫的东西……”

他马上又活跃起来，仿佛要说服对方：

“不过我同意，继承的结果往往良好……我多少次看到，继承财产十有九次能实现美好的生活设想——我想说有用的，对人类共同体有利的生活设想……”

“今天，不穷难道是犯罪吗？”他突然抱住手臂说。

他朦胧感到自己有点弄虚作假。这时，他的意识提出的准

确问题该是这样："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产而致富是犯罪吗？……"他不考虑这个细微区别，耸耸肩，似乎要摇落这个恶毒的想法。

"去年冬天他写信给我：'我不想利用这笔遗产……'傻瓜！'利用！'别人现在会责备我'利用'遗产了吗？说到底，究竟是谁要'利用'我对医疗条件的重新安排和我们的工作呢？是我吗？……不错，是我，"他老实地承认。"但我想说：只有我一人'利用'吗？……归根结底，别人处在我的地位，难道不也是为个人利益效劳，同时尽力为普遍利益效力吗？"

小汽车越过塞纳河。河水，码头，远处的桥梁，沐浴在玫瑰色的烟霭中。他将烟蒂扔出车窗，又点燃另一根：

"你比自己认为的更象我，傻瓜，"他发出满意的轻轻笑声。"你生来是资产者，老弟，就象你生来是红棕色头发那样！你的头发变成褐色了，但反光仍然呈红棕色，你对此无法可想……你的革命本能呢？我半信半疑……你的祖传意识，你的教育，甚至你的内心趣味，却束缚着你……等一等吧：到四十岁，你也许比我更象资产者！……"

小汽车减慢了速度。维克多胸部俯向前，想看清门牌号。汽车终于在一道铁栅前停下。

"不管怎样，即使他如此，我仍然爱他。"昂图瓦纳打开车门时想道。

这时他责备自己在接待弟弟拜访时，没有更多地流露出愉快来。

二十三

格雷戈里牧师一年来住在贞德区一个可怜的公寓里，这个老城区几乎只居住阿美尼亚的普通工人，他在给他们传播福音。

昂图瓦纳好不容易才叫醒守夜的人，一个肮脏的地中海东岸人，他和衣睡在门口走廊的软垫长椅上。

“对，先生……格雷戈里牧师，对。跟我上楼，先生……”

牧师居住的阁楼在第五层。在这人口拥挤的贫民窟，七月的天气生出一种垃圾箱和汗味的恶臭，令人想起阿拉伯人的小巷的酸臭气。

听到守夜人胆怯的敲门声，格雷戈里跳下床来。

“惊醒得很哪。”昂图瓦纳思忖。

门闩轻轻滑开，牧师出现了，手里拿着小油灯。

这幅景象出人意料。格雷戈里穿了一件垂到脚边的体面睡衣就寝；他要压住肝部才能入睡，因此用一条褐色法兰绒带子紧束住腰，使睡衣下摆象裙子那样鼓胀出来。他赤着脚，脸色象幽灵，身体瘦削，头发蓬乱，眼神异常，令人想起《一千零一夜》的巫师。

昂图瓦纳一开口——他起先没有认出来——他便什么都明白了。昂图瓦纳站在门口，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他，他则一声不响，抓紧时间，将腰带的一端系在铁床架上，卷好四公尺长的法兰绒带子，动作象陀螺一样，卷得越来越快。

昂图瓦纳勉强保持严肃，解释外科医生的手术，要取出子弹的困难。

“哦！……哦！……”这个卷腰带的苦行僧气喘吁吁地表示异议：“忘掉这手枪！……别管子弹！……必须……恢复的是……生的愿望！”

他比划着，转动不满的目光。最后，他脱下睡衣，将瘦骨嶙峋，长得不匀称的脸凑近昂图瓦纳的脸孔；他的眉毛不停地被神经质的抽搐牵动着。他流露出内心无声的笑，用柔和怜悯的声调说：

“可怜的亲爱的医生，以前你是留胡子的！你以为在治病，其实你们在制造病，你们这些渎神的人们，因为你们预言存在着病！……No（不）！……我对你们说：必须让智慧之光透进来！基督才是绝无仅有的医生！是谁治好了拉撒路？你能医治拉撒路吗，可怜的愚昧的医生？”

昂图瓦纳觉得滑稽，但表面一无所动。不用说，那一位却看到了医生眼里不由自主的狡狯的闪光，因为他皱眉蹙额，猛然对医生转过背去。他没穿内衣，衬衫鼓囊囊地垂落在臀部；他从阁楼的这一角到另一角来回踱步，寻找白天穿的内衣和衣服。

昂图瓦纳伫立不动，默默地等待。

“人是神圣的！”格雷戈里咕噜着说，他靠在隔墙上，胸部前倾，在穿袜子。“基督内心明白，人是神圣的！我也明白！我们大家也都明白！人是神圣的！”他的脚伸进系着鞋带的大黑鞋。“说过‘法律杀人’的人，已为法律所杀*！基督

* 耶稣钉上十字架得到罗马检察官皮拉特的批准。

是被法律杀害的。人在脑子里只保留法律条文。没有一个教派确实是建立在基督的真正原则上的。一切教派都仅仅建立在关于基督的寓言上！”

他不停地自言自语，以非常神经质的人的过分而又笨拙的灵活劲头东拐西走：

“上帝是一切中的一切！……上帝是光和热最强的幅射中心！”他怨恨地一撩，取下挂在长插销上的裤子。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象放电一样迅疾。“上帝是一切！”他重复说——提高了声音，因为他面向墙壁，扣上裤钮。

扣完裤钮，他又旋转过来，朝昂图瓦纳投以阴沉的挑战的一瞥，严厉地说：

“上帝是一切，上帝那里没有恶！我说，poor dear Doctor（可怜的亲爱的医生），在无所不在的一切那里，没有一丁点恶和狡猾的因素！”

他穿上驼羊毛黑外衣，戴上滑稽的卷边小毡帽。他一面彬彬有礼地用手碰帽致意，一面好象穿戴整齐而高高兴兴，用近乎快活的意料不到的嗓音，朝天花板吐出一句：

“Glory to God（光荣属于上帝）！”

他朝昂图瓦纳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突然喃喃地说：

“可怜的，可怜的亲爱的苔蕾丝太太……”泪水在他眼里闪烁。他好象这才意识到，是这家出事使昂图瓦纳来到他这里。“可怜的亲爱的热罗姆，”他叹气说。“可怜的迟钝的心，你战败了？……你让步了？你未能避开‘否定’？……噢，基督，给他力量，抛弃黑暗的事业，拿起智慧之光的武器吧！……我来了，罪人！我向你走去！……来吧，”他走近昂图瓦纳说，“把我带到他那里！”

吹灭灯之前，他从外衣下摆掏出一根线蜡烛，点着了，然后打开房门。

“你先走！”

昂图瓦纳照办。为了照亮楼梯，格雷戈里伸直胳臂，举起蜡烛：

“基督说过：‘将蜡烛高放在座子上，给大家以光芒！’是基督点亮了我们心中的蜡烛！……可怜的蜡烛，它往往在低处燃烧，摇晃不定，发出呛人的烟来……可悲可叹的物质！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祈求基督吧，让虽小而亮的火焰，驱散冥冥中的黑暗！”

昂图瓦纳扶住栏杆，走下狭窄的楼梯，而牧师继续用驱魔一般，越来越模糊不清的声音嘟囔着，“物质”和“黑暗”的词儿气冲冲地又回到嘴上。

待他们来到院子，昂图瓦纳开口说：

“我有汽车，可以送您上诊所……我呢，我过一小时……再来找您……”

格雷戈里没有表示异议。但上车之前，他向同伴瞥了锐利的一眼，好象洞察入微，昂图瓦纳不由得脸红了。

“他不可能知道我上哪儿。”他心里想。

他怀着难以形容的轻松心情，注视汽车在泛白的曙色中远去。

路口刮来一阵清风；大概哪儿下过雨了。昂图瓦纳象刚走出禁闭室的学生那样，喜孜孜地几乎跑到瓦吕贝广场，坐上一辆出租汽车。

“瓦格拉姆林荫路！”

在车上，他蓦地发觉疲倦了，但这是驱赶欲望，刺激神经的疲倦。

他让司机停在离房子五十米远的地方，急匆匆踏下地来，走进死胡同，悄没声儿地打开房门。

一进屋，他的脸容便豁然开朗：安娜的香味……一股撩人的香味，树脂香多于花香，沉滞浓郁，直钻咽喉；胜过香味：那是芬芳的养料——他异常酷爱。

“我注定喜欢诱人的香味。”他骤然痉挛地想起拉雪尔佩戴的灰色琥珀项链。

他好似小偷一样小心踅入浴室，曙光已照成乳白色。他匆匆脱下衣服，站在浴缸用一大块海绵擦拭颈背，他浑身有凉快之感。水流过他冒热气的身体，宛如在灼热的金属上化成烟雾。全身疲乏痛快地流走了。他俯下身去喝喷射的冷水。然后蹑手蹑脚走进房间。

来自地上和谐、轻轻的哈欠声，使他想起费罗在眼前。他感到凉丝丝的嘴和丝绸般柔滑的耳朵抚弄着自己的踝骨。

床帘拉起。床头灯在房里散射出晨曦般的光芒，呈雾蒙蒙的玫瑰色；刚才穿过桥时，昂图瓦纳正是赞赏这种色彩。安娜躺在大床上，面朝墙壁，睡着了，头枕在赤裸的臂弯里。时装报撒满地毯。小桌的烟灰缸装满了还有点冒烟的烟蒂。

昂图瓦纳站在床边一动不动，凝视这厚密的长发，颈项，肩膀，裹着被单、线条优美、伸直的大腿。他想：“头一回毫无防卫。”安娜很少唤起他身上这种温柔怜爱的激情：他往往怀着运动员那种活力，接受她对他难以平息的狂热激情。他久久地拖长这美滋滋的等待，延缓这近在眼前的欢愉，眼下，雅克、热罗姆、格雷戈里，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他去获得。

把脸孔深埋在这秀发中，把这富有弹性、温热的背紧搂在胸前，将自己的身体紧贴住这身躯，这需要变得那样强烈，他的微笑竟凝住了。他屏息敛气，小心掀开被单，慢慢地以起伏有力的动作钻到她身畔。她忍住短促暗哑的叫喊，一扭腰转过身来，摆脱睡意，投入他的怀抱。

二十四

清早一觉醒来，雅克觉得精力充沛。

他下床时想道："我想坐傍晚五点的火车，那就得抓紧时间。"但一站直，他便发觉脑子不是毫无牵挂；昨晚的事令他困恼不安。

他赶快穿好衣服，下楼给昂图瓦纳打电话。

丰塔南没有死，昏迷可能再延续二十四小时，或许更长。不过毫无指望。

雅克告诉哥哥，他们见不了面了，因为他当天要回到瑞士。随后他去付房钱，赶到里昂车站去存包。

整个白天，他东奔西跑，了结动身前的工作：六次拜访，这是"非看不可的人"，里沙德莱给了他地址。

在所有左翼的圈子内，正在酝酿一场广泛的运动，阻挡战争的威胁。不同党派的联盟似乎一切就绪。这方面的消息令人十分安心。

但他没有摆脱不安，一人独处时，不安又悄然袭上心头。

他仿佛感到难以解释的疲沓。他沉浸在兴奋中，跑遍巴黎，不断改变看法，东转西拐，缩短谈话，临到最后又放弃拜访，而他已经跑了半小时路。街道，楼房，行人，他的同志们——一切他都觉得变了样，带上敌意。他觉得自己象头困兽，撞在铁栅上。甚至有好几次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一时之间他昏昏沉沉，双手麻木，胸部象夹在钳子里，要同突发的不可解释的恐惧感搏斗，这种感觉切断了他的呼吸……

“我怎么啦？”他心里想。

到四点，最紧急的事办完了：他可以动身了。他急不可耐地要回到日内瓦；与此同时，他感到一种古怪的要离开巴黎的心情。

“如果我等晚上的火车，”他突然想，“我就有时间去一趟《人道报》报馆，到“月芽面包咖啡馆”和“进步咖啡馆”，到克利希林荫路，搜集关于海军兵工厂的情况……”

（六点，在克利希林荫路的酒吧里，确实要召开海军工会联合会组织的会议，雅克知道在那儿能碰上领导人，他们第二天要到西部的港口去，那儿正在酝酿罢工。雅克很愿意搜集这方面的准确消息。）

打从早晨以来，还有一个想法缠绕着他：达尼埃尔回来了。当然，他可以不见达尼埃尔的面就动身。但达尼埃尔不用说知道雅克在巴黎。“如果我只到诊所去见他呢……”他骤然打定主意：“我就等晚上的快车吧。晚饭后我到纳伊利去，会见到达尼埃尔；现在我不大会碰上她……”

·

八点半，他按计划从进步咖啡馆出来。参加过克利希林荫路那个会议之后，他偶然走到进步咖啡馆，凑巧遇上比罗，这

个编辑替《人道报》搜集一切有关西部海军兵工厂的情况。

剩下要去纳伊利了。“明儿我会回到日内瓦。”他坚定自己的信心，这样想。

他走下回旋的小楼梯，这道楼梯使假二层同咖啡厅相连，这时有只手落在他肩上：

“你在巴黎，淘气包？”

他在半明半暗中，根据低沉的郊区口音，认出是穆尔朗。这个黑黑的老头，脸孔象基督，头发很长，冬夏一样，穿一件印刷工人外衣。

穆尔朗在那次事件英勇的日子里，创办了一份油印的战报，当时每个星期大家都互相传阅。随后，《军旗报》变成一份小小的革命机关报，穆尔朗得到几个尽义务的合作者帮忙，继续主持这份报纸。雅克不时寄给他一篇报道或一篇译文。刊物的主旨自然主张不妥协精神，雅克颇有好感。穆尔朗根据不调和的社会主义学说，抨击党的领导人，特别是若莱斯那一帮子：他称他们为“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他对雅克很讲友情。他爱年轻人，“淘气包”，爱他们的热情和不屈不挠。他没有多少文化，却具有争辩和闲谈的智慧，他那巴黎老工人的口音特别衬出幽默感。几年来他单枪匹马，或几乎单枪匹马，为刊物生存下去而奋斗。大家敬畏他：他牢固地掩身在正统学说后面，具有贫穷的活动家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丰富生活经历，无情地对党的活动家口诛笔伐，揭露他们每一步错误行动，将他们的妥协公之于众，而且百发百中。遭到他叱责的人对他散布流言蜚语，以此报复。有段时间，他执掌圣安东尼郊区社会主义文学的牛耳；他的死对头尤其指责他贩卖淫猥的小册子。这不是不可能的。他的私生活

授人以柄。纯粹的《军旗报》编辑部设在罗盖特的小房子里，那儿总有可疑的女人出出进进，她们好象来自附近拉普路的贫民窟。她们给他捎来糖果，他爱甜食。她们高声说话，互相争吵；有时动手殴打。于是，这个基督站起身来，撂下烟斗，一把抓住发狂的女人，扔到楼梯里，谈话在哪儿打断，就在那儿重新开始。

今天他看来心事重重。他陪同雅克来到人行道上。

"钱柜里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他一下子掏出里外衣的两个兜，解释说。"如果到星期四我搞不到必需的钞票，下一期就得呆在抽屉里。"

"可是，"雅克说，"我看到印数在增加。"

"订户纷纷涌来，淘气包！不过，他们不付钱……取消给他们寄送？如果我在管理一个企业，那我毫不犹豫。我目的在哪儿？宣传。那怎样？……怎么办？压缩费用？我什么都自己干！开始，我每月从钱柜只取一百法郎。我从来不敢一次取出一百块钱……我象流浪汉一样凑凑合合混日子。我混身是债。这熬了十八年啦……我们说正经的吧，"瑞士人对这些坏消息怎么看的？……我老于世故了，什么也不能使我惊讶……我什么都见过……这使我想起八三年……当时我二十岁，我已经在看《反抗报》*，最先在瑞士出版的《反抗报》……你不知道《反抗报》吗？……你大概也不知道，在八三年，英国、德国、奥地利和罗马尼亚，这四个漂亮的婊子想利用法国的孤立，发动一场欧洲战争，反对俄国吗？……真差一丁点……什

*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于1877年在瑞士创办的报纸，后在巴黎刊行。

么也没有改变！……总是老一套……那时已经说：祖国，民族荣誉……但内里是什么？工业竞争，输出权利，大金融的诡计……什么也没有改变，除了一点：我们再没有克鲁泡特金……在八三年，克鲁泡特金象魔鬼一样行动……他谴责大兵工厂——昂赞、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和整个集团——它们收买欧洲报界，想一举成功……他狠狠指责它们！……我研究过他的文章……什么也没有改变！下一期我要发表他的三篇文章……克鲁泡特金！……你会看到的，淘气包：你们都会效仿他这种做法！……”

他目光炯炯，象个老斗士那样咧着嘴笑。他已经忘了，为了印下一期，他必须有三百八十法郎，而他连一个生丁也没有。

雅克避而不答，他在想：“该让《军旗报》也纳入反对战争的总体行动计划。”他决心在日内瓦谈一谈这个问题，如果可能的话，给穆尔朗寄一点津贴。

他没有吃晚饭。在去交易所那边乘尚佩雷站地铁之前，他走进“月芽面包”咖啡馆吃了一个三明治。很多《人道报》编辑学他们“老板”的样，爱上蒙玛特尔街角的这个咖啡馆饭店。

若莱斯照旧坐在靠窗那个角落里，同三个朋友一起吃晚饭。雅克走过时举手致意。“老板”俯身对着碟子，没有看见：他脸色阴沉，脖子缩在下垂的双肩之间，被胡子遮住；他

* 昂赞为法国北部城市，设有大兵工厂；克虏伯为德国大军火集团；阿姆斯特朗系英国工程师，长期领导一个大炮、装甲工厂。

让别人讲话，心不在焉地吃着他那份菜豆羊腿。他的皮包鼓鼓囊囊装满文件，他随身不离，就放在桌边伸手可及的地方；皮包上摞着报纸、小册子、一个八开的装订本。雅克知道若莱斯是个不知疲倦的手不释卷的人。他记起前天斯特法尼对他说起的一则逸闻；斯特法尼是从马里于斯·穆泰那里听来的。穆泰最近同若莱斯一起旅行，惊讶地看到若莱斯沉湎在阅读中……阅读俄语语法！若莱斯很自然地对他说："是的，必须赶快学俄文。俄国也许处在要在欧洲起巨大作用的前夜！"

雅克坐在背光处从老远观察他，心里在想："他在听别人说话吗？"这个问题他已好几次对若莱斯提过。若莱斯偶尔沉默时，他那象反刍类动物的沉默，似乎一味专注于内心音乐的和音。雅克看到他倏然抬起头，挺起胸，用餐巾抹一抹嘴，开口说话。他的目光深藏在低低的脑门下，灵活锐利地转来转去。嘴角下垂，张大的口四周满是胡子，使人想起扩音器的喇叭筒；又象古代悲剧脸谱的黑洞。他看来不在对哪一个朋友讲话，象自言自语，在指责某个人，他一面争论一面思索，紧密相连，而且唯有争论才给他以思索的活跃。听不清他的话，因为他声音很低——至少象他演说家的胸腔所允许的程度，他的声音是有如铜鼓那样响亮的——但雅克在大厅的喧闹声中，还是清晰地辨别出这特殊的嗓音：这轰轰的音响，这压低的调门，如同从乐池中发出，象伴奏一样使话语朗朗地远扬。这宏亮的有名的嗓音唤起雅克千百种回忆：集会上的热情，滔滔的辩说，动人的结论，狂热人群的欢呼……若莱斯兴致上来了，推开前面菜还剩下一半的碟子，俯身向前，象要往前冲刺的水牛那样，摆出进攻的姿势。为了加强句子的节奏，他握紧双拳，按在桌沿，耸起身，又慢慢坐下来，象机动锻锤一样起

落。由于时间关系，雅克要离开大厅，这时若莱斯用拳头敲击大理石桌面，滔滔不绝地说着。

这令人兴奋的一幕提起了他的勇气；直到他到达比诺大街的铁栅前，这振奋人的印象依旧如初。

“贝特朗诊所”。是在这儿……

天已漆黑。雅克快步穿过花园，不敢抬头去望楼房正面。

门房老女人用发颤的声音告诉他，那位可怜的先生还活着，他的儿子是黄昏前到达的。雅克请她去找达尼埃尔。但老女人这会儿是一个人呆在门房，不能离开。她说：

“楼上的护士会去通知他。您只管上三楼好了。”

他犹豫了一下，不得不这样做。

二楼的楼梯平台上没有人：粉白的长回廊灯光柔和，静悄悄的。三楼同样静寂无声，回廊同样亮晃晃，没有尽头似的，不见人影。必须找到护士。他等了几分钟，然后踏入过道。他不再感到不安，相反，感到一种好奇，驱使他大胆向危险走去。

他没有发现，在窗棂之间坐着一个暗影。他走近时，这暗影回过身来，猛地站起身。这是贞妮。

他在等待这次见面？“我们又碰上了，”他毫不惊讶地想。他马上注意到：“今天她没戴帽……象从前一样……”

少女第一个动作是用手抚平头发，她知道凌乱不堪。她没有遮掩的脑门坦然地敞开，给人纯洁的印象，如果不是柔和印象的话。

半晌，他俩面面相觑，心房卜卜乱跳。临了，他开口说话，激动使嗓音变得急促：

“请原谅……女门房告诉我……”

他很惊异她脸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鼻孔收缩。她用紧张、难以描述的目光盯住他，只能捉摸出内中不甘示弱的意志和她不愿掉转眼睛。

“我来探听一下情况……”

贞妮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毫无希望。”

“还有看看达尼埃尔。”他补充说。

她仿佛要吞下一枚药片，竭力说出两三个听不清的字，急匆匆朝大厅走去。雅克走了几步，跟在她后面，却在过道中间站住了。她打开了门。他想，她要叫达尼埃尔。但她让门开着，半转向他，耷拉着眼睛，脸容绷着，一动不动。

“我不愿……打搅……”雅克走了一步，支支吾吾地说。

她不答话，也不抬起眼皮。她好象急不可耐地等待他进去。他一进门。她便关上了房门。

丰塔南太太坐在尽里头的长靠背椅上，一个年轻士兵的旁边。地上搁着一个帽盔，腰带和挎刀。

“是你！”

达尼埃尔站了起来。他脸上又惊又喜，焕发光彩。他一动不动地凝视这宽肩阔腮的雅克，同他从前的伙伴已不怎么相象，认不大出了。雅克也半晌驻足不前，注视这短发铜肤，高大的下级军官；达尼埃尔终于决定向他走来，动作笨拙，马刺和皮靴发出料想不到的响声。

达尼埃尔挽住朋友的胳膊，拖往母亲那边。丰塔南太太既不惊奇，也没有不高兴，朝雅克抬起疲乏的目光，向他伸出手；她的嗓音平静，象目光一样冷淡，仿佛她昨晚已见过他：

“你好，雅克。”

达尼埃尔学他父亲那样，既亲切又彬彬有礼地向丰塔南太太俯下身去：

“请原谅，妈妈……我同雅克下去一会儿……行吗？”

雅克哆嗦了一下。现在他从达尼埃尔的声音和有点尴尬的笑容，认出了整个达尼埃尔；这微笑掀起左边嘴角，温柔而带上敬意，总是这样说：“妈——妈，”将音节分开……

丰塔南太太用慈祥的目光注视两个年轻人，轻轻点了点头：

“好的，孩子，去吧……我不需要什么。”

“我们到花园去。”达尼埃尔提议，他的手不离开雅克的肩膀。

他不知不觉恢复了早年的动作，他俩高矮不一，象从前那样，显得这动作倒也合适：他始终比雅克颀长，军服看来使他格外高大。灵活的身段穿上白领暗色的上装，更衬出裹着笔挺的红军裤和皮绑腿的双腿十分健壮。带钉的靴底在过道的瓷砖上滑行。这士兵的步伐扰乱了已经沉寂的楼房。他意识到了，窘迫地默不作声，倚住朋友，不致滑倒。

“贞妮呢？”雅克心里想。他又感到胸口抽紧，好象恐惧得心揪紧那样。他挺直脖子，目光注视地面，往前走着。他俩来到楼梯时，他不由自主地回过身，搜索空荡荡的过道；失望夹着怨恨，暗暗袭上他心头。

达尼埃尔下了一级楼梯便止住脚步：

“你在巴黎住下了？”

欢快的音调更显出脸上的愁容。

“贞妮没有对他谈起我。”雅克想。

“我得走了，”他急促地说。“待会儿我就要上火车。”

达尼埃尔的失望十分明显，他立即加上一句："为了看你，我已经推迟动身时间……明天我应当回到日内瓦。"

达尼埃尔用若有所思、胆怯、充满疑问的目光盯住雅克。在日内瓦？……对他来说，雅克的生活仍然是神秘的，有刺激性。他不敢问下去。他朋友的保留态度镇住了他。他不再坚持，抽回了手，扶住拦杆，开始下楼……他的愉快骤然烟消云散。何必作这次意外的探望呢，他身上刚唤起互相倾诉的强烈渴望，既然雅克又要走掉，又要再一次失去他？

花园刚浇过水，空空落落，十分凉爽，这儿那儿有散挂在树木间的电灯泡照亮着。

"你吸烟吗？"达尼埃尔问。

他已从兜里抽出一根烟，贪婪地点燃了。火光一刹那间照亮了他的面孔。他改变最大的地方，是在伏斯日的野外生活中，失去了那种苍白暗淡的脸色，从前，这同他的黑眼珠、黑头发和唇边的细黑须恰成对照。

他们肩并肩地默默漫步在曲径里，曲径尽头白色的座椅摆成一圈。

"你想坐在这里吗？"不等回答，他就重甸甸地坐了下来。"我腰酸背痛，难以忍受的旅行……"半晌，他还在回忆这一天坐在颠簸闷热的车厢里，不离开位子，一根接一根抽烟，凝望掠过的风景，老在想象三五种假设，每一种同样令人烦恼，而在远方正在发生预料不及的事。他重复说："难以忍受……"然后，将香烟朝他父亲等着咽气那个房间的窗户扬了一扬，阴沉地添上一句："有朝一日，也该这样结束……"

花坛的湿地在黑夜中散发出清新的气息；和风象呼吸一样，阵阵送来并非真甜而又带苦的香味，象药剂的味道，不是

从诊所药房，而是从远处花树丛中一棵小臭椿传来的。

挨着达尼埃尔这身军服，雅克更感到战争威胁缠绕心头，他问：

“你很容易得到准假吗？”

“很容易。怎么啦？”雅克沉默不语，他又放心地说：“他们给了我四天假，还可以延长。但这并不需要……我赶到时你哥哥正在这里，他坦率地告诉我，毫无希望。”

他停顿一下，突然又说：

“这样更好。”他又抬手指了指楼房：“这很使人丧气，但事已至此，谁也别指望他活下来。我明白他的死弥补不了什么，”他继续严峻地说。“不管怎样，他的死一下了结了这件事，……发展下去会很可怕……对妈妈……对他……对我们都一样……”他的脸略微转向雅克：“我父亲眼看要被抓起来，”他带着咄咄逼人的干号说。他合上眼睛，脖子稍稍后仰。一只灯泡透过树叶照亮了他好看的脑门，上方形成半圆形，头发从正当中分开。

雅克想说点什么，但他孤独的生活和政治方面的来往，已使他不习惯吐露感情。他朝达尼埃尔一伸手，碰到对方的手臂。他的手心感到军服上装呢料毛糙。从达尼埃尔身上散发出一股羊毛，上油发热的皮革，烟草和马的古怪臭味，而且他一动，臭味便同花园夜晚的芬芳混合起来。

雅克有四年没见到朋友了。尽管蒂博先生死后他们书信往还，达尼埃尔又一再邀请，雅克从来下不了决心到吕内维尔去一趟。他担心见面。间隔的友好通信，他觉得只有这样做的气氛，才适合他们目下的友谊。这友谊根深蒂固，内里十分强烈：达尼埃尔同昂图瓦纳有诚挚的关系，雅克以前也有过这种

程度的友情。但这是过去的一段往事：雅克有意要摆脱这过去，难以容忍旧事重演。

"在吕内维尔，大家不谈论战争？"他打破沉默，问道。

达尼埃尔显得不怎么惊讶。

"当然谈论！军官们天天谈战争……这些人呆着没事干……尤其在东部！"他露出微笑："我呢，我在数还有七十三日……今天还有七十二日……明天还有七十一日……其余的我不在乎。九月底我就自由了。"

这时一缕灯光掠过他的脸。不，达尼埃尔变化不大。在这椭圆形的纯洁的脸上，匀称的线条有一种庄严（尤其象今晚，疲累和忧愁使他脸色阴沉），他的微笑保持了往日那种光采：这是慢慢来自内心深处的微笑，斜斜掀起上嘴唇，一直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胆怯而又放肆的微笑……以前小时候，雅克禁不住要热烈等待他朋友的嘴唇上漾出这刺激人的、使人无法抵御的微笑；如今他仍然感到一股暖洋洋的热气袭上心头。

"这种军营生活，你该受够了！"他隐约其词地说。

"不……并不太难熬……"

他们说出的可怜话语消失在静寂之中，令人想起水手在船与船之间抛掷缆索，要落入水中上十次才能接住……

停了好半响，达尼埃尔重复说：

"并不太难熬……开始不好过：要值勤打扫马厩、厕所和痰盂……现在我是下级军官，还过得去……我在那儿甚至有好朋友：马儿，同事……说到底，我很满意这样经历一下。"

雅克用异常冷漠和轻蔑的目光盯住他，达尼埃尔几乎要做出恼火的动作。雅克倔强的态度，他的沉默，他的问题，都表明高人一等的意味，深深伤害了达尼埃尔。然而达尼埃尔的友

爱之情还是占了上风。他和朋友之间的隔阂，并非由于长时间中断友谊而引起的表面不了解所造成，而是由于他对雅克并不了解，还停留在当年逃学时茫茫然的阶段……重新得到雅克的信任……他突然欠身，用改变了的、温柔而有说服力的、好象真想获得无拘无束的友情的声调咕噜说：

“雅克……”

不消说，他希望得到回答，冲动，说出心里话，哪怕做一个鼓励的动作……但雅克本能地身子后仰，好象要躲开一样。

达尼埃尔毅然决然地说下去：

“给我说说嘛！四年前怎么搞的？”

“你一清二楚。”

“不！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什么走掉？干吗不事先告诉我？哪怕要我保守秘密……干吗几年一直让我毫无消息？”

雅克缩头耸肩，用执着的神态看着达尼埃尔，做了一个厌倦的手势：

“何必旧事重提呢？……”

达尼埃尔捏住他的手腕：

“雅克！”

“不。”

“什么？真的不说？真让我永远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你……做出这样的事？”

“啊！放开我。”雅克挣脱自己的手臂。

达尼埃尔住了口，慢慢挺起身来。

“以后说，以后说……”雅克嘟哝着，他的冷淡好象不能克服，而且火气冒了上来，嗓音显得格外惊人地响亮：“这样的事！说实话，怎么不说我犯了大罪呢！……”他一口气说下

去："首先，你那么需要解释吗？一个人有朝一日同一切决绝，你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吗？不跟别人合计，独自走掉，也不可思议？……你不明白这个？不明白一个人不甘心让人堵住嘴巴，永远任人摆弄？不明白生活中终于有勇气掌握自己，深入自己内心，发现至今最不为人赏识，最受人轻视的东西，并且说出：'这就是我最根本的东西！'有勇气对别人大声说：'我不需要你们！……'不明白？你当真不明白这个？"

"明白，明白，我很明白……"达尼埃尔期期艾艾地说。

他听着这强调的痛苦的激烈的嗓音，又发现了这一贯不变的雅克，油然而生愉快的心情。过了一会儿，他确信在这种突发的冲动里，有某种不自然的东西：这种爆发首先是摆脱困境的方法……于是他明白，雅克永远不会作出坦率的解释，使他们彼此都心里舒坦。只得放弃要了解清楚。同时也只得放弃他们的友谊，他一直引以自豪的友谊。他明晰地直觉到这一点，心里揪紧了。但今晚他有很多别的烦恼事……

好半晌他们相对而坐，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甚至互相不看一眼。末了，达尼埃尔缩回伸直的腿，抹了抹脑门，咕噜说。

"我该回到楼上了。"他的嗓音有点失常。

"是啊，"雅克马上站起身。"我也该走了。"

达尼埃尔也站起来：

"谢谢你来看我。"

"请原谅我将你从你母亲身边拉走这么长时间……"

两人都等着对方迈出第一步。

"火车几点？"

"二十三点五十分。"

“是巴黎——里昂——地中海那条线？”

“是的。”

“你能叫到汽车吗？”

“不需要……我坐开往车站的有轨电车……”

他们不吱声了，对没话找话感到不好意思。

“我送你到门口。”达尼埃尔说，踏上小径。

他们穿过花园，没有再说别的话。

来到大街时，正好一辆小汽车停在门栅前。一个没戴帽的年轻女人，然后是一个上年纪的老先生下了车。他们的脸激动异常。他们匆匆从两个年轻人面前走过，年轻人注视着他们，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保持沉着态度。

雅克突然表示分手，伸出手来；达尼埃尔默默地握住。两人对视了一眼，他们的手握紧了。达尼埃尔胆怯地微微一笑，雅克勉强作答。他急忙走出栅门，穿过很宽的灯光明亮的人行道，在踏上马路时，他回过身来，达尼埃尔站在原地。雅克看到他招招手，转过身，消失在黑暗的树丛中。

透过树叶，可以看到远处楼里亮着灯光的窗户……贞妮……

于是雅克等不及电车，大步向巴黎走去——朝火车站，朝日内瓦走去——几乎在奔跑——仿佛他要逃命似的。

二十五

在陈设着漆器屏风的大客厅里（昂图瓦纳严禁莱翁将任何

人引进他的小办公室），巴坦库太太坐着打呵欠。

窗户敞开。白日已尽，没有一丝儿凉风。安娜晃了晃胸部，将傍晚穿的薄披风摇落在扶手椅背上。

“他让我们等久了，我可怜的费罗。”她小声说。

哈巴狗懒洋洋地趴在地毯上，双耳轻轻地颤动。安娜是在一九〇〇年的展览会上，买下这头金丝团一般的狗。这脾气易怒、爱乱咬东西的衰老的珍奇玩物，她执意随处携带在身边。

费罗突然抬起头，安娜挺起身来：它和她一起认出了昂图瓦纳急促的脚步声和开门关门的急遽动作。

果然是他。脸上挂着医生心事重重的神色。

他轻吻安娜的头发，一直滑到她的颈背，使她哆嗦了一下。她抬起手臂，慢慢抚摸他漂亮的方额角，倔强的眉骨，双鬓和脸颊。好一会儿，她把下颚，蒂博家宽大的下颚捧在手心里，她既爱这下颚，又怕这下颚。临了，她抬起头，站起身，微笑着：

“瞧瞧我嘛，托尼！……不：你的眼睛落在我身上，可你的目光却在别处……我讨厌你的面孔象伟人那样！”

他搂住她的肩膀，把她抱在胸前，用手轻拍肩胛骨的突出部分。他稍微离开一点，手不抽回，从上到下以占有者的姿态端详她。最强烈地使他钟情于安娜的东西，并非她依然非常漂亮，而是她显而易见是为爱情设造的一般。

她任其审视，用充满生机和欢乐的目光盯住他。

“我该换一下衣服，我是属于你的。”他说，将她轻轻推后一点，硬要她坐下。

而今他时常在傍晚穿无尾常礼服，他用不了五分钟，就洗

好淋浴，刮过胡子，穿上轧光的衬衣、白背心和事先准备好的衣服，莱翁低垂眼睛，以主祭的笨拙手势，将一件件衣服递给他。

“草帽，开车手套。”他小声说。

离开房间之前，他朝镜子瞥了一眼全身，拉了拉袖口。最近以来，他学会不要忽略穿上精美内衣、合身衣领和剪裁优雅的外衣，这能带来额外的舒适和好情绪。劳累过一天，晚间优游自在，花销大一点，眼下他觉得合理，甚至有益身心；他很乐意同安娜分享这种消遣——尽管他有时完全能够独自一人享用。

“你带我上哪儿去吃晚饭，托尼？”她问，昂图瓦纳正帮她穿上披风，在她赤裸的脖子上飞快地吻了一下。“不在巴黎……天气太热……我们上马尔利，普拉特那里怎样？或者不如上‘公鸡餐馆’？更热闹一点。”

“远哪……”

“有什么关系？再说，过了凡尔赛，那条路刚刚修整过。”

她自有一种转换音调的方式：“我们干这个？”“我们上哪儿？”嗓音象看破红尘，眼波娇媚，带一丝儿慵倦；她天真地提出离奇古怪的去向，从不考虑距离、时间、疲劳或昂图瓦纳的趣味，更不考虑这些怪想带来的花费。

“那么上‘公鸡餐馆’吧！”昂图瓦纳快乐地说。“起来，费罗！”他俯下身，抱起狗，打开门，躲过一边，让安娜先走。

她止住脚步。披风的幽蓝色，连衣裙的奶白色，屏风的黑漆，使她的褐色皮肤闪出微微的光来。她朝他回过身，用无拘无束的目光盯着他，喃喃地说：“我的托尼……”声音低得好

象不是对他说话。

“走吧！”他说。

“走吧……”她感叹一声，仿佛选择这个离巴黎四十五公里的餐馆只是对暴君任性的又一让步。塔夫塔绸的镶边窸窣有声，她高仰起头，步履富有弹性，轻快地越过门口。

“你走路时，”昂图瓦纳在她耳畔轻轻絮语，“好象一条好看的驱逐舰扬帆出海……”

虽然汽车功率强大，开起来很有意思，昂图瓦纳却不再感到驾驶的乐趣；但他知道安娜就爱同他远游不带司机。

落日西沉。夜晚仍然溽热。穿过布洛涅森林时，昂图瓦纳选择了人迹罕到的林下小路。一股树下气息的暖气流从打开的车窗进入车内。

安娜在唠叨。提起最近到贝尔克一行，她说到自己的丈夫，这在她十分少见。

“你想想，他不想让我去！他哀求我，威胁我；他真讨厌！可是他陪我到车站。他的神情活象受难者。在月台上，开车时他镇定地对我说：‘你永远不会变吧？’于是我从车上朝他吐出一个‘不’字！这个‘不’字想说出可怕的东西！……不错，我不会变：我厌恶他；没事可干！”

昂图瓦纳露出微笑。他不讨厌看到她恼火。有时他对她说：“我很喜欢你瞪眼发火！”他回想起西蒙·德·巴坦库，达尼埃尔和雅克的朋友，长着羊羔鼻子，褐色头发，神态温和，有点虚伪；总之，相当令人反感。

“话说回来，我曾经对这个傻瓜有过真正的爱情，”安娜继续说。“也许正因为如此……”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愚蠢……因为他的生活中冒险太少……冒险令我解渴；这能改变我。这仿佛提供机会，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咦，人有时候真蠢！”

她记起自己下过决心，更经常地谈论自己，自己的过去；这是时候，否则便没有机会。她坐得舒适些，头偎依在昂图瓦纳的肩上，目光盯住道路，沉浸在回忆之中：

“有几次在都兰纳打猎时我遇见了他。我注意到他盯着看我，但他不对我说话。有一晚，我回家时在森林里遇上他。他步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独自一人。我让汽车停下，提出带他回都尔。他变得满脸通红。他上了车，一言不发。黑夜降临。在收入市税之前，突然……”

昂图瓦纳不经意地听着，道路和引擎的速度重新提起他的注意力。

安娜……在他之后，她还会爱上别的人；她继续经历自己的命运。他想象不出他们的联系会有多久。他心想：“很奇怪，我对这些热血沸腾的放浪女人总有吸引力……”他有时纳闷，他满足于跟情妇鸳鸯结伴，这也许是爱情的一种相当不完备的形式。兴许是相当贫乏的一种形式。那天斯蒂德莱尔对他说：“你混淆了爱情和同居。”不管完备与否，这总是他个人的形式，而且他感到不错。这种形式能使他勤奋的力量保持不变，他要自由自在，用不着讨价还价，投身到自己的职业之中。他最近同斯蒂德莱尔的交谈又回到脑海中。这个哈里发援引了自己认识的一个年轻作家，名叫佩吉*的话：“爱，就是使

* 佩吉(1873—1914)，法国作家，创办《半月手册》，著有《贞德》。下面的引文摘自他的散文作品《我们的青年》(1910)。

犯错误的那个被爱的人有理。”这条格言使昂图瓦纳极为不快。在这种吞噬一切的、狂乱的、使人盲目的形式下，爱情总是使他产生惊愕、惶恐，甚至某种厌恶……

汽车驶上了桥，越过塞纳河，欢快地扑向苏雷斯纳山丘。

“那里有一个小酒馆，可以吃油炸食品。”安娜蓦地伸出手臂说。

（不久以前，德洛姆总是带她上那儿去——德洛姆以前是医科大学生，在布洛涅当了药剂师，几年来，直至这个冬天，直至安娜终于摆脱了搞药品的麻烦，他一直为这个意外情妇的恩惠付钞，给她提供吗啡。）

她担心昂图瓦纳提出问题，勉强笑道：

“老板娘真该动动窝！一个大块头老妈妈，戴着头发夹子，袜子卷到脚踝上面……我呀，我宁愿光脚走路，也不愿让袜子缩成一团！你不爱光脚走路？”

“我们找个星期天去吧。”昂图瓦纳提议。

“不，不要星期天。你知道，我怕星期天。街上挤满了人，美其名曰休息！”

“七天中有六天工作，这毕竟是个机会呀。”昂图瓦纳语带讥刺地说。

她没感到责备意味，笑了起来：

“头发夹子！我喜欢这个词。在嘴里象发出响板的声音。等我有了另外一条狗，我要叫它头发夹子……但我永远不会有另一条狗，”她心情沉重地说，“待到费罗老了，我要把它毒死，不再换另一条狗。”

年轻人微笑着，头没有扭过来：

“你有勇气毒死费罗吗？”

"有的，"她说得很干脆。"但要等到它完全老了和体衰力弱的时候。"

他朝她睃了一眼。他回想起古皮约死时不胫而走的古怪传闻。他不时想起这传闻，往往加以嘲笑。不过安娜有时使他害怕。"她什么事都干得出，"他想，"什么事都干得出，甚至会毒死完全变老和体衰力弱的丈夫……"

他问：

"能了解用什么药吗？士的宁？氰化物？"

"不；用巴比妥酸剂……最好用加量二醛。但这药列在B表*中，必须有处方……我们就用普通的二醛得了！是吗，费罗？"

昂图瓦纳勉强一笑：

"用量准确可不那么容易……多一两克或少一两克便会失败……"

"一两克？对付一只不满三公斤的狗？你对这一窍不通，医生！……"她算了一算，庄重地说："不，对于费罗，用二十五厘克，最多二十八厘克，就足以致命……"

她住了口。他也沉默不语。他俩在想同一件事？不，因为她小声说：

"我永远不会用别的狗代替费罗……永远不会……这使你惊讶？"她重新紧靠他："因为我能忠诚不渝，托尼，你知道……忠诚不渝……"

汽车减慢速度拐弯，越过铁道的平交道口。

安娜注视道路，不经意地微笑着。

---

* B表为毒物表。

“说到底，托尼，我生来是个具有伟大、唯一爱情的女人……我过去的生活之所以这样，那不是我的过错……毕竟，”她有力地又说，“有一点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屈尊降纡……”（她是真诚的：她忘了德洛姆。）“我没有什么可后悔。”她下结论说。

她又沉默良久，太阳穴靠在昂图瓦纳肩上，望着幽暗的林下灌木丛和汽车从中直驶而过的成群飞舞的小虫子。

“很奇怪，”她又说，“我越是幸福，就越是善良……有时候我多么想献身于某件事、某个人！”

她忧郁的声调令他吃惊。他明白她是真诚的：她的豪华生活和跻身上流社会的地位——十五年的盘算和使用手腕的目标——并没给她带来平静和幸福。

她感叹说：

“今年冬天，你知道，我决定过另一种生活……严肃的生活……有益的生活……必须帮助我，托尼。你答应吗？”

她的话常常提到这个计划。昂图瓦纳认为她能改变生活。她尽管乖戾，却有优异品质：相当活跃的有实际经验的理解力，能经受任何考验的韧性。不过，为了取得成功和坚持不懈，她身边必须有人引导她，使她的缺点不致起坏作用；象他那样的人。去年冬天，他考虑过要她放弃用吗啡。他终于估计到自己对她的影响力：他做到了让她答应，到圣日耳曼诊疗所去做八周痛苦的戒毒治疗，回来时她精疲力竭，但彻底治愈了；以后她不再注射吗啡。毫无疑问，如果他肯花气力，定能将这未曾使用的精力引向严肃的事务。他稍有表示，安娜的全部未来便会改变……可是，他决计不作这个表示。他想象得出，这样的“拯救行动”，会给他带来新的纠缠不休的负累。

一切表示都要带来约束，尤其是慷慨的表示……然而，他要安排自己的生活，保卫自己的自由。这方面他毫不通融。每当他一想到这点，总是激动和忧郁；好似他扭过头去，不看水面上向他伸出的落水者的手一样……

真是怪事，“银公鸡”餐馆今晚几乎没人。

汽车一停，老板、伙计和管侍候饮料的，忙不迭向这两位晚来的顾客迎了过来，彬彬有礼地带领他俩走过一簇簇树丛。一个小型弦乐队掩映在绿树丛中，开始轻轻地演奏。人人的脸色与准确的演出十分调和；昂图瓦纳走在安娜后面，步履稳健自然，象一个演员要上台演他的拿手好戏那样。

桌子被一丛丛女贞树和花坛仔细隔开。安娜最后选了一个位子；她第一件事是将小狗安顿在靠垫上，这是经理殷勤地放在沙砾地上的。（一只粉红印花布靠垫，因为这餐馆里一切都是粉红色的，从小株秋海棠花坛到桌布、遮阳伞和挂在树枝上的灯泡。）

安娜站着在仔细翻阅菜单。她有意摆出贪吃的模样。老板的周围簇拥着伙计，一言不发，聚精会神，铅笔叼在嘴上。昂图瓦纳等待她坐下。安娜朝他转过身，脱去手套那只手指点着菜单上的几种菜。她想象——并非完全不正确——他嫉妒她的一切特长，不喜欢她直接对伙计说话。

昂图瓦纳以在这种场合下惯用的坚决而亲切的口吻订菜。旅馆老板记下，毕恭毕敬地点头赞许。昂图瓦纳看着他的动作。别人的卑躬屈膝他赏心悦目。他觉得这自然不过，几乎要天真地以为大家爱戴他。

“噢，可爱的pussy（小猫）！”安娜叫道，手臂伸向一

头小黑猫，它刚跳到餐具桌上，吓坏了的伙计们挥舞餐巾驱赶它。这头小猫刚生下六周，浑身黑乌乌，饿得瘦骨嶙峋，腹部鼓凸，眼睛绿得古怪，嵌在一只大头中。

安娜双手抓住它，笑着一直捧到脸颊上。

昂图瓦纳有点不快地微笑说：

“放下这跳蚤窝，安娜……你会挨抓的。”

“不，你不是跳蚤窝……不，你是可爱的pussy（小猫），”安娜反驳说，将肮脏的小猫贴紧胸脯，下巴颏儿抚弄着它的额角。“它有这样的肚子！象路易十五式五斗柜！还有它的大脑袋！它活象一头发芽的蒜……你没注意到，托尼，发芽的蒜样子多逗！”

昂图瓦纳打定主意笑：有点勉强的笑。他这样很少见；他吃惊地听到自己笑；蓦地，他听出笑声的特殊音调。“瞧，”他心里奇怪地揪紧一下，想道，“我刚才正象父亲那样笑……”昂图瓦纳平生没注意过蒂博先生的笑；今晚他却骤然发现了这笑声，而且是在自己嘴里发现。

安娜想把这可怕的动物强按在自己膝上，哪怕撕破奶白色的塔夫塔绸。

“噢，粗坯！”她快活地说。“发出呼呼声，贝泽布特*先生！……瞧……它什么都明白……我肯定它有灵魂，”她严肃地说。“必须给我买下它，托尼……这将是我们的图腾！只要它跟我们在一起，我感到什么坏事也不会落在我们身上！”

“你可给我抓住了，”昂图瓦纳讥讽地说，“你还直说你不迷信呢！”

* 圣经中恶鬼的首领。

这一点他已揶揄过她。她曾对他坦露，常常在夜晚，她独自在房里转悠，决不定是否上床，因为她以为有祸事临头的预感，她先到保存往事纪念品的抽屉，拿起一本旧的纸牌算命夹子，抽纸牌一直抽到沉沉入睡。

“你是对的，”她突然说，“我很蠢。”

她放走猫，它摇摇晃晃跳了两三下，消失在树丛里。待她肯定只有他俩时，她盯住昂图瓦纳的眼睛，柔声说：

“开导我吧，我爱这样……我会听你的话，你会看到的……我要改过来……你要怎样我就变成怎样……”

他思忖，她爱他或许超过他向往的程度。他露出微笑，示意她喝汤：她呢，双目低垂，象孩子那样。

她开始谈起别的事：她决定在巴黎度假，不远离昂图瓦纳；然后谈起那桩半政治半桃色的案件，这几天所有报纸的栏目都满是细节报道：

“多大的胆量啊！我愿做出这样的事来！为了你！杀死一个想伤害你的人！”远处，两把小提琴，大提琴和中提琴奏出小步舞舞曲。她好象沉思冥想了一会儿，又用柔和沉着的声音说：“出于爱情去杀人……”

“你的表情真象这样干过似的。”昂图瓦纳微笑地指出。

她正要回答，但老板在切开小鸽子之前，先将银菜盘呈递给她，菜盘象香炉一样，冒出烤野味的烟。

昂图瓦纳发觉她睫毛边有亮晶晶的泪花。他用目光询问她。他不自觉地伤害了她？

“这也许比你想象的更真实可信，”她感叹说，没有看他——非常古怪，他不禁再一次想到古皮约。

“什么，真实可信？”他好奇地问。

声调使她吃惊，她抬起了眼，在昂图瓦纳的目光中抓住了惶乱的神情，起初她解释不了。猛然，她想起关于毒物的谈话和昂图瓦纳的问题。她丈夫死后关于她不胫而走的指斥，她不是一无所知：乌亚兹的一份报纸甚至敢于刊出明白的暗示，终于使当地接受了关于老百万富翁的传说，什么他让一个在暮年娶的年轻女冒险家禁闭在古堡里，有一夜，在始终神秘难解的情况下死去了。

昂图瓦纳让声音稳定下来，重复问：

“什么，真实可信？”

“指我有轻松喜歌剧女主角的样子，”她冷冷地回答，不想让他看出，她猜到了他的本意。她已从皮包里掏出一面小镜子，漫不经心地照起来：“瞧……我的头象愚蠢地死在床上的人吗?不:我会戏剧性地了结，你会看到的！人们会在早上发现我斜躺在房里，被刺杀了……躺在地毯上，全身赤裸……是被刺死的！……我注意过，好些书里，凡是叫安娜的女人，总是最终被刺杀……你知道，”她的眼睛没离开镜子，继续谈下去，“我非常担心死时很丑。死人的苍白嘴唇多么可怕……我呀，我万分愿意给我化妆。再说，我已把这点写上了我的遗嘱。”

她说得很快，比平时要快，有点轻浊音不分，象她害怕时那样。她用手帕的角边轻巧地止住睫毛间的泪水；然后扑了几下粉，把所有东西塞回皮包，搭扣克哒一声。

“说到底，”她又说（这样坦露，她动听的次女低音突然带上平庸的声调），“我并不过于憎恨脑袋象轻松喜歌剧的女主角……”

她终于将脸转向他，发觉他继续在观察自己。于是她慢慢

露出微笑，显出主意已定：

“我的相貌已经给我起过坏作用，”她慨叹说。“你知道，我被人看作下毒的女人吗？”

昂图瓦纳犹豫了一忽儿。他的眼皮跳动着。他开口说：

“我知道。”

她将双肘支在桌上，盯住情人的眼睛，用拖长的声音说：

“你认为我干得出这种事吗？”

声调胆足气壮，但目光躲开了，重新变得茫然。

“为什么不能？”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目光落在桌布上。这种怀疑兴许给昂图瓦纳对她的依恋加上某些刺激，这个想法掠过她脑际；让他处在半信半疑中，这个诱惑闪过她心头。但是，她的目光重新射向他时，这诱惑烟消云散了。

“不，”她激烈地说，“现实情况不是这样……浪漫的：命运促成古皮约死的那天夜晚，只有我同他在一起；这不错。但他寿终正寝，而我对此却不能毫不相干。”

昂图瓦纳的沉默，他倾听的方式，都好象表明，他等待更详尽的细节。她推开面前的碟子，菜动也未动，从皮包里取出一根烟，昂图瓦纳等她点燃，一动不动。她经常抽茶叶烟，是她从纽约弄来的，这种烟散发出枯草、苦涩和使人头晕的气味。她吐了几口烟，烟长久地在她面前飘荡，然后她厌倦地小声说：

“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你感兴趣吗？”

“是的，”他说，比他愿意流露出来的更急不可耐。

她微笑了，耸耸肩，仿佛面对无足轻重的任性一样。

昂图瓦纳的思想在转悠。有一天，安娜不是对他说过：

“在生活中，为了自卫，我已习惯说谎，如果你发觉我对你说谎，必须马上对我指出来——不要责怪我……”？他困惑不解。他突然想起以前发现安娜跟小于盖特的家庭女教师玛丽小姐之间古怪的亲昵。他确信对这种亲昵的性质不致搞错。后来，他微笑着向情妇提出几个准确的问题，安娜不仅回避任何透露，而且既心慌意乱又愤怒地表面很真诚地反对这种怀疑。

“不！决不要给骨头！你想卡死它！”

有个伙计适才将一盆狗食放到费罗的坐垫前，为了显得热乎，正准备添一点小鸽子骨头。

老板跑了过来：

“太太想……？”

“没什么，没什么。”昂图瓦纳不快地说。

哈叭狗爬起来，嗅闻盆子。它伸伸腰，摇摇耳朵，吸了几小口空气，将扁平的嘴脸失望地转向女主人。

“怎么啦，我的小费罗？”安娜问。

“怎么啦，小扒手*？”老板象回声一样重复。

“给我看看，”安娜对伙计说。她用手背碰碰盆子：“见鬼，你的狗食冰凉的！我吩咐过你：热的……不要一点肥肉，”她严厉地添上说，手指戳向一块肥肉。“米饭，胡罗卜，一点碎肉。这并不难办！”

“端走！”老板命令说。

伙计端起盆子，端详了一会儿狗食，然后顺从地走回厨房。但走开之前，他抬眼看了一下桌子，昂图瓦纳扫过来的目光同他的目光相遇。

* 费罗（Fellow）与扒手（filou），声音近似。

剩下昂图瓦纳和安娜两人时，他用责备的口吻说：

“亲爱的，你不认为费罗先生有点难侍候……”

“这伙计真蠢！”安娜恼怒地打断说。“你看见了吗？他直统统站在这个瓦钵面前！”

昂图瓦纳柔和地说：

“他也许在想，这时，在郊外某个阁楼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坐在桌旁，面对……”

安娜热烘烘和颤抖的手猛地落在他的手上：

“我的托尼，不错，你说的很可怕……不过，你不希望费罗病倒吧？”她好象陷入真正的困惑之中。“现在你笑什么？听着，托尼：该给这个可怜的伙计一点小费……专门给他的……一笔可观的小费……替费罗给……”

她凝思了一会儿，突然说：

“你想想，我弟弟一开始也是餐厅伙计……是的，在万赛纳小饭店当伙计。”

“我不知道你有个兄弟，”昂图瓦纳说。（他的声调、表情好象有弦外之音：“关于你，我知道得这么少……”）

“噢，他远离他乡……要是他还活着……他到印度支那去了，他进了殖民军……他得在那边自己安排生活。我从来没有他的消息……”她逐渐降低声音。发出低音符时也不显出激动。她还说了一句：“真蠢，我本来可以帮助他……”然后她沉默不语。

“那末，”昂图瓦纳缄默了一会儿，突然问：“他死时你不在那儿？”

“谁？”她眨巴眼睛。这样强调令她惊奇。然而，感到昂图瓦纳兴味盎然，她十分满意。

她突然笑起来，笑声出人意外，轻松，富有感染力。

“你想想，最蠢的是有人指责我，而我并没有做过，也许我永远也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没有人知道我真正该当何罪。我要对你说：我怀疑古皮约可能写下的遗嘱；在他老糊涂的两年里，靠了博韦的一个公证人帮助，我从古皮约那里搞到了一份委托书，稳稳地获得了大部分财产。可是白费劲：因为遗嘱完全有利于我，只留给于盖特合法的一份……但我认为，过了七年的地狱生活，我有权我行我素！”

她止住了笑，温柔地又说：

“托尼，我讲这些事，你是第一个听到。”

她骤然哆嗦一下。

“冷吗？”昂图瓦纳问，目光在寻找披风。夜晚变得凉浸浸了，天色已经不早。

“不：我渴。”她朝放香槟酒的桶举起酒杯。

他给她斟酒，她贪婪地喝着，又点燃一根苦涩的香烟，站起身将披风披在肩上。重新坐下时，她移近扶手椅，挨近昂图瓦纳。

“你明白吗？”她说。

飞蛾在小油灯周围盘旋，撞击着遮阳伞的布。乐队沉默无声。在“旅馆”里，大半窗户灯火已熄灭。

“这儿不错，但我知道有个地方更好……”她的目光充满了许诺。

由于他不回答，她捏住他的手腕，将他的手反转放在桌布上。他以为她想给他算命。

“不，”他企图挣脱。（没有什么比预卜更使他不悦：最美的预言，在他看来，比起他打算奔向的未来，都非常平庸！）

"你真笨！"她笑着迸出一句，没松开他的手腕。"瞧，这就是我所愿意的……"她蓦地俯下身，嘴贴到他的手心，这样一动不动，呆了很久。

他那只自由的手轻轻抚弄弯下的脖颈。他把她对自己无声的激情，同自己对她有节制的感情作一对照。

此时，仿佛受到直觉的警告，安娜轻轻抬起了头：

"我不要求你象我爱你那样爱我；我只要求你让我爱你……"

二十六

范赫德准备出门，他象每天早晨那样，在煤油炉上沏了一杯咖啡；雅克还未将行李放到房里，便迫不及待去敲范赫德的门。

"日内瓦有什么新闻？"他欢快地说，让提包掉到地上。

白化病患者在房间尽里，朝来者那边眯起眼睛，认出了对方。

"博蒂！已经回来啦？"

他朝雅克走去，伸出孩子般的小手。

"好气色。"他挨近端详着远行者。

"不错，"雅克承认说，"还行！"

这是真的。出乎意料，一夜的旅行再好没有：自由自在。他独自呆在单间里，可以躺平，几乎立刻睡着；直到居洛兹才醒来，休息以后，精力充沛，极其舒畅，仿佛解脱了什么似

的。他在车窗旁大口呼吸清晨的空气，朝阳已经驱散峡谷深处夜晚残存的雾霭。他寻思起来，试图解释内心这种快乐，今天早晨，他感到满心欢畅。他想："再不用在乱麻似的思想、学说里折腾了；明确的目标终于展现：采取直接行动反对战争。"现时局势严重，无疑是决定性的时刻。他总结一下从巴黎带回的印象，法国社会党人立场的坚定，由若莱斯乐观的战斗精神所支持，并在他周围形成的领袖们的协调，工会和党的活动之间看来的紧密相连，这一切进一步增强他对国际工人协会战无不胜力量的信心。

"您请坐，"范赫德折好床上的被子说。（他从来下不了决心用第二人称单数称呼雅克）。"我们一起来喝咖啡……一切进行得好吗？说一说吧！那儿有什么传闻？"

"巴黎？看情况而定……公众方面不知道情况，没有人担心。使人惊讶的是，报纸只关注卡约案件，普安卡雷先生成功的出访——和度假！……不过传闻给法国报纸下过一道命令：不许将注意力引向巴尔干事件，免得使外交家的任务复杂化……而在党内，乱作一团！说实话，看起来象干什么好事！总罢工的问题已明确重新提到面前。这将是维也纳代表大会法国方面的主张。显然，成问题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采取的立场：他们原则上同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

"奥地利的消息呢？"范赫德问，将盛满咖啡的漱口杯放在堆满书籍的床头柜上。

"是的，消息不坏，如果准确的话。昨晚在《人道报》社，大家看来确信，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照会，没有凌然侵犯的性质。"

"博蒂，"范赫德突然说，"我很高兴，看到您我感到愉

快！”

他露出微笑，算是对打断话头表示歉意，马上又说：

“布尔曼到过这里。他讲了一件事，是从维也纳首相府办公室传出来的；证明事实相反，奥地利的企图十分可恶……早有预谋……一切烂透了！”他阴沉地概括说。

“给我解释一下，小范赫德。”雅克说。

声音表明好奇心少于好情绪和关切之情。范赫德大概感觉到了，因为他含笑过来，靠近雅克坐在床上：

“去年冬天，医生们被召到弗朗索瓦—约瑟夫身边，他们预测到呼吸系统的疾病……难以治愈的病……已病入膏肓，皇帝必定死于年末之前。”

“那么……reqniescat（愿他安息）！”雅克小声说，此时，他没有心思去严肃考虑问题。他用手帕裹住玻璃杯，不致烫手，小口呷着范赫德调制的柠檬饮料。他怀疑、友好的目光越过玻璃杯，注视这乱蓬蓬的头发和苍白的脸。

“等一等，”范赫德又说，“眼下事情变得复杂了……诊断结果立刻告知首相……贝尔希托德在他的府邸召见了各方政界要人，进行秘密交谈，如同枢密院开会那样。”

“哦，哦。”雅克觉得有趣。

“这些先生——其中有蒂斯查、福尔加希和参谋长赫岑多夫——这样议论：根据目前状况，皇帝的死会引起奥地利可怕的内部困难。即使双重君主制保持住，奥地利也将会长期削弱；奥地利要长时期放弃打败塞尔维亚的计划；而为了帝国的未来，必须打败塞尔维亚。怎么办？”

“在老头子死去之前，赶紧远征塞尔维亚？”雅克说，更加专心致志地听下去。

"是的……但有的人走得更远……"

雅克瞧着范赫德说话，而对这个"瞎天使"的小脸蛋，他又一次对这种对比感到吃惊：外表羸弱，而人们不时在这苍白的脸面中，感到犹如硬核一般坚执的力量。"这个小范赫德，"他含笑地想着。他记得，星期天在湖边的旅店里，他曾经好儿次看见白化病患者在激烈的政治讨论中，突然离开桌子，——"一切都很卑劣，一切都烂透了！"——象顽童一样，独自去荡一会儿秋千。

"……有的人走得更远，"范赫德用美妙的声调继续说。"他们说，萨拉热窝的暗杀是由破坏分子组织的，受到贝尔希托德的雇佣，以制造期待中的机会！他们说，贝尔希托德一箭双雕：首先，他能阻碍惴惴不安、过于热衷和平的继位者登基，同时，在皇帝驾崩之前，他促使对塞尔维亚人的战争迫在眉睫。"

雅克笑了。

"你讲给我听的，是一个出色的强盗故事……"

"博蒂，您不信？"

"噢，"雅克严肃地说，"我认为，可以预料一个野心勃勃、政治生涯变坏了的人，一旦感到绝对权力掌握在他手中，便会无所不做，为所欲为！历史只不过是这种现象的长卷图解……可是，我的小范赫德，我所相信的是，最诡计多端的阴谋，遇到人民的和平意愿，也会化为乌有！"

"您认为飞行员的见解也一样？"范赫德摇头晃脑地问。

雅克询问地注视他。

"我想说……"比利时人踌躇地说，"飞行员不会反对的……他的模样总是不愿真正相信这种抵抗，这种人民的意

愿……”

雅克的神情阴沉下来。他一清二楚，梅奈斯特雷尔的立场与他的立场不同。想到这，他很不好受；他本能地叉开思路。

“我的小范赫德，这种意愿是存在的！”他有力地说。“我从巴黎回来，我有信心。眼下，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各地，在可以动员的人们当中，可以说，一百人中，连十个，甚至五个都不肯接受战争！”

“但其余的九十五个却消极被动，逆来顺受，博蒂！”

“我知道。不过请设想，这九十五个人中，只要有十二个，即令六个，明白了危险，奋然而起，这就是一支真正的抵抗者大军，各国政府就得认真对付！……问题是要接触和组织起这百分之六的人去抵抗。这不是不可实现的。目前，欧洲各地的革命者正为此而努力！”

他站起了身。

“几点啦？”他瞥了一眼手腕，轻声说。“现在我得去看梅奈斯特雷尔。”

“今儿早上别去，”范赫德说。“飞行员同里沙德莱坐车上洛桑去了。”

“见鬼……你肯定吗？”

“那儿九点有约会，代表大会的事。晌午之前他们回不来。”

雅克显出不悦。

“好吧，我等到晌午……今儿早上你干什么？”

“我上图书馆去，但是……”

“跟我一起到萨弗里奥家去吧，我们边走边谈。我要交给他一封信。我在巴黎见过奈格罗托……”他拎起提包，向门口

走去。"等十分钟：我要刮胡子。你下楼时叫我。"

萨弗里奥独自住在大教堂区，佩利斯里路三楼的一间小破屋里，他的铺子设在底层。

大家对萨弗里奥的往昔不甚了然，都喜欢他的好脾气和传为美谈的热心。到瑞士之前，他已加入意大利社会党，七年来在日内瓦一直做药品生意。家庭生活不幸，他才离开意大利；他时常隐隐约约暗示到这不幸，据有的人说，这不幸搅得他想杀人。

雅克和范赫德走进店里，里面空无一人。听到门铃声，萨弗里奥出现在里间门口。他漂亮的黑眼珠闪耀出热烈的光芒。

"Buon giorno（你们好）！"

他微笑着，摇晃着头，高低不平的肩膀变得浑圆，张开臂膀，殷勤的姿态活象个意大利旅店老板。

"我这儿有两个同胞，"他对雅克耳语说，"来吧。"

他随时准备收容瑞士政府下令驱逐的意大利违法者。（日内瓦警方平时十分好商量，但间隔一段便心血来潮，不合时宜地要情况，将一批不守法的外国革命者逐出本土。情况要持续一周左右，在这期间，不愿俯首听命的人一般只得离开住所，为了生存，藏匿在某个同伴的陋室中。过后，一如以往，恢复平静了。萨弗里奥便是一个专做这类留人好事的人。）

雅克和范赫德尾随着他。

店堂后面展现出一个旧的食物贮藏室，由一间狭窄的厨房隔开。这间贮藏室酷象囚室：穹顶，通气孔有铁栅，面临不见人影的院子，光线幽暗，从上而下射进来。所处位置象是一个隐蔽的藏身所。由于室内能容纳很多人，梅奈斯特雷尔有时用

作小型秘密会议地点。一整面墙安设着木板，堆着旧的药器、小药瓶，空的短颈大口瓶和无用的研钵。最高一槅居高临下放着一幅卡尔·马克思像的石版画，上面的玻璃已经裂开，灰濛濛一片。

果然有两个意大利人呆在那里。其中一个很年轻，象流浪汉那样衣衫褴褛，独自坐在桌前，面对一盆拌番茄冷通心粉，他用刀尖铲起来，放在面包上。他朝来者抬起受伤野兽般的柔和目光，又开始吃起来。

另一个年纪大些，穿得稍好，站在那里，手中拿着几张纸。他迎来者走过来。这是雷莫·杜蒂，雅克在柏林早已认识，兼任几份意大利报纸的记者。他个子矮小，有点女人样子，目光热烈、睿智。

萨弗里奥指着杜蒂：

“雷莫昨天从利伏诺赶来的。”

“我来自巴黎，”雅克对萨弗里奥说，一面从皮包掏出一封信。“我碰见一个人——猜猜看！——他交给我写给你的一封信。”

“奈格罗托！”意大利人大声说，高兴地抓住信封。

雅克坐下来，面对杜蒂：

“奈格罗托告诉我，半个月来，意大利当局借口大演习，召集和装备了八万名后备军。这是真的吗？”

“无论如何，有五万五至六万……是的……奈格罗托也许不知道的是，军队中有严重的骚乱。尤其在北部的驻军中。有很多不守纪律的行动！领导无法控制，几乎甩手不管了。”

范赫德悦耳的声音在静寂中响起来：

“是这样！通过拒绝得到的！以柔取胜！地球上再也不会

有杀戮了……”

大家都露出微笑。只有范赫德不在笑。他脸红了，小手交叉着，沉默不语。

“那么，”雅克说，“在你们国家，一动员起来，事情不会单独发展的罗？”

“放心吧！”杜蒂有力地说。

萨弗里奥在看信，抬起了头：

“在你们国家，只要有人想搞军国主义，全体人民，不管是不是社会党人，都要起来反对！”

“我们比你们经验多一点，”杜蒂解释说，他的法文说得很准确。“对我们来说，远征的黎波里是昨天的事。人民已有经验，把政权交给军人要付出多大代价！……我不仅仅指彼此混战的不幸者的痛苦，而且指马上扼杀国家的瘟疫：

新闻歪曲、民族主义的宣传、取消自由、生活费用昂贵、profittori（战争受益者）的贪婪……意大利刚走过这条路，它什么也没忘记。在我们国家，面对动员，党很容易组织一次新的‘红色周’！”

萨弗里奥细心折好信。他将信塞进衬衫和胸脯之间，眯起眼睛，把漂亮的黧黑的脸孔俯向雅克：

“Grazie（谢谢）！”

房间尽里面那个青年站了起来。他抓起桌上盛着冷水的多孔陶土高颈瓶，双手捧着，大口喝了好一会儿。

“Basta（够了）！”萨弗里奥笑着说。他走近年轻人，友好地抓住年轻人的颈背：“现在到楼上睡觉去吧，同志。”

那个意大利人顺从地跟随他走向厨房。走过时他对别人优雅地点头致意。

出去之前，萨弗里奥转身对着雅克：

“你能肯定，我们的墨索里尼在《先锋报》上的警告，已令人震聋发聩了吧！国王和整个政府，如今已经明白，人民不会再追随好战政策！”

可以听到他俩上楼时，踩在狭小的木板楼梯上的脚步声。

雅克在沉思默想。他抬起头瞧瞧杜蒂：

“必须让有的人明白这个，——我不是指领导人，他们在这方面比我们知道得多，——而是指德国和奥地利某些民族主义派别，它们还在指望三国同盟，把他们国家的政府推向冒险……你一直在柏林工作吗？”

“不，”杜蒂简短地说。他的目光中掠过的神秘笑意和眼风显示得很明白：“用不着问……秘密工作……”

萨弗里奥刚走进来，他摇摇头，笑着说：

“这些小家伙，嗨！……”他对范赫德坦露地说：“他们过于轻信！又一个被破坏分子钉上了……幸亏他腿脚灵便，跑得快……还加上萨弗里奥爸爸的灵活！”

他喜盈盈地转向雅克：

“那么，蒂博，你从巴黎带回有信心的好印象罗？”

雅克微笑：

“比好印象还要更进一步！”他热烈地说。

范赫德换了张椅子，过来靠近雅克，背光坐下，他一对光便象夜鸟一样，十分难受。

“我不仅会见了法国人，”雅克继续说。“我还见到了比利时人、德国人、俄国人……到处革命团体都惊动了。大家明白，威胁严重。到处都组织起来，寻找共同纲领。组织起并形成了抗拒潮流。运动取得扩展，齐心协力——不到一周——很

令人宽慰！可以看到，只要愿意，国际工人协会能多么有力地行动起来。最近几天在各国首都的局部范围分别发生的事，比起打算要做的算不了什么！下一周，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机构要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

“是的，是的……”杜蒂和萨弗里奥同时说，他们热烈的目光不离开雅克激动的脸。

白化病患者也眯起眼睛，佝偻着胸，瞧着坐在自己身旁的雅克。他伸长手臂，搁在雅克的椅背上，将手按在朋友的肩上；按得很轻，雅克感觉不到份量。

“若莱斯和他那一伙，”雅克继续说，“极为重视这次会议。二十二个不同国家的代表！这些代表不但代表一千二百万入会工人，而且事实上代表另外几百万人，一切同情者和犹豫观望者，甚至还有我们的对手中一切面对战争危险，感到唯有国际工人协会才能体现和实现群众和平意愿的人……我们生活在布鲁塞尔的一周将有历史意义。人民的声音、真正大多数人的声音，破天荒头一次将响彻云霄，使人听从！”

萨弗里奥在椅子上动个不停：

“好极了！好极了！”

“还必须看得更远，”雅克又说，他在表达自己的信心，同时坚定这种信心，沉湎在这种乐趣里。“如果我们胜利了，就不仅仅是在反对战争方面打了一场大胜仗。不止于此。这场胜利能给国际工人协会……”这时，雅克发觉范赫德倚在他肩上，因为那只小手突然颤抖起来。他转向白化病患者，拍拍后者的膝盖：“是的，我的小范赫德！正在酝酿中的，或许无须经过毫无用处的暴力，干脆能导至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现在，”他猛一挺腰，站了起来，添上说，“我们

去看看飞行员是否回来了！”

希望梅奈斯特雷尔回来还早了一点。

“你同我到‘葡萄棚’去坐一会儿……”雅克提议说，将手臂伸到白化病患者的臂膀下。

但范赫德摇摇头。他闲逛够了。

自从他在日内瓦落户以来，为了追随雅克，他放弃了打字，专门从事历史研究。这工作报酬较少，不过他是自己的主人。两个月来，他编纂材料，要发表《新教资料集》，是莱比锡一个出版商要出版的；他的视力完全毁了。

雅克陪他走到图书馆。然后他独自一人经过朗多咖啡店（加上格吕特利咖啡店，共同获得信奉社会主义的青年的赞赏），要回家去。

他很惊讶在咖啡店见到帕泰尔松。英国人穿着网球裤，专心致意地俯在画布上，准备一次画展，咖啡店老板答应他在店里举办。

帕泰尔松看来兴致勃勃。他刚拒绝了一件好生意。一个美国人，是个鳏夫，名叫萨克斯通·W.克莱格，为他的静物画所吸引，向他提出以五十美元，根据名信片大小的一张黑白照片，画一幅与萨克斯通·W. 克莱格太太一样大小的全身像，她在普莱峰的灾难* 中罹难。这个抑郁寡欢的鳏夫只有一点提出苛求：他希望萨克斯通·W. 克莱格太太的服装，按巴黎最为时新款式的要求改换过来。帕泰尔松带点幽默地夸大这件事。

---

* 普莱峰系马提尼克群岛上的火山，于1902年爆发，毁灭了圣彼得城。

“帕特是我们当中唯一开朗坦诚的人：这种坦诚是自发的，出自内心的，”雅克瞧着年轻的英国人咧嘴直笑，这样思忖。

“我陪你走一段路，亲爱的，”帕泰尔松知道雅克要上梅奈斯特雷尔家之后，说道，“这几天我收到几封来自英国的很有意思的信。在伦敦，人们认为赫尔戴恩*无声无息地组织了一支实实在在的远征军。他想准备应付一切局面……舰队处于动员状态……关于舰队，你看过报纸吗？看过‘斯派莱德’**的检阅吗？所有的欧洲陆海军武官都得到隆重邀请，整整六小时观看悬挂英国国旗的战舰尽可能挨近，一艘紧接一艘，象青虫排着队，在他们面前列队而过，你知道是在春天……真正吸引人的炫耀，可对？……Boast！Boast！***”他扭动肩膀说。

在讽刺的语气中仍然透出一点自豪。雅克暗自感到有趣：“一个英国人，即使是社会党人，面对耀武扬威的海上检阅，也不能无动于衷啊。”

“我们的肖像呢？”正当要跟雅克分手时，帕泰尔松问道。“亲爱的，这幅肖像命运不济！还要画两个早上。不会再多。以名誉起誓！两个早上……什么时候呢？”

雅克了解英国人的执拗。不如让步，尽早结束。

“明天，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十一点？”

“All right（很好）！你是真正的好朋友雅克！”

---

* 赫尔戴恩（1856—1928），于1905至1912年任英国国防大臣，1912至1914任首相。

** 位于英吉利海峡的停泊港。

*** 虚张声势的英语感叹词。

阿尔弗蕾达是独自一人。她穿着大花的和服，加上黑漆般的刘海和眼睫毛，活脱脱象煞远东的布娃娃，令人渴望得到。苍蝇在她周围一缕缕透过百叶窗缝隙射进来的阳光中嗡嗡嘤嘤。厨房里卟卟煮沸的菜花，使房里充满难闻的气味。

她见到雅克好象很高兴：

“不错，飞行员回来了。但他刚才让莫尼埃带讯给我，有些新情况，他跟里沙德莱留在碰头地点密谈。我要带上打字机去找他……你同我一起吃饭吧，”她的脸突然严肃起来。“我们一起走……”

她美丽的带野性的眼睛瞧着他。他隐约感到，她大胆提出邀请，不是出于纯粹的盛情。她想向他提问题？对他说知心话儿？……他并不担心同年轻女人亲密交谈；况且他急于要找到梅奈斯特雷尔。

他拒绝了。

飞行员跟里沙德莱在聚会地点的小办公室工作。

只有他们俩，梅奈斯特雷尔站在里沙德莱背后，而里沙德莱坐在桌旁；两人都俯向摊开的文件。

看到雅克，梅奈斯特雷尔的眼睛深处闪出友好的惊讶目光。他尖锐的眼神随即凝固不动：他的脑际刚掠过一个念头。他以询问的神态躬身对着里沙德莱，下巴一扬指向雅克：

“说实在的，既然他回来了，为什么撇开他？”

“当然不撇开他。”里沙德莱赞成说。

“坐下吧，”梅奈斯特雷尔说。“我们快完了。”又对里沙德莱说：“写吧……这是给瑞士党的。”

他用干涩、平稳的嗓音口述：

“问题提得不好。问题不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可以支持这样或那样的民族。我们不行。我们，一九一四年的社会党人，对于各个欧洲国家，不必要作任何区分。迫在眉睫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除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它没有别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一切民族同处困境。无产者的唯一目标，应是一切帝国主义政府毫无例外的崩溃。我的意见是：绝对中立……——着重点——通过这场战争，资本主义列强的两个集团互相吞噬。我们的策略是让它们互相吞噬。促使它们互相吞噬……——不。划掉最后一个句子……——……利用各个事件。活力在左翼。革命少数派要致力于危机期间扩大这种活力，以便时机来临，通过革命之路打开缺口。”

他止住了。过了一会儿。

“为什么弗蕾达不来？”他说得很快。

他拿起桌上的一本拍纸簿，在纸片上写了简短的几句话，递给里沙德莱。

“这是给委员会的……这是给伯尔尼和巴尔的……这是给苏黎世的……”

末了他站起来，走近雅克：

“那么，你回来了？”

“您对我说过：‘如果星期日或星期一，你没有收到我的信……’”

“不错。我安置在重要位置上的眼线什么也没提供。但我正要写信让你留在巴黎。”

巴黎……意外的纷乱心情袭上雅克心头，他来不及去细析。他有点懒洋洋和无所谓，仿佛放弃斗争，减轻对别人的责任重负，突然想道：“是他们愿意这样。”

梅奈斯特雷尔继续说：

“目前有个人在那边，也许较妥当。你寄回的材料不是没有用处。这提供了我不了解的社会环境的温度。请更多观察《人道报》那些人的动向，而不是法国总工会的动向：关于法国总工会，我们有别的来源……例如若莱斯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还有和英国人的关系。他在奥尔赛码头为法苏关系牵线的行动……最后，我已将一切告诉你了……你今天早上到的吧？不累？”

“不累。”

“你能再动身吗？”

“马上？”

“今晚。”

“如果需要的话！上巴黎？”

梅奈斯特雷尔露出微笑：

“不。绕个小弯：布鲁塞尔、安特卫普……里沙德莱会给你解释……”他小声加上一句：“饭后她马上要来！”

里沙德莱合上他正在查询的火车时刻表，朝雅克抬起尖下巴的脸孔：

“今晚十九点一刻有一次车，凌晨二点左右可将你送到巴尔，明天中午到达布鲁塞尔。然后再到安特卫普。明天星期三深夜三点以前，你必须到达那里……有项任务，要求小心谨慎，因为要见到克尼亚布罗夫斯基，他受到监视……你认识他吗？”

“克尼亚布罗夫斯基？是的，很熟悉。”

雅克见到他以前，在所有的革命社团中已听说过他。弗拉基米尔·克尼亚布罗夫斯基已经在俄国监狱中服刑期满。一释

放，他便重新担当起鼓动者的作用。雅克冬天在日内瓦见到他；在兹拉夫斯基帮助下，雅克甚至为瑞士各报翻译了克尼亚布罗夫斯基在狱中写的著作的片断。

“你小心为是，”里沙德莱说，“现在他诡计多端，看来铁窗生活大大改变了他。”

他伺偻站着，薄嘴唇漾出老有的微笑，用明智而过于自信的目光盯住雅克。

梅奈斯特雷尔双手反背，忧思重重，在狭窄的房间里踱步，让变硬的腿血液流通。骤然间，他转向雅克：

“巴黎人发狂般相信奥地利节制，是吗？”

“是的。昨天，在《人道报》报馆，人们宣布，奥地利的照会甚至并不预示延缓……”

梅奈斯特雷尔朝窗口走了一步，看看院子，又向雅克走过来：

“这要看情况！……”

“啊？……”雅克喃喃地说。轻微的寒战掠过他全身，额角渗出一点冷汗。

里沙德莱冷冷地表示：

“霍斯梅很有见地。事情急转直下。”

沉默了一会儿。飞行员又开始踱步。很明显，他很烦躁。“是奥地利的问题引起的？”雅克思忖。“还是因为阿尔弗蕾达不在？”

“瓦扬和若莱斯说得对，”他说，“各国政府必须抛弃一切幻想，企图让群众接受战争政策。必须迫使群众去公断！通过总罢工的威胁！您知道，一周以前，在法国的代表大会上，动议已获绝大多数的票数通过。所有人对原则都是同意的。但

在巴黎，有人在设法说服德国人，使他们同我们一模一样地表明态度。”

里沙德莱摇摇头：

“白费劲……他们会始终拒绝。他们的论据——普列汉诺夫的旧论据，也是李卜克内西的论据，——十分强硬有力：在两个社会化程度不等的民族之间，罢工会使社会化程度高的民族受制于程度低的民族。这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人被俄国的危险局面吸引住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啊！一旦俄国的社会情况充分发展，两个国家同时罢工成为可能……”

雅克不让步：

“首先，再不能断定俄国不可能发生罢工：至少象普蒂洛夫那样的局部罢工，波及其他中心，还是能极大地阻碍军方……我们把俄国放在一边吧。有一个精确的论据，足以对付社会民主党全国性的踌躇态度。这就是对他们说：‘在总动员那一天随便提出总罢工口号，对德国将会是灾难。是的。但预防性的罢工呢？社会党人在紧张局势的开端、外交危机时以及早在总动员之前就发动罢工呢？如果在整个国家的生活中，这种混乱的威胁十分严重，就足以迫使政府求助于公断……德国人面对这个论据，他们的反驳就会不攻自破。我相信，这就是法国党在布鲁塞尔的执行局会议上采取的纲领。’”

梅奈斯特雷尔站在桌前，头俯向文件，一时不象关心争论。他挺起身，走到雅克和里沙德莱中间。一丝狡狯的微笑掠过他的脸孔：

“孩子们，你们现在开路吧。我有工作。我们以后再谈……你们俩四点再来。”他朝打开的窗户投去近乎不安的一

瞥："我不明白，弗蕾达……"又冲里沙德莱说："第一：给雅克提供一切必要的准确情况，以便跟克尼亚布罗夫斯基晤面。第二：同他一起解决急迫的问题，因为他或许有两三个星期不在……"

一面说，他一面把他们推向门边，在他们身后关上门。

二十七

在这美丽的下午的炎炎烈日下，安特卫普城象西班牙城市一样，哔剥作响。

踏上马路之前，雅克在酷热中眯起眼睛，朝车站大钟瞥了一眼：三点十分。阿姆斯特丹那次车要在三点二十三分到达；最好尽可能不在车站里露面。

穿过林荫道时，他迅速观察坐在对面啤酒店露天坐席上的人。无疑是放了心，他才看准靠边一张空桌，叫了啤酒。尽管这是好时候，但座位几乎空空荡荡。行人为了不离开有荫凉的人行道，都如同蚂蚁一样，绕一个弯。有轨电车来自城市的四面八方，后边拖着黑影，在十字路口穿梭往来，灼热的车轮在隆起的铁轨上嘎嘎作响。

三点二十分。雅克站了起来，往左面走去，想从侧门进车站。大厅里的人寥寥无几。一个比利时老头，衣冠不整，戴顶军帽，用洒水壶在满布尘土的石板上作8字形洒水。

上边，火车到达月台。

雅克一面看报，一面走到大楼梯底下旅客的出口处，不经

意地瞧着面前鱼贯而过的人群，毫不细察。有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戴一顶鸭舌帽走过，他身穿灰布衣，腋下夹住一捆报纸。人潮涌来。一会儿，只剩下滞留未去的人：几个老女人艰难地下楼。

似乎他等候的人还没到，雅克转了半圈，懒洋洋地步出车站。只有灵活的有准备的警察，才注意到他离开人行道之前，从肩上投去的一瞥。

他又走上凯塞尔林荫路，一直来到法兰西林荫路，犹如旅游者辨别风向那样，显得迟疑不定，拐向右边，经过抒情剧院，他细看了一会儿剧院的招贴，不慌不忙拐入法院前面的一个小街心花园。他在那里看到一张空长凳，跌坐在上面，抹了抹脑门。

在小径里，一群顽童不顾炎热，在玩弹子。雅克从兜里掏出折好的报纸，放在身边的长凳上。然后他点燃一根香烟。弹子滚到他脚边，他笑着藏了起来。孩子们闹嚷嚷围着他。他把弹子掷还他们，跟他们玩起来。

过了几分钟，长凳的一端有一个散步的人过来坐下。他手里拿了几张没折好的报纸。准定是个外国人；无疑是斯拉夫人。鸭舌帽压得很低，遮住额头。阳光在脸颊上照出两个亮点。没有胡子的脸显出上了年纪：皱纹纵横，皮色憔悴，坚毅有力。晒黑的皮肤呈烤熟面包的颜色，同他的眼睛形成吸引人的和谐，睫毛的阴影使人难以分辨眼睛准确的色调变化，但这双眼睛明澈，蓝色的或灰色的眼珠，亮得出奇。

这个人从兜里掏出一根小雪茄，转向雅克，彬彬有礼地举手碰碰帽沿。为了用雅克的香烟点着雪茄，他不得不俯下身，用拿着那捆报纸的手扶住长凳。四目相遇。那人挺起身来，将

报纸放在膝上。他非常灵活地拿起邻座的报纸，把自己的报纸留在长凳上，挨近雅克，雅克马上不经意地将手摁在报上。

那人放目远眺，不翕动嘴唇，用刚能听见的声音——象木管乐器的声音和从腹中发出的声音，在监狱里能得知这种声音的秘密——咕噜说：

“信夹在报纸里……还有最新几期的《真理报》……”

雅克没有动弹。他继续自然不过地跟孩子们玩耍。他把弹子扔得老远；孩子们涌向前去；这是一场混战，一场快活的搏斗；获得者拿着弹子凯旋而归，游戏重新开始。

那人笑了，他也好象从这游戏中得到乐趣。不久，孩子们把弹子给了他，因为他比雅克扔得更远。只剩下两个大人时，克尼亚布罗夫斯基抓紧时机说话，话声只透过牙缝，短句子断断续续，但滔滔不绝，隐含愤懑：

“在彼得堡……星期一，罢工的人有十四万……十四万……好几个街区戒严……电话切断，没有电车……禁卫军骑兵……叫来四个整团，配备机关枪……哥萨克团队……支队……”

孩子们如旋风般返回，围住长凳。他在一阵咳嗽中挡住了句子的结尾。

“可是警方、将军们无能为力……”他将弹子扔到草坪中间，然后说。“骚动紧接骚动……政府为迎接普安卡雷，分发过法国国旗，妇女们将这些旗子改成红旗。用马拉装备，开枪射击……我看到维波尔格区的一场战斗……可怕……另一场战斗在华沙车站……还有一次在斯塔加拉—德尔弗尼亚车站……另一次是深夜，在……”

他重又沉默不语，因为孩子们回来了。蓦地，他温情脉脉地

抓住最小的一个孩子——一个四五岁的淡金发小孩——笑嘻嘻地在膝上摇晃，给了一个长吻，然后放下小孩，非常狼狈地捡起弹子，扔了出去。

“罢工的人没有武器……铺路石、瓶子、油罐……为了阻止攻击，他们放火烧房……我看见焚烧桑索尼耶夫斯基桥……通宵到处起火……死了几百人……几百人，几百人被捕……草木皆兵……从星期天起，我们的报纸禁止出版……我们的编辑入狱……这是革命……是时候了：没有革命，便会是战争……你的普安卡雷在我们国家干了坏事，很多坏事……”

他的脸转向孩子们在那儿乱作一团的草坪，他想装出笑脸，但他的嘴唇只呈现出凶狠的咧嘴而已。

“现在我要走了！”他阴沉地说。“再见。”

“好的，”雅克轻轻地说。虽然人已走空，却无须延长晤面时间。他感到压抑，轻声絮语道：“你回到……那边去？”

克尼亚布罗夫斯基没有立即回答。他胸部前倾，双肘支在腿上，肩膀耷拉，注视着鞋子之间小径的沙土。肌肉放松的身子好象陷于衰竭无力。雅克注意到逆境中增添的皱纹——准确些说，是在耐心等待之中增添的——生活久而久之在他的嘴角两边刻下的。

“是的，回到那边，”克尼亚布罗夫斯基抬起头说。他的目光掠过空地、花园、远处的建筑、蔚蓝的天空，哪儿也不停留，神情惶乱而坚决，有如始终准备作出一切疯狂举动的人。“走海路……经过汉堡……我有十拿九稳的办法回去……但在那边，你知道，对我们来说，事情变得难办了……”

他不紧不慢地站起来：

“非常困难……”

末了，他的目光又回到雅克身上，彬彬有礼地行个军礼，好似一个偶然相遇的邻人告辞那样。他们的目光互相表示友好的忧郁的告别。

“V dobryi tchass（祝你幸运）！”离开之前他小声说。

顽童们又笑又叫，陪伴他走出铁栅。雅克目送着他。俄国人消失以后，他将凳上的那捆报纸塞进兜里；轮到他站起来，平静地继续漫步。

当晚，雅克把克尼亚布罗夫斯基交给他的信缝在外衣夹里，在布鲁塞尔搭乘到巴黎的火车。

翌日，星期四，凌晨一点，秘密文件交给了舍纳逢，他晚上要回到日内瓦。

二十八

星期四是二十三号，雅克一大早就躲到“进步咖啡馆”，在那里看报；他坐在下面的大厅里，避免假二楼上的“闲谈”。

关于卡约太太案件的报道，占满了几乎各报的头版。

有几份报在第二或第三版敢于简短透露，彼得堡有些工厂罢工，但工人骚动马上被警察有力的干预制止了。相反，整栏整栏地报道沙皇盛宴欢迎普安卡雷先生。

至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争端”，报纸则宁可含糊其辞。有一个照会无疑是正式的，到处传抄，证实在俄国政府机

构内人们普遍认为，应迅速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局势缓和；大多数报纸恭敬地申明信任德国；在巴尔干危机期间，德国始终善于向奥地利盟友提出要节制。

只有《法兰西行动报》*公开表明不安。这是最好的时机，可以空前激烈地指责共和政府外交政策特别软弱，痛斥左翼政党反对护国主义。尤其针对社会党人。沙尔·莫拉斯象几年来天天所做的那样，并不满足于重复，若莱斯是受德国雇用的卖国贼；《人道报》一再重申的国际和平主张响亮的呼吁激怒了他，今天，他几乎象是将若莱斯说成沙洛特·柯尔戴**那样的人的凶恶拯救者。他既厚颜无耻又略带谨慎地写道：“我们决不愿让任何人进行政治谋杀。但愿若莱斯先生感到发抖！他的文章会使某些狂热的人产生愿望，通过已试验过的方法，解决如下问题：如果让·若莱斯先生遭遇到卡尔梅特先生的命运，不可战胜的社会秩序是否丝毫也不改变？”

卡蒂厄刚下楼，一阵风似的掠过：

“你不上楼？楼上争论激烈……十分有趣：有个执行任务的奥地利人，伯赫姆同志，来自维也纳……他说，奥地利的照会今晚将转至贝尔格莱德……就等普安卡雷离开彼得堡。”

“伯赫姆在巴黎？”雅克立即站起来说。想到能再看见这个奥地利人，他非常高兴。

他登上螺旋形的小楼梯，推开门，果然看见伯赫姆同志静静地坐着，面前有一杯啤酒，黄色风雨衣折放在膝上。约有十五个活动分子围住他，连珠炮般提出问题；他一面咬着老是半

---

* 《法兰西行动报》创建于1908年，1914年被禁，是保王党和民族主义者的报纸，总编辑为沙尔·莫拉斯（1868—1952）。

** 沙洛特·柯尔戴，刺杀法国革命家马拉的狂热女人。

截的雪茄，一面有条有理地加以回答。

他友好地眨一眨眼，表示迎接雅克，仿佛是昨天同雅克分手似的。

他带来关于维也纳的战争准备和奥匈帝国舆论沸腾的消息，这些消息好象引起了普遍愤怒和不安。奥地利有可能向塞尔维亚提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谍，在目前形势下，看来会导致特别严重的复杂局面，因为塞尔维亚部长会议主席帕希契*刚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预防性照会，告知列强不应指望塞尔维亚过于消极被动，塞尔维亚坚决驳回会损害尊严的一切要求。

伯赫姆决不想为本国的冒险政策辩解，却尽力解释奥地利激烈反对塞尔维亚（和俄国），是因为这个爱闹事的小邻国在俄国巨人的支持和鼓动下，给奥地利人的民族自尊心带来不断的烦恼。他说：

“霍斯梅给我看过一份秘密的外交照会，是几年前由彼得堡的大臣萨左诺夫写给俄国驻塞尔维亚大使的。萨左诺夫特别提到，俄国答应塞尔维亚获得奥地利的一块领土。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他补充说，“因为它证明了塞尔维亚——背后是俄国——确实是Oesterreich（奥地利）安全的长期威胁！”

“资本主义的政策总是干坏事！”桌子一端有个穿蓝色工装裤的老工人大声说。“欧洲各国政府，不管是不是民主的，实行秘密外交，没有人民监督，都是国际财政资本的工具……四十年来，欧洲所以避免了大战，仅仅因为金融家更愿延长这种备战的和平，在这期间，各国日益负债……但是，总有一天大银行会因战争爆发而获利！……”

* 帕希契（1846—1926），1912至1918年任塞尔维亚部长会议主席。

大家闹哄哄地表示赞成。这番打断的话，不管与伯赫姆谈论的确切问题相距多么远，这一点对大家并不重要。

有个青年，雅克见过一面，曾经注意到他目光专注、火热，面孔留下肺病的烙印，他倏地打破沉默，用深沉而洪亮的声音，引用若莱斯论述秘密外交危险的一段话。

雅克趁喧哗声随之而起，走近伯赫姆，同他约定共进午餐。然后雅克走开，让奥地利人耐心执著地重又陈述已见，就象他咬住雪茄那样。

同伯赫姆共进午餐，在《人道报》办公室的几次交谈，里沙德莱请他一到巴黎便去办几件急事，晚上社会党人在勒瓦洛亚*欢迎伯赫姆的集会——他有机会讲话，介绍他知道的关于彼得堡动乱的情形——第一天的这些事完全占据了雅克的思路，他没有空闲去想丰塔南家。但有两三回，他想过打电话给比诺大街的诊所，问一问热罗姆是否还活着。他先不说出自己的名字，人家会问他吗？最好还是免了。他宁愿不在巴黎抛头露面。可是，晚上回到图内尔码头的小房间，入睡之前，他不得不承认，他的思路远远不是自由自在的，他硬要自己一无所知，反而比知道准确的消息更使他烦恼。

星期五早上，一觉醒来，他心痒痒想打电话给昂图瓦纳。“何必呢？于我何干？”他心想，看了看表：“七点二十分……如果我想赶在他上医院之前找到他，我正好有时间！”他不再踌躇，一骨碌爬起来。

昂图瓦纳听到弟弟的声音大吃一惊。他告诉雅克，丰塔南

* 巴黎的工业中心。

先生弥留了三天，昨夜终于溘然长逝，这之前一直没有恢复知觉。“葬礼在明天星期六举行。你还在巴黎吗？……达尼埃尔，”他加上说，“没离开诊所：无论何时你都肯定能找到他……”昂图瓦纳好象不怀疑，他弟弟愿意再见到达尼埃尔。

“你来跟我共进午餐吗？”他提议。

雅克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挪开了话筒，挂上了。

二十四日的报纸报道，奥地利又递交给塞尔维亚一份“照会”。大多数报纸——大概依照命令——只作了模棱两可的评论。

若莱斯每日一篇的文章写的是俄国罢工。语调极为庄重：

> “对于欧洲列强来说，这是多么严重的警告！革命到处都破土而出。倘若沙皇发动或者让别国发动一场欧洲战争，那是多么不谨慎！倘若奥匈王朝屈服于教会和军方盲目的狂热，在它和塞尔维亚之间制造无可弥补的事件，那么，同样是多么不谨慎！……普安卡雷先生的游记集子，由于俄国工人的血迹而增添了使人不安的一页，打上了悲凉的警告的印记！”

在《人道报》的各个办公室，对照会的语气毫不怀疑：它具有警告性质，令人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大家忐忑不安地等待若莱斯回来：今天早上，老板突然决定到奥尔赛码头，找维维亚尼先生不在时的代理边弗尼一马丹先生，进行个人斡旋。

在报纸编辑中笼罩着某些惶乱情绪。人们不安地思索，欧洲各国的反应究竟会怎样。加洛自然是悲观的，认为当晚来自

德国和意大利的消息令人担心，在这两个国家，一般舆论、报纸、甚至一部分左翼政党，宁可说赞成奥地利的行动。斯特法尼同若莱斯一样，认为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的愤怒，通过有力的行动表现出来，这些行动肯定不仅在德国，而且超出德国国界，产生巨大反响。

中午，办公室人都走空了。轮到斯特法尼值班，雅克提出与他作伴，为了能看一看国际执行局通知召集会议的文件，会议将在下周布鲁塞尔召开。大家对这次重大会议寄予巨大的期望。斯特法尼了解，瓦扬、凯尔—哈代*和其他党的领袖，主张临战时将发动总罢工提上日程。外国社会党人，尤其是英国人和德国人，对这个根本问题采取何种态度？

一点，若莱斯还没出现：雅克下楼，要去"月芽面包咖啡馆"吃点东西。或许老板在那里吃午饭？

他不在咖啡店里。

雅克在寻找一个空角落，这时有个年轻的德国人基尔肯布拉特叫他；他是在柏林遇到这个德国人的，在日内瓦又见过几面。基尔肯布拉特在跟一个同志吃午饭，坚请雅克坐在他们桌旁。这位同志也是一个德国人，名叫瓦克斯；雅克不认识他。

这两个人不同得出奇。雅克思忖："他俩象征着德国东部的两种典型：领袖和……另一种样子的人！"

瓦克斯以前是一个冶金工人。他大约有四十岁；脸容粗

---

* 瓦扬（1840—1915），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采取沙文主义立场。
凯尔—哈代（1856—1915），英国右翼社会主义者，工党创建人之一，战前是和平主义者。

犷，隐约有斯拉夫人的特点，宽脸颊，嘴巴适中，眼睛明亮，充满毅力和庄重。他的一双大手摊开，宛如备用的工具。他在倾听，点头赞同，寡言少语。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没有烦扰的心灵、沉静的勇气、坚忍不拔、爱好纪律和忠诚的本能。

基尔肯布拉特要年轻得多。他的脑袋小而圆，耸起在瘦颈之上，令人想起鸟头。他的脸颊同瓦克斯的相反，不是横里展开，而是在眼窝下形成两个近乎尖尖的凸块。脸容平时严肃、专注，时而因不安的笑容而牵动起来：这种笑容突然拉长嘴角，绷紧眼皮，皱起双鬓，翻开嘴唇，露出牙齿；于是，眼神中闪现出略带残忍的好色之光。有的狼狗嬉戏时就这样露出獠牙。他是东普鲁士人，教授的儿子；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德国人，信奉尼采，就象雅克在德国进步的政治界常遇到的人。法律对他们并不存在。对荣誉的特殊感情、某种骑士的浪漫精神、对开放的危险的生活的爱好，使他们结成一种深深意识到自身贵族特征的阶层。基尔肯布拉特反叛他的文化修养得以形成的社会制度，生活在国际革命政党的外围，气质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不会毫无保留地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出于民主平等的理论，又受到德意志帝国残存的封建特权的影响，他本能地容易气馁。

谈话——用的是德语，因为瓦克斯听法文很吃力——一下子转向柏林政府对奥地利政策的立场。基尔肯布拉特好象非常了解帝国高级官员的思想状态。他刚获悉，凯塞尔的兄弟亨利亲王被派往伦敦，有特殊使命去觐见英国国王：在这样的时刻，这种非正式的行动看来表明威廉二世有个人考虑，想使乔治五世赞同他对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争端的看法。

“什么看法？”雅克问。“这是全部问题所在……在帝国

政府的态度中，讹诈占多大比例？我在日内瓦认识的特劳坦巴赫，认为掌握可靠情报，就个人而言，凯塞尔拒绝考虑战争的可能性。然而，拿不稳德国的支持，维也纳如此胆大妄为似乎不可能。”

“是的，”基尔肯布拉特说，“在我看来，凯塞尔很可能已接受和赞成奥地利的基本要求。甚至他会促使维也纳尽快行动，尽早使欧洲面对既成事实……总之，这就是出色的和平主义……”他狡猾地微笑：“是的！因为这是避免俄国反对行动的最好方法！加速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战争，为了拯救欧洲和平！……”他骤然又变得严肃：“同样很显然，凯塞尔自然听取建议，衡量过危险：俄国否决的危险，一次大战的危险。不过，事实是：他大概认为这种危险几近于无。他是对的吗？全部问题就在这里……”他的脸容又痉挛成魔鬼般的笑容：“目前，我把凯塞尔看作一个赌徒，他手里会有副好牌，而且他面对胆小的对手。当然，他想到过自己可能拿到坏牌而输掉……但说实话，是副好牌：怎能担心倒霉而放弃一局好牌呢？”

从他声音的尖利和笑容的大胆，可以感到，基尔肯布拉特凭经验知道手中有副好牌，大胆地孤注一掷，意味着什么。

二十九

热罗姆·德·丰塔南入殓是在一大清早，象诊所的惯例；灵柩旋即抬到花园尽里的楼中，诊所规定尸体等待葬礼，要尽可能远离活着的病人。

丰塔南太太在丈夫长时间的弥留状态中，几乎没离开房间，安顿在停尸间地下室的狭窄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贞妮刚出去：她母亲叫她回天文台林荫路去取黑衣服，她俩在明天的葬仪上要穿的；达尼埃尔陪妹妹走到栅栏边，留在花园里抽根烟。

丰塔南太太背光坐在草垫椅上，头上的通气洞照亮这个地下室；她准备在这儿度过最后一天。她的眼睛盯住灵柩，灵柩光秃秃放在房间中央两条黑搁凳上。死者的身份用一长方条铜字表示在外面，只见：

热罗姆—埃利·德·丰塔南

1857年5月11日——1914年7月23日

她感到放心，心境平静：在上帝的监护之下。头一晚的危机，悲剧骤然来临引起的衰颓时刻过去了。她心里只有审慎的忧虑，毫无刺痛之感。她习惯于生活在同支配永恒生命的“力量”、同我们每人有朝一日在其中消灭短暂形态的“一切”信得过的接触中；面对死亡，她毫不感到恐惧。即令在当姑娘时，面对父亲的尸体，她也没经历过任何惧怕的情感；她一刻也不怀疑，她崇敬的作为向导的精神存在，在机体毁灭之后，她仍然会保持它；事实上，这种支持她从未失去；这个星期她还有过应验，上帝不断紧密渗透到她的生活和搏斗中；主宰她的内心冲突，给她以决心……

同样，她今日不能将热罗姆的死看作终结。什么也不会死：一切都在转化，一切都在更生；季节绵延不绝。这副棺材永远将易腐物质封闭起来；面对它，她感到一种神秘的激动，

类似这种感情：每年秋天，她在别墅区自己的花园里，看到春天发芽的叶子一片片枯老脱落，而丝毫不损害树干神秘的力量；树液就在其中，生命冲动恒久不灭；这时她便油然而生一种感情。对她说来，死亡仍然是一种生命现象；毫无恐惧地认作这是不可避免地复归于永恒的萌发中，就是谦卑地分享上帝的伟力。

房里象坟地般的凉爽，渗入了玫瑰有点令人恶心的淡香；玫瑰是贞妮放在灵柩上的。丰塔南太太机械地将右手指甲放在左手心里摩挲。（每天早上，她梳洗完毕，总习惯在窗前坐几分钟，一边磨平指甲，在新的一天到来之际，稍作沉思，她称之为早祷；在她身上，磨平指甲和向圣灵祈祷之间象反应般的联系，已形成了习惯。）

热罗姆在世时，即使远离她，她仍暗暗保持希望，有朝一日，这经受考验的伟大爱情总会得到人间报应；有朝一日，热罗姆会回到她身边，表示忏悔，变得规矩；或许他们俩会得到天恩，忘掉往昔，永不分离，了结一生。她白白等待，直到她必须死心时，她这才意识到。然而，回忆起磨难痛苦，反应过分强烈，她不能不感到解脱考验的轻松。丈夫的死使痛苦的唯一源泉枯竭了，多少年来，这源泉毒化她的生活。仿佛经受长期奴役，不自觉的奋起一般。这是完全合理的、人的感情，毫无疑问，她感受到宽慰。她本来会窘迫的，但她盲目的自信不让她往内心深处投去真正清醒的一瞥。她将这种最本能的私心反应，归于精神的好作用；她感谢上帝给了她忍让和心境平静；她能这样毫无内疚地沉浸在宽解的状态中。

今日她尤其心情舒畅，因为对她来说，在灵前守夜，只不过是以后疲倦和搏斗的日子到来之前的暂歇；明天、星期六、

下葬、回家、达尼埃尔出发。然后，从星期日起，她又要负起紧迫、繁重的任务：为孩子们的姓氏洗刷掉毁誉者的恶名声：前往当地，到特里埃斯特和维也纳，廓清丈夫的事务。她还没有告知贞妮和达尼埃尔。预料到儿子的反对，她宁愿推迟这商讨无用的时刻；因为她决心已定。她的行动计划是圣灵启发她的。面对这个大胆的计划，她无法怀疑——但仅仅是感觉到——她十分熟悉的内心激动和某种证实神灵意愿的异乎寻常的急迫活力……如果可能，就在星期日，最迟星期一，她动身上奥地利：在那里待半个月，三星期，如果必要，整整一个月；她要求见独任推事；她要跟破产企业的董事们一步一步商议……她不怀疑会成功：但要前往一次，亲自斡旋，直接干预。（这方面，她的本能不会欺骗她：已经有几次，在困难的局面下，她证实了自己的才干。自然，她甚至不曾想过，要将这种才干归于她本人的吸引力：她看不到别的，只看到上帝的恩泽：上天的意愿通过她而熠熠生辉。）

在维也纳，她还有一件棘手的事要做：她想结识威廉敏娜这个女人，她在热罗姆的手提箱内找到了威廉敏娜几封幼稚而温柔的书信，令她激动……

只是在他闭目而逝之后，她才同意清理热罗姆的行李。昨天夜里她下决心行动，选择肯定只有她独自一人的时候，为了始终不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父亲的秘密。整理文件时间花得最多：文件凌乱地散放在衣服中间。她整整一小时翻弄这些奢华而又可怜的私人物件，热罗姆身后留下的东西如同遇难船只的漂浮物：这磨损的绸衫，这些穿得露出纬纱、手工精巧的衣服，还散发出略带酸味的清新香气，——薰衣草香水、香根草香水、柠檬香水——三十年来，热罗姆始终如一地爱用，对她

不啻抚摸一般撩拨心间……尚未付款的发货单竟乱扔得鞋架上、梳洗用具口袋里都是：银行账目、糖商、鞋店、花店、首饰店和医生的账目清单；还有料想不到的账单：新债券街的中国修脚师傅的账单；和平路皮货店的账单*，为了一只未结账的镀金银盒。一张特里埃斯特当铺的收据，表明以极低的价钱典押一颗别在领带上的珍珠和一件水獭皮领子的皮大衣。在一只饰有伯爵冠冕的皮包里，丰塔南太太、达尼埃尔、贞妮的照片同一个维也纳歌女赠送的题字照片放在一起。最后，在绘有淫诲木刻的德国小册子中，丰塔南太太惊讶地发现一本用得很旧的薄型书写纸袖珍本圣经……她乐意回忆这小本圣经……多少次热罗姆巧言利舌，为自己的无行说情，作着令人心碎的"解释"，他喊道："您对我的评判太严厉了，朋友……我并不象您所想的那么坏！……"不错。只有圣灵了解每个人的秘密。只有圣灵知道，通过怎样的迂回曲折，为了何种必要的结果，人类朝完美迈步向前……

丰塔南太太泪水盈眶，目光盯住灵柩，上面的玫瑰花已经凋谢了。

"不，"她发自内心这样说，"不，你还没有完全变坏……"

达尼埃尔伴着尼科尔·埃凯进来，她才不再沉思。

尼科尔令人目炫神迷；她的丧服更使她的肤色鲜艳。她目光炯炯，眉毛耸起，脸孔自然地前仰，模样总象奔跑而来，带着青春气色，传达给别人。她俯下身抱吻姨妈；丰塔南太太感

---

* 新债券街在伦敦，和平路在巴黎，均为奢侈品商店所在地。

谢她没用客套话来扰乱安静。随后尼科尔走近灵柩。她笔直地站了几分钟，手臂垂下，手指合十。丰塔南太太在观察她。她在祈祷？她在回忆自己的往昔，这感到耻辱的童年？那时，热罗姆姨父占据着重要位置……少妇令人捉摸不透地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又回到姨母身旁，重新抱吻姨母的额角，然后走出房间，后边跟着达尼埃尔，他始终站在母亲身后。

他俩来到走廊，尼科尔站住问道：

“明天几点？”

“我们十一点从这里动身。送葬行列将直接奔向墓园。”

在楼门口，只有他俩待在前厅的暗影里。他们面前伸展着浴满阳光的花园，养病的人穿着淡色晨衣，躺在草坪边。下午很热，阳光灿烂；在凝然不动的空气中，夏天好象永驻不前。

达尼埃尔解释说：

“格雷戈里牧师要在坟前作一次短短的祈祷。妈妈不愿做任何宗教仪式。”

尼科尔若有所思地听着。她喃喃地说：

“苔蕾丝姨妈多好啊。这样有勇气，这样沉着……象平时一样，完美无缺……”

他用友好的笑容谢谢她。她的眼睛不再有孩子气，但蓝色瞳孔仍保持极度的澄沏，这种慵倦柔媚的神态以前曾撩动他心魄。

“我很久没见到你了！”他说。“尼科*，你至少很幸福吧？”

少妇的目光凝望远处的绿树，转了一大圈才落在达尼埃尔

* 尼科尔的爱称。

身上；她的脸容显出痛苦模样；他以为她的眼泪要涌出来。

“我知道……”他嗫嚅说，“我可怜的尼科，你也有过烦恼忧伤……”

他只注意到她模样改变了许多。脸的下部变厚实了。在淡淡的粉脂和脸颊人为的玫瑰红之下，面孔隐约可见有点儿失去光泽和憔悴。

“不过，尼科，你年轻，面前有的是生活！你应该是幸福的！”

“幸福？”她模棱两可地耸耸肩，重复说。

他惊异地注视她：

“是的，幸福。为什么不是呢？”

少妇的目光又投向花园的阳光。稍停，她说——没有回过头来：

“生活很古怪……你不感到吗？二十五岁上，我已经觉得自己老态龙钟……”她迟疑一下：“……这样孤独……”

“这样孤独？”

“是的，”她的目光一直凝望远处。“我母亲、过去的生活、我的青年时代，一切都这样遥远、遥远……没有孩子……永不再有，完了：我永不会有孩子……”

音调柔和，并未绝望。

“你有丈夫……”达尼埃尔大胆说。

“有丈夫，是的……我们深深相爱，忠贞不贰……他聪明善良……他竭尽可能，让我生活美满。”

达尼埃尔沉默不语。

她迈了一步，走近墙壁，倚在上面；她不提高声音，略微抬起脖子，仿佛决定和盘托出，不担心用词是否得当，很干脆

地说：

“怎么？无论如何，你知道，费利克斯和我，我们没有共同的东西……他比我大十三岁；他从来不是平等地对待我……他对一切女人都有这种慈父般的感情，带点儿优越感表示关心，象对待他的病人那样……”

达尼埃尔想起来了，埃凯的形象矗立在他面前：双鬓灰白，细纹如织，目光近视、精细，举止谨慎、准确、坚定。他为什么娶了尼科尔？就象路过随手采摘美味的果子？或者不如说，在他勤奋劳累的生活中放进一点青春、自然的妍媚，不消说，他一直缺乏这些？

“另外，”尼科尔继续说，“他有自己的生活，外科医生的生活。你知道这种情况：他从早到晚属于别人……他大部分时间吃饭同我不在一个时候……但这几乎可以说更好：我们一起时，没有什么话可说，没有什么要分享，没有一致的兴趣，勾不起往日的回忆……噢！从来没有讨论，没有一丁点不和！……”她笑出声：“他一表示某种愿望，不管什么愿望，我就赞成……我事先同意他所想的一切……”她不笑了，慢得出奇地说：“我一切都无所谓！”

她不知不觉离开墙壁，走向前去，心不在焉地走下小石阶。达尼埃尔一言不发，紧跟在后。她自动回过身来，微笑说：

“我对你说什么啦！去年冬天，他叫人给小客厅做了新书柜，决定卖掉一只桃花心木书桌，他不知往哪儿摆。这个家具来自我母亲，但我不在乎：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看重。不过，这个书桌，必须拿掉里面的东西。净是纸呀什么的，我从来没看过一眼：我双亲的全部通信、旧账册、祖母的旧信、

通知书、朋友们的信……过去的全部生活、雷纳路、罗瓦亚、比亚里兹……一堆旧东西，被淡忘的过去的历史，已经死去的老人……付之一炬以前，我一行行都看过……有半个月我的泪洒落在上面……”她又笑起来：“半个月……多惬意呀！……费利克斯什么也没疑心到。他不会明白的。他不知道我的任何方面、童年、我的回忆……”

他俩不慌不忙地穿过花园。从病人面前走过时，她放低声音：

“现在还过得去……有时，是将来令我害怕……你明白，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他呢，他有他的医院、约会、主顾；我呢，我总要跑来颠去，拜访别人；再说，我重新拿起提琴，同女友们奏点音乐；晚上，我们在城里吃饭，一星期好几次：费利克斯的情况是，必须维持上流社会的生活……往后呢？什么时候他不再行医？什么时候我们晚上不再出门？正是这令我害怕……我们成了一对老夫妇，必须整晚在炉火旁面对面呆坐时，我们会变得怎么样？”

“你所说的很可怕，我可怜的尼科。”达尼埃尔小声说。

她又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她的青春意外地复苏。

“你真蠢，”她说，“我不抱怨，这是生活：如此而已。别人的生活不见得更好。恰恰相反。我属于最幸福的人……不过是这样：一个人小时候，总要幻想……以为会象童话那样生活……”

他俩走近铁栅。

“看到你我很愉快，”她说，“你穿上军装真帅！……你什么时候服完役？”

“十月。”

“就在眼前？”

他笑道：

“在你看来，时间短暂！”

她止住脚步。她的皮肤上光点在颤动，并使牙齿闪闪发光，这儿那儿使她的头发变得金鳞般透明。

“再见，”她友好地向他伸出手说，“请转告贞妮，我没见着她很难过……今年冬天，你返回巴黎后，必须时常来拜访我……这是仁慈的拜访……我们聊聊天，老朋友那样玩一玩，回忆往事……这很有意思，就象到了晚年，我要重温过去一样……你来吗？一言为定？”

他的目光有一会儿注视着那双漂亮的眼睛，它过大和过圆一点，但象水一样纯净。

“一言为定。”他近乎庄重地说。

三十

星期日以来，贞妮是头一回踏出诊所：每天，她仅仅跟达尼埃尔一起，在花园里作一次短暂的散步。这个与死神为伍的地方，她如此陌生，这四个漫长的日子，她如同一个阴影处在活人中一般，苦熬了过来：她周遭发生的一切，她看来都互不联系，格格不入。因此，她哥哥送她上了车，她一个人来到阳光普照的大街上时，禁不住有一种解脱之感。但这种印象只持续了一刹那。小汽车未到达尚佩雷门，她已感到心中重生难以述说的心烦意乱，四天来这一直咬啮她的心灵。虽然摆脱了在

诊所时有人在场给她的束缚，如今突然处在孤独之中，这种心烦意乱却可怕地加剧了。

出租汽车把她送到家门时，已是一点。

她尽可能沉住气，倾听女门房的问题和慰问，迅速上了楼。

一切凌乱不堪。房门统统敞开，似乎出逃的景象。在丰塔南太太的房里，床上是衣服，鞋子扔在地上，抽屉打开，令人联想到遭了劫。母女二人两年来没有女仆侍候，就在独脚圆桌上匆匆吃饭，她们吃到一半的晚饭依然摊在桌上。必须料理这一切；不能让她母亲第二天从墓地回来，看到这阴惨惨的一片混乱，清晰地想起星期天晚上的残酷时刻。

贞妮心情压抑，不知从何开始着手，先回到自己房里。不用说，她离开时忘了关窗，昨天一场骤雨打湿了地板；狂风将信纸吹得小书桌满桌都是，掀翻了花瓶，吹落了花瓣。

她站在那里，呆看这片混乱，慢慢脱下手套，竭力振作起来。她母亲给她详细吩咐过。应该在书桌里取出钥匙，在这套房尽里面，打开一个堆放杂物的房间，在壁橱里搜一搜，在杂物箱和衣服箱子翻一翻，找出一个绿纸盒，里面放着两条黑纱和皱纹布。她机械地取下早晨作家务时使用的罩衣，换上一身干活的打扮。但她气力不济，不得不坐到床沿上。房间的寂静就象压在她双肩上。

“我怎么会这样疲倦？”她心不由衷地思忖。

上星期，她就在这几个房间来来去去，生气勃勃，身轻如燕。一星期——甚至不到：四天——足以摧毁如此珍贵地重新获得的平衡？

她坐在那里，弯腰曲背，颈背如有重负。哭泣可能会使她

轻松些。但她总是拒绝这种对弱者的良药。即使她在孩提时，她的烦恼也不用哭泣表现出来，而是隐藏在心，冷漠对待……她枯涩的目光扫过散乱的信纸、家具、壁炉上的小玩意，落在镜子上，被外边大太阳炫目的反光吸去了。倏地，在闪光中，一眨眼间出现了雅克的形象。她急促地站起来，关上百叶窗和窗户，拾掇好信纸和花，来到过道里。

放杂物房间的空气令人窒息。炎热更加重毛织物、灰尘、樟脑、太阳晒黄的旧报加在一起的刺鼻气味。她使劲爬上凳子，想打开窗户。外边的空气随着刺目的亮光浴满这个小房间，更显出堆积物品的寒碜、丑陋：空瘪的行李包、不管用的卧具、煤油灯、课本、盖满灰土和死苍蝇的纸盒。为了清理出叠放箱子的角落，她不得不抱住一具塞满垫料的人体模型，模型头上戴了一只古灯罩，闪光片的边饰由布做的紫罗兰花束托在外面；她整个童年都看见这傲然挺立的模型伫立在客厅的钢琴上，有一会儿她不禁泫然。她随后勇气十足地工作起来，打开箱子，搜索格子，小心放好樟脑小袋，胡椒般的气味刺痛她的鼻孔，令她恶心。她浑身是汗，精疲力竭，却同令她羞赧的倦怠搏斗，执着地一心一意干活，这至少能使她摆脱自己的思路。

但是，冷不防有个思想影影绰绰，却十分准确，犹如锐利的光芒穿破浓雾，达到她最敏感的地方，使她戛然止住："什么也没有失去……一切始终是可能做到的……"是的，无论如何，她年轻，面前还有未知的漫长生活：一生！可能成功的不竭源泉！……

在这些平凡的想法中，她所发现的含义是如此新颖、危险，她一时头昏目炫。她突然明白了，雅克弃家出走后，她还

能治愈心灵，重新控制自我，这仅仅因为那时她有机会，可以避开倏忽即逝的期望心理。

“我难道再次期望不成？”

回答非常肯定，她战抖起来，不得不将肩膀靠在壁橱的梃子上。好几分钟她一动不动，眼皮低垂，处在麻木痴呆的状态中，几乎一无感觉。脑袋里幻象纷至沓来：在别墅区，打完网球，雅克挨近她坐在长凳上；她清晰地看到濡湿他太阳穴的细汗珠……只有雅克同她一起走在树林的大路上，靠近停车场，他俩在那里刚看到老狗被压伤；她听到自己惆怅的声音：“您时常想到死吗？……”雅克走到花园的小门边，这时他用嘴唇去接触贞妮映在洒满月光的墙上的投影；她听到他的脚步踩在黑夜的草地上，奔逃而去……

她倚门而立，尽管酷热，却瑟缩发抖。她身上感到难以相信的静谧。城市的嘈杂声通过高高的窗口从老远，从另一个世界，传到她耳里。现在怎样遏止这种感到幸福的狂热渴念呢？这是四天前遇到雅克后，又死灰复燃的。这是新起的心病，将要延续下去，她感觉得很清楚……这回，她无法痊愈，因为她不愿痊愈……

最难受的是，一个人呆着，总是孤零零一个。达尼埃尔呢？在纳依利一起生活那几天，他待她无微不至。今天早晨，他们一起在诊所的来客饭桌上进餐时，也许他对贞妮恍惚的神思感到吃惊，捏住了她的手，不带笑容，小声说：“怎么啦，妹妹？”她模棱两可地摇摇头，抽回了手……啊！这个哥哥，这样爱护她，却从来找不到话对她说，什么也不能使生活、他们的禀性、也许他们的友爱在他俩之间垒起的障壁永远推倒，这真是一种痛苦啊！不，她不对任何人吐露心迹。谁也听不明

白。谁也不能了解她……没有人？或许他……有朝一日？……她内心有个隐秘的温柔的声音喃喃低语："我的雅克……"她的脑门变得绯红。

她感到衰颓无力，精疲力尽。一点儿凉水兴许会使她舒适点……

她用手扶住墙，迈着瞎子般小心翼翼的步子，走到厨房。洗碗槽的水她觉得冰凉。她把手浸到水里，用湿手拍拍额头，揉揉眼睛。她力气恢复了。再耐心一点……她打开窗子，双肘支在窗棂上。一股阳光辉耀的水汽，仿佛由于分子的颤动而形成，在屋顶上旋舞。在卢森堡火车站，一节火车头呼啸而鸣。最近几个星期，象这样的下午，当茶水烧热时，有多少回她支肘在这儿，近乎快乐，嘴里哼起一段复调！……于是她对着今年春天的这个贞妮，对着这个已经痊愈、心境平静的姐妹，心生怀恋的冲动。她小声自问："明天、后天、以后的日子，到哪儿去吸取生活的勇气呢？"这句话来到她脑际，却只表达了一种老生常谈的想法，并没反映她心里的奥秘。她又获得希望之后，便愿意忍受痛苦……突然，从不微笑的她感觉、并清晰看到，倘若面前有面镜子，她嘴唇上准定漾出一丝游移不定的微笑。

三十一

上午已有好几次，甚至在同两个德国人吃午饭时，雅克寻思："我去看达尼埃尔吗？"每次他都自我回答："不。我为

什么要去？”

将近三点，他同基尔肯布拉特刚走出餐馆，穿过交易所广场，从地下铁车站经过时，他突然考虑：“沃吉拉的会议要五点才开……如果我想到纳依利，正好有时间……”他站住了，有点为难：“至少，去过后，我就不再想它……”他毫不犹豫地与德国人分手，走下通地铁站的梯级。

比诺大街。在诊所门口，他认出哥哥的司机维克多，维克多站在行人道边，在汽车前面抽烟。想到昂图瓦纳要参加谈话，他思忖：“我宁愿这样。”

他正要走进花园，瞧见哥哥朝他走来。

“你早一点来的话，我会把你带回巴黎。但我现在急着有事……今晚你愿同我共进晚餐吗？不？什么时候？”

雅克回避问题：

“我怎样才能见到达尼埃尔？只见……他一个人。”

“很容易……丰塔南太太不离开地下室，贞妮又不在。”

“她不在？”

“你看到树后的灰屋顶吧？这是停放尸体那幢楼。达尼埃尔在那边。守门人会通知他的。”

“贞妮不在诊所吗？”

“不在。她母亲派她到天文台林荫路去找东西……你在巴黎呆很久吗？……那末，你打电话给我？……”

他走出铁栅门，进了小汽车。

雅克继续朝那幢楼走去。他的脚步突然放慢。他脑袋里刚孕育了一个荒诞的计划……他旋转后跟，回到铁栅，叫住一辆出租汽车：

“快，”他用沙哑的嗓音说，“天文台林荫路！”

他执着地瞧着树木、行人、汽车，他的车子一掠而过。他不再思索。他明白，要是他思索一分钟，就不会干出这个怪诞的行动，有一种隐秘的力量在命令他立即去完成。他到那里去干什么？他一无所知。自我解释！不再做动辄犯错误的人！必须结束这种情况，通过解释，一劳永逸地结束它！

他让车停在卢森堡公园的铁栅边，几乎奔跑着越过要步行的路，硬按捺着自己，不抬起眼睛去看那个阳台和那几扇窗户，以前多少回他从远处眺望过的地方。他一蹦，进入楼里，象箭一样从门房小屋前穿过，生怕会遇上贞妮下了禁令。

什么也没改变。他同达尼埃尔常常一面闲谈，一面登上的楼梯……达尼埃尔穿着短裤，腋下夹住书本……他第一次看到丰塔南太太那个楼梯平台，是在从马赛归来那个晚上，她朝两个逃走的孩子俯下身，没有责备，只有庄重的微笑……什么也没改变，连房间的电铃声也没变，电铃的回声在他记忆深处鸣响着……

她快要出现在眼前。他对她说什么呢？

放在扶手上的拳头在抽搐，他俯下胸脯在谛听……门后没有任何声响：没有脚步声……她在做什么？

他按捺了几分钟，又更加胆怯地重新揿铃。

同样寂然无声。

于是他飞快下楼，来到门房那里：

“贞妮小姐在家，是吧？”

“不……先生知道，可怜的丰塔南先生……”

“是的。但我知道小姐在楼上。我有要紧的话对她说，……”

“小姐午饭后确实来过，但她又走了。至少有一刻钟。”

“啊！”雅克说。“她又走了？”

他呆呆地凝视老女人。他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大大松了一口气？揪心的失望？

沃吉拉的会议要到五点开始。他这就去？他兴味索然。在他和自己的战斗者生活之中，头一次有某种东西——某种个人的东西——朦胧地出现了。

他猛然下了个决心。他要回到纳依利。只要贞妮在赶路，他有可能赶在她前面，在铁栅前等待她……荒唐的计划，充满了危险……可是，宁可不惜一切，也不能坐等失败！

他没料到这么凑巧。他从电车上下来，走到诊所前面，正犹豫不决下一步该怎么办时，身后有人喊道：

"雅克！"

达尼埃尔在对面人行道等电车，瞧见了他，吃惊地穿过马路：

"是你？你还在巴黎？"

"昨天回来的，"雅克吃吃地说，"昂图瓦纳把消息告诉了我……"

"他没恢复知觉就死了。"达尼埃尔简短地说。

他看来比雅克更尴尬；甚至不愉快。他小声说：

"我有个约会，绝对不能延后。我向吕德韦格松提出，卖给他几幅画，因为我们需要钱；他应该今天到我的画室里来……如果我能料到他要来看我……怎么办呢？你不能陪我走一趟吗？在我的画室里，我们可以静静地交谈，一面等候吕德韦格松……"

"随你便。"雅克说，一下子放弃了他计划好的一切。

达尼埃尔感谢地一笑。

“我们可以走一段路。到了旧城墙，我们再坐出租汽车。”

他们面前的大街视野广阔，阳光璀灿。浓荫匝地的人行道宜于漫步。达尼埃尔戴上这顶闪闪发光的头盔，加上飘拂的长发，既神采飞扬，又滑稽可笑；他的军刀拍打腿部，撞击马刺，使脚步声威风凛凛。雅克老想着战争，不经意地听着朋友的解释。他差点打断达尼埃尔，抓住朋友的手臂，喊道：“不幸的家伙，你竟然看不到给你准备着什么！”他脑际掠过可怕的想法，一下止住了他：万一国际工人协会的反对不能拯救和平，这个在洛林边境担当前卫的漂亮龙骑兵，第一天就会遇难……他的心揪紧了，要说的话卡在喉咙里。

达尼埃尔继续说：

“吕德韦格松对我讲：‘五点左右。’他来之前，我需要挑选一下……你明白，我必须摆脱困境：我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是债务。”

他古怪地笑了。这笑和他的唠叨以及颤抖急促的嗓音——他身上的一切表明他有着不常有的神经质，其产生原因今晚不止一种：再见到雅克的惊诧，对他们初次相遇的凄苦的回忆，重新找到往日交谈语调的需要，通过推心置腹激起默默无言的同伴的信赖的需要；还有在户外的快意，对这美好的一天，对幽禁四天等待父亲死去，然后二人漫步的沉醉。

雅克很少意识到在自己名下，据有一份没使用过的财产，也就一忽儿都没想到自己可以帮助朋友。另一位并没多想下去，否则他会提到自己的困难。

“债务……还有败坏了的姓氏，”达尼埃尔阴郁地继续说，“到最后他会毒化我们的生活！……今儿早上我拆开一封写给他的英国来信；一个女人的信，他答应给她钱……他在伦

敦和维也纳之间穿梭往来，象一个卧车的伙计那样，来回维持两个家……噢！”他急促地加上说，“他的放荡，我不在乎！可恶的是其他方面。”

雅克含混地点点头。

“我说的情况使你惊讶吧？”达尼埃尔又说。“我恨透了我父亲。但完全不是为了他找女人的事。不！我几乎要说：恰好相反……这很古怪，不是吗？他死了，我们却从未有过倾吐衷肠，互相交谈。如果我们之间可以亲密相处，那是在这唯一的领域：女人，爱情……或许这是因为我象他，”他轻轻地说：“一模一样：不能抵御冲动，甚至不能对此有负疚之心。”他犹豫一下，又说：“你不象这样吧？”

四年来，雅克或多或少屈服于自己的“冲动”，但从来没后悔过。在他的意识不那么活跃的角落，不知不觉存在某种东西，幼稚地区分“纯结”与“污浊”；从前他同达尼埃尔讨论时，常常这样去区分。

“不象，”他说，“我从来没有这股勇气……接受既存现实的勇气。”

“这是勇气吗？或许是弱点……或者是傲气……你想怎么说都行……我相信，对某些性格来说，如象我这样的性格，从这种欲望转到那种欲望，这确实是正常的必要的摄生法，生活的节奏是他们所特有的。从来不拒绝送上来的机会！”他用热烈的语调说，好象他在重复内心的誓言。

“他长得俊，运气好，”雅克寻思，用目光打量头盔下显现的有毅力的男性面孔侧面。“这样自信地谈到欲望，必须是‘无法抵御的人’，必须习惯自我唤醒欲望……兴许还必须具有与我不同的经验……”他想起金黄头发的李斯贝特、多情善

感的阿尔萨斯姑娘、弗吕琳大妈的侄女，在她的怀抱里，他得到最初的爱情经验。达尼埃尔更早，在马赛那一夜，在那个接待他的富有经验的姑娘的床上，领略了性欲。这两次初试云雨，虽然截然不同，也许给他们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他想："一个人是否真的由第一次经验所'主宰'？或者相反，这第一次经历由隐秘的法则所左右，一个人终身都要顺从这些法则？"

仿佛猜出了雅克的思路似的，达尼埃尔大声说：

"我们有一种可悲的倾向，要使这些问题复杂化。爱情？这是躯体的事，我的老兄：既包括精神，又包括肉体。至于我，我毫无保留地接受雅各的定义，你记得吗？It is merely a lust of the blood and a permission of the will（这仅仅是血液的冲动和意志的应允）* ……是的，爱情是这样，不该当作别的：这是一种液体的推动……雅各说得好：'这仅仅是血液的冲动和意志的应允……'"

"你总爱引用英文作品，"雅克微笑地指出。他丝毫不想对爱情争论一番……他看看表。在《人道报》报馆，各通讯社的电讯四点半或五点之前到不了……

达尼埃尔看到这个动作，他说：

"哦！我们有时间，不如在我那里聊天吧。"

他叫住一辆出租汽车。

在车里，达尼埃尔为了不使谈话中断，继续谈论自己、他在吕内维尔和南锡的好运气，吹嘘没有好结果的冒险的魅力：

"你看着我干吗？……"他突然感到困窘，"你让我说下

---

* 见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第一幕第三场。

去……你在想什么？”

雅克哆嗦了一下。他又一次想同达尼埃尔谈谈困扰自己的问题。但这次他又回避了：

“我在想什么？……想这一切！”

随后是沉默，他们俩心情沉重，在思索脑子里保留的对方的形象，是否还符合现实状况。

“请走塞纳路，”达尼埃尔对司机大声说，然后转向雅克：“我在想，你不知道我的画室吧？”

这个画室是达尼埃尔在服役前那年租下的（吕德韦格松支付租金，婉言表示，达尼埃尔可以在画室收藏他们艺术杂志的卷宗），位于一个铺石子内院深处的一幢高窗旧楼的顶层。

石阶幽暗，有的地方下陷，刺鼻难闻，破破烂烂，但十分宽敞，设有精工制作的铁扶手。画室的门开设一个监狱门那样的小窗洞，用一把沉甸甸的钥匙打开；达尼埃尔在门房那里取出钥匙。

雅克跟在朋友后面，走进一个宽敞的阁楼房间，一个灰濛濛的玻璃天棚将房间照得亮晃晃的。达尼埃尔在忙乎的时候，雅克好奇地观察房间布局。板壁涂成一样的淡灰褐色，没有任何鲜艳色调。两间夹层小屋，用半拉开的帘子遮住，凹入尽里边的墙中：一间漆成白色，改作盥洗室；另一间蒙上庞贝红布，全被一张大而矮的床占据了，形成凹进墙内的卧室。角落里，支架托住一张建筑师的桌子，摆满书籍、画册和一摞摞杂志；顶上吊着一只绿色的反射镜。在达尼埃尔匆匆抽掉的罩子下面，叠放着几只滚轮画架和几张不协调的坐凳。靠墙很深的白木格中，装有框架和纸盒，只能瞧见整齐排列的边。

达尼埃尔将一把磨损的皮扶手椅推给雅克。

"坐下……我洗洗手。"

雅克跌坐在吱吱作响的弹簧上。他的目光抬向窗口，望着洒满骄阳的屋顶景象。他认出学院的圆屋顶，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的尖屋顶，圣舒尔皮斯教堂的塔楼。

他朝盥洗室转过身来，在半开半掩的帘子中瞥见达尼埃尔。年轻人脱下军装，换上睡衣的浅兰上装。他坐在镜前，脸带微笑，专心一致，用手去掠一下头发。雅克很惊奇，仿佛他发现了一件秘密。达尼埃尔很漂亮，但他似乎看来一无所知，他的侧面如同像章那样，具有男性的爽直，雅克从来想象不到，他的朋友得意地滞留在镜前。达尼埃尔向他走来，霍地，他异常冲动地想起贞妮。兄妹二人并不相象；但他俩都从父亲那里承袭了体格的细巧，同样的颀长灵活，使他俩的举止具有不可否认的亲缘关系。

雅克猛地站起来，走向放框架的木格那边。达尼埃尔也走近说：

"这是放以前作品的地方……一九一一年的……我今年画的都受到别人影响……你知道这句可怕的话，我想是惠斯勒论伯恩—琼斯* 的话吧：'这很象会变得非常好的东西……'？不如看看这些，"他抽出几幅油画，除了几个细节，全都是一样的裸体。"这是我服役前画的……这些习作极大地帮助我弄明白了……"

雅克以为达尼埃尔没说完这个句子。

* 惠斯勒（1834—1903），美国风俗画家；伯恩—琼斯（1833—1898），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

“明白了什么？”

“这些……这背部，这肩膀……我认为，选择一样坚实的东西，例如这肩膀，这背部，用心钻研，直到开始看到真象，是十分重要的……这普通的真象从坚实的永恒的东西中浮现而出……我认为，刻苦深钻，最终能获得秘密……解决一切……掌握一种开启宇宙的钥匙……因此，这肩膀，这背部……”

这肩膀，这背部，……雅克想起欧洲、战争。

“我所知道的一切，”达尼埃尔继续说，“总是从对同一个模特儿的持久研究中取得的……为什么要变换呢？一个人坚持不懈地回到同一个出发点，就会从自身获得更多的东西；每当必须重新开始时，就会在同一方向前进得更远……如果我是个小说家，我认为，与其每部新作品换个人物，不如永远抓住同一人物，进行深挖……”

雅克沉默不语，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些美学问题是人为的，无用的，不实际的！……他再也不明白象达尼埃尔那样的生活目的何在。他心想：“要是在日内瓦，大家会怎么看待他呢？”他为朋友感到羞愧。

达尼埃尔提起一幅幅油画，转向亮光，透过眯起的眼睛，对画幅迅速瞥了一眼，然后再放回原处。他不时将一幅画放到一旁，最靠近的画架脚边：“给吕德韦格松的。”

他耸耸肩，在牙缝里咕噜说：

“说到底，天赋几乎并没有什么——当然并不可少！……重要的是工作。没有勤奋，才能只是烟花而已；这能炫目一时，但剩不下什么。”好象勉强一样，他将三个框架一一放在旁边，感叹说：“要能什么也不卖给他们，那有多好。一辈子工作、工作。”

雅克继续观察他，说道：

“你始终如一地酷爱绘画吗？”

语调显出惊讶中带点蔑视，达尼埃尔觉察到了。

“你想怎样？”他用调和的语气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天生会行动的。”

出于谨慎，他掩盖起自己真正的想法。他认为，世界上已有相当多为造福于人类而行动的人；为了集体的利益本身，那些象他和雅克一样，幸运地能够培养自己的天赋，成为艺术家的人，应该把行动的领域让给无所施展的人。在他看来，不用说，雅克辜负了自己天生的使命。在他的青年伙伴倔强、气恼的态度中，他以为找到了他的判断的证明；内心不满的迹象；还有这种人的负疚心情：他们窘迫地意识到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却在无畏和藐视的外表下，傲然地掩盖自己不能承认的背弃之情。

雅克的脸容变得严峻。

“你看，达尼埃尔，”他低下头又说——这压抑着他的声音——“你封闭在自己的作品中，仿佛你对人一无所知……”

达尼埃尔将手中的习作放下。

“人？”

“人是不幸的动物，”雅克继续说，“受苦受难的动物……只有把目光移开这苦痛，或许才能继续象你一样生活。但是，一旦同普天下的苦难接触，那时，过着艺术家的生活，不，这绝对不可能……你明白吗？”

“明白，”达尼埃尔慢吞吞地说。他走近玻璃天棚，有一会儿在眺望远处的屋顶。

“是的，”他想，“他当然有理……苦难……但又能怎样

呢？一切都处于绝望……一切，只除了艺术！”他前所未有地感到要依附于这个美妙的栖身之地，他有权利在这里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要将世界的罪恶和不幸都扛到自己背上呢？我会把自己的创造力毁了，我会扼杀自己的才赋，对他人毫无好处。我生来不是使徒……况且——假定我是个魔鬼——但我始终有得到幸福的坚定意志！”不错。从童年起，他就一心一意保卫自己的幸福，对付和反对别人；而且怀着这种或许幼稚、但很理智的感情，这就是他对自身责任所抱的原则。不过那是困难的责任，它要求持续的注意力：只要人顺着斜坡走下去，马上就会自己制造不幸……然而，他的幸福的首要条件是他的独立；他知道，一个人献身于集体事业，首先就得牺牲自己的自由……他不能对雅克这样承认。他只得保持沉默，接受蔑视的责难，刚才他在朋友眼里看到了。

他回过身，走近雅克，用询问的专注神态盯住雅克。

“你说自己很幸福是徒劳的，”他终于说（雅克从来不会说出类似的话），“相反，你看来……多么忧郁……心烦意乱！……”

雅克挺直了身子。这回，他要开口了！他好象突然作出一个迟迟未作的决定；眼神十分严峻，达尼埃尔默默地注视他。

一阵响亮的门铃声颤动空气，吓了他们一跳。

“吕德韦格松。”达尼埃尔说。

“好极了，”雅克想，“又何必见面呢？……”

“时间不会长；你呆着！”达尼埃尔小声说，“回头我送你走……”

雅克摇头拒绝。

达尼埃尔恳求：

“你不马上离开吧？”

“马上要离开。”

他的脸象木头一般。

达尼埃尔有一忽儿无望地瞧着他，感到坚持没用，便做了个泄气的手势，跑去打开了门。

吕德韦格松身穿一套乳白柞丝绸蓝色海岸西服，非常合身，上衣的小玫瑰花饰惹人注目。他的大头象用胶质的白颜料塑成，坐落在双重下巴之上，在低领中悠然自得。他脑壳尖削，双鬓略带鱼尾纹，脸颊扁平。那又厚又长的嘴巴，令人想起阱陷。

显然，他等待的是私下里商讨价钱，对第三者在场感到惊讶，不过令人难以觉察。他彬彬有礼地朝雅克走去，一下子认出，曾经见过雅克一面。

“很高兴，”他拖长了卷舌音，“同您交谈后，我荣幸之至，那是四年前，看俄国芭蕾舞幕间休息时。是吧？您那时准备考高师？”

“确实如此，”雅克说，“您的记忆力惊人。”

“是的，”吕德韦格松说，垂下两栖类一般的眼皮，似乎乐意马上证实雅克的褒奖，转向达尼埃尔：“您的朋友蒂博先生告诉我，在古希腊——在忒拜，如果我记清了的话，——那些想得到一官半职的人，至少必须十年不做生意……很怪，是吧？我决不会忘记这句话，……那天晚上您还告诉我，”这回他转向雅克，又说，“在法国的旧制度下，为了有权承受称衔，至少必须二十年拥有——怎么说来着？——贵族辖区，是吧？……”他优雅地躬身下结论：“同有教养的人交谈，我无比乐意……”

雅克露出微笑。然后他赶紧动身，向吕德韦格松告辞。

“那么，”达尼埃尔咕噜说，一面尾随他到门口，“你确实不想等一等？”

“不行。我已经迟到了……”

他避免看朋友。可怕的幻觉重新揪紧他的心：达尼埃尔在队伍最前面……

囿于吕德韦格松的在场，他俩随便握了握手。

雅克自己打开沉重的门，小声说：“再见，”冲进幽暗的楼梯。

他在人行道上站住，呼吸了一大口，看看时间。沃吉拉的会议早就结束了。

他饥肠辘辘，走进一爿面包店，要了两只月芽形面包，一块巧克力，然后迈步朝交易所走去。

三十二

当晚，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在《人道报》报馆加洛和斯特法尼的办公室里，谈话的调子很悲观。所有接近老板的人都显得惴惴不安。在交易所，突然惊慌使三厘的公债利息降到八十法郎，再过一会儿，竟降到七十八法郎。一八七一年以来，公债从没有过这么低的利率。从德国来的电讯表明柏林的交易所也有相同的惊惶不安。

若莱斯下午又到奥尔赛码头。回来时他忧心忡忡。他不见任何人，关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明天见报的文章已经写成；

大家还仅仅知道标题，这标题寓意深长：《和平的最大机会》。他对斯特法尼说过："奥地利照会口气硬得可怕。需要考虑的是，一旦发动突然袭击，维也纳是否想使列强的一切预防措施无法实行……"

事实上，一切都好象策划得极其狠毒，要在欧洲挑起极度恐慌。法国政府首脑在三十一日之前回不来；他们大约知道俄国和瑞典在海上的消息，不能自由商讨，也不能与其他法国部长和盟国政府商讨。（贝尔布托德耍了花招，让沙皇在总统走后才获悉照会内容；他无疑担心普安卡雷的建议不属于和解性质。）凯塞尔也在海上；由于远离在外，即使想做，也不能立即给弗朗索瓦—约瑟夫提出要稳健的主意。另一方面，俄国的罢工正风卷云涌，使俄国领导人的行动自由化为乌有；同样，爱尔兰内战*也使英国的行动自由瘫痪。最后，近几天，塞尔维亚政府处于选举的忙乱中：大多数部长在外省作竞选运动旅行；议长帕希契在奥地利提交照会时，甚至不在贝尔格莱德。

关于这份照会，人们开始了解确切内容。昨天提交塞尔维亚的文本，今天已告知列强。虽然奥地利好几次作出和解保证（贝尔希托德向俄国和法国大使断言，所提要求还是能令人接受的），照会明显具有最后通牒性质，因为维也纳政府要求全盘接受它的条件，它确定了回复的限期；——限期难以置信地短：四十八小时！——无疑想防止列强干预，庇护塞尔维亚。奥地利外交部搜集到的一个秘密情报，由霍斯梅派出的一个维也纳社会党人带给了若莱斯；这份情报证明惊慌不安是有道理

* 1914年，英国自由党提出与议会分治；保守党反对，并组织军队，几乎导致爱尔兰内战。

的：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吉斯尔男爵，早就收到提交照会的命令，同时收到断绝外交关系，在明日星期二晚上六时，塞尔维亚政府断然不接受奥地利要求的情况下，立即离开塞尔维亚的明确指示。这个指示令人推想，最后通牒有意写成盛气凌人、无法接受的形式，以便容许维也纳加速发动战争。其他消息证实了这些悲观的假设。参谋长赫岑多夫在电报催促下，中断了在蒂罗尔的休假，匆匆回到奥地利首都。德国驻法国大使舍恩先生在贝尔赫特斯加登*休假，刚突然回到巴黎。贝尔希托德伯爵在伊施尔**跟皇帝商议后，到萨尔茨堡绕了一圈，跟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会晤。

一切都令人得出广泛斡旋、灵活解决的印象。德国加入到哪一方呢？亲德派归咎于俄国人，以德国突然获悉泛斯拉夫主义令人不安的企图和俄国已经开始军事准备的重要意义，去解释德国的态度。在柏林政府机构内，一致口径这样认为，至今德国领导人毫不了解奥地利的要求，只通过与其他强国沟通，才获知情况。据说，国务秘书雅戈夫在威廉大街***向英国大使申明过这一点。人们猜测，文本内容柏林获悉至少已有两天。

能否得出结论，德国大力支持奥地利，渴望战争呢？特劳坦巴赫刚从柏林归来，今晚雅克在斯特法尼的办公室见到他，他起而反对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推论。按他看来，德国的态度可从柏林军方依然相信俄国并无准备的事实得到解释。如果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而且由于俄国不得已的被动，绝无发生大战

* 巴维埃尔的温泉所在地。

** 奥地利的疗养地。

*** 德国外交部所在的大街。

的危险，那末日耳曼帝国就能为所欲为：肯定获得胜利。问题是要有力地迅速地行动。奥地利军队必须在协约三强国及时干预，甚而慎重考虑之前，到达贝尔格莱德。这时，德国就会进入舞台：排除一切勾结、一切预谋、提出调停，使冲突局部化，采取主动，提议会谈，以解决冲突。欧洲各国为了拯救和平，急于接受德国的蛮横要求，不用多费口舌，便牺牲塞尔维亚的利益。由于德国，一切恢复秩序，斗争以有利于日耳曼帝国而结束：双王朝制将长期巩固，三国同盟写下空前的外交胜利。这些关于德国秘密计划的猜想，被亲意大利驻柏林使馆的人搜集到的情报所证实。

斯特法尼被老板叫去，雅克把特劳坦巴赫带到“进步咖啡馆”。

小厅乱哄哄一片。晚报、《人道报》编辑带来的消息，引起激烈的、对立的评论。

九点左右，仿佛一股乐观的气流掠过空中。帕热斯刚在老板那里呆了几分钟，看到老板不安的心情减少了。若莱斯对他说：“在某些情况下，祸即是福……奥地利的行动会迫使欧洲人民摆脱麻木状态。”另一方面，最新电讯多次证实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英国和俄国的社会党同法国社会党不断保持联系，准备大规模的统一示威。德国社会党大致担保过本国政府的和平意图，正好刚收到它寄来的令人鼓舞的准确情况：贝特曼、雅戈夫、尤其是凯塞尔，赞成社会民主党的观点，都不同意卷入战争：可以指望德国有力和有效的干预。

从俄国也传来令人欣慰的消息。获悉奥地利的照会之后，在沙皇主持下匆促召集的内阁会议，决定对奥地利政府采取立

即、紧迫的行动，以获致给予塞尔维亚限期的延长。这个灵活的要求不触动争讼内容，只针对限期这个第二位的问题，看来不致被维也纳拒绝。然而，哪怕延长两三天，就能给欧洲外交界确保时间，同意采取共同行动的路线。俄国外交部已经不失时机地同驻彼得堡各国大使进行明确的晤谈，不会一无成效的。几乎同时，来自伦敦的一份电报证实了这些初生的希望。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采取主动，全力支持俄国要求延长限期的举措。另外，他匆匆准备了一份调停计划，企图联合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同冲突并无直接关系的四大强国。这个有分寸的计划不会被拒绝，因为在这个仲裁会议桌上，对手势均力敌：一方是德国和意大利，维护奥地利的利益；另一方是法国和英国，代表塞尔维亚和斯拉夫人的利益。

但从十一点起，恶兆重新乌云四合。首先传闻，如果德国接受了爱德华·格雷阁下的计划，那也是很有保留的，看来这表明，德国不会将自己的调停行动，直接同其他强国的行动联合起来。马尔克·勒伏瓦从奥尔赛码头回来，大家从他那里不无惊慌地获悉，同期望的相反，奥地利断然拒绝俄国要延长限期：这就突然坦露了侵略意图。

将近凌晨一点，大部分活动分子都走了，雅克又回到《人道报》报馆。

在入口大厅，加洛正送走两位社会党议员，他们从若莱斯的办公室出来。他们带来一个令人不安的秘密情报：就在今天，正当各国政府指望柏林息事宁人的干预时，德国大使舍恩先生刚返回巴黎，便前往奥尔赛码头，向代理部长边弗尼—马丹先生宣读本国政府的声明；这个意外的文件具有警告——甚至威胁——的干巴巴文体。德国无耻地宣称，它“从内容到形式

都赞同”奥地利的照会；它表示，欧洲外交界无须过问此事；它声称，冲突应局限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任何第三强国”均不应干涉争端；“否则，需要担心最严重的后果”。这清楚地意味着：“我们决定支持奥地利；倘若俄国干预，庇护塞尔维亚，我们将被迫动员；由于联盟制自动起作用，法国和俄国将面临与三国同盟开战的可能。”舍恩的行动，看来突然表明，德国帝国主义偏颇的好战态度和不祥预兆的恫吓意图。面对这近乎挑衅的行动，法国采取何种反应？

加洛和雅克呆在入口大厅，雅克正要离开，这当儿一扇门蓦地打开。若莱斯出现了，额角汗珠闪闪，扁而狭的草帽挂在身后，双肩耷拉，眉毛下目光呆定。他的短臂在胸侧夹紧一只塞满文件的皮包。他朝那两位投去不经意的一瞥，机械地回答他们的致意，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大厅，消失不见了。

三十三

丰塔南太太和达尼埃尔，在灵柩旁两张靠近的椅子上守了一夜。贞妮在哥哥的坚持下，去休息几个小时。

早上七点左右，少女来找他们，达尼埃尔走近母亲，轻拍她的肩膀：

“来，妈妈……我们去喝杯茶，贞妮留在这儿。”

声音柔和而坚定。丰塔南太太朝达尼埃尔转过疲乏的脸。她感到执意不去也是没用的，心想：“我趁机给他谈谈到奥地利去一趟。”她向灵柩又瞥了一眼，站起身来，顺从地随着儿

子走。

他俩在那个附设房间进早餐，贞妮就在那里过夜。窗户敞开，面临花园。看到闪光的茶炊、黄油和盛在玻璃杯的蜂蜜，使丰塔南太太的脸上漾出不自觉的质朴的笑容。任何日子，跟孩子们在清晨共进早餐，对她都是幸福、休憩、欢乐的时刻，她自然而然的乐观情绪又浮现出来。

“我真的饿了，”她走近桌子，坦率地说，“你呢，孩子？”

她坐下来，开始在面包片上随意抹黄油。达尼埃尔含笑瞧着她，在明亮的光线下，他又看到白皙肥胖的小手，细心地完成这些如礼如仪的动作，十分激动，他的回忆跟童年的每个早晨联结起来。

面对这食品丰盛的托盘，丰塔南太太浮想联翩，小声说：

“在你操练期间，我多少次想到你，我的孩子。你们吃得饱吗？……晚上，想到你或许躺在麦杆上，裹着雨水打湿的衣服，我在床上便感到羞愧；我不能入睡。”

他躬身将手按在母亲手臂上：

“想到哪儿去啦，妈妈！相反，在兵营里过了那么多个月，对我们来说，演习打仗倒是消遣……”一面说，他一面俯下身，摆弄她戴在手腕上的链形金手镯，又说：“你知道，操练期间，一个下级军官在居民家里总找得到床！”

此事他早已不经心地置之脑后了。他脑际掠过野营期间偶然的艳遇，勾起短暂的窘困，丰塔南太太隐约地感觉到了。她避免看儿子。

沉默了一忽儿；然后她胆怯地问：

“几点你该动身？”

"今晚八点……我的假期到午夜结束，但我明儿一早报到就行了。"

她想，葬礼下午一点半以前完不了，两点之前他们回不了家，同达尼埃尔相聚的最后一天真短促……

仿佛他也在想同样的事，他说：

"下午我要出去：不能不跑一次……"

她从他的嗓音感到，他对自己隐瞒了什么。但她误解了这秘密的性质。因为以前他用的正是这种含混、有点过于随便的口吻：那天晚上在壁炉前，他跟她一起待了一小时，然后站起来说："原谅我，妈妈，我跟朋友们有约会。"

他隐约觉察到怀疑，想立即消除：

"要取一张支票……吕德韦格松的支票。"

这是实话。不将这笔钱留给母亲，他不愿离开巴黎。

她的神情不在倾听。她在喝茶，象习惯那样，默默地小口喝，偏要烫嘴，不放下茶杯，眼睛略微蒙上水汽。她心里在想达尼埃尔就要动身，心情沉重。她暂时忘掉待会儿举行的葬仪。她没有权利抱怨：几个月来，儿子不在，她非常痛苦，这种情况快要结束了。十月，达尼埃尔就会回来。十月，他们的生活要重新开始三个人一起过。想到这，她面前展现出平静的未来。虽然她不承认，但热罗姆的逝去照亮了地平线。今后，她自由无羁，生活在两个孩子中间……

达尼埃尔带着挂虑和期待的神情注视她，问道：

"夏天这几个月，你们俩在巴黎准备干什么？"

（丰塔南太太需要用钱，将她在拉菲特别墅区的房屋整季租给了外国人。）

"是时候对他谈起我出门的事了。"她想。

"别担心，我的孩子……首先，清理所有这些事务，我会非常忙碌……"

他打断她：

"我是为贞妮担心，妈妈……"

尽管他早就习惯于妹妹的矜持沉默，但最近几天，贞妮憔悴的脸、灼热的目光使他吃惊。

"她身体确实不太好，"他说，"她需要新鲜空气。"

丰塔南太太将茶杯放回托盘，一声不吭。从女儿的外表，她也看出某些异常：迷乱、着魔般的神态；她父亲的死不足以解释这种情况。可是她跟达尼埃尔有不同看法。

"她有这样的天性是不幸的，"她慨叹说，又以动人的纯朴说道："她心里没有底……"

她以谈某些问题常用的谦恭有礼的语调说：

"你看，每个人都有内心纠缠和斗争……"

"是的，"达尼埃尔同意说，不容她讲下去。"话说回来，如果贞妮今年夏天能在山里或海上小住……"

"无论海上和山里对她都毫无用处，"丰塔南太太摇摇头，带着温和的人具有不可动摇信念的固执说，"贞妮不是身体得病。任何人对她都无能为力，请相信我……每个人都是单独进行战斗，如同在命定的一天单独赴死一样……"她想到热罗姆孤独的结局，眼睛充满泪水。稍停，她仿佛自言自语，低声说："独自同圣灵在一起。"

"抱着这种原则！……"达尼埃尔说，有点儿气恼，使他的声音颤抖。他从烟盒里掏出一根香烟，沉默不语。

"抱着这种原则？……"丰塔南太太惊诧地问。

她瞧着他啪的一声关上烟盒，将烟在手背上轻轻墩几下，

然后叼在嘴上。她想："恰好是他父亲的动作，恰好是一模一样的手……"相同特别引人注目，尤其因为如今达尼埃尔的无名指上，戴着丰塔南太太亲自从热罗姆手指上脱下来的戒指；然后她让热罗姆的手永远交叉在一起。这粒大宝石令她痛苦地回忆起那双细腻而有力的手，如今在她的脑际格外活生生。一想到热罗姆身上的任何部分，她就象二十岁上那样，禁不住心房卜卜乱跳……但儿子同父亲的酷似，却总是同时引起她轻微的激动和忐忑不安。

"抱着这些原则？……"她重复问。

"我只是想说……"他迟疑一下，眉头紧锁，寻找字句："你总是抱着这些原则……让别人……单独而自由地顺从命运，毫不干预——纵然他们遵循的道路明显不好——纵然命运只能给他们的生活……和你的生活带来痛苦！"

她受到痛苦的一击。但她不想明白，装出微笑：

"现在你责备我给了你太多的自由？"

轮到达尼埃尔微笑，他躬身将手按在母亲的手上。

"我没责备你，也永远不会责备你什么，妈妈，你很清楚，"他带着柔媚的目光说。他不由自主地显得执拗，添上说："你也清楚，我指的不是我自己。"

"哦，我的孩子，"她猛地气恼起来，"这不好！……"她受到严重伤害。"你总是寻找机会，指责你父亲！"

早上这次争论距葬礼只有几小时，特别不合时宜。达尼埃尔感觉到了。他已经后悔失言，但他感到言犹未尽，促使他愚蠢地变本加厉：

"而你呢，我可怜的妈妈，你从来一味袒护他，你把一切忘个精光，包括他给我们留下的无法摆脱的困难！"

她满有理由象达尼埃尔那样去想，但她一心只想维护做父亲的名声，反对儿子的严厉。

“啊，达尼埃尔，你太不公正！”她喊道，嗓音里带哭腔。“你从不了解你父亲的真正本性！”她又以人们为难以保卫的事业辩护的执著激情继续说：“对你父亲，别人还没有什么严重的事可以指责！一点也没有！……他太骑士风度，太豪爽，太信任人，所以事业上没法成功！这就是他的过错！他不会给那些坏家伙吃闭门羹，受了他们的愚弄！这就是他的过错，唯一的过错！我能证明这一点！或许他犯了不检点的错儿：象斯泰林先生当面对我说的那样，‘遗憾的轻浮’。如此而已！遗憾的轻浮！”

达尼埃尔不看母亲，嘴唇哆嗦一下，肩膀耸一耸；但他控制住自己，没有作声。因此，尽管两人有骨肉之情，又有开诚布公地交谈的愿望，还是力不从心：刚一接触，他们内心的思想就互相抵触，他们以前的疙瘩便激化，直至沉默不语……他低下头，一动不动，瞧着地上。

丰塔南太太保持缄默。从一争论开始，她就感到谈话不对劲，何必继续下去呢？她早就有意让儿子知道有碍丈夫声誉的起诉，让达尼埃尔明白，她到维也纳跑一趟多么急迫。面对达尼埃尔令人气恼的严厉，她唯有一个想法：为热罗姆辩解——这却降低了此行的合理合法。她想：“算了，我写信告诉他。”

令人难堪的沉默持续了几分钟。

达尼埃尔已转向窗口，眺望早晨的天空和树顶，带着造作的舒适姿态吸烟，他的母亲跟他一样，心里清楚他的造作。

“八点了。”丰塔南太太听到诊所的挂钟敲响，小声说。她捡起裙子上的面包屑，把它捏碎，准备喂鸟。她依在窗棂

上，用平静的嗓音又说：

“我要回到那边去。”

达尼埃尔站起了身。他感到羞愧，充满内疚。象每次那样，他看到母亲盲目的柔情，对父亲的怨恨便越发增加。一种他不知怎么称呼的感情，总是促使他伤害这种过于宽容的爱情……他扔掉烟蒂，带着困惑的微笑走近母亲。他默默地俯下身，象通常那样，在她的额顶和早生华发的发根之间，给了一吻。他的嘴唇熟悉这个地方；他的鼻孔熟悉皮肤的温热气息。她略微后仰脖子，将他的脸捧在手心里。她一言不发，只冲他微笑，直看到他眼底，这目光、这微笑，里面没有丝毫责备的含意，仿佛在说：“忘掉一切。原谅我冲动。你给我难堪，我一点不放在心里。”他明白这无声的语言，眨了两下眼皮，表示同意。她挺直身子，他帮她站起来。

她默默无言，依在他手臂上，下楼到地下室去。

他为她开门，让她一个人进去。

迎面扑来的是，在灵柩上枯萎的玫瑰花香，掺杂了地下室的清凉气息。

贞妮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放在膝上。

丰塔南太太重新坐在少女身旁。她从挂在椅背的手提包里取出《圣经》，随意翻开。（至少她称之为“随意”；实际上，这本书脊断裂的旧书一翻开，便翻到这一段，她坚持不懈地从中吸取养料。）她读到：

“……谁能从邪恶中抽取出纯洁？没有人。

人的生命结束了，他的岁月在你手中；你给他划定限期，他决不会逾越。

你离开他吧，让他松懈一下，直至象雇工那样结束一天的工作……”

她抬起头，沉思了一会儿，将书放在裙子中。她拿起《圣经》，打开，合上，小心翼翼的方式是她独有的，有如虔诚、感恩的举动。

她已完全恢复平静。

三十四

昨天晚上，雅克见到若莱斯登上出租汽车，在夜幕中消失后，便又来到晚间聚会的那一群活动分子中间，他们时常在“啤酒杯”咖啡店里呆到过一点。费陀路那间咖啡店给社会党人保留的专门大厅，在院子里有一个出入口，咖啡店关门以后，院子仍然可以通行。讨论十分激烈，持续到深夜，他是在早上三点离开的。时间这么晚，他没有精神回到莫贝尔广场，就在交易所附近一间不三不四的旅馆里过夜；一躺到床上，他便沉入梦乡，这个人口稠密的街区清晨的嘈杂声，也没能扰乱他的酣睡。

待他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

他简单梳洗一下，下楼来到街上，买了几份报纸，来到大街的一爿咖啡馆的露天座上看报。

今天的报纸毅然决然敲响警钟。卡约案件终于降到第二版，所有报纸都用大字标题宣称局势严重，将奥地利的照会称

为“最后通牒”，将奥地利的行动称为“无耻挑衅。”《费加罗报》*一星期以来连日全文报道卡约案件的辩论，今日也在头版用广告字体揭示：《奥地利的威胁》，以令人不安的标题：《这是战争吗？》整版报道外交紧张局势。半官方的报纸《晨报》操起好战语调：“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在共和国总统访问俄国时得到磋商。将会出其不意结成两国联盟……”克莱孟梭在他的《自由人报》**上写道：“一八七〇年以来，欧洲从未这样接近战争冲突，人们无法衡量这次战争的规模。”《巴黎回声报》***这样报道舍恩先生到奥尔赛码头的拜访：“奥地利的限令之后，紧接着德国的威胁……”文章以这最新的警告结束：“要是塞尔维亚不让步，战争可能在今晚爆发。”当然，这仅指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战争。然而，谁能保证，能把战火局限在一隅？……若莱斯在头条文章中毫不掩饰，“和平的最大机会”，就是塞尔维亚含垢忍辱，低声下气地接受奥地利的要求。外国报纸摘引新闻通讯，同样十分悲观。今天早上，七月二十五日，在给塞尔维亚限期结束前十二小时，全欧洲（根据雅克两周之前，在维也纳搜集到的奥地利将军的预言）突然在惊惶不安中醒过来。

雅克推开摊满桌子的报纸，喝掉冷了的咖啡。报纸告诉他的，没超过他已知的消息，但普遍不安发出了戏剧性的新音调。他神情沮丧，目光在扫射劳动者和职员的人流，他们走下公共汽车，象每天那样，奔赴工作岗位，但脸孔比平时更严

* 《费加罗报》当时系教会的喉舌。

** 克莱孟梭（1841—1929），法国政客，《自由人报》由他创办，1917年任国防部长和议会主席。

*** 《巴黎回声报》系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主持的日报。

肃，手里拿着打开的报纸。他有一会儿衰颓无力。孤独压得他难以忍受。他想起贞妮、达尼埃尔、今天上午举行的葬礼。

他猛地站起来，朝蒙马特尔那个方向走去。他刚想到要去当库尔广场，上《极端自由者报》*报馆。他急于投身到战斗气氛中。

有十来个人在搜集新闻，已经来到奥塞尔路。大家激烈地评论左翼报纸的不同态度。《红帽子》周刊**头版全给了俄国罢工。在大部分革命者看来，彼得堡工人骚动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俄国采取中立，也就是说冲突局限在巴尔干半岛的可靠保证之一。在《极端自由者报》报馆，人人一致批评国际工人协会的软弱，指责领袖们跟各国政府妥协。难道这不是狠狠一击的时候吗？不是千方百计在其他国家发动罢工，同时使欧洲各国政府瘫痪的时机吗？这是大规模起义的唯一机会，不仅能避免目前的威胁，而且能将革命提前几十年！

雅克在倾听议论，委决不下是否发表意见。在他看来，俄国罢工是一把双刃利器：确实能使参谋部的好战意图化为乌有，但也能使处境不妙的政府产生突然袭击的企图，在战争威胁的借口下，下令戒严，以无情的镇压一下子扼杀人民起义。

当他来到皮加尔广场时，时钟正指着十点。他思忖："今天上午十一点，我有什么事要做？"他想不起来。星期六，十一点……他突然不安地竭力回忆。丰塔南的葬礼？他从不想参

---

* 《极端自由者报》系工人皮埃尔·马丹创建的无政府主义者报纸（1895—1914）。

** 《红帽子》周刊系阿尔梅尔达于1913年创办，1914年改为晚报。

加……他耷拉脑袋，茫然若失地向前走。“我衣冠不整……没有刮胡子……不错，夹在人群里……现在我离蒙马特尔墓地这么近……如果我下决心，五分钟去理个发……我会握住达尼埃尔的手；礼节周到……礼节周到，对我又毫无约束……”

他的目光已经在寻找理发店招牌。

待他来到墓地时，看守人对他说，送葬行列已经进去，给他指点方向。

一会儿，他在坟茔之间瞥见一群人聚集在一座狭小教堂前面：

丰塔南家族

他从背影认出达尼埃尔和格雷戈里。

牧师沙哑的嗓音在寂静中升起：

“上帝对摩西说：‘我将与你同在！’因此，罪人，即使你在暗影憧憧的山谷中行走，也不要害怕，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雅克绕了个圈儿，想从正面看看参加仪式的人。达尼埃尔没戴帽的脑门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高耸于所有的脑袋之上。他身边站着三个女人，一律遮着黑面纱。第一个是丰塔南太太。但其余两个之中，哪一个是贞妮呢？

牧师伫立着，毛发蓬乱，目光出神，臂膀举起，作威胁之状，在教训那黄木灵柩，棺椁放在墓穴边，受到阳光密集的照射：

“可怜的、可怜的罪人！你的太阳在入夜之前便西沉了！但我们不会象那些绝望的人那样哭泣你！你离开了可见的地域，但对我们的肉眼来说，消失的只是你可憎的躯体虚幻的形式！今天你闪闪发光，被召唤到基督身边，从事伟大光荣的事

业！你在我们之前享受到升天的快乐！……在这儿的兄弟们，你们大家在我周围祈祷，让你们的心变得更加坚忍！因为基督的降临对每个人都一样迫近了！……主呵，我将我们的灵魂交到你的手中！阿门。”

有几个人抬起棺材，摇摇晃晃地、毫无阻碍地降到绳子尽头。丰塔南太太由达尼埃尔搀扶，朝敞开的洞穴俯下身去。不用说，贞妮在她身后？挨近尼科尔·埃凯？……随后，三个女人在一个殡仪馆职员带领下，小心来到在路旁等候的柩车，车子随即慢慢开走。

达尼埃尔独自站在小径尽头，他的头盔在腋下闪亮。他十分威武神气。修长、优雅、悠然自在，虽然姿态总是有点庄重，他接受来宾的吊唁，人流慢慢从他面前走过。

雅克在观察他；仅仅从老远这样打量他，雅克便象从前那样，有一股柔和的、沁人心脾的暖流感觉。

达尼埃尔已认出了他，不时朝他看看，一面同人握手，一面带着友好和吃惊的表情说：

“你来了，谢谢，”他游移一下：“我今晚要走了……我非常想再见到你一次！”

面对朋友，雅克想到战争、突击队、第一批罹难者……

“你看过报吗？”他问。

达尼埃尔瞧着他，不太明白。

“报纸？没有，为什么？”又力图用不太坚持的声音说：“今晚你不来东站同我话别？”

“几点？”

达尼埃尔的脸神采奕奕。

“火车是九点三十分……你要我九点在车站酒吧等你吗？”

"我会去的。"

他俩相对而视了一会儿，然后握手。

"谢谢。"达尼埃尔小声说。

雅克走了，没有回头。

三十五

一上午雅克好几次思索，昂图瓦纳对于政治局势的严重持何种反应。他有点希望在葬礼上遇到哥哥。

他决定赶快吃完中饭，上大学路去。

"先生还在就餐，"莱翁把雅克带往餐室，"我刚上过水果。"

雅克进门时，看到伊萨克·斯蒂德莱尔、茹斯兰和年轻的罗瓦坐在哥哥旁边进餐，心里就气恼。他不知道，他们天天在这里吃午饭。（昂图瓦纳这样要求：对他来说，早上在医院，下午又被病人夺去，在这中间，跟他的合作者天天接触，这便是一个可靠的方式。对他们——三个单身汉——来说，则可以节省时间，经济上也有可观的好处。）

"你来吃午饭？"昂图瓦纳问。

"谢谢，吃过了。"

他围着大桌子转了一圈，捏紧伸过来的手，坐下之前，先问大家：

"你们看过报纸吗？"

昂图瓦纳回答之前先打量了一下弟弟，目光仿佛承认：

“或许你说得对。”

“看过，”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都看过报纸。”

“从吃饭开始，我们还没有谈过别的事。”斯蒂德莱尔捋着黑胡子说。

昂图瓦纳十分留神，不让别人明显看到自己的不安。整个上午他感到暗暗的气愤。他需要自己周围有一个妥善组织的圈子，正如他需要一个秩序井然的家，物质方面的问题用不着他操心，有个办事认真的人妥善解决。他很愿意容忍这个制度的某些弊端，不再提及某些议会丑闻，如同闭眼不看莱翁的浪费和克洛蒂德的贪小。无论如何，法兰西的命运，不比政府机构的运转或烧饭做菜更使他操心。他忍受不了这种想法：政治动乱会妨碍他的生活，威胁他的工作计划。他说：

“我不认为要惊慌失措。人们见过的多了……显然，今天早上的报纸报道了相当令人意想不到……相当令人不快的战争叫嚣……”

马尼埃尔·罗瓦听到后面几个字，朝昂图瓦纳抬起年轻的脸，他的脸上长着一对黑眼珠：

“战争叫嚣，老师，将从边境的另一边传来。并且无疑不错过机会，威吓太贪心的邻居！”

茹斯兰本来俯向盆子，这时抬起头看罗瓦。然后他又吃起来：小心翼翼地用叉子和刀尖剥去一只桃子的皮。

“还没有定准呢。”斯蒂德莱尔说。

“不管怎样，这是可能的，”昂图瓦纳说。“也许是必要的。”

“这要看情况了！”斯蒂德莱尔说。“恫吓政策总是危险的。它往往激怒对方，而不能使之瘫痪。我尤其这样想，政府

让……战争叫嚣传遍四方，是犯了严重错误！”

“处在领导人的地位也很难办。”昂图瓦纳用冷静的声调说。

“我要求领导人首先是些谨慎的人，”斯蒂德莱尔又说。“采取好战态度是第一个不谨慎。让人相信这种态度十分必要，乃是第二个不谨慎。对和平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做法更危险的了：让战争威胁着我们或让很可能爆发战争的想法，在舆论中生根！……”

雅克默不作声。

“至于我，”昂图瓦纳又说，没看他的弟弟，“我完全明白，一个部长，即使作为人本身，去谴责战争，也会导致采取某些备战措施。这只是因为他在台上。一个人位于国家的领袖地位，负责国家安全，如果他对事实有敏感，如果邻国的威吓政策在他看来是个现实……”

罗瓦打断道：“还不算这一点：人们不能想象，一个政治家，由于个人敏感而决定不惜一切，避免战争！处在这样一个国家的领袖地位上：这个国家在角逐场所占有一席之地，拥有领土和殖民地，就会使人采取现实主义的看法。最酷爱和平的议会主席一旦就职，便会很快看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使人尊敬，并不时碰响战刀，哪怕是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记得它的存在，那就不能保存自己的财富，使自己的领土不受邻居觊觎！”

“保存自己的财富，”雅克想道，“说个正着！保存自己所拥有的，伺机把邻国所拥有的据为己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政策——无论是指个人，还是指民族……这种人为攫取利润而斗争；这种民族为获得销售市场、领土和港口而搏斗！仿佛人

类活动没有别的法则，只有竞争……”

斯蒂德莱尔说：“不幸的是，不管事物明天怎么发展，战争叫嚣对法国的内外政策会有最可悲的后果……”

他一面说，一面躬身对着雅克，好象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瞳仁无精打采，使人不安，几乎要令人掉转目光。

茹斯兰又抬起头看斯蒂德莱尔，他的目光随后扫视其他人的面孔。他头发金黄，脸皮细腻，神情柔和，长鹰钩鼻显得阴沉，嘴巴长而细巧，动辄露出笑容，眼线也很长，眼睛古怪，呈淡灰色。

他不经意地小声说：“你们毕竟好象太健忘了，没有人愿意战争！没有人！”

“你能肯定？”斯蒂德莱尔说。

“有几个老人愿意。”昂图瓦纳退一步说。

“几个危险的老人，喜欢豪言壮语，”斯蒂德莱尔又说，“他们知道，战争期间，他们在后方可以悠哉游哉，毫无危险……”

“危险，”雅克谨慎地说，昂图瓦纳注意到这种态度，“就在于，几乎在欧洲各国，领导岗位都掌握在这些老人手里……”

罗瓦含笑瞧着斯蒂德莱尔：

“哈里发，您不怕新思想，您可以预先提出这个想法：一旦动员，首先是一切老朽的阶层、一切老人上前线！”

“还不至于这样蠢。”斯蒂德莱尔咕哝说。

沉默片刻，这时莱翁端上咖啡。

“不过存在一个方法，唯一的方法，几乎肯定可以避免战争，”斯蒂德莱尔阴沉地说。“一个根本的方法，在欧洲完全

可以实施。”

“这是？”

“要求全民投票！”

唯有雅克点头赞成。

斯蒂德莱尔受到鼓励，继续说：

“在我们的全民投票的民主中，把宣布战争的主动权让给了各国政府，这难道不是缺乏逻辑、十分荒谬吗？……茹斯兰说：‘没有人愿意战争。’那末，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就不应再有权利决定或接受战争，违反大多数公民的明确意志！当关系到人民的生与死时，最低限度能说的是，向人民征询意见是合理的，而且应该必不可少。”

他一激动，鹰钩鼻孔便开始颤动，脸颊的斑点变得灰暗，大马眼的眼白有点充血。

“这没有什么虚幻的，”他又说，“只要各国人民迫使统治者在宪法中加上几行修正案就够了：只有经过全民投票，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的多数，才能颁布动员令，才能宣布战争。好好考虑这一条。这是唯一合法的方法，而且近乎万无一失，永远阻止新的战争……在和平时期——我们在法国目睹过——将一个执行好战政策的人选入政府，要严格取得多数：总有一些不谨慎的人要玩火。在下动员令的前夕，这个人如果不得不去征询把他推上台的人，就会找不到任何人同意他有权利宣布战争！”

罗瓦含笑不语。

昂图瓦纳站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

“给我一根火柴，小马尼埃尔……对此你有何想法？你们的报纸会说什么？”

罗瓦朝昂图瓦纳抬起好学生的平静目光，继续带着挑战的神态笑着。

昂图瓦纳转向弟弟解释说："马尼埃尔是《法兰西行动报》的忠实读者。"

"我每天也看这份报，"雅克说，一面端详年轻的医生，后者也在打量他。"那里有一群出色的辩证学家，构想出一些往往无懈可击的论点。不幸的是，——至少在我看来——几乎总是建立在错误的材料上。"

"您这样认为呀。"罗瓦瓮声瓮气地说。

他仍然大胆、傲然地微笑着。他好象不愿屈尊降纡，同外行讨论他挂心的事。他令人想到一个想保守秘密的孩子。但在他的目光里，不时掠过一丝傲慢的闪光。仿佛雅克的评断使他决计无论如何不再含而不露，他朝昂图瓦纳迈了一步，猝然说：

"我呀，老师，不瞒您说，我对法德问题相当了解！我们父子这两代人，拖着这个沉重的负担已有四十年。够了。如果必须来场战争才能了结，那么好吧，打吧！既然必须走到这一步！为什么等待呢？何必推迟不可避免的事？"

昂图瓦纳微笑说："始终推迟一场无限延迟的战争，这好象就是和平！"

"我呢，我宁愿一劳永逸地了结。因为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一场战争之后——我们完全可能是战胜者，就算我们被打败吧——问题这样或那样最终得到解决；再也没有法德问题了！……还不算，"他的脸变得严肃，加上说，"在我们目前处境下，放好一次血能使我们得到的所有好处。四十年一潭死水般的和平，并未解决好一国的精神！如果法国的精神振奋

要以一场战争的代价来取得，上帝保佑，我们宁愿牺牲，用不着舍不得皮肉！”

他说这番话的语调没有夸口的痕迹。罗瓦的真诚显而易见。人人都感觉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准备为了他所信仰的思想成为事实，而献出生命。

昂图瓦纳站在那里倾听，嘴上叼根烟卷，眯起眼睛。他讷口不言，用友好、庄重、略带忧郁的目光注视年轻人；他总是喜欢勇敢。随后，他呆定地凝视香烟点燃的一端。

茹斯兰走近斯蒂德莱尔。他用食指——指甲末端发黄，被酸腐蚀过——戳了几下哈里发的胸脯：

“您瞧，总是要回到这一基本区分：Syntones和schizoïdes：接受生活的人和拒绝生活的人……”

罗瓦乐呵呵地大笑起来：

“那么，我呢，我是个接受生活的人？”

“是的。而哈里发是个拒绝生活的人。你们俩永远不会改变。”

昂图瓦纳转向雅克，瞧瞧表，微笑说：

“你并不忙，拒绝生活的人！……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我很喜欢小罗瓦，”他打开小办公室的门说，比他弟弟先进门。“他生性豪爽纯净，……直率……狭隘，我承认，”面对雅克固执的沉默，他添上说，“你坐。抽根烟？我拿得稳，他有点叫你气恼？必须熟悉他，了解他。他的气度基本上是光明正大的。他爱论断。他总是愉快、勇敢地接受现实、事实。他拒绝分析的快意，虽然他并不缺乏评论头脑——至少在

他的工作中。他本能地驱除使人不去行动的怀疑心理。或许他没有错……在他看来，生活不应是在头脑中讨论不休。他从不说：'应该想什么？'他说：'应该做什么？怎样有效地行动？'他的怪脾气，我一清二楚；这尤其是青年人的缺点。这会过去的。你注意到他的声音吗？他有时还变嗓音，象个大孩子的嗓门；这时，他便压抑嗓门，发出沉浊的大人的嗓音……"

雅克坐了下来。他在谛听，不表赞同。

"我更喜欢另外两个人，"他坦白说，"尤其茹斯兰，我觉得给人好感。"

"啊！"昂图瓦纳辗然而笑，"这家伙生活在永恒的童话中。具有真正的发明家气质。他一生都在幻想实现介于可能与不可能的事儿中度过，在他那样的头脑有时终于有所发现的半真实范围内度过。这家伙有过发现，甚至有过重要发现。我们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你解释……罗瓦很有趣地谈到他说：'茹斯兰但愿看到牛是三条腿。一旦他同意看看一条正常的牛，他会以为发现了一个奇迹，到处张扬：'你们知道，也有四条腿的牛！'"

他伸直腿，搁在沙发上，双手交叉枕在颈后。

"你看，我在这儿建立的，是一支相当好的队伍……三个人截然不同，但头脑互为补充……你已认识哈里发？他给我效力不小。工作能力不同一般。这家伙极有天赋！我甚至要说，他的特点就是有才能。既有能力，又有局限。他毫不费力便明白一切；每一新收获马上在他的头脑里，在所谓早有的格子中取得位置：因此他的脑袋从没有混乱过。不过我总是感到，他身上有某种奇异的难以定名的东西——无疑是种族遗传……我不知该怎么说……他的思想从来不象出自他的头脑，真正同他

合为一体。这极其有趣。他使用脑子不象在使用属于他的机体，宁可说在使用工具……打别处来的工具，可能是借来的工具……"

他一面高谈阔论，一面瞧瞧时间，懒洋洋地从沙发抽回自己的腿。

"他可是看过报纸，"雅克心想，"他并不明白威胁的严重？或者说，他滔滔不绝是为了避免交锋？"

"你走哪个方向？"昂图瓦纳站起身问。"你要搭我的小汽车，到地方让你下车吗？……我呢，我要上部里……奥尔赛码头。"

"啊？"雅克吃了一惊，也不想隐瞒。

"我要去见吕梅尔，"昂图瓦纳不等问，便解释说。"噢！不是去谈政治……眼下我隔天要给他打一针。平时他到这里来，但他给我打电话，他工作忙不过来，离不开办公室。"

"他对事态有什么想法？"雅克鼓起勇气问。

"我不知道。我想问问他……你今晚再来，我会告诉你……或者你陪我跑一趟？我要同他呆十分钟：你在车里等我。"

雅克心动，思索一下，点头同意。

昂图瓦纳出去之前，锁上了书桌抽屉。他小声说：

"你知道刚才进屋我干什么来着？我寻找我的军籍簿，看看动员服役那一页……"他没有笑容，平静地说："孔皮埃涅……而且是第一天！……"

两兄弟默默交换了一眼。雅克踌躇一下，严肃地说：

"我肯定，从今天早晨起，欧洲有成千上万个人象你一样那么做……"

他们下楼时，昂图瓦纳说："可怜的吕梅尔，冬天他工作

劳累过度，最近本该去度假。不用说，由于这些事，贝尔特洛*要他放弃度假。于是他来找我，要我帮他顶住。我开始了一个疗程，但愿成功。”

雅克不在听哥哥说话。他刚发现，不知为什么，今天他感到对昂图瓦纳重新生出兄弟情谊，十分热烈，又有所要求，并不满意。

“啊！昂图瓦纳，”他情不自禁地说，“如果你进一步了解人、群众、受苦的人民，你就会……大不相同！”（言外之意是说：“你就会更好……你就会更接近我……能热爱你是多么好……”）

昂图瓦纳走在头里，恼火地回过身来：

“你以为我不了解他们？在医院里待了十五年啦！你忘了，十五年来，每天上午有三小时，我看到的净是人……各种阶层的人，工厂里的工人，郊区居民……而我作为医生，我看到的是毫无遮掩的人：由于病痛，剥除一切伪装的人！你竟然认为这种经验比不上你的经验！”

“不，”雅克带着执著的恼怒想道。“不，这不是一回事。”

二十分钟后，昂图瓦纳从部里出来，走向小汽车，雅克在车里等他。他愁容满面，咕哝着说：

“里面真热。穿梭往来，事务繁忙……电报从各国大使馆纷至沓来……他们焦虑地等待塞尔维亚应在今晚作出的回音……”他不理会弟弟无声的询问，问道：“现在你上哪儿去？”

* 贝尔特洛(1866—1934)，1914年任法国外交部政治司长。

雅克差点儿说："上《人道报》报馆。"他仅仅回答：

"上交易所那一区。"

"我不能送你去了，我会迟到。不过，如果你愿意，我在歌剧院广场放你下车。"

昂图瓦纳一坐下，便开口说：

"吕梅尔模样很厌烦……今天早上，在部长办公室，大家很重视德国大使馆半官方的照会，认为奥地利的照会不是最后通牒，而仅仅是'要求短期回复'。看来，在外交行话里，这意味着许多内涵：一方面，德国着意缓和奥地利行动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奥地利不会拒绝同塞尔维亚会谈……"

"竟然这样想？"雅克说。"竟然想抓住这样的诡辩？"

"可是，由于塞尔维亚好象准备不经过争论就缴械，总之，今天上午，人们抱有良好希望。"

"但是……"雅克不耐烦地说。

"但是，刚才获悉，塞尔维亚动员了三十万人；塞尔维亚政府担心待在贝尔格莱德太靠近边境，准备今晚离开首都，躲到腹地去。由此得出结论，塞尔维亚的回答不象人们期待的那样是投降；塞尔维亚有理由预见到突然袭击……"

"法国呢？它想行动起来，采取某种主动吗？"

"吕梅尔自然不能什么都说。根据我自以为了解的情况来看，今天在政府成员中占优势的见解是这样的：必须表现出非常坚决，需要时，公开加紧战争准备。"

"总是恫吓政策！"

"吕梅尔说——可以感到，这是现时的口号：'在目前状况下，法国和俄国只有在一切方面表现出坚决，才有机会拖住中欧帝国。'他说：'我们两国之中有一国后退，那便是战

争。’”

“他们自然都有这种隐蔽的想法：‘尽管我们采取恫吓态度，一旦战争爆发，由于有准备，我们会占优势’！”

“那是不用说的。我看这很正确。”

“但是，”雅克大声说，“中欧帝国大概也是这样考虑的！那么走往何方？……斯蒂德莱尔说得对：这种好战政策是最为危险的！”

“应当信赖职业政治家，”昂图瓦纳亢奋地说。“他们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该做什么。”

雅克耸耸肩，沉默不语。

小汽车驶近歌剧院。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昂图瓦纳问。“你还要待在巴黎吗？”

雅克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动作：

“我不知道……”

他已经打开车门。昂图瓦纳碰碰他的胳臂：

“听我说……”他犹豫了一下，在斟酌字句：“你知道——或者你并不知道——现在，每隔两周，星期天的下午，我接待几个朋友……明天，吕梅尔三点要来打针，他答应我留下参加聚会，哪怕是一会儿功夫。如果你有兴趣见见他，欢迎你来。鉴于这种场合，他的谈话可能不无裨益。”

“明儿三点？”雅克含混地说。“也许来……我尽量来……谢谢。”

三十六

在《人道报》报馆，大家知道的不比雅克从昂图瓦纳和吕梅尔那里知道得更多。

若莱斯要离开二十四小时，到罗讷河一带，支持他的朋友马里于斯·穆泰的竞选活动。在这严重时刻，虽然老板不在，在编辑中引起某些不安，但气氛仍然是乐观的。大家等待对最后通牒的回答，没有过分不安。大家以为，在强国的压力下，塞尔维亚会表现得缓和，奥地利便没有任何借口自称受到威胁。大家尤其看重德国社会党对法国社会党人重复的保证：面对共同危险，看来要做到真正完全的谅解。再说，关于国际和平主义运动的扩展，最令人鼓舞的消息纷至沓来。各地反对战争威胁的游行如火如荼。欧洲各个社会党积极交换看法，采取有力的一致行动；反战总罢工的设想越来越生根成形。

雅克从斯特法尼的办公室出来时，遇上了穆尔朗，他是来探听消息的。对局势谈了几句之后，老革命家将雅克拉到角落里：

“你住在哪儿，小鬼？你知道，眼下户籍警到处搜索……热尔韦刚遇到麻烦。克拉博尔也是。”

雅克不是不知道，他在图奈尔码头那间带家具出租房间的主人鬼鬼祟祟；尽管他的证件合符手续，他仍然有点担心同警察打交道。

“相信我吧，”穆尔朗劝告说，“别等待！今晚就搬走。”

“今晚？”

这是可以做到的。七点半刚敲过，同达尼埃尔的约会要到九点。但上哪儿去？

穆尔朗有个想法。《旗帜报》的一个朋友，是个旅行推销员，正好有一星期不在家。他的房间全年租下，在圣于斯塔什门前面，市场附近的日光路一幢楼房的顶层：这是一幢安静的旧楼，没有什么理由列入警方的名单中。

“上那儿去吧，”穆尔朗说。“没有几步路。”

那个同志在家。问题马上解决了。不到一小时之后，雅克拿了他的简便行李回来了。

待他来到东站前，时钟指着九点零几分。

达尼埃尔在酒吧入口前等候。一瞧见雅克，他便神情窘困地迎上前来。

“贞妮在那儿。”他立即说。

雅克的脑门变得绯红。他的嘴唇半张半闭，发出难以分辨的“啊……”。一瞬间，他脑际掠过几个互相矛盾的计划。他扭过头去，掩盖自己的惶乱。

达尼埃尔以为他在寻找年轻姑娘：

“她在月台上，”他解释说。又仿佛表示歉意：“她想送我上火车……对她提起我们的约会，会不怎么好：她就不敢来了。我只在刚才告诉了她。”

雅克镇静下来：

“我先走一步，”他急促地说。“我想紧握你的手……”他露出微笑：“行了。我走啦。”

“啊，不！”达尼埃尔说。“我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他随即又添上说：“我看过报纸。”

雅克抬起头，但一言不发。

“你呀，”达尼埃尔问道，“一旦发生战争，你干什么？”

“我？”（他摇摇头，好象在说：“解释起来就太长啦。”）

他沉默了一会儿。末了，他满怀希望和信心说：

“不会有战争。”

达尼埃尔仔细端详他。雅克又说：

“我不能把酝酿中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但是，请相信我。我对自已所说的话有底。在欧洲各人民阶层，已经掀起广泛的舆论，集合了巨大的社会党势力，任何政府已无法确信自身的权威，以便把人民投入战争。”

“是吗？”达尼埃尔小声说，明显地狐疑不信。

雅克垂下眼睛。整个局势骤然呈现在他脑际。他轮廓清晰地看到两股潮流，在所有国家，社会党都分裂了：左翼激烈反对政府，愈来愈千方百计影响群众，达到起义的目标；右翼是改良主义者，相信内阁制行之有效，竭力同政府合作……他突然担心：一丝疑虑掠过心头。他又抬起眼皮，带着无论如何使达尼埃尔震动的信心，重复说：

“是的！……我相信，你想象不出国际工人协会目前的实力！一切都预见到了。顽强抵制的一切也准备好了。到处，在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任何战争企图都将会是总起义的信号！”

“或许这比战争还要可怕。”达尼埃尔胆怯地说。

雅克的面孔阴沉下来。稍停，他承认：

“我从来不是暴力的拥护者。不过，在可能爆发欧洲大战与可能举行反战的起义之间，怎能犹豫呢？……倘若在街垒上

要死成千上万的人，才能阻止对几百万人的荒谬屠杀，那末，在欧洲，就会有大批社会党人比我更加坚决……”

“贞妮在干什么，”他在想，“假如她哥哥迟迟不来，她会来找的……”

“雅克，”达尼埃尔陡地大声说，“请允许我……”他住了口，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为你担心，”他嗫嚅说。

“他比我危险一百倍，而他一刻也没想到自己。”雅克十分感动地想。他竭力露出笑容：

“我给你重复一遍：不会有战争！……只不过，警报也许会敲得很响，我希望这次各国人民明白警告……如果你愿意，有朝一日我们会聊聊这一切……现在我先走了……再会。”

“不！别走。为什么走？”

“有人……等你。”雅克使劲喃喃地说；他的手含混地指向车站里面。

“至少陪我到上车时候，”达尼埃尔忧郁地说。“你对贞妮问声好嘛。”

雅克哆嗦了一下。他出其不意地呆呆望着朋友。

“得，来吧，”达尼埃尔友好地抓住他的手臂，从袖饰取出一张票。“我已给你买了一张月台票……”

“我不该被他拖着走，”雅克思忖。“真蠢……应该拒绝、溜走……”但在他内心，一种模糊的快意使他尾随着朋友。

大厅挤满了士兵、旅客、搬运车。今天是星期六晚上，许多人开始度假。狭廊挤着一群快活的闹闹嚷嚷的人。他们来到月台栅门。在巨大的玻璃天棚下，显得更加幽暗，烟雾腾腾，嘈杂喧哗。人们匆匆忙忙，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喧嚣。

“在贞妮面前，一字不提战争。”达尼埃尔在雅克耳畔喊道。

少女老远就瞥见他俩，赶紧别过身去，佯装没看见他俩。她喉咙干燥，脖子僵直，感到他俩走近。临了，她哥哥拍拍她的肩。她还有力气旋转后跟，装作惊讶。达尼埃尔看到她煞白，吃了一惊。不消说，是疲劳、分别的激动引起的？兴许也由于跟她的丧服形成的对照？

她不瞧雅克，略微点头致意；当着哥哥的面，她不敢不伸出手去。她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我先走一步。”

“不，这不行！”雅克急促地说。“该我……我不能留下来……十点之前，我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在左岸……”

他们旁边的一节车厢下面，发出一阵尖厉的喷气声，妨碍他们听到彼此的话；一团白气裹住他们。

“那么再见，老兄。”雅克拍拍朋友的手臂说。

达尼埃尔的嘴唇又翕动起来。他答话了？一丝怪样的笑意掀起他的嘴角；在头盔的阴影下，他的眼睛炯炯有光；他的眼神是绝望的。他把雅克的手捏紧了，然后猛然俯下身，笨拙地触到朋友胸脯，拥抱雅克。在他们的生活中，这是头一回。

“再见。”雅克重复说。他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挣脱出来，朝贞妮瞥了表示再见的一眼，低下头来，忧郁地对达尼埃尔笑笑，便一溜烟走了。

他穿过车站时，一股隐秘的力量使他在人行道边站住。

在黄昏诳人的亮光中，车水马龙、缀满电灯圆罩的广场展现在他面前：这是两个天地的分界区。那边，战斗者的生活在等待他，正准备重新接受他；他的孤独也是如此。只要他滞留

在这边，在火车站，别的事仍然可能办到。办到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愿意明确。只不过他觉得，越过这个广场，就近乎拒绝命运的赐与，永久放弃绝好的机会。

他感到胆怯，双腿软绵绵，只想拖迟决定。好几辆空行李搬运车一溜排在墙边。他选择了一辆，坐在上面。为了思索？不。他无法思索；既过分麻木，又过分不安。他弯腰曲背，双臂垂在膝盖间，帽子盖到脖子上，眼睛盯住地面，粗声大气地呼吸，什么也不想。

不用说——倘使不是凑巧——他会久久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休息过以后，他会重新振作；又向生活的狂热节奏让步，直奔《人道报》报馆，了解塞尔维亚回复的文本……于是，无数的可能性肯定朝他永远关上了大门……但事情凑巧：有个搬运夫需要用车。雅克站起身来，瞧瞧这个人和自己的表，古怪地微笑。

仿佛顺从偶然的驱使，他近乎勉强地不紧不慢返回火车站里，又买了一张月台票，穿过大厅，重新来到发车的月台上。

三十七

开往斯特拉斯堡的快车还未启动。后边货车的三盏灯闪亮着，一动不动。达尼埃尔和贞妮消失在人群中，看不见影儿。

九点二十八分。九点三十分。月台上，如蚁群般的人掀起一阵骚动。最后几扇车门砰然关上。火车头汽笛长鸣。在弧光灯苍白的亮光中，团团白气升上玻璃天棚。一长条照亮了的车

厢颤动了。发出吱嘎声、微弱的阻碍声。雅克站定，目光盯住尾部的货车，货车还没有移动；终于颤动起来。三点红光渐渐远去，照出铁轨；列车带走达尼埃尔，慢慢隐没在黑暗中。

“现在怎么办？”雅克心想，真心认为该怎么干还要犹豫一下。

他一直走到月台的开端处，望着如潮的人流在快车开走后，走向出口，向他涌来。人群的脸孔在电灯的圆罩下掠过时，倏地变得生机勃勃，然后又消失在半明半暗中。

贞妮……

待他从老远认出她时，他第一个动作是溜走，躲藏起来。但羞赧并不算很强烈，相反，他走过去待在她必经之路那边。

她径直朝他走来。她的脸还带着与哥哥离别的痕迹。她走得很快，目无所视。

骤然，离开两米处她瞥见了他。雅克看到她的脸容在分离的打击下扭曲了，如同那一晚，在昂图瓦纳那里，短暂的惊恐闪光使她的瞳孔扩大了一样。

起先她没有想到，他会迎面等候她：她以为他呆在那里，偶然有事耽搁了。她只想掉转眼睛，回避见面。但她夹在人流中，不得不打他面前走过。她感到他在凝视自己，于是明白他是候在那里等她。她走到与他一条线上时，他机械地举了举帽子。她不理他的致意，耷拉着头，有点踉踉跄跄，赶上她前面的旅客，笔直走向出口。她忍住没跑，只有一个目的：尽快脱离接触范围，混杂到人群中，来到地铁口，消失在地下。

雅克转过身，用目光跟踪她，但滞留原位。他又想：“现在怎么办？”必须下决心。这是决定性的时刻……“首要的是不能让她失去了踪影！”

他尾随在后。

旅客、搬运工、搬运车挤满了路。他不得不绕过蹲坐在行李上的一家人，撞在自行车的轮胎上。他用目光寻找贞妮，她已失去了踪影。他曲曲弯弯奔跑起来，踮起脚尖，目光狂乱地在一大片蠕动的人背上搜索。最后，在急匆匆奔往出口的人群中，他奇迹般地认出了黑面纱和狭窄的肩膀……别再看不到她……紧紧保持在自己的目光之内！

但是她一直走在前面。而他被人群困在原地，前进不得，看到她走过狭廊，穿过大厅，往右拐向地铁。他急坏了，用手肘推搡着人，来到狭廊，踏入通到地下的楼梯。她在哪儿？他蓦地瞥见她在楼梯下。三跳两跳，他便缩短了距离。

“现在怎么办？”他又一次想道。

他离她很近了。挨近她？他又迈了一步，正好站在她背后，气喘吁吁地说出她的名字：

“贞妮……”

她以为摆脱了他。这声叫唤有如在肩上拍了一下那样猝不及防，使她摇摇晃晃。

他重复说：

“贞妮！”

她好象没听见，象箭一样往前冲。惶恐鞭笞着她。她的心变得非常沉重，仿佛在梦里拖拉着难以承担的重负，而且逃跑不得……

在走廊尽头，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道几乎没人的往下去的楼梯。她冲了下去，不顾方向。一道栏杆将梯级隔开，宽度缩小一半。在楼梯下，她看见月台入口的自动门和检票的职员。她用兴奋的手去掏手提包。雅克看到这动作。她有票，而他没

有！没票是不让过旋转门的；如果她走到自动门，他就赶不上她了！他毫不迟疑，一个箭步冲上去，赶上她，走到她前面，回过身猛然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明白自己进退无路，双腿瑟缩发抖，但她迎面相峙，端详着他。

他横亘在路上，戴着帽子，脸变得通红，而且鼓胀着，目光放肆呆定：他的神情象个歹徒或象疯子……

“我想跟您谈谈！”

“不行！”

“行！”

她瞅着他，丝毫没流露出恐惧；她的眼珠泛白，扩张，只流露出癫狂和蔑视。

“走开！”她低声叫道，气喘吁吁，有点沙哑。

有一会儿，他俩面对面一动不动，沉醉在过火的行动中，交换怨怼的目光。

他俩堵塞了狭窄的通道；急匆匆的旅客嘟哝着在他俩之间穿行，然后不解地回过头来。贞妮意识到了，她立即失去自恃能力，宁愿让步也不愿延长这难堪的局面……他却忍受得了；她不能回避一番解释。至少，不在这儿，不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陡地转过身去，走回头路，急冲冲上楼梯。

他尾随着她。

他俩骤然间来到车站外面。

“无论她叫住一辆出租汽车，还是跳上一辆有轨电车，我都跟她一起上去。”雅克心里这样想。

广场灯光明亮。贞妮大胆地冲进汽车当中。他也一样。他恰好躲过一辆公共汽车，听到司机的咒骂声。他的目光盯住逃

逸的身影，毫不顾及危险。他从来没有过这样自信。

她终于走到人行道，回过身来。他就在几米远的地方。她摆脱不了他；她已经打定了主意。如今，她甚至希望能冲他赎出自己的蔑视，就此了结。但在哪儿？不要在这嘈杂的人群中……

她不熟谙这个街区。一条大街往右升上去。行人拥挤。她随意往这条街走去。

“她上哪儿？”雅克思忖。“真蠢……”

他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代替适才主宰他的盲目冲动的，是惶乱和怜悯。

霍地，她游移不定。左边展现一截狭窄的街道，不见人影，林立的建筑黑影幢幢。她不顾一切冲了进去。

他要干什么？她感到他迫近了。他就要说话……她尖起耳朵，神经紧张，作好准备：一听到他开口，她便回过身，大发雷霆。

“贞妮……请您原谅……”

唯有这句话她没料到！……这谦卑而动人的嗓音……她以为要瘫软了。

她站住了脚，用手扶住墙，好久一动不动，屏息静气，双目紧闭。

他没往前走，脱下了帽。

“要是您提出，我这就走……我马上就走，不多说一句话。我答应您……”

她只是在听到他的话以后，过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意思。

“您要我走开吗？”他小声又问。

她想：“不！”突然缄口不语。

他不等她回答，低声重复几次："贞妮……"嗓音柔和、胆怯、令人同情，等于最温柔的吐露衷情。

她没有弄错。在幽暗中，她朝这不安和意志坚决的脸孔偷偷瞍了一眼。一股幸福的气息使她喉咙缩紧了。

他又问：

"您要我走开吗？"

然而音调截然不同了：如今他有把握，她不听完他的话，不会赶走他。

她耸了耸肩，脸容本能地显出轻蔑冷淡：这是还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傲岸的唯一表情。

"贞妮，让我跟您谈谈……必须这样……我请求您……然后我走开……请走到教堂前的街心公园里……至少您可以坐下……肯吗？"

她感到身上掠过坚持的目光，比他的嗓音更使她惶然。看来他决计要解开她的秘密！

她已没有气力说话。但她一挺身，仿佛依然在强制自己行动，离开了墙，胸脯挺直，目光凝视前方，迈着梦游病患者的步子，又向前走去。

他默默走在她旁边，略微在后面一点。少女走过之处，不时散发出一阵清香，他勉强能闻到，还夹杂夜晚温热的气息。激动和疚愧使他热泪盈眶。

仅仅在今晚，他才承认，贞妮重新出现在他面前之后，低首下心，请求原宥和表达爱情的需要，暗暗地折磨着他。他对她表白出来吗？她不会相信。他对她表现出来的只是粗暴和粗野……怎样也不能抹掉这不礼貌的追逐对她的冲撞！

三十八

平台式的小街心公园，位于圣万桑一德一保罗教堂的大拱门前面，他俩是从高地的入口走进去的。下边的拉法耶特广场上，掠过的车辆十分稀少。这儿阒无人迹，沐浴着静悄悄的夕阳，排除了秘密的氛围。

雅克带头朝照得最亮的长凳走去。她跟随在后，并下决心自动坐了下来——佯装的安然自若，因为她的腿再也支持不住了。尽管他们周围城市发出嘈杂声，她仍感到被裹在这昏暗的、暴风雨前充满雷电的静谧中；有种沉重的、可怖的东西笼罩着——某种不属于她的东西，或许也同样不属于他、瞬息之间就要爆发的东西……

"贞妮……"

她觉得这嗓音是一种解脱。这嗓音沉静、柔和，近乎令人宽慰。

他已将帽子扔在长凳上，他离开她一点站在那里。他在说话。他在说什么呢？

"……我总也不能忘记您！"

有个词涌上贞妮的唇边："骗人！"但她沉默着，目光盯住地面。

他使劲重复：

"总也不能。"稍停——好象很长，他更轻地补上说："您也不能！"

这回，她止不住表示异议的动作。

他忧郁地继续说：

"不！……您厌恶我，是的，这很可能。连我自己也厌恶我的行动！……但是，忘记却不行：我们俩不断暗暗互相抗拒。"

她发不出一个音。至少不让他误解她的沉默，于是她以剩下的全部毅力，摇了摇头。

他猝然挨近：

"您无疑将永远不原谅我。我没有奢望。我只要求您明白我的意思，相信我的话，我要当着您的面说：我走了有四年，必须如此！扪心自问，我不能不这样！"

他不由自主在最后几个字里，透出因离去和自由行动引起的颤音。

她没有动弹，直勾勾盯住沙砾。

"这几年我变成……"他做了个模棱两可的动作。"哦！并非我想对您隐瞒什么。不！相反，我最深切的愿望是对您和盘托出……"

"我对您一无所求。"她大声说，话一出口，便感到那种使她令人无法接近的专断口气。

静默片刻。

"眼下我感到您离我多么远啊，"他感叹说，又是稍停，随后以令人宽心的朴实表白："我感到自己离您这么近……"

嗓音又带上热烈的动人的色彩……贞妮猛然感到恐惧。她发现自己单独跟雅克待在这个偏僻、黑夜已经降临的地方。她做了一个动作，想站起来逃走。

"不，"他做了个命令的手势，"不，听我说。做了那件

事以后，我从不敢去您那里。但如今您在，您在这里。一星期以来，我们又凑巧面对面碰上了……啊！今晚您能看到我的内心，那有多好啊！这会儿，对我来说，我的出走，这四年，都不重要……我对您说的话真是活见鬼——甚至我给您的难堪也不重要！是的，比起我眼下所感到的，这一切都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不算什么，贞妮，都不算什么，既然您在这里，我终于跟您说话了！您捉摸不出，那天在我哥哥那里，又见到您时内心的感受……”

“还有我内心！”她不知不觉想道。此刻，她想到最近几天心烦意躁时一味责备自己的软弱，又加以否认。

他说：“您瞧，我不愿对您扯谎，我跟您说话象跟自己说话一样坦率：一星期以前，我无疑不敢说，这四年我不断在想您。或许我没有意识到。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了解我内心时时处处忍受的痛苦心情：一种深沉的思乡，一种创伤。这是……这是看不到您，对您的留恋。这是自我毁损，什么也不能愈合。现在，由于您在我的生活中重新占据了位置，我身上突然发出闪光，我看清楚了！”

她听得模模糊糊。她全然头昏目炫。脉管跳动使脑袋嗡嗡作响。她周遭的一切，树木、房屋，朦朦胧胧，摇摇晃晃。她抬起头，遇到雅克的目光时，终于毫不示弱，敢于对视；她的沉默、她的表情和头的姿势仿佛在说：“您什么时候不再令我痛苦？”

他继续在岑寂中说话：

“您一言不发。我捉摸不透您的想法。我对这无所谓。是的，这是真的：您怎么想我，我几乎无所谓！因此我感到，如果您在听我说话，我能说服您！一个人能否认显而易见的事

吗？迟早，迟早您会明白的。我感到有力量、有耐心重新再夺回您……在我整个童年，我的天地围绕着您旋转：我只能想象我的未来同您的结合在一起——由不得您。就象今晚一样，由不得您。因为您总是有点……对我严厉，贞妮！我的性格、我的教育、我的粗暴，我身上的一切都使您讨厌。多年来，您对我的主动接近表示反感，使我更加笨拙，更加令人讨厌！对不？”

“这是真的。”她想。

“那时，您的反感我几乎无所谓……就象今晚……这能同我感受到的相比吗？能同这种强烈、执著……自然、集中的感情相比吗？长久以来，我甚至不知道，或不敢给这种感情以真实的名字。”他的嗓音颤抖，变得时断时续：“您记得……那美好的夏天吗……我们在别墅区最后一个夏天！……那年夏天，您不明白有种命运降临到我们头上吗！我们逃脱不了吗？”

每个苏醒的回忆都要唤醒别的忆念，使她心潮翻滚，她又想逃走，不再听他说话。可是，她依然在谛听，不放过一个音节。她象他一样气息短促，竭力要控制自己的呼吸，不致流露出来。

“贞妮，在两个人之间，一旦发生我们俩那种情况——这种吸引，这种许诺，这巨大的希望——四年，十年过去，又有何妨？这不会消失不见……不，这不会消失不见，”他突然又说。然后放低声音，象说知心话儿：“这不断生长、扎根，甚至你不知不觉！”

她感到被触及最隐秘处，仿佛他刚剥露出一个痛点，一个隐蔽的伤口，连她也略知而已。她将头后仰一点，手撑在长凳上，手臂挺直，好保持胸脯挺直。

"您始终是那年夏天的贞妮。我感觉到，我不会搞错。一模一样！象从前那样孤零零。"他迟疑一下："并不幸福……象从前那样！……我也是一模一样。独自一人：象从前那样孤零零……啊！这两个孤独者，贞妮！这两个孤独者四年来各自绝望地陷在黑暗中！突然重新相遇！现在可以……"

他暂停一下，然后激烈地：

"您记得九月最后一天吗，那时我集中了全部勇气，象今晚这样对您说：'我必须跟您说话。'您记得吗？快到晌午，在塞纳河岸上，自行车放在我们面前的草丛中？……象今晚这样，是我在说话……象今晚这样，您不回答……但您来了。象今晚这样，您听我说话……我捉摸出您同意……我们的眼里充满泪水……我一住口，我们便立即分开，以免相对而视……啊！这种沉默多么令人心情沉重！多么令人忧愁！但这是光彩夺目的忧愁——因希望而光彩夺目！"

这回，她忽地一扭身，挺起胸大声说：

"是的……而三星期以后呢！……"

句子在压抑的哽咽中结束。她不知不觉利用气愤掩饰袭来的头昏目炫。

至今在雅克身上残留的恐惧或不踏实的情绪，一下子被这责备、充满爱情流露的喊声扫除干净！欢乐的心情使他振奋，他用颤抖的声音说：

"啊！贞妮，那次突然离家，我该向您解释……噢！我不愿为自己辩解。我不由得作出了疯狂的举动。可是，我多惨哪！我的学业、我的家庭生活、我的父亲！……还有别的……"

他想到吉丝。从那晚起，他还能怎样呢？……他好象沿着悬崖摸索前进。

他低声重复：

"还有别的……我会给您解释这一切。我愿跟您坦诚相见。完全坦诚相见。真难呵！谈到自己时，怎样做也是徒劳，总不能和盘托出……离家出走，砸碎一切、自我解脱的需要，这是可怕的事，就象疾病一样……我一生都渴望平静、安宁！我总是设想自己是别人的猎获品，如果我躲开他们，终于能在远离他们的地方重新开始崭新的生活，我就能最终达到这种宁静！您听我说，贞妮：今天我敢肯定，要是世界上存在一个能治愈我、拴住我的人——那就是您！"

她又一次回过身，带着同样的激烈情绪：

"四年前我留住了您吗？"

他有感觉，他碰到了坚硬的东西，这东西存在于她身上，而且始终保存下去。即使从前，在他俩不协调的素质暂时好象一致的少有时刻，他也不断碰到这隐秘的坚硬的东西。

"不错……但是……"他犹豫一下："让我大胆说出我的心里话：直到那时，为了留住我，您做了什么事？"

"啊！"她顿时想，"如果我知道他想出走，我准定会试它一试！"

"请您明白：我不想减轻我的过错！不。我只想……"他的笑意和柔和的嗓音，好象预先要人原谅他即将说的话："我从您那里得到什么？少得可怜！……不时投过来不那么严厉的一眼，表现出不那么难以捉摸和矜持的态度。有时一言半语，透露一点信赖。如此而已……而保留、态度反复和拒绝却那么多！对吗？您给过我一点鼓励，能平衡使我趋向未知事物的病态冲动吗？"

她非常鲠直，不会不承认这责备的正确。因此，此时此

刻，她能自责反倒会轻松些。他刚坐在她旁边；她陡地挺直身子。

“我还没有对您和盘托出……”

他喃喃说出后面几个字，嗓音变了，忧郁沉重，同时十分坚决，她不禁战抖起来。

“怎么给您解释一件这样……而我丝毫不愿，不愿在今天保留丝毫秘密……那时，我的生活中还有另一个人。一个细腻、迷人的姑娘……吉丝……”

她感到尖锥刺入自己心脏。然而，这吐露非常自然——他本来可以不这样做——使她深深激动，她几乎忘了自己的痛苦。他什么也不隐瞒她，她可以沉醉在信赖中！有种轻快感攫住了她。她有个直觉，达到了解脱，终于能放弃压抑她的不合情理的抗拒。

他呢，正当吉丝的名字来到嘴边，他不得不压下一声奇异的召唤和纷乱柔情的冲动，那是他以为早在心中泯灭了的。这只是一刹那的事：埋在灰烬下的火喷出的最后一片火焰，或许等到今晚才终于熄灭。

他继续说：

“我对吉丝的感情怎么解释呢？语言要歪曲……一种魅力，表面的不知不觉的魅力，尤其是童年回忆形成的……不，这不足以表达，我什么也不愿否认，对以往的事我应当正大光明……我在家唯一的快乐就是她在。这是出众的素质，您知道……她的心热烈，毫无保留……对我来说，她本该象个妹妹……但是，”他的声音在每一句结尾都遏止了，“我要对您说出真相，贞妮：我对她的感情丝毫没有……亲如手足的成分。丝毫没有……纯粹的成分！”他住了声，然后低低地又说：

“只有对您，我才有亲如手足的爱、纯粹的爱。只有对您，我才象爱妹妹那样……象爱妹妹那样！”

今晚，这些回忆令人心碎，他的神经骤然受不住了。一声呜咽，他既没料到，也压抑不住，滑过他的喉咙。他耷拉着头，双手掩住面孔。

贞妮猛然站起身，往旁边迈了一步。这意想不到的软弱既使她不快，又使她激动。她头一回思索，至少她对雅克的斥责有没有搞错。

他没发觉她站了起来。待他发现她已离开长凳时，他以为她要躲避他而走掉。他却毫不动弹，继续弯腰曲背地啜泣。此时，在半有意识半无意识中，他能直觉到流泪会有好处吗？

她没有走远，站在那里默不作声。她固守自己的羞耻心和自尊心，却因怜悯和柔情而哆嗦，绝望地自我搏斗。她终于迈出一步，离开雅克一点。她分辨出他的头埋在手中，伏到膝盖。她笨拙地伸出手臂，手指触到他的肩膀，肩膀在哆嗦。没等她后退一步，他已抓住她的手，将姑娘留在自己跟前。他轻轻将额角靠在她的连衣裙上。接触使她火烧火燎似的。内心难以觉察的声音最后一次警告她，她要堕入可怕的深渊，她不该恋爱，正好不该爱这一个……她痉挛，又挺直，但不后退。她惶然而欢悦地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接受自己的命运。如今什么也不能解救她。

他伸出手臂，好象要搂住她，但仅仅捏住那两只戴着黑手套的手。她也让他捏住手，他将她拉回长凳，硬要她坐下。

“只有您……只有您能给我内心平静，这我从未有过，而今晚在您身边得到了……”

“我也是，”她心想，“我也是……”

“或许已有人对您说过，他爱您，”他的声音瘖哑，贞妮觉得她刚能听清，钻到她心里，快意地乱搅一气。“我拿得稳的是，没有人能给您我这样的感情：深沉、年深月久、持续热烈、不顾一切！”

她不回答。她激动得精疲力竭，越来越感到他进一步攫住了她：同样也感到，即使她屈从于他的爱情，他也进一步属于自己。

他重复说：

“兴许您爱过别人？我对您的生活一无所知。”

她朝他抬起泛白、惊讶、明亮的眼睛，此刻，他宁愿牺牲一切给人间，以便从记忆中抹去自己的问题。

他仅仅用坚决而稚气的声调——他可能已注意到这种声调有不容置疑的物理现象——说道：

“任何人也不会象您那样，被我爱得那么深……”稍停：“我感到我一生就等待今天晚上！”

她没有马上答话，最后，她用断断续续、他没听见过的喉音咕哝说：

“我也一样，雅克。”

她倚在靠背上，一动不动，脖子略微后仰，遥望天空。这一小时里，她比十年改变还大：深信被爱，锻造出一颗崭新的心灵。

他们俩互相感到肩靠肩，臂靠臂和对方的热烘烘。他俩感到压抑，眨巴着睫毛，心里乱纷纷，沉默不语，害怕孤独、静默、黑夜，害怕幸福，仿佛这幸福不是胜利之果，而是对隐秘势力的屈服。

突然，在他们头上，在这静止的时间里，教堂的大钟敲起

余音缭绕的钟声，充满空中。

贞妮使劲挺直身子。

“十一点啦！”

“别马上离开我，贞妮！”

“妈妈该担心不安了。”她十分遗憾地说。

他不想挽留她。他替她着想，放弃他梦寐以求的东西：紧靠着自己，这样做甚至感到古怪的新的乐趣。

他俩肩并肩，一言不发，走下石阶，来到拉法耶特广场。正当他俩踏上人行道时，一辆流动兜客的出租汽车停在他俩面前。

他说：“至少让我送您回去吧？”

“不……”

嗓音惆怅、柔和，而又坚决。蓦地，仿佛表示歉意，她对他莞尔一笑。长久以来，他这是第一次看到她微笑。

“去见妈妈之前，我需要独自呆一会儿……”

他心想：“没关系，”对这次分手没有难舍难离感到吃惊。

她不再微笑。她细巧的脸容甚至显出烦恼不安的神情，好似痛苦的旧爪痕永驻在这适才获得的幸福中。

她怯生生地提议：

“明天？”

“在哪儿？”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家。我不会动窝。我等您。”

不管怎样，他有点惊异。旋即他自豪地想，他俩没有必要互相遮掩。

"好的，在您家……明天……"

她轻轻挣脱手指，他捏得太紧了。她耷拉着头，钻进车厢的暗影中，汽车开动了。

他骤然想起：

"战争……"

天地顿时改变了光亮和温度。他垂下手臂，目光盯住已经看不见的小汽车，有一会儿同要命的恐惧感搏斗着；今晚笼罩着欧洲的不安情绪，仿佛等待着他重新孤零零无事可做时，又附在他身上似的。

"不，不要战争！"他喃喃地说，攥紧拳头。"而要革命！"

为了这保证他一生幸福的爱情，他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个新世界，需要正义和纯洁。

三十九

雅克吓醒过来。这个简陋的房间……他惊讶地在亮光中眨巴眼睛，等待回忆兜上心头。

贞妮……教堂前的街心公园……杜依勒里宫……这个旅行者寄居的小旅馆，在奥尔赛车站后边，他是天微明时下榻的。

他打个哈欠，瞧一瞧手表："已经九点啦！……"他感到疲倦。他还是下了床，喝下一杯水，在镜子里端看疲乏的脸容和闪光的眼睛，露出微笑。

他在外边度过了这一夜。将近子夜时，他不知怎么的，来

到《人道报》报馆前。他没有进去，只上了几级楼梯，上了半层楼，便回转身。贞妮走后，在一盏路灯下他浏览了晚报的电讯，知道了最新消息。他缺乏勇气面对同志们的政治评论。打破他给自己安排的暂息，让悲剧性的事件破坏他欢乐的信心，今晚，这信心使他的生活变得更美……不！……于是，他漫无目的地在闷热的夜里漫步，头脑轰轰响，心里乐开了花。想到这偌大的夜巴黎，除了贞妮，没有人了解他幸福的奥秘，使他激动不已。也许头一回，他感到摆脱了时时处处的孤独重负。他径直往前，脚步轻快，象跳舞一样，仿佛唯有奔走的节奏才能反映他的轻松。他不能不想贞妮。他重复她的话，听到话的回声就全身哆嗦，依然感到她的嗓音的细微变化。这还不足以说明他离不开她的影像：她活在他心中；他被缠住了，以致他剥夺了自身，以致耳闻目睹的事物和对天地的感触都改变了，变得超群脱俗了……很晚他才来到杜依勒里宫的马尔桑楼附近；晚上，这一部分宫殿仍然开放。此时花园空寂无人，象个隐蔽的处所。他躺在长凳上。从草坪、水池升起一股清凉的气息，矮牵牛和天竺葵的香味阵阵掠过。他担心睡着，不想中断赏玩自己的欢乐。他久久呆在那里，直到晨光熹微，不想什么，放眼繁星逐渐消失的天宇，充满崇高平和的感情，纯粹、恢宏，他记不起曾经感受过类似的情感。

一走出旅馆，他便寻找报亭。七月二十六日，这个星期天的所有报纸，都用大字标题转载阿瓦斯通讯社* 关于塞尔维亚答复的电讯，一致——透露了政府的指令——抗议舍恩先生在

* 由沙尔·阿瓦斯(1838—1921)创建的政治新闻通讯社。

奥尔赛码头的威胁行动。

只要看一看头版大标题，闻到印迹未干的纸张散发出的油墨香，便在他身上唤醒了战斗者的情绪。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想更快来到《人道报》报馆。

尽管是早上，在各个办公室笼罩着一片通常没有的热烈气氛。加洛、帕热斯、斯特法尼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

刚收到关于巴尔干事件的棘手的准确消息。昨天，在最后通牒限定的时刻，议会主席帕希契把塞尔维亚的答复，带给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吉斯尔男爵。这个答复不止是和解的：这是一纸降书。塞尔维亚应允一切：接受公开谴责塞尔维亚反对奥匈王朝的宣传，并将这份谴责收入《官方日志》中；着手解散民族主义团体"保卫人民"社*；甚而至于将怀疑有过反奥地利行动的军官清除出军队。塞尔维亚仅仅希望，给《官方日志》的文本和负责列出受怀疑军官的法庭组成人员，一字不差地作一消息补充。这微不足道的保留不致于给人指斥的口实。然而，好象奥地利公使团收到了命令，无论如何要断绝外交关系，以便使军事制裁不可避免，帕希契一返回议会大楼，便收到吉斯尔令人目瞪口呆的通知："塞尔维亚的答复被认为尚不能令人满意"，奥地利公使团全体人员，当晚便离开塞尔维亚领土。塞尔维亚政府出于谨慎，下午已经着手进行动员准备，当即匆匆撤出贝尔格莱德，将办事机构迁往克拉古耶伐次。

这些事实的严重性跳入眼帘。不用怀疑：奥地利渴望战争。

---

* "保卫人民"社，1912年在塞尔维亚成立。

战争危险的威胁，远远没有动摇聚集在《人道报》报馆里的社会党人的信心，甚至好象加强了他们对和平最终获胜的信念。加洛搜集到的有关国际工人协会活动的准确消息，证实了这些希望。无产阶级的反战活动不断取得进展。连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斗争：他们的代表大会一周后在伦敦召开；讨论欧洲事件已列入日程，放在其他辩论之前。在巴黎，总工会准备近日在瓦格姆林荫路的各个大厅，举行大规模示威。它的非正式机关报《工会战斗》*，刚用大字标题，重申总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关于战时工人阶级的态度，正式作出的决议：对于一切宣战，劳动者应迅即以革命总罢工给予回答。另外，通过不断交换意见，国际工人协会在欧洲各国的重要领袖，本周在布鲁塞尔的人民之家紧急集会，积极筹备执行局会议——宗旨在于联合欧洲各国的反战活动，采取集体有效措施，以便毫不拖延地给受威胁的各国人民一种对抗手段：对各国政府的危险政策表示彻底否决。

这一切看来是好预兆。

在日耳曼民族各国，和平主义者的反战活动特别富有意义。奥地利和德国的反对党报纸最近几期今天早上送到，众人纷纷传阅，加洛翻译出来，加上令人宽慰的评论。维也纳的《工人报》刊登了奥地利社会党刚发表的庄严宣言文本，毫无保留地谴责最后通牒，该党以全体劳动者的名义要求和平会谈：和平面临千钧一发的局面……我们不能接受要对这次战争负责，而是全力加以拒绝！……

* 《工会战斗》系总工会于1911年创办的日报，旨在与社会党的《人道报》对抗。

同样，在德国，左翼政党也起来反对。《莱比锡人民报》和《前进报》刊登措词激烈的文章，催促德国政府公开反对奥地利的行动。二十八日星期二，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组织大规模集会。在致全体公民的强硬抗议书中，它直截了当地宣称，即使在巴尔干人中间爆发冲突，德国也应严守中立。加洛非常重视领导委员会昨天发表的宣言。他高声译出如下段落：奥地利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狂热，准备在整个欧洲散布死亡和废墟。倘若我们谴责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径，奥匈政府的挑衅也应激起最愤怒的抗议。它的要求极为粗暴无礼，还从来没有一个独立国家作出类似的事。这类行动只能看作企图直接挑起战争。德国有觉悟的无产者以人类和文明的名义，强烈抗议战争贩子的罪恶行径。它迫切要求政府对奥地利施加影响，维护和平。这一段话在这一小群人中引起热情的爆发。

雅克对朋友们毫无保留的赞同不以为然。这份宣言他觉得仍然过于节制。德国社会党人不敢公开点明两个日耳曼人政府的勾结，他对此表示遗憾。他想，社会民主党要是将人们对贝尔希托德和贝特曼—霍尔韦格两首相之间行动一致的怀疑公诸于众，是会引起德国各阶级舆论群起反对政府的。他信心十足地维护自己的观点，相当尖锐地批评德国社会党人采取的、他认为过份谨慎的立场。（不用说，通过德国社会党人，他也针对法国社会党人，尤其是针对议会小组和《人道报》的社会党人，最近几天，他常常觉得《人道报》社会党人的态度畏首畏尾，过于附和政府，过于民族主义，爱操外交词令。）加洛用若莱斯的观点反驳他；若莱斯不怀疑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定性和他们反对立场的有效性。雅克对加洛提出一个问题，加洛只得承认，根据来自柏林的情报，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认

为，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几乎势在必行，看来他们准备支持威廉大街的论点：有必要使战争局限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边境上。

他说："根据奥地利目前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无论如何必须加以考虑，——局部化的论点是理智的和现实的：丢车保帅；限于阻止冲突扩大。"

雅克不同意这种观点：

"坚持冲突局部化，等于承认接受——不往多里说——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战争；随之等于多少心照不宣地拒绝参加大国的斡旋。这已经够严重了，但还不止于此。一场战争，即使是局部的，也要使俄国面临抉择：要么降旗投降，同意摧毁塞尔维亚；要么支持塞尔维亚，同奥地利打仗。然而，有很多机会能让俄国帝国主义抓住期待的机会，确定它的威信，并能动员起来，反对奥地利。您瞧，这会把我们引到何方：由于联盟自动起作用，俄国一动员，便会是一场大战……因此，不管意识到没有，德国坚持将冲突局部化，就会促使俄国投入战争！看来，和平的唯一机会，恰恰不象英国所要求的那样，不是使冲突局部化，而是使这场冲突成为欧洲的外交问题，与所有大国都直接有关，所有的政府要致力于解决……"

大家听他说话，没有打断他，但他一住声，反对意见便喷涌而来。人人都用无可辩驳的口气断定："德国要……"，"俄国决心……"，仿佛人人都掌握对帝国出谋划策的秘密。

争论越来越混乱，这当儿卡蒂厄出现了。他来自罗讷，陪伴若莱斯和穆泰到韦兹；他刚下火车。

加洛站起身：

"老板回来了吗？"

“没有。他下午回来，在里昂停留一下，跟一个丝绸老板有约会……”卡蒂厄露出微笑：“噢！我不想卤莽从事……这个丝绸老板是个社会党的工业家——有这么几个——也是和平主义者……看来是个巨富……他提出立即捐出一部分财产，给国际执行局金库，用作宣传！这个行动令人肃然起敬……”

“如果每个有钱的社会党人都这样做就好了！……”茹默兰嘟哝说。

雅克哆嗦一下。他的目光盯住茹默兰，一动不动。

卡蒂厄站在房间中央，继续讲下去。他兴致勃勃，生动叙述他的旅行和昨夜的事。“老板比平时表现得更出色，”他这样断定。他讲叙若莱斯在集会半小时之前，接连获悉塞尔维亚的屈服、奥地利的拒绝，随后是外交破裂和双方动员军队。若莱斯激动地登上讲坛。卡蒂厄说：“这是他作过的唯一悲观的讲演！”若莱斯在灵感的触发下，即兴描述了一幅吸引人的现代史画面。他用报复的口吻，轮番指责欧洲各国政府的所谓责任。奥地利的责任是，它几次三番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把战火燃遍欧洲；今日，它的预谋是显而易见的；它向塞尔维亚寻衅，目的只在于再一次用武力巩固摇摇欲坠的王朝。德国的责任是，它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好象支持奥地利的好战野心，而不是限制和牵制奥地利！俄国的责任是，它执著地向南方扩张；多少年来，它期望一场巴尔干战争，在保卫自身威信的借口下，不用冒太大的危险，进行干预，便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最终夺取那几个海峡！最后，法国的责任是，由于它的殖民政策，尤其是征服摩洛哥，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不能抗议别国的吞并行动，不能有威望地保卫和平事业。所有欧洲政客和各国政府的责任是，三十年来，暗地里致力于缔结这些决定

各国人民生活的秘密协定，致力于这些只有利于各国推行战争和帝国主义讨伐事业的危险联盟！他大声说："我们面临反对我们自身、反对和平的可怕时机……维护和平只有一个机会：这就是无产者积聚自身的一切力量……我这样说带着点绝望……"

雅克心不在焉地听着；卡蒂埃一说完，他便站起来。

有个瘦长的人，外表体弱多病，留胡子，灰头发，打大花结领结，戴一顶宽边毡帽，刚走了进来。这是儒勒·盖德*。

谈论变得鸦雀无声。盖德的在场，他苦行者的脸孔有点乖戾、看破红尘的表情，总是引起难堪的局面。

雅克背靠墙，又呆了几分钟；蓦地，他显出已作出决定，看看时间，跟加洛示意再会，走到门口。

楼梯上，活动分子三五成群，上上下下，自顾不暇，继续热烈的讨论。楼下，有个穿蓝色工装裤的老工人，双手插在兜里，独自倚在入口门框上，若有所思地瞧着街上来往的行人，用低沉宏亮的嗓音哼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旧曲（拉瓦肖尔**在绞刑架下唱的那一首）：

假如你想幸福，
他妈的，
绞死你的厂主……

* 儒勒·盖德（1845—1922），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二国际中间派和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之一，大战爆发后，支持好战政策。

** 拉瓦肖尔系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死于1892年5月11日。

雅克走过时，端详了一会儿这个一动不动的人。这满是皱纹、棕褐色的脸，这秃顶的宽额，这种高贵与庸俗、毅力与衰竭的混合，他还见所未见。他只记得是在街上，去年冬天一个晚上，在罗盖特路的《旗帜报》报馆那里遇到老工人。穆尔朗告诉过他，老工人出狱后，在兵营门口散发反军国主义传单。

十一点。雾濛濛的阳光，在城市上空罩下雷雨前的闷热。他一醒来，对贞妮的思念便象影子一样忠实地伴随着他；这时贞妮的影像清晰了：窕窈的身姿，肩胛略微下削，在面纱的皱折衬托下脖子皙白……一丝幸福的微笑在他嘴角漾出。不消说，她会赞成他刚作出的决定。

交易所广场上，快乐的人群打他面前经过：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满载食品，无疑是到森林去野餐。他目送他们，往塞纳河走去。他并不着急。他想看看昂图瓦纳，但他知道哥哥中午以前回不了家。街道静悄悄，空荡荡。浇在路面上的柏油气味浓烈。他耷拉着头走路，心不在焉地哼起来：

假如你想幸福，
他妈的……

“大夫还没有回来。”他来到大学路时，门房对他说。

他决定在外边踱步等候。老远他就认出那辆小汽车。昂图瓦纳自己开车，只有他一个人，看来忧心忡忡。还没停车，他已看到弟弟，点了几下头。

“你对今儿早上的事有什么看法？”雅克一走近车门，他便问道。他用手指指车垫上的半打报纸。

雅克做了个鬼脸，没有吱声。

“你上去吃午饭吗？”昂图瓦纳提议。

“不。我只对你说句话。”

“在人行道上？”

“是的。”

“至少到汽车里来吧。”

雅克坐在哥哥旁边。

“我来跟你谈谈钱的事。”他用有点压抑的嗓音立即说。

“谈钱？”一眨眼间，昂图瓦纳显出惊诧。他马上大声说：“当然罗！随你的便。”

雅克用着恼的手势止住他。

“不是谈借钱！……我想跟你谈那封信，你知道，父亲死后……关于……”

“遗产？”

“是的。”

他因用不着说出这个词而天真地感到松快。

“……你……你改变了主意？”昂图瓦纳审慎地问。

“也许是。”

“好！”

昂图瓦纳微笑了。他这种神态令雅克气恼：这种算命的神态仿佛能洞穿别人的思想。

“没有责备的意思，”昂图瓦纳说，“那时你回答我的话……”

雅克打断他的话头：

“我只想了解……”

“你那一份怎么处置了？”

“是的。”

“等着你呢。”

“要是我想……要这一份，这很复杂吗？时间很长？”

“再简单不过。在公证人贝诺的事务所办个手续，让他告诉你管理情况。另外再找一下我们的经纪人荣库瓦，证书都放在他那里，——把你的吩咐告诉他。”

“明天……就可以办理吗？”

“迫不得已的话……你这样急？”

“是的。”

“那末，”昂图瓦纳不愿大胆提别的问题，“只要通知公证人，你要拜访他……下午你不想到我那里见见吕梅尔？”

“也许……去的……”

“那末，不用操心：我会交给你一封信，明天你可以亲自面交贝诺。”

“一言为定，”雅克打开车门说。“我走了。谢谢。待会儿我来取信。”

昂图瓦纳一面脱掉手套，一面看着他远去：“真怪！他甚至没问他的一份增至多少了！”

他收拾那一摞报纸，将车停在人行道边，若有所思地回到家里。

“有人来过电话，”莱翁不抬头地告诉他。这是莱翁一成不变的笼统说法，为了不用说出巴坦库太太的名字；昂图瓦纳一直决不定向他指明。“有人吩咐，先生回来时回个电话。”

昂图瓦纳皱眉蹙额。安娜有这种怪癖，要他不断打电话！……他径直走向小办公室，抓起话筒。扁平的狭边草帽盖到脖子上，他手悬空站在电话前，有一会儿没摘下话筒。他用恍惚的眼神瞧着刚扔在桌上的报纸。蓦地，他掉转脚跟，小声

说：

“见鬼！”

确实，今天他脑袋里想着别的事。

雅克同昂图瓦纳交谈后恢复了平静，一心只想再见到贞妮。由于丰塔南太太的缘故，他不敢在一点半至两点之前到天文台林荫路。

他心想：“她会对她母亲说什么呢？她会怎样接待我？”

他走进奥台翁剧院附近的一爿大学生廉价饭店，不慌不忙地吃午饭。为了消磨时间，他来到卢森堡公园。

浓重的乌云从西边飘来，不时遮住太阳。

他想到在《法兰西行动报》读到的一篇鼓吹战争的文章，一面思索：“首先，英国不会往前去。英国会保持中立，一面等待仲裁的时刻到来，一面观战……俄国进入战斗需要两个月……法国很快就会败北……因此，即使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平也是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这样的文章是犯罪；不管斯特法尼怎么说，这些文章的启发力量是不可否认的……幸亏在群众中也有十分强烈的自我保存本能，无论如何，还有惊人的现实感……”

公园一片光与影，到处是绿树、鲜花，还有孩子们的嬉戏。一个树丛的拐角处，有张空长凳吸引了他。他落坐在长凳上。他急不可耐，无法集中思路，想到千百种事，想到欧洲、贞妮、梅奈斯特雷尔、若莱斯、昂图瓦纳、父亲留下的钱。他听到法院的大钟敲响一刻，然后是半点。他硬要自己再等十分钟。末了，他再也待不住，站起身来，大步离去。

贞妮不在家。

惟有这一点他没有料到。她不是说："我白天不会动窝吗？"

他茫然不知所措，让门房重复了好儿遍同一个解释：太太出门旅行几天……小姐陪她到火车站，没说几点能回来。

临了，他决定离开门房小屋，昏头昏脑来到外边。他十分惶乱不安，竟至于纳闷，在丰塔南太太突然动身和贞妮昨晚回家后无疑对母亲交心之间，有没有联系。荒唐的假设……不，见到贞妮之前，是没法弄明白的。他记起女门房的话："……太太出门旅行几天。"因此，这几天里，贞妮独自呆在巴黎？这个有利的前景稍为减轻他的失望。

眼下怎么办？下午一直到八点一刻，他是留给自己的——到时候，斯特法尼要让他跟冰库组两个特别积极的活动分子接触。在这以前，他是自由的。

他脑际又掠过昂图瓦纳的邀请。他决意上哥哥那里去，等候回头找贞妮的时刻到来。

四十

已经有五六个人聚集在昂图瓦纳的大客厅里。

雅克进门时用目光寻找哥哥。马尼埃尔·罗瓦走到他面前：昂图瓦纳马上就来，他跟菲力普医生在诊室。

雅克握过斯蒂德莱尔、勒内·茹斯兰、泰里维埃大夫的手，后者是个留胡子、快活的矮个子，不久以前他在蒂博先生的枕边见过。

有个高身材、还很年轻的人，那有毅力的脸容令人想起波拿巴年青时的面孔，他站在壁炉前高谈阔论：

“是的，各国政府以同样的劲头和同样的表面真诚抗议说，它们不要战争。即令它们表现得妥协一些，那又能证明什么呢？它们侈谈民族荣誉、威信，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合理愿望……它们好象在说：‘是的，我要和平，但这是对我有利的和平。’这种措词不激怒任何人！有的人多么象他们的政府：首先关心做一桩好买卖！……这很严重：不可能所有人都有利可图；不作互相让步，就不能维持和平……”

“这是谁？”雅克问罗瓦。

“眼科医生菲纳兹……科西嘉人……您要我给您介绍吗？”

“不，不……”雅克慌忙说。

罗瓦露出微笑，他把雅克拖到一边，亲密地坐在雅克身旁。

他熟悉瑞士，特别是日内瓦，连续几个夏天，参加那儿的赛船。他问雅克在干什么，雅克说在搞新闻事业，忙个人的事。雅克决计有所保留，在这种场合，不要空发议论。他赶紧把话题转向战争：根据那一天他听到年轻医生的见解，后者的思想状态令他吃惊。

“我嘛，”罗瓦用指尖捋着他的褐色细髭须说，“一九〇五年秋季以来，我一直在想战争！那时我只有十六岁：我刚通过第一次中学毕业会考，我在斯塔尼斯拉斯中学学哲学……这不是理由：那年秋天，我明显感到我这一代人面前矗立着德国的威胁。我的许多同学跟我一样感觉到了。我们不希望战争，但是，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准备，好象面临自然降临的必不可免的事件。”

雅克抬起眉毛：

“自然降临的？”

“说实话，是的：有一笔账要清。有朝一日必须下决心清理，如果我们希望法国继续生存的话！”

雅克不悦地看到斯蒂德莱尔猛地回转身，走近他俩。他更喜欢没有第三者，进行小型调查。他同罗瓦有敌对观点，但对罗瓦丝毫不反感。

“如果我们希望法国继续生存的话？”斯蒂德莱尔用傲慢的口吻重复。“还有什么比这种怪癖更令人气愤的吗？”他在对雅克说话，“民族主义者就有这种怪癖：自己独占护国主义，总是在护国情感的借口下，掩盖他们的好战意图。好象向往战争，归根结底，是护国主义的证书似的！”

“我赞赏您的话，哈里发，”罗瓦含讥带讽地说。“我那一代人可没有您那份耐心：他们更加易怒；我们拒绝更久地忍受德国的挑衅。”

雅克指出：“至今，毕竟只有奥地利的挑衅……而且不是针对我们来的！”

“那么，等着轮到我们的时候，您同意作为旁观者，目睹日耳曼人摧毁塞尔维亚吗？”

雅克一声不吭。

斯蒂德莱尔讪笑道：

“保卫弱者？……但是，正当英国人无耻地掠夺南非的金矿时，为什么法国不挺身而出，援助布尔人，这比塞尔维亚人更加弱小，更值得同情的小民族呢*？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愿意

* 十九世纪末，布尔人发现金矿，引起英国人同布尔人的战争（1899—1902），此地终于被英国人吞并，七年后纳入南非联盟。

帮助可怜的爱尔兰呢？……您想过，为了完成这些伟业的荣耀，值得冒险让欧洲各国军队混战一场吗？”

罗瓦只是微笑，他毫不拘束地转向雅克：

“哈里发属于这类勇敢的人，他们的敏锐令人想到战争中的许多蠢事，……并导至绝对不承认战争实际是怎样的。”

“实际？”斯蒂德莱尔打断说。“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好几方面……首先，是自然法则；一种深深植根于人体之内的本能，您要拔除它，非引起损伤不可。健康的人应当按力气生活；这是人的法则……其次，对人来说，这是发展一大堆非常罕有、非常美好……非常有益身心的品德的机会！”

“是哪些品德？”雅克问道，竭力保持纯粹提问的口吻。

罗瓦抬起他的小圆头说：“嗨，在我最看重的品德中，有如下几种：雄劲的毅力、爱好冒险、责任感，更进一步：自我牺牲、大规模英勇的集体行动所特有的意志具备的牺牲精神……您不明白，对一个年轻的久经考验的人来说，英雄主义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是的。”雅克简短地承认说。

“勇敢是很美的！”罗瓦继续说，带着迷人的微笑，使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对我们年龄的人来说，战争是一场壮观的冲突：瑰丽崇高的冲突！”

斯蒂德莱尔愤慨地咕哝说：“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冲突！”

罗瓦冲口而出：“往后呢？人类不是有足够旺盛的生殖力，如果必要，可以不时不惜代价发生冲突吗？”

“必要？”

“周期性地好好放一次血，对人民的健康是必要的。和平

时期太长，世界会制造出一堆毒素，毒害人们，就象喜欢呆在家里的人一样，世界需要清除毒素。我相信，这时，好好放一次血，对法国人的心灵特别必要。甚至对欧洲人的心灵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的西方文明陷于堕落和卑劣之中，这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向残酷行为和仇恨屈服才是卑劣的！”斯蒂德莱尔说。

“谁对您说残酷行为？谁对您说仇恨？”罗瓦耸耸肩，反驳说。“总是同样的老生常谈，同样的可笑的陈词滥调！对我那一代人来说，我向您保证，战争决不等于求助于残酷行为，更不等于求助于仇恨！战争不是人与人的争吵；它超越个人：它是民族之间的冒险……出色的冒险！纯粹状态的角逐！在战场上如同在运动场上，打仗的人是势均力敌的两个队的运动员：他们不是敌人，他们是竞争对手！”

斯蒂德莱尔发出一串笑声，活象马鸣。他一动不动地注视年轻的角斗士，灰暗的眼珠扩张了，但没有多少表情，在乳白色的眼白中游弋。

罗瓦柔声地又说：“我有个兄弟，在摩洛哥当上尉。您不知道什么是军队，哈里发！您捉摸不出年轻军官的思想状态，他们克己的生活和精神的高尚！他们是为崇高的思想效力的、无私的勇敢行为活生生的榜样……你们社会党人最好去学习一下！你们会看到有纪律的组织是怎样的，其中的成员真正献身于集体，生活几乎是苦行式的，任何卑劣的野心都没有位置！”

他躬身对着雅克，好象要雅克作证。他对雅克投以直率的目光，雅克感到，继续沉默就有点失礼了。

"我相信这一切十分正确，"他在字斟句酌，"至少在殖民军的年轻人中间是这样……没有什么比看到人们为理想而艰苦献身更令人感动的了，不管这是什么理想……但是，我也认为，这些勇敢的青年是可怕的谬误的牺牲品：他们真诚地以为在为崇高的事业献身；实际上，他们仅仅在替资本效力……您谈到摩洛哥的殖民化……那么……"

斯蒂德莱尔打断说："征服摩洛哥，这只是一桩'买卖'，一个大规模的'诡计'！……那些到那边去自相残杀的人是受了骗！他们一刻也不怀疑，他们是在为强盗行径牺牲他们的血肉！"

罗瓦朝斯蒂德莱尔瞥了光闪闪的一眼，脸色刷白。他大声说：

"在我们这个腐朽的时代，军队是一个神圣的隐蔽处所，隐蔽崇高和……"

"啊，您哥哥来了。"斯蒂德莱尔碰碰雅克的手臂说。

菲力普大夫刚进屋，昂图瓦纳尾随在后。

雅克不认识菲力普；但他常常听到哥哥谈论，所以他好奇地端详老医生，老医生留着山羊胡，迈着跳跳蹦蹦的步子，羊驼毛男礼服太宽，吊在瘦削的双肩上，仿佛稻草人身上的旧衣。他炯炯有光的小眼睛，象鬈毛猎犬的眼睛那样，藏在浓密的眉毛下面，左右窥伺，不盯住任何人。

三三两两的谈话止住了声。大家依次走过来，向老师致意，他冷漠地让人紧握他柔软的手。

昂图瓦纳把他介绍给弟弟。雅克感到探测的目光在打量自己；这目光的大胆或许隐藏着十二分的胆怯。

“啊，你弟弟……好……不错……”菲力普瓮声瓮气地说，一面蛮有兴味地咬住下嘴唇，好似他完全了解雅克的性格和生平的任何细节。

他的目光不离开年轻人，随即说：

“据说，您经常在德国小住……我也是。这很有意思。”

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往前走，将雅克推向前，一会儿，他俩来到一扇窗户旁。他接着说：

“任何时候，德国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谜……对不？极端……和无法预料的国度……在欧洲，有什么人比德国人更会侈谈和平呢？没有……另外，他们的血液里有这种军国主义……”

“德国人的国际主义属于欧洲最活跃的一种。”雅克大胆说。

“您相信吗？是的……这一切很有意思……然而，跟我至今所想的相反，根据最近几天的事件，好象……在奥尔赛码头，看起来，人们以为可以指望德国的调解行动。现在却惊魂未定……您说：德国人的国际主义……”

“是的……在德国，只要一离开军界，就可以看到对军队和民族主义相当普遍的蔑视。国际调解协会是一个具有异常活力的联盟，德国资产阶级的所有头面人物都在其中，它比我们法国的和平主义联盟更有影响。不应忘记，德国是这样一个国家：象李卜克内西这样狂热的活动家，由于他的反军国主义传单*而下狱，还能在普鲁士的邦议会当选，继而在帝国议会当

* 李卜克内西在他的小册子《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中指出，反军国主义斗争是革命精神的源泉之一。

选！在我们国家，一个反军国主义的著名人物能进入议会，发表讲话吗？”

菲力普又聚精会神地哼哼说：

“好……不错……这一切很有意思……又直截了当：长期以来，我认为，资本、信贷、大企业的国际联合由于使全世界同局部地区的任何骚乱联结起来，将会是普遍和平的新因素、决定性因素……”他露出微笑，捋着他的山羊胡。他莫测高深地下结论：“这是一种精神视力。”

“若莱斯也相信是这样。若莱斯如今仍然相信是这样。”

菲力普扮了个鬼脸：

“若莱斯……若莱斯也指望以群众的影响来阻止战争……精神视力！……人们设想会有一种好战的、好斗的人民运动……而不是体现思素、意志、节制、对维护和平必不可少的特性的人民运动……”

稍停：

“也许那些象我一样厌恶战争的人，说到底只服从特殊的、个人的、机体的动力……只服从体质上简单的容忍……科学的头脑也许将毁灭的本能看作自然的本能。这好象得到生物学家的证实……您瞧，”他改变话题，“可笑的是，目前在欧洲出现、需要耐心研究才能解决的真正紧迫的问题中，我看不到有哪一个、仅仅一个问题，人们可以通过战争，象解决难题那样能迎刃而解的……那么？”

他在微笑。他的话一向不象能跟他刚说或刚听到的话联系起来。他的目光被眉毛遮住，射出狡狯的闪光，他的神态总是在对自己作言语辛辣的叙述，他只满足于在内心品尝滋味。

他继续说：“我的父亲是军官。他参加过第二帝国的所有

战役。我熟知军事史。只要人们努力辨清冲突的根源和准确原因，就总是对不必要性感到吃惊。这很有意思……过后看一看，好象没有一次现代战争是不能轻易避免的：通过两三个政治家普通的理智与和平意愿便能避免……不仅如此。大部分情况下，好象参战双方由于不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屈服于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恐惧……正是由于恐惧，各国人民十有九次互相搏斗……”他咳了几下，笑了一笑，随即抑制住。“正象那些胆小的散步的人，他们夜里相遇，犹豫着是否交臂而过，最后互相冲了过来……因为人人都以为就要受到袭击，……因为人人都喜欢进攻，即使很危险，而不是游移不决，缺乏信心……这非常滑稽可笑……眼下看看欧洲：欧洲是幽灵的猎获物。各国都很恐慌。奥地利担心斯拉夫人，担心损害自身威信。俄国担心日耳曼人，担心别国把它的被动看作懦弱的表示。德国担心哥萨克人入侵，担心受到包围。法国担心德国的军事武装，而德国出于恐惧，也在武装备战……各国都拒绝为了和平而稍作让步，因为各国都担心显得恐惧……”

雅克说：“还不算各个帝国主义政府明白，恐惧有利于它们，于是竭力维持这种心理！普安卡雷的政策，法国的国内政策，近几个月可以确定为：周密利用民族的恐惧……”

菲力普没听他讲话，又说：

“最可恶的是……”（他讪笑了一下。）“不：最可笑的是——各国政治家千方百计在炫耀崇高的感情和胆量的后面，隐藏这种恐惧……”

他止住了话，看到昂图瓦纳朝他俩走来，并陪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是莱翁刚引进来的。

这是吕梅尔。

他的仪表好象注定适合官方仪式的场合。脑袋很大，往后仰着，仿佛被浓密斑白的金黄头发坠往后边。厚密的短髭须两角翘起，突出了肥胖的扁脸。眼睛相当小，陷到肉里；但眼珠好动，瓷器一般的蓝色，在这古罗马气质的庄重的脸上，放上活跃的两点火光。整体不乏性格，可以想象，有朝一日，胸像制造商替专区区长塑像时，能从中得到启发。

昂图瓦纳把吕梅尔介绍给菲力普，又把雅克介绍给吕梅尔。外交官对老医生鞠躬致意，犹如面对现代名流所作的那样；然后他优雅殷勤地将手伸给雅克，心里好象又一次说："在一个第一流人物身上，举止朴素大方是多了一张王牌。"

"亲爱的，用不着对您说我们在谈论什么。"昂图瓦纳抢先说，将手按在吕梅尔手臂上，吕梅尔怡然一笑。

"先生，您显然掌握我们没有的材料，"菲力普说。他用揶揄的目光打量吕梅尔。"对我们这些平民来说，必须承认，看报……"

外交官作了一个表示谨慎的手势：

"教授先生，别以为我知道得比您多……"他确信他的俏皮话使人微笑，便继续说："这样讲，我并不以为看问题几乎悲观得很：我有责任断定，充满信心比绝望有理由得多。"

"好极了。"昂图瓦纳说。

他设法让菲力普和吕梅尔靠近其他客人，并让他俩坐在房间中央。

"有理由充满信心？"哈里发用疑惑的口吻问。

吕梅尔的蓝眼睛扫视与会者，他们在他身边围了一圈；他的目光落在斯蒂德莱尔身上。

"局势是严重的，但丝毫不应夸大，"他断言说，头略微

后仰。他用政治家——使命在于振奋泄气的舆论——的口吻，斩钉截铁地说："这样想是对的：有利于维护和平的因素仍然占据多数！"

"例如？"斯蒂德莱尔说。

吕梅尔稍微皱一下眉头。这个犹太人的执著令他恼火，他感到一种暗地里的不怀好意。

"例如？"他重复说，好象他例子多得难以选择似的。"那么，首先是英国的因素……中欧帝国打一开始，在英国外交部就遇到了有力的反对……"

"英国？"斯蒂德莱尔打断说。"贝尔法斯特的骚乱*！都柏林的流血动乱**！白金汉宫关于爱尔兰的会议令人哀叹的失败***！在爱尔兰爆发的是一场真正的内战……这支箭射中英国的背部，使它瘫痪！"

"这仅仅是脚跟上的一根刺，我向您担保！"

"有人给先生打电话。"莱翁在门口说。

"就说我有事。"昂图瓦纳没好气地大声说。

"英国经历过的多了！"吕梅尔继续说。"要是你们象我一样了解爱德华·格雷****先生的冷静就好了……这是一个好样的外交家，"他避免看斯蒂德莱尔，俯身对着菲力普和昂图瓦纳。"一个真正的乡村贵族，对于国际关系应当如何，持有

---

* 贝尔法斯特系爱尔兰的港口，1907年在俄国1905年革命影响下，码头工人发动政治罢工。

** 都柏林系爱尔兰首都，电车职工在1913年发动罢工，长达五个月，受到军事镇压。

*** 白金汉宫在伦敦，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国王被迫承认爱尔兰独立。

**** 爱德华·格雷（1862—1933），1905至1916年任英国外交部长。

十分独特的观点。他跟欧洲各国同僚保持的关系不是官方的，而是一个贵族跟他圈子里的人那种关系。我知道，他个人对最后通牒的语气感到气愤。你们已经看到，他立即最坚决地行动起来，既谴责奥地利，又建议塞尔维亚保持稳健。欧洲的命运同样掌握在他手中，没有更好、更光明磊落的人了。”

“德国以拒绝来对待他……”又是斯蒂德莱尔打断说。

吕梅尔止住他的话：

“德国谨慎的、可以理解的中立，延缓了英国调解的最初努力。但爱德华·格雷先生并不认为被击败了。既然报纸明天，也许就在今晚透露，我不妨说出来：英国外交部同奥尔赛码头合作，已制订出一个新计划，这计划对冲突的和平解决会起决定性作用。爱德华·格雷先生提出立即在伦敦召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大使，讨论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正当这样令人肃然起敬地犹豫时，”斯蒂德莱尔说，“奥地利军队已占领贝尔格莱德！”

吕梅尔挺直了身子，如同挨蜇了一般。

“先生，对于这一点，我担心您消息不灵通！尽管有这种表面的武力炫耀，目前没有什么能证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不是演习，而是别的……我不晓得您是否足够重视这个根本事实：至今还没有通过外交途径，正式通知欧洲各国政府战争爆发！不仅如此：今天中午，塞尔维亚驻奥地利大使还没有离开维也纳！为什么？因为他担当两国政府积极交换意见的中介人。这是很好的征兆。只要磋商就好！……即令外交破裂已成为事实，即令奥地利决心发动战争，我深信我是摸底的：塞尔维亚会向明智的压力让步，拒绝三十万人对一百五十万人这样力量悬殊的对抗，收缩自己的军队，不接受战斗……别忘了

这个，”他微笑地补上说，“只要炮声未响，仍然是外交家说话……”

昂图瓦纳的目光同弟弟的目光相遇，发现了大不以为然的闪光：显然，吕梅尔没使雅克心悦诚服。

菲纳兹含笑大胆说：“或许您更难在德国的态度中，找到充满信心的理由吧？”

“为什么，先生？”吕梅尔反诘，朝耳科大夫瞥了探问的短暂的一眼。“在德国，我不否认有好战势力，但被别的势力抵消，其余势力举足轻重。凯塞尔今夜将在基尔，他匆匆赶回，看来应改变近几天的政治方向。大家知道，凯塞尔对欧洲大战的冒险会反对到底。他所有的心腹顾问都是可靠的和平拥护者。在他最爱听取意见的朋友中，我举出驻伦敦大使李希诺夫斯基亲王*，以前我有幸常在柏林拜访过他；这是一个审慎的、考虑周密的人，目前，他在德国宫廷的影响巨大……你们知道，战争危险对德国是严重的！边境被封锁，帝国将彻底饿死。德国人在俄国再也找不到粮食和牲畜的时候，他们总不能以钢、煤和机床养活四百万军队和六千三百万居民吧！”

“谁能阻碍他们到别处购买呢？”斯蒂德莱尔诘问。

“这个嘛，先生：他们要被迫用黄金偿付，因为德国纸币将很快在国外被拒绝使用。那末，结算很容易：德国黄金库存尽人皆知。在几个星期内，德国将无法继续出口它天天需要的黄金；饥馑就会来临！”

菲力普大夫发出带鼻音的轻笑声。

“您不同意这个观点，教授先生？”吕梅尔用有礼貌的吃

---

* 李希诺夫斯基于1905至1916年任德国驻伦敦大使。

惊的口吻问。

"同意……同意……"菲力普用憨厚的声调咕噜说。"但我纳闷，这是不是……精神视力？"

昂图瓦纳禁不住微笑。他早就熟识老师这种表情："这是精神视力"是他的一种说法："真蠢。"

吕梅尔自信地继续说："我给你们摆的情况，已为所有专家所证实。连德国经济学家也承认，战时的供应问题，他们国家解决不了。"

罗瓦激烈地插入说：

"因此，德国参谋部公开表示，对德国来说，唯一的机会是闪电式的速胜：只要这胜利仅仅延迟了几个星期，德国——这是人人皆知的——将被迫投降。"

"它还确信自己的同盟呢！"泰里维埃大夫发音沉浊地说，暗暗地狡猾地讥笑。"而意大利……！"

"意大利看来确实坚决保守中立。"吕梅尔证实说。

"至于奥地利军队嘛！……"罗瓦轻蔑地一噘嘴，手扬过肩，做了一个讽刺的手势。

"不，不，诸位，"吕梅尔对这七嘴八舌的插话很满意，"我对你们重复，我们不要夸大危险……瞧，我相信还可以给你们透露一下，而不致于泄露国家机密：眼下在彼得堡，外交大臣萨左诺夫阁下和奥地利大使之间，正进行人们等待已久的会谈。嘿！双方都接受直接对话的唯一事实，难道不是表明避免一切炫耀武力的共同愿望吗？……另外，我们知道，新的和平干预十分及时……美国的干预……教皇的干预……"

"教皇？"菲力普一本正经地问。

"是的，教皇！"年轻的罗瓦肯定说，他骑坐在椅子上，

下巴颏搁在相叠的手臂上，不放过吕梅尔的每一句话。

菲力普委决不下是否微笑，但他窥测的目光闪耀出幽默。

“教皇的干预？”他重复说。然后柔声地：“同样，我担心这是精神视力……”

“您搞错了，教授先生。问题正在这里。教皇的明确否决，足以遏止老皇帝弗朗索瓦—约瑟夫，促使奥地利军队立即退回边界内。各国政府都知道这一点。目前，各方正向梵蒂冈施加影响，象发动真正的进攻。谁将获胜？有些拥护战争的人，能做到使教皇不提出指责吗？还是许多和平的拥护者能促使教皇决定干预？”

斯蒂德莱尔讥讽说：

“我们在梵蒂冈没派大使真是遗憾：他本来可以向教皇建议打开福音书……”

菲力普这回微笑了。

“教授先生仍然对教皇的影响持怀疑态度。”吕梅尔带着不满和讥刺的微妙语气说。

“老师总是怀疑论者。”昂图瓦纳讪笑道，一面用心照不宣、充满敬爱的目光凝视老师。

菲力普朝他回过身来，眯起眼睛：

“我的朋友，我承认——不用说，这是老朽的严重征象——我越来越难自我判断……我认为还不曾听过一方证明了的东西，别人用同样明显的说服力，不能证明相反情况的。或许您把这个叫做我的怀疑论吧？……在目前情况下，您完全搞错了。我拜倒在吕梅尔先生的权威面前，同任何人一样，对他议论的有力十分敏感……”

“可是……”昂图瓦纳笑着说。

菲力普在微笑。

“可是，”他使劲搓搓手，继续说，“在我的年纪，很难指望理智取胜……如果和平只取决于人们的理智，这就等于承认和平得了重病！……但这，”他马上又说，“不成为抱起手臂的理由。我充分赞成外交家东跑西颠。总得东跑西颠，好象有事要做。在医学上，这是我们的原则，对不，蒂博？”

马尼埃尔·罗瓦气恼地用手指拈平髭须。没有什么比老教授不合时宜的颠来倒去的说法更使他着恼。

这种学院式的怀疑论同样使吕梅尔不快，他执著地瞧着昂图瓦纳那边；他一遇到后者的目光，便示意让昂图瓦纳记起自己来访的真正目的：“打针。”

这当儿，马尼埃尔·罗瓦在对吕梅尔说话，直截了当地表示：

“严重的是，如果局势不管怎样变糟了，法国却没有准备。啊！假如今天我们拥有无可争议的……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

“没有准备？谁说的？”外交官挺身表示异议。

“哼！我认为恩贝尔三星期以前在参议院的透露是相当准确的！”

“得了，得了，”吕梅尔略微耸耸肩，大声说。“参议员恩贝尔先生象您所说的那样，‘透露’的事实已尽人皆知，根本没有某些报纸给予的重要性。不要天真地以为，法国士兵注定象共和二年*的战士一样，赤脚打仗……”

“我不仅想到旧军鞋……比如重炮兵……”

* 即1794年；共和历设立于1793年9月24日的国民公会。

“您知道，有许多专家，而且其中有最有权威的，绝对地否认德国军队所醉心的远程武器的有效性吗？就象那些机关枪，他们使步兵行军变得累赘……”

“机关枪干什么用的？”昂图瓦纳打断说。

吕梅尔笑了起来：

“这玩意儿介乎步枪与菲埃希*制造的“爆炸装置”之间，您知道，这种装置用来谋害路易—菲力普，没有成功……在理论上，在打靶场，这是可怕的武器。而在实践中呢！好象一有沙粒就要卡住……”

他转向罗瓦，更严肃地说：

“用专家们的话说，重要的是战场上的炮兵。我们的炮兵远胜过德国人的炮兵。我们的七五型炮比他们的七七型炮多，但我们的七五型炮用不着跟他们的七七型炮相比……请放心，年轻人……真实的情况是，三年来，法国作出了巨大努力。所有集结、铁路调度和供应的问题，今日已经解决。如果非要打仗，请相信我：法国的情况极好。我们的盟国清楚这一点！”

“正是这十分危险！”斯蒂德莱尔喃喃地说。

吕梅尔鄙夷地抬起眉毛，仿佛他不理解哈里发的想法。雅克强调说：

“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如果目前俄国不太相信法国军队，也许更好！”

他恪守自己的决心，一直默默地聆听。他遏制住自己。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是根本性的：群众的反对——甚至没有触

* 菲埃希(1790—1836)，法国密谋家，生于科西嘉岛，曾用“爆炸装置”(几支步枪捆在一起)谋杀路易—菲力普国王，后被处决。

及。他迅速考虑了一下，有把握他能控制自己，轮到他用这种冷淡的、思索的口吻说话，在这里，这种口吻是习以为常的；然后他转向外交官，用有节制的声音说：

“刚才您一一罗列了充满信心的理由，您不认为，在主要的和平机会中，应当举出和平主义政党的反对吗？”他的目光扫过昂图瓦纳的面孔，看到一丝不安；他的目光又回到吕梅尔身上。“目前，在欧洲，仍然有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可靠的国际主义者，如果威胁日益严重，他们会坚决阻止各国政府屈服于战争企图……”

吕梅尔在倾听，纹丝不动。他聚精会神地注视雅克，终于开了口，那种沉静只能半遮半掩讥讽的意味：

“我也许不完全象您那样重视这些下等人的示威。应当指出，在各国首都，爱国热情激发的运动，比某些难对付的家伙的抗议数量多得多，也更为重要……昨晚，在柏林，一百万示威者跑遍全城，对着俄国大使馆狂呼乱叫，在王宫的窗户底下高唱《莱茵河上的禁卫军》*，鲜花覆盖了俾斯麦的塑像……这并不是我想否认反对派运动的存在，而是因为他们的行动纯粹是反面的。”

“反面的？”斯蒂德莱尔大声说。“任何战争威胁，还从来没有在群众中，引起这样的不得人心！”

“您说反面的，是什么意思？”雅克庄重地问。

“我的天，”吕梅尔佯装在字斟句酌，“我的意思是，您所说的政党，反对一切开战的前景，它们数量不多，也没有什么纪律，在国际范围不够团结，因而在欧洲形成不了一股勉强

* 这首德国歌具有民族主义情调。

算得上的力量……”

“一千二百万！”雅克重复说。

“也许是一千二百万，但大多数人是普通参加者，也就是‘缴会费的人’。不要搞错！有多少真正的积极的活动分子？在这些活动分子中，仍然有大量人对爱国反响十分敏感……在有些国家，这些革命政党也许能筑起障碍，反对本国政府的权力；但这是理论上的障碍，无论如何是暂时的障碍：因为这种反对只有在当局容忍的限度内进行。如果局势严重化，各国政府便只得拧紧自由化的螺丝，甚至用不着采取戒严的办法，便能立即摆脱这些捣乱分子……不……不论在什么地方，国际工人协会都不代表能有效制止政府行动的力量。极端分子在危机盛期也不能拼凑一个严肃的反对党……”他露出微笑：“太晚了……这一回……”

“至少，”雅克反驳说，“这些反对力量，在平静时期蛰伏着，而在面临危险的推动下活跃起来，突然变成不可战胜的力量！……目前，您相信，俄国罢工的威力不会使沙皇政府陷于瘫痪吗？”

吕梅尔冷冷地说：“错了。请允许我对您说，您的消息晚到了至少二十四小时……最新电讯幸亏是确切的：彼得堡的革命骚动被镇压下去了。无情地，彻—底—地。”

他还在微笑，好象对有理有据表示歉意似的；然后，目光转向昂图瓦纳，他炫耀地抬起戴在手腕上的表。

“亲爱的朋友……不巧的是，我时间紧迫……”

“我为您效劳。”昂图瓦纳站起身说。

他担心雅克的反应，对尽早结束争论并不气恼。

吕梅尔带着造作的彬彬有礼向大家告辞时，昂图瓦纳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走近他弟弟：

“这是给公证人的信。你封上信吧……你觉得吕梅尔怎样？”他不经意地加上一句。

雅克仅仅微笑说：

“他有他那种人的体格！……”

昂图瓦纳好象在想别的事，迟疑着是否说出来。他瞥了一眼，放了心：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便降低声音，用装出的随便口吻陡地说：

“对了……一旦战争爆发，你怎样？……你应征检查不及格，是吗？……要是总动员呢？”

雅克回答之前，先端详他。（他想：“贞妮肯定会对我提出同样问题。）

他霍地说：

“我永远不会应征入伍的。”

昂图瓦纳沉着地朝吕梅尔那边望去，好象没有听见。

两兄弟分开了，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四十一

只有他们俩时，吕梅尔开口道：“您的针真管用。我感到明显好多了。我起身不用太费劲，胃口好极了……”

“晚上不发烧？不头昏？”

“不。”

“我们可以加大剂量。”

他们进入的房间与诊室相连，安上了白瓷砖；当间放了一张手术床，吕梅尔半脱光衣服，顺从地躺在上面。

昂图瓦纳背对着他，站在消毒蒸锅前，在准备药剂。

“您说的情况很令人放心。”他若有所思地说。

吕梅尔朝他看看，在寻思他说的是医疗还是政治。

昂图瓦纳继续说：“那么，为什么还让报纸这样有倾向地强调德国的双重态度和挑衅性的隐蔽盘算呢？”

“并不是‘让’报纸这么做：而是在鼓励这样做！必须使舆论对一切可能有所准备……”

语气很严肃。昂图瓦纳回过身来。吕梅尔的脸已失去傲然的自信心。他摇晃着头，目光呆定，若有所失。

“使舆论有所准备？”昂图瓦纳说。“舆论决不会赞同，塞尔维亚的利益会把我们拖到严重的复杂局势中！”

“舆论？”吕梅尔象内行那样撅起嘴。“亲爱的，只要使用一点手腕，明智地审查一下新闻，只消三天，便能在任何方面引起舆论的完全改变！……不过，大多数法国人总是表现出对法俄联盟抱有幻想。很容易再次拨动这根琴弦。”

“这要看情况！”昂图瓦纳走近反驳说。

他用一团蘸满以太的棉絮擦拭打针的部位，灵巧地一针深深戳入肌肉里。他默然无声，监视血清，液体的平面迅速下降。然后他抽出针头，又说：

“法国人热烈欢迎法俄联盟，但他们头一回思索，这要把他们引向何方……您躺一会儿……在我们和俄国的协约中，有些什么东西？谁也一无所知。”

问题是间接的，吕梅尔乐意地回答：

"我不知道最高秘密，"他支起一只肘子。"我知道……在部里的后台，人们知道的情况。有两个预备性协议，即一八九一年和一八九二年的，然后是一个真正的联盟协定，随后由卡齐米尔—佩里埃*签署。我不了解协定全文，但是——这不是国家机密——法国和俄国赞同，一旦受到德国威胁，便互相军事支援……此后出现了德尔卡塞先生。出现了普安卡雷先生，以及他出访俄国。这一切显然不断确定和加强我们的协议。"

昂图瓦纳指出："那么，如果今天俄国进行干预，反对日耳曼人的政策，就会威胁德国罗！那时，根据条文，我们将不得不……"

吕梅尔半露怪样的笑意，随即消失。

"这要更为复杂，亲爱的……请设想，俄国身为南方斯拉夫人的坚定保护者，第二天就同德国断绝关系，实行总动员，保卫塞尔维亚。德国受制于一八七九年同奥地利缔结的条约，必然导致总动员，反对俄国……然而，这样总动员将迫使法国信守同俄国的协议，也立即总动员，反对威胁我们盟友的德国……这是自动进行的……"

昂图瓦纳禁不住做了一个恼火的动作：

"我们的外交家吹嘘，由于这代价昂贵的法俄友谊，得到了安全的保证，可是这样一来，却正好处于相反的局面！不是和平的保证，而是战争的危险！"

"外交家们不在乎……请回想一下一八九〇年法国在欧洲的局势。我国的外交家宁愿以锐利的武器武装国家，而不愿让

* 卡齐米尔—佩里埃（1847—1907），1894年6月至1895年1月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它没有武装，不是犯了错误吗？”

昂图瓦纳觉得这个论点似是而非，但他找不到什么话回答：他不熟悉现代史。可是，这一切却有回顾往事的兴味。他说：

“无论如何，目前，要是我理解您的话，我们的命运只决定于俄国？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他犹豫了一下，又补上说，“一切决定于我们对法俄条约的忠实？”

吕梅尔又痉挛地一笑：

“亲爱的，我们能否避开我们的诺言，这并不重要。目前是贝尔特洛先生在指导我们的外交政策。只要他身在其位，他背后又有普安卡雷先生，请放心，我们对联盟的忠实永远不会成为问题。”他迟疑一下：“在紧接着舍恩卑劣的建议之后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看来大家对他够了解啦……”

昂图瓦纳气恼地大声说：“那么，如果他没有任何机会，把我们从俄国的控制下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强迫俄国保持中立！”

“办法呢？”吕梅尔的蓝眼睛盯住昂图瓦纳，他小声说：“谁对我们说，为时太晚？……”

稍停，他又说：

“俄国的军方十分强大。俄日战争中俄国败北，在俄国参谋部引起复仇的痛苦需要；他们永远不能忍受，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给他们带来的侮辱。象伊斯沃尔斯基这样的人——顺便说说，他应该今晚到达巴黎——并不隐瞒，他们期望一场欧洲大战，将俄国边境推进到君士坦丁堡。他们盼望把战争拖到弗朗索瓦—约瑟夫去世，如果可能，拖到一九一七年；说实话，要是时机出现在……”

他说得很快，呼吸短促，神态骤然萎靡不振。眉宇间出现

忧思重重的皱折。仿佛他脱下了面具似的。

“不错，亲爱的，直率地说，我开始失望……刚才，在您的朋友们面前，我不得不装腔作势。但真相是，事情不妙……外交部长没有陪同总统到丹麦，并要总统直接返回法国……中午的电讯情况不好。德国不卖力参与爱德华·格雷先生的建议，却游移不定，吹毛求疵，好象竭尽所能，暗中破坏仲裁会议。它真的想激化局势吗？还是要拒绝四方会议的想法，因为，它事先知道由于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关系紧张，在这个讲坛上，奥地利势必受到三票对一票的谴责？……这是最令人不愉快、最合情理的假设。在这期间，事件急转直下……到处已经采取军事措施……”

“军事措施？”

“这是最糟的：各国自然而然想到总动员；以防万一，都准备这样做……在比利时，就在今天，在德·布罗克维尔*先生主持下，召开了特别会议，完全象一次备战会议：准备动员三大阶级，以便能组成十多万人的队伍……在我们国家，情况一样：今儿早上在奥尔赛码头，召开了内阁会议，出于谨慎，不得不考虑备战。在土伦，在布列斯特，舰队一律留在港口。已发电报到摩洛哥，命令立即运载五十营黑人部队，前来法国。等等……各国政府一起奔向这条道路；局势正是这样逐渐自动地严重化。没有一个参谋部的技术专家不知道，一旦开动全国动员这个恶魔般的齿轮，实际上就不可能延缓准备和等待了。这时，最信守和平的政府也要面对进退维谷的局面：发动战争仅仅因为已经作了准备。或者……”

* 布罗克维尔（1860—1940），1912至1917年任比利时首相。

“或者撤销原令，往后开倒车，停止准备！”

“确实如此。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绝对确信，早就不再需要动员……”

“因为？”

“因为——这仍然是技术专家无可争辩的格言——突然而止会破坏这部复杂机器的所有齿轮，使齿轮长期不能使用。然而，目前，哪国政府会确信，不需要立即动员呢？”

昂图瓦纳不吭声，他激动地瞧着吕梅尔，终于小声说：

“真叫人吃惊……”

“亲爱的，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表面情况之下，也许有鬼把戏！目前，欧洲发生的事，也许只是一副大牌，人人都想以威吓取胜……正当奥地利小心翼翼地扼杀忘恩负义的塞尔维亚时，他的伙伴德国挂起恫吓的面孔——也许目的只是遏止俄国的行动和大国的调解干预。就象打扑克：谁最能虚张声势，时间也最长，谁就能赢牌……不过，象打扑克一样，谁也不知道邻家的牌。没有人知道目前德国和俄国的态度中，有多少成分要花招，有多少是真正侵略的意图。迄今为止，俄国人总是在日耳曼人的大胆行动面前让步。显然，德国和奥地利自以为有权这么想：‘只要我们虚张声势，看起来无所不干，俄国还会屈服。’但是，正因为俄国一直不得不屈服，这次也有可能真的将剑扔到秤盘里* ……”

“真叫人吃惊……”昂图瓦纳重复说。

---

* 据罗马传说，高卢人首领布雷尼斯侵占和掠夺罗马，并围攻罗马年轻人避居的卡皮托利山丘。七个月后，他同意以一千斤黄金作为撤离条件。称金子时，他却将自己的剑扔在秤盘上，叫道：“战败者活该倒霉！”

他做了个泄气的动作，将手里拿着的血清放到蒸馏器的托盘中，走了几步，来到窗前。他倾听吕梅尔描绘欧洲政治的图景时，感到一种忧虑，如同船上的乘客，在风暴中突然发现，船上的所有军官已失去了理智。

沉默了一会儿。

吕梅尔站了起来。他整理好背带，机械地环顾四周，肯定没有人听见他说话，便走近昂图瓦纳。他压低声音说：

“听我说，蒂博。我不该透露这些事：而您作为医生，您会保守秘密，对不？”

他盯住昂图瓦纳的脸孔。昂图瓦纳默默地点点头。

“唉……在俄国发生的事令人难以相信！萨左诺夫先生阁下以某种方式，事先向我们透露，他的政府将拒绝一切稳健行动！……我们确实从彼得堡刚得到极为严重的消息：俄国的意图看来已不容怀疑，它已经总动员了！一年一度的演习已经中断；部队火速回防；俄国四个主要军区，莫斯科、基辅、卡赞和敖德萨已在动员！……昨天，二十五日，也许前天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参谋部从沙皇那里获得书面指令，‘预防性地’迅速准备针对奥地利的武力行动……德国无疑获知这一情况；这就更足以解释它的态度。它也秘密地动员起来，唉，它太有理由匆促行事……今天，它刚作出一个具有最重要意义的行动：它刚公开通知彼得堡，如果俄国不停止军事准备，更进一步，如果加速准备，它将被迫下令总动员；它断言，这将意味着一场大战……俄国回答什么？它的担子已经很重，要是让步，就会被压垮……很少可能……它让步……”

“我们陷在这里面？”

“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怎么办？揭露俄国？也

许在我们即将需要一切力量、一切民族情感的前夕，却使全国舆论气馁？揭露俄国？为了完全孤立我们自己？为了同我们仅有的盟友闹僵？为了让英国舆论气愤，脱离法俄小集团，迫使英国政府支持日耳曼人？……”

门上谨慎地敲了两下，打断了他；莱翁的声音在走廊里响起来：

“有人又要求先生听电话……”

昂图瓦纳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他大声说：

“就说我……不！我就来！”冲着吕梅尔：“对不起！”

“去吧，亲爱的。太晚了，我得先走……再见……”

昂图瓦纳很快回到小办公室，拿起话筒：

“什么事？”

安娜在电话那一头听到这干巴巴的语气，吓了一跳。

她低声下气地说：“不错。星期天！……也许您家里有朋友……”

“什么事？”他重复说。

“我只不过想……要是我打扰了你？……”

昂图瓦纳不回答。

“我……”

她捉摸出他很紧张，她不知说什么好，或杜撰出什么谎话来。

她找不到更好的话，胆怯地支吾说：

“今晚？……”

“不行，”他断然打断说，嗓音又缓和下来：

“今晚不行，亲爱的……”

他蓦地心生怜悯。安娜感觉到了；这既令她快慰，又令她难受。

“理智些，”他说。（她听见他叹气。）“首先，今天我没空……即使有空，晚上也要出去，眼下……”

“眼下怎么啦？”

“安娜，您看报吗？您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耸了耸肩。报纸？政治？他就为了这些事把她撇开？她想：“大概他在扯谎。”

“今夜……在我们家？不？”

“不……不用说，我很晚才回家，累了……我向你保证，亲爱的……别坚持……”他柔声细气地：“也许明天……要是可能，明天我给你打电话……再见，亲爱的！”

不等回答，他便挂上电话。

四十二

雅克没等他哥哥回来便走了。当天文台林荫路的女门房告诉他，贞妮小姐已回来一个多小时的时候，他甚至后悔在昂图瓦纳那里待得太久了。

他大步上楼，揿了铃，心儿扑通乱跳，等候门后贞妮的脚步声；他听到的却是她的声音：

“谁呀？”

“雅克！”

他听到门栓和链条响，门终于打开了。

"妈妈出门了，"她在解释上门栓，"我刚才送她上火车。"

她待在门框边，仿佛让他进来感到有点为难。他直爽地快乐地盯住她的脸，这种表情一时之间消除了她的惶乱。他在这里！昨天的梦在继续！……

他温柔而突兀地同时向她伸出双手。她也果敢而坦率地将双手给了他，然后退了两步，没抽回手，让他进了门。

"我在哪里接待他？"等他时，她这样考虑过。客厅堆满了套子。她的卧室？这是她避人的地方，专属于她的，不管带谁进去，她都感到羞赧；连达尼埃尔也难得进去。只剩下达尼埃尔和丰塔南太太的房间，两个女人平时待在那里。最后，贞妮看中了哥哥的房间。她说：

"到达尼埃尔的房间去吧。这是这套房间唯一凉快的卧室。"

她没穿轻飘飘的黑连衣裙，在家里穿一件白布开领夏季旧连衣裙，春意盎然，有运动员的外貌。虽然她臀部狭窄，双腿修长，不能说她很灵活，因为她本能地控制自己的动作，有意使自己的举止僵硬；尽管她抑制自己，她颀长的身材却透露出青春的弹性。

雅克跟随着她，注意力集中不了：他禁不住激动地环顾四周。他认出一切：前厅，荷兰式大柜，门上方的德尔夫特*的碟子；走廊灰色的墙，丰塔南太太以前把儿子最早的木炭画陈列在上面；隐蔽的角落安上了红玻璃，孩子们用来作摄影冲洗室，达尼埃尔的房间，搁书的木板，大理石旧挂钟，两张石榴红丝

* 比利时的城市，以陶瓷闻名。

绒小扶手椅，他多少次坐在朋友对面……

“妈妈出外远行，”贞妮解释说，拉高一点小窗帘，掩盖自己的胆怯。“她到维也纳去。”

“上哪儿？”

“上维也纳，奥地利……请坐。”她转过身来，没注意到雅克的惊讶。

（昨晚，同她期待的相反，她迟迟不归，却用不着对付妈妈的盘问。丰塔南太太全部心思放在准备明天的远行——当着达尼埃尔的面，她不好开始准备——儿女不在时，她连钟都没看。贞妮用不着解释；倒是她母亲对自己的偷偷摸摸有点不好意思，匆匆表示，她要离家十多天，到当地去“料理事务”。

“上维也纳？”雅克重复说，没有坐下。“您让她走了？”

贞妮简短地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她一提出反对，她母亲便立即打断她，认为只有上维也纳才能了结她们的困境。

她说话时，雅克含情脉脉地注视她。她坐在达尼埃尔书桌前的一张椅子上，胸脯挺直，脸孔严肃，态度骄矜。嘴唇抿紧，嘴角起折——他想：“太习惯于沉默了，”——表明会思索，有毅力。姿态有点拘紧；目光在观察，但有分寸。不信任？倨傲？胆怯？不：雅克很了解她，知道这种矜持是自然有的，只反映了某种性格，某种有意的保留，一种精神状态。

他踌躇一下，是否说出这时在奥地利逗留并不合适。他谨慎地问：

“您的哥哥知道这次远行吗？”

“不知道。”

“啊，”他顿时下了决心，“达尼埃尔会断然反对，我敢肯定。丰塔南太太不知道奥地利在总动员吗？边境武装守卫？

维也纳明天就可能戒严？”

轮到贞妮惊讶不已。一周以来，她没有机会看报。雅克三言两语告诉她主要事件。

他讲得很审慎，竭力要真实些，不致使她不安。她向他提出问题，透露了内心的疑惑，表明在贞妮的生活中，对政治的关心只占很小的地位。战争、象历史教科书所讲的那类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没能使她惊慌。冲突爆发时，达尼埃尔立即面临极端危险的想法，甚至没来到她脑际。她只考虑可能对她母亲引起物质上的困难。

雅克赶紧说："很可能丰塔南太太半路上会放弃计划。您等着看到她回来吧。”

“您这样认为？”她急促地说，脸涨红了。

她坦白告诉他，不管怎样，她对母亲动身很高兴，这便推迟了作解释的时候。她急忙补充说，并非她担心遭到不赞成。她最担心的是要谈到自己，要袒露自己的情感。

“需要回想起您的事，雅克，”她加了一句，严肃地望着他。“我需要让别人猜出来……”

“我也是。”他笑着说。

谈话变得更亲密了。他盘问她的事，硬要她确切回答，帮她剖析。她不怎么费劲便同意了。面对他的问题，她没有着恼；她慢慢地甚至有点感谢他提出这些问题；她头一个惊讶地感到对他放下往常的矜持而有的快意。这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用这样热烈执著的目光俯视她；从来没有人跟她谈话这样小心不冒犯她，这样明显地希望了解她。一种未曾有过的温情包裹她全身；她觉得至今生活在修道院里，猛然后退，离开幽禁的范围，在她眼前展示了不容怀疑的天际。

雅克不时无缘无故地微笑。他不止向贞妮微笑，更多的是向自己的幸福微笑。他变得昏昏然。他已把欧洲置诸脑后：什么都不再存在，除了她和他。她所说的话，即令毫无意义，他也觉得是贴心的，缠绵的，在他心里激起热切感谢的冲动。新的信心植根于他脑际，他十分自豪：他俩的爱情不仅罕见、珍贵，而且构成并无前例、迥异不凡的经历。“心灵”这个词不时来到他的唇上；每次，这个朦胧的神秘的词，带着特殊的颤音，在他俩心中鸣响，仿佛这是只有他俩才知道的有魔力、充满奥秘的词儿。

他突然大声说：“您知道使我惊讶的东西吗？说来没有什么可惊人的！我感到，我内心从没怀疑等待着咱俩的东西！”

“我也从没怀疑！”

无论对她还是对他，这都不真实。但是，他俩越往这方面想，便越感到，他俩连一天也没停止期望。

他又说：“我感到呆在这里十分自然……在您身边，我有终于呆在真正适合我的环境中的感觉！”

“我也是！”

（对他俩来说，感到互相协调，彼此表白完全一致，这是他俩不时顺从的令人快慰的愿望。）

她换个坐位，过来坐在他对面，姿态近乎懒洋洋。她心中的爱情好象改变了她的身姿：举止中流露出来，使她具有不常见的优雅灵巧。雅克愉悦地观察这种变化。他爱抚地注视颤动的胸脯暗影的移动，衣服底下肌肉的起伏和呼吸的节奏。他对这双灵活的手看个不够；这双手互相寻找，互相揉搓，分开又合拢，有如一对爱恋的鸽子。她的指甲很小，圆形，鼓起，苍白——他想：“象半爿榛子。”

他向前俯身：

“您想象一下，我发现了一大堆奇妙的东西……”

“是什么？”

为着倾听，她已将手肘支在圈椅的扶手上，手掌托住下巴；手指贴住弧形的脸颊；食指伸出来，轻柔地抚弄嘴唇，或者一直伸到鬓部。

他贴近盯住她说：

“在大白天，您的眼珠真的有两颗小蓝宝石、明闪闪的蓝宝石的光辉……”

她窘困地微笑，低下头来。然后她又挺起身，仿佛戏弄一般，以眼还眼，也仔细地打量他：

“我感到您从昨天起改变了，雅克。”

“改变了？”

“是的，改变了很多。”

她的神态高深莫测。他追问她。她犹豫再三，语焉不详，修修补补，最后他才明白她不敢说出的话：雅克进门以后，她有个直觉：他摆脱不开一件秘而不宣的心事，与他们的爱情毫无关系。

他用手一撩，拨开遮住额头的一绺头发，单刀直入地说：

“瞧，从昨天起，我是怎么过的。”

他从头到尾告诉她，晚上在杜依勒里宫的花园里，上午在《人道报》报馆，然后去见昂图瓦纳。他增添细节，以小说家津津乐道的口吻描绘地方、人物，转述斯特法尼、加洛、菲力普、吕梅尔的话，讲明自己的反应，坦露自己的不安和希望，想方设法让她了解自己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

她呼吸急促，迷迷忽忽，却不漏掉一个字地倾听。她不仅

骤然置身于雅克生活的中心，而且面临欧洲的危机和她一无所知的可怕的问题。社会大厦霍地摇摇欲坠。她如同地震中看到周围的墙垣、屋顶、所有能给人保护和安全的设施、看来摧毁不了的东西统统崩塌的人那样，感到头昏目眩。

至于雅克在她昨天还茫无所知的天地中的个人活动，她只部分地抓住其中的意义；为了充分证明自己爱情的正确，她需要将雅克置于很高的地位；她不怀疑，他的目的很崇高；他提起的人——这个梅奈斯特雷尔、这个斯特法尼、这个若莱斯——值得特别尊敬。他们的希冀应该是合理的，因为雅克赞同他们的希冀。

雅克滔滔不绝。贞妮的注意使他得到支持和陶醉，他说：

"……我们这些人，是革命者……"

她抬起头，他在她眼里看到惊奇。

她这是第一回听到悦耳的声音，以宗教虔敬的口吻说出"革命者"这个词，它在她脑际唤醒了这样一类人的形象：形迹可疑，在富人区放火打劫，以满足卑劣的欲念；无法无天，外衣底下藏着炸弹，社会别无他法，只有用流放来对付他们。

他讲起社会主义、他的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不要以为是豪侠的幼稚冲动，使我投入革命政党。我经过长时期的怀疑、巨大的烦恼和精神孤独，才达到这一步。您认识我那会儿，我想相信人类博爱、真理和正义的胜利；我想象这胜利很容易，非常迫近。我很快发现这是幻想，我心中的一切变得黯淡了。这时节我经历了生平最艰难的时刻。我意志消沉……我接触到底部、底层……是革命理想挽救了我，"他感激涕零地想到梅奈斯特雷尔。"是革命理想突然开扩和照亮了我的地平线，给了我这个从童年起就倔强的没用的人以生的

理由……我明白，认为正义的胜利很容易、很迫近，那是荒谬的，但绝望则更加荒谬，等于犯罪！我尤其明白，有一种积极的办法去相信这个胜利！如果我出自本能的反抗以这一任务为己任：跟其他同我一样起而反抗的人一道，致力于社会发展，那么，我的反抗会变得有效！”

她在谛听，没有打断。她的新教的祖传意识，使她习惯于这个想法：社会不应屈从于严格的因循守旧；因此，一个人应以此为己任，即激励自己的个性，把自己的意识给予自己的行动，推到最终的结果。雅克感到了解自己。在贞妮的沉默中，他感觉出在戒备的悟性的颤动，这悟性平稳、健全，无疑被硬拉向思辨争论，但能自由地超越于偏见之上；她不放弃这种矜持，他从中感到某种敏感性的颤动，这种敏感受到压力，准备接受和效力于任何真正值得完全献身的伟大事业。

可是，听到雅克断言，她生活在其中、却没想到有什么不好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们无法接受的不正义是认可的，对此她忍不住狐疑地噘起嘴，几乎无法赞同。以前，她没多作考虑，便接受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把它看作素质不一不可避免的结果。

“啊！”他大声说，“这个穷人的世界，贞妮！我肯定，您想象不出它的本来面目！否则，您不会这样摇头……您不知道，在您周围，有大批不幸的人，对于他们，生活就是天天受罪，在工作重负下压弯了脊梁，工资不合适，前途不安定，毫无希望可言！您知道，有人挖煤，有人建造工场，但您何曾想到这几百万人，他们一辈子在矿井的黑暗中苟延残喘？何曾想到另外这几百万人，他们在工厂机器的轰隆声中耗尽了气力？何曾想到农村这些运气半好半坏的人，他们日常的工作是一天

按季节摆弄土地十个、十二个、十四个小时，为了向诈骗他们的中间人出卖血汗产品？人们就是这样受苦受累！我在夸大？绝不是！我只说我所见到的……在汉堡，为了不致饿死，我不得不跟上百个同我一样为生活所迫的穷鬼一起干粗活：挣到面包。在三个星期里，我从早到晚服从工头，他们象狱卒一样吼叫：'扛起这些大梁！扛走这些口袋！推走这些装沙的独轮车！'夜晚，我们离开港口时带着微薄的工资，又扑向食物和酒，疲乏不堪，浑身污秽，身体和头脑空空的，累得无力反抗！因为这也许是最可怕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不幸的人，对自己深受其害的社会不义，连怀疑也没有！试问他们从哪里吸取忍受的力量，象本应忍受的那样，忍受可怕的苦役犯生活！我之所以能逃脱这个地狱，是因为我有机会熟悉好几种语言，能马马虎虎为报纸写文章……其他人呢？他们继续在那里做苦工！这些事，贞妮，我们有权同意它们存在，延续下去，成为世上人们的正常生活条件吗？

"嗨，工厂！我曾在菲于姆的一家钮扣工厂当过搬运工。我是一架机器的奴隶，必需每隔十秒不断地喂给它原料！一会儿也不能使它分心，或停一停……总是同一个动作，必须重复几个小时。并不太累，而我想累一点。我向您发誓，从厂里出来，比我在汉堡让愚蠢的工作弄得更昏头昏脑；在汉堡，要连续两小时扛水泥袋，水泥灰烧我的眼睛，使我唇干舌燥！……我在意大利的一家肥皂厂看到女工，她们的工作是每隔十分钟抬起和搬运四十公斤重的肥皂粉箱；其余时间，她们站着摇把，把很难摇，必须弓起脚，顶住墙，才能摇动起来。她们每天干八小时这种活……我一点没编造！我在普鲁士一家皮货工场看到十七岁的女工，是雇来从早到晚揉皮的；这些姑娘吞下那么

多毛，为了继续工作，不得不一天好几次跑到外边呕吐……为了可怜巴巴的一点工资！因为到处都容许女工干一样累的活，工资却比男的少……”

“为什么？”她问。

“因为假设她有父亲或者丈夫，可以帮助她生活……”

“往往如此。”她说。

“唉，不！如果这些不幸的女人不得不工作，不正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男人挣得不够，养活不了他要负担的一家子吗？

“我给您举出外国工人的情况。您只要找一天早上，到伊弗里、皮托、比朗库* 去一趟……七点之前，您会看到女人们鱼贯而过，将孩子送到托儿所，以便得空去车间干苦活。组织这些托儿所（工厂出资）的老板，也许真心以为，自己是工人的恩人……您想象一下一家做母亲的生活，干八小时体力活之前，清早五点就起床，煮咖啡，给小孩子洗洗、穿衣、收拾一下房间，七点要到班上。这不是见鬼的生活吗？但这却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就以牺牲这些生命为代价繁荣起来！……真的，贞妮，我们能容忍这些吗？我们能忍耐下去，让资本主义社会以牺牲这几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繁荣下去吗？不！……为了改变这一切和别的，必须让政权易手：无产者必须夺得政权。现在您明白了吧？瞧，这个字的含义好象使您胆战心惊：革命……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组织不仅能使人维持下去，而且能生存下去！必须把劳动利润的物质部分还给工人，而且要把人的尊严所赖以发展的自由、空闲和福利还给工人……”

“人的尊严……”她若有所思地重复说。

* 均为巴黎附近的工人城镇。

她突然意识到——也感到窘迫——满了二十岁，却对劳动和世间的贫困一无所知。在劳动群众和她这个一九一四年的年轻资产阶级少女之间，阶级壁垒如此严密，就象同古代文明的等级分隔得一样远……她天真地想："我认识的富人却并不都是魔鬼。"她想到母亲参加的新教事业，给贫困的家庭"施舍"……她感到因困惑而脸红。慈善！她如今明白，这些要布施的可怜的人，同受剥削的工人毫无共同之处，工人要求生存权利、独立和"尊严"。那些可怜的人不象她愚蠢地以为的那样，不是劳苦大众：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圈子中好吃懒做的人；跟那些访问他们的老板太太差不多一样，与雅克所说的工人圈子格格不入！雅克刚才给她说明了什么是无产阶级。

"人的尊严。"她又一次重复说；她的音调表明给了这几个字充分的含义。

他说："噢！最初的结果必然是微不足道的……革命解放出来的工人，首先会涌向最自私的满足之中；甚至可以说最庸俗的满足之中……必须要拿定主意：这些低级的欲望应先满足，真正的自身的进步才有可能……"他犹豫一下：然后加上一句："……才能获得精神文化……"

他的嗓音含混不清。他很熟悉的烦恼，抽紧了他的咽喉。但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仍应同意这种必要性：机构的变革远远早于风俗变革。但不应……不……我们没有权利怀疑人……人的缺点，我看得很清楚！我相信，我愿意相信，这些缺点大部分是当今社会造成的……必须反对悲观主义的企图，必须做到相信人！……人身上有着、也应有趋向崇高的不可磨灭的隐秘愿望……必须耐心地对着埋在灰烬中的小堆炭火吹气，使它燃旺……也许有

一天这会成为熊熊大火！”

她急遽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脸比平时更坚毅，目光庄重异常。

他快意地微笑：

“社会变革要晚一些……最迫切的是：今天，问题是阻止战争！”

他蓦地想到同斯特法尼的约会，瞥了一眼大理石挂钟。钟停了。他看看手表，一下子站起来：

“已经八点啦？”他说，如梦初醒。“过一刻钟我应赶到交易所！”

他旋即意识到，他俩交谈具有料想不到的严肃气氛。他生怕已使贞妮失望，想表示歉意。

“不，不，”她马上打断说，“我想知道您对一切的想法……我想了解您的生活……弄明白……”她激动的音调似乎在说：“您这样自信，您向我坦露您的本来面目，是给了我温情的最好的证明，我最为重视！”

“明天，”他走到门口说，“我在最好的时候赶来，行吗？一吃完午饭。”

她笑了一笑，连眸子也光闪闪。她本想回答：“好，来吧，尽可能多呆一会儿……只有您在，我才感到活着！”

然而她脸红了，沉默不语，尾随他穿过其他房间。

在半掩的客厅门前面，他站住了：

“对不起。这令我想起了多少事……”

百叶窗已经关闭。她比他先进去，打开了窗。她走路、穿过房间、笔直奔向她想做的事时，显得急遽、刚中带柔、有独特的姿势。

从成摞的窗帘、卷起的地毯和地板，升起一股布料和蜡的气味。雅克含笑察看一切。他记起初次去看昂图瓦纳的情景……贞妮赌气地走开，手肘支在阳台上；他呢，他待在角落里，呆呆地站在玻璃橱窗前。他不需要掀起拉好的窗帘，再看一看糖果盒、扇子、工笔画、所有这些小玩艺，那天，他慢悠悠观看来着，发现多少年来依旧放在原来地方……这几年贞妮不同的影像，重叠出现在他眼前，宛如一张张原画的仿作。他想起小姑娘和少女的姿态，气急的蹦跳，泄气的冲动，骤起的脸红，欲言又止的知心话……

他转向她，含笑不语。她捉摸出他在想什么吗？或许会。她一言不发。他默默地注视她一会儿。今天他又是在这个客厅看到她，她象从前那样控制住自己，毫不胆怯，也不自暴自弃，这张光滑神秘的脸目光坦率、有点严峻……

“贞妮，让我看看您母亲的房间，行吗？”

“来吧。”她毫不惊讶地说。

他熟悉这个房间的细枝末节，墙上挂满肖像、照片，大床蒙上有缕空花边的绿锦缎！达尼埃尔敲过门后，让他进去。丰塔南太太往往在灯罩的粉红色灯光下，坐在装饰壁炉的两张高靠背椅的一张中，在炉火边阅读道德著作或英国小说。她于是将打开的书放在膝头上，用容光焕发的笑脸迎接两位年轻人，好象没有什么比这拜访更令她高兴似的。她让雅克坐在自己对面，用鼓励的目光问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要是达尼埃尔表示出想拨旺烧塌的木柴，他母亲便以赌徒般熟练的动作，灵巧地夺过他手中的钳子，笑着说：“不，不，让我来，你不熟悉火的习性！”

他不得不费了好大的劲，才摆脱这些忆念。

“得啦。”他走到门口说。

她送他来到前厅。

他蓦地一本正经注视她，有股莫名其妙的恐惧袭上她心头，使她低下头来。

“您呆在这里一直很幸福吗？真的幸福？”

答话之前，她认真地细察往事，一刹那间重温了流逝的年华，不安的、小心谨慎的童年，沉默寡言的、克制的、小心翼翼的童年。在这暗淡的画面中有某些闪光：母亲的温情，达尼埃尔的挚爱……不……幸福，真的幸福？不，从来不。

她抬起目光，摇了摇头。

她看到他深深呼吸，果断地撩了撩额发，忽地微笑。他一声不吭，不敢应允给她幸福；但不停地微笑，盯住她的眸子，捏住她的双手，象他刚到时那样，并放到嘴唇上。她的目光不离开他。她感到心房卜卜乱跳……

她很久以后才准确地了解，雅克的面貌——就象这样站着，向她俯身——在这一准确的时刻，铭刻在她记忆中；她整个一生会非常明晰地重见这额角，这黝黑的额发，这深邃、倔强和大胆的目光，这因许诺而光采奕奕的令人信赖的微笑……

四十三

圣于斯塔什钟楼紧靠院子底里，做圣事的钟声很早就闹醒了雅克。他头一个想法是惦记着贞妮。昨晚直到睡着之前，他多少次回想到天文台林荫路的拜访；他从回忆中总找到新的细

节。他在床上躺了几分钟，冷漠地扫看他的新住处的四壁。墙壁起硝，天花板的石灰起片剥落；衣钩上挂着不知是谁的衣服；大柜上摞着一包包小册子和传单；在锌盆上方，一面斑斑点点的商场用镜闪闪发光。住在这里的同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窗户整夜敞开；尽管是一大清早，从院子里冒上来的气息恶浊难闻。

“星期一、二十七日，”他心里想，看看放在床头柜上的记事簿。“今天早上十点，法国总工会那些人……然后必须交涉这笔钱，去看公证人，经纪人……一点，我要到她家，跟她在一起！……然后四点半，在沃吉拉有一个会，欢迎克尼佩丹克……六点，我要去《极端自由主义者报》报馆……今晚有示威……夜里有殴斗的场面。今天很可能出事……大街总是年轻爱国者的活动天地！今晚的示威是个好预兆。到处是招贴……建筑联合会向工会会员发出呼吁……重要的是，工会运动同党的活动紧密相连……”

他到过道的水龙头那里装满水罐，上身赤裸，用凉水擦拭。

他骤然想起马尼埃尔·罗瓦，开始痛斥年轻的医生：“说到底，你指责为反爱国主义的人，正是起而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只要反对你们的制度，就成了坏法国人！你说‘祖国’，”他的头浸到水里，嘟哝说，“你却在想‘社会’、‘阶级’！你所谓的保卫祖国，不外是改头换面的保卫你们的社会制度！”他两只手捏住毛巾的两端，使劲擦背，一面在憧憬未来世界，那时，各国仍会存在，就象地方自治政府，但是在同一个无产者组织的形式下结合起来。

随后他又想到工会组织：

“正是必须在工会内部，才能作出一番事业……”他的额角阴霾重重。他为什么到法国？任务是收集情报，是的；他尽力完成：昨天，他已向日内瓦发了几份简短的“报告”，不消说，梅奈斯特雷尔会有用的；但他想象不出情报员作用的重要性。“要有用，真的有用……行动……”他怀着这个希望来到巴黎；他因只做一个旁观者，一个搜集言论和消息的人而气恼；总之，因无所作为而气恼——因不能施展而气恼！在国际范围，他受到硬性限制，不能行动。对于不属于组织，长期游离于组织的人，不能采取真正的行动。“这是个人面对革命的全部问题，”他突然泄气地想。“我出于潜逃本能，摆脱资产阶级……个人反抗，而不是阶级反抗……我全部时间都花在关心自己，自我摸索……你永远不会是一个好的革命者，我的同志……”他想起米特尔格的指责。他想到奥地利人、梅奈斯特雷尔、一切出于现实考虑毅然从此接受流血的革命需要的人，被恼人的暴力问题弄得喘不过气来……“啊！有朝一日能自我解脱……献身……因献身而自我解脱……”

他在混乱、颓丧的状态中梳洗完毕，茫无所措，幸亏时间不长，很快让外界活跃的生活所吸引。

“去了解一下消息。”他振作地想。

这个念头足以使他振奋起来。他锁上门，快捷地下楼，来到街上。

报纸没有给他提供多少新闻。右翼报纸对护国者联盟*在斯

---

* 护国者联盟是民族主义组织，1882年由德鲁莱德创建，1914年由巴雷斯主持。

特拉斯堡塑像前的示威大吹大擂。在大多数新闻版面上，正式电讯加上了累赘的矛盾的评论。下达的指令好象要谨慎地轮番挑起不安因素和怀抱希望。左翼的机关报号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晚间前往共和国广场游行。《工会战斗报》在头版写道：今晚，人人上街！

十点他在邦蒂路有约会，上那儿之前，他先到《人道报》报馆转一下。

在加洛办公室门口，有个年老的女活动分子走近他，他常在"进步咖啡馆"的集会上碰到她。她入党已有十五年，在《自由妇女》当编辑。大家管她叫于丽大妈。她受到大家爱戴，虽然大家小心翼翼回避她，躲开她的喋喋不休。她极其热心，乐善好施，全力以赴，热衷于推荐人，尽管上了岁数，静脉曲张，仍不知疲倦，只要这是为失业者找到工作，或者让某个同志摆脱困境。佩里奈同警察局有麻烦时，她大胆地让他住在自己家里。这是一个古怪的人。她蓬乱的花白额发，使她在集会上有一种纵火者的姿态。不过她的脸仍很漂亮。"她还有姿色，"佩里奈用郊区的口音说，"很会打扮……"作为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她刚建立了一个合作社，任务是在巴黎的每个区设一爿社会主义的素食餐馆。她不顾事态发展，不错失任何机会招收信徒，而今抓住雅克的手臂，开始对他讲大道理：

"好好打听一下，小家伙！问问保健医生……如果你坚持食用腐烂的东西和不新鲜的肉，你的机体就不会运转协调，你的头脑就不能达到最大的收益……"

雅克好不容易才摆脱她，独自走进加洛的办公室。

加洛不是单独一个人。他的秘书帕热斯呈给他一份名单，

他在审阅，并用红笔作记号。他抬起头，离开叠放在桌上的文件，示意雅克坐下，一面继续作记号。

雅克看到他的侧面；这红彤彤的侧面只有一丝儿人样：额角和鼻子的斜塌线条几乎占据了整个脸；这线条的上部消失在象刷子般蓬乱的花白头发中，下部消失在象羽毛掸一般的胡子里，胡子中隐藏着一张后缩的嘴和塌掉的下巴。雅克一直惊愕和好奇地瞅着加洛，仿佛十二万分凑巧，发现一只来不及收缩成球形的刺蝟，在那里观察。

门一阵风打开，斯特法尼出现了，没穿外衣，衬衫袖管卷到肘部，手臂疙里疙瘩，眼镜稳稳地架在鹰钩鼻上。他带来昨天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的日程。

加洛站起身，拿着帕热斯那份名单，小心插进文件夹。三个人在那里议论这份来自比利时的文件，没理雅克。然后，他们交换了对当天新闻的印象。

毋庸置疑，今天早上的气氛不那么紧张。来自中欧的消息容许人们产生某些希望。奥地利军队始终没越过多瑙河。奥地利急速采取行动，同塞尔维亚断绝关系以后，依若莱斯看来，这一暂息意味深长。面对塞尔维亚的答复具有的明显的良好意愿和大国的普遍愤怒，维也纳显然犹豫是否开始敌对行动。另外，昨天德国向俄国威胁要总动员，使各国政府惊恐不安，总之，似乎应理解为有利的局势：据某些人看来，这是一个有意的强有力行动，出于保卫和平的真诚愿望。事实上，最新的结果相当不错：俄国已让塞尔维亚保证，在奥地利推进时不战而退：这就能取得时间，一定能找到和解办法。

雅克收到关于国际上反对行动相当令人鼓舞的几种情报。在意大利，社会党议员要在米兰集会，观察局势，确定意大利

社会党的和平态度。在德国，政府的有力措施约束不了反对势力：准备明天在柏林举行大规模的反战游行。在整个法国，社会党和工会分部得到通知，在研究罢工的地区方案。

有人来通知斯特法尼，儒勒·盖德在等他。雅克急于赴约会，同他一起离开房间，一直陪他走到他的办公室。

“地区方案？”雅克问。“为的是战争爆发时，能参加总罢工？”

“当然是总罢工。”斯特法尼回答。

依雅克看，他的口吻有点缺乏信心。

里亚尔托咖啡店位于邦蒂路。总工会的邻居把这爿店变成工会活跃分子的基地。雅克要在那里跟两个总工会活动分子相会，里沙德莱请他同他们接触。其中一位是小学教师，另一位以前当过冶金厂的监工。

谈话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雅克——对自己搜集的情况很感兴趣，这是关于目前正加以研究的方法，为的是使总工会和各个社会党在共同反战的活动中更紧密地合作——不想结束谈话，这时，咖啡店老板娘出现在用作开会场所的后厅门口，冲着他俩喊道：

“请蒂博听电话。”

雅克迟疑着是否站起来。谁也不会想到在这儿找他呀。不用说，大厅里有另一个蒂博吧？……没有人起身，于是他决定去看看。

是帕热斯。雅克确实想起来了，离开加洛的办公室时，他提过在邦蒂路的约会。

“我很幸运能找到你！”帕热斯说。“我刚接待一个瑞士

人，他想跟你说点事……从昨天起他到处找你。”

“这瑞士人什么模样？”

“一个五短身材的家伙，白发侏儒，白化病患者。”

“啊！我知道了……这不是瑞士人，是比利时人。他在巴黎？……”

“我不想告诉他，你在哪儿。我随便建议他，一点到月芽面包咖啡馆去。”

“而我要去见贞妮！”雅克想。

“不行，”他马上说，“一点我有约会，绝对不可能……”

“随你便，”帕热斯打断说。“不过，事情看来紧急。他有事要告诉你，是梅奈斯特雷尔托办的……我总算通知你了。再见。”

“谢谢。”

梅奈斯特雷尔？有要事相告？

雅克惶惶然地离开里亚尔托咖啡店。他委决不下是否再去天文台林荫路。但理智占了上风。到公证人那里去之前，他急冲冲走进邮局，给贞妮写了一封气压传送信，通知她，三点之前他到不了她家里。

贝诺事务所在特隆舍路一幢漂亮建筑的第二层。

换了别的时候，公证人贝诺的持重，这个地方、楼房和书记生的外表，一摞摞文件积满尘土的阴郁气氛，雅克看了会觉得滑稽。公证人相当敬重地接待他。他是已故的蒂博先生的儿子和继承人；当然也是未来的主顾。从送信员到事务所老板，对享有财产的人都虔敬不已，要他签署文件。由于他急着使用这偌大一笔财产，事务所的人谨慎地想知道他打算派什么

用场。

“显然，”公证人贝诺说，双手抓住圈椅扶手尽头的狮子头，“在时局紧急的时刻，交易所提供意想不到的机会……这是对深谙市场的人而言……但是，另一方面有危险……”

雅克打断了他，表示告辞。

在经纪人那里，异常的狂热激动着象在笼子里的职员。电话铃响个不停。人们呼喊着委托书。交易所开盘的时刻临近了，大局的严重情况使人担心股市动荡。有人提出异议，这当儿，雅克求见荣库瓦先生本人。他只见到一个代理人。他一表示想委托经纪人，立即出让全部证券，代理人便告诉他，时机选择得不好，根据整个交易情况，他要遭受可观的损失。

“没关系。”他说。

他神态坚决，使代理人哑口无言，要作出这等疯狂的事，而且这样平静，这个古怪的主顾一定有秘密情报，才谋划这个绝招。可是，非得有两天左右，才能把这些出让委托书脱手。雅克站起身，表示星期三他再来，他希望到这一天，在经纪人的出纳处拿到兑成现钞的全部财产。

代理人一直把他送到楼梯平台。

范赫德独自歇在门边的软垫长凳上；手肘支在桌上，手掌捧住下巴，他眯起眼睛，在监视进来的人。他身穿一套古怪的殖民地样式的卡叽布西装，同他的头发一样褪了色，虽然在月芽面包咖啡馆的人习惯衣著古怪，他仍然引人注目。

一看到雅克，他便站了起来，苍白的脸骤然泛红。他停了一忽儿才说出话来。

“终于等到了！”他感叹说。

“你也在巴黎，我的小范赫德？”

“终于等到了！”白化病患者重复说。他的嗓音在哆嗦。“我开始怕得厉害，博蒂，您知道！”

“为什么？有什么事？”

范赫德手搭凉棚，保护眼睛，小心地环顾旁边的几张桌子。

雅克惊诧地坐到他身旁，侧耳细听。

“大家需要您。”白化病患者小声说。

贞妮的形象在雅克眼前掠过。他神经质地拢一拢额发，用不敢确信的声音问：

“在日内瓦？”

范赫德摇摇乱蓬蓬的头。他在兜里摸索，从皮夹子取出一封封好的没有地址的信。雅克哆嗦着拆开，而范赫德在咬耳朵：

“我还给您捎来别的东西。以埃贝尔莱的名义搞到的身份证。”

信里有一张一折为二的纸：在第一页的正面；写了几行字，是里沙德莱的笔迹。另一页好象是空白的。

雅克读到：

“飞行员指望着你。信紧接着。我们大家星期三在布鲁塞尔相聚。

致意！

R.”

“信紧接着……”雅克明白这个暗语。空白页有隐显墨水

写的指示。

“我必须回去读密信……”他焦急地在指间摆弄着信，又问道：“如果你找不到我呢？”

范赫德露出可爱的笑容：

“米特尔格同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由他拆信，代替您执行一切……我们星期三要在布鲁塞尔跟其他人会合……您不住在贝尔纳丹路李贝特家吗？”

“米特尔格在哪儿？”

“他在别的地方找您。三点我要在巴尔贝斯大街厄尔丁格家里去会他，这是他的一个同胞，让我们下榻。”

“听着，”雅克将信塞到兜里，“我不想把你带到我的房里：不必要引起女门房的注意……你同米特尔格四点一刻到蒙帕纳斯火车站的电车遮阳亭前，知道吧？我带你们到志愿者路去参加一次有趣的会议……今晚晚饭后，我们一起上共和国广场参加游行。”

半小时后，雅克关在自己房里，阅读密信：

“星期二，二十八日，务必到柏林。

十八点进波茨坦广场的阿申格尔餐厅。你在那里会找到Tr，他要给你下达准确指示。

马上把东西搞到手，坐上第一班火车，速至布鲁塞尔。

要十二万分的小心。除了范某交给你的信以外，别无他信。

倘若不幸被捕，控为间谍，可挑柏林的马克斯·

克尔芬为律师。

事情由Tr和他的朋友们准备。Tr特别坚持与你一道工作。”

“就这样，”雅克小声说，立刻又想：“成为有用……行动！”

从脸盆散发出显影液的碱性气味。他擦干手指，坐到床上。

他竭力平静下来，心想：“唔……柏林……明晚……早上的火车来不及把我送去赴下午六点的约会；我必须今天动身，乘二十点的火车……无论如何，我来得及再去看贞妮……好……可是我参加不了游行啦……”

他在沉思，呼吸有点急促。手提箱就打开放在地板上，里面有一本火车时刻表。他拿起来，走到窗前。他觉得闷热难熬。

“迫不得已时，干吗不乘午夜一刻的慢车呢？……时间长些，但今晚我能上大街了……”

从隔壁房间传来一个女人尖利颤抖的声音；她大概在烫衣服，因为烙铁放在炉子上的咔嚓声，不时打断了她的情歌。

“Tr是特劳坦巴赫……不用说……他策划什么？干吗他希望是我？”

他抹了抹汗涔涔的脸。他被行动的前景、这次任务的神秘性、他可能经历的危险所激动；要离开贞妮又感到失望。

他想：“既然他们约我星期三在布鲁塞尔相会，什么也不能阻挡我——如果一切正常——星期四回到巴黎……”

想到这，使他平静下来。总之，只不过走开三天。

“必须马上通知贞妮……我刚好有时间，如果我想四点一刻赶到蒙帕纳斯火车站……”

由于他拿不准开车前能不能回家一次，他掏空文件夹，将个人文件打了个包裹，随意写上了梅奈斯特雷尔的地址；他身上只保留范赫德带来的埃贝尔莱的证件。

然后他到天文台林荫路去。

四十四

贞妮一听到门铃声，就飞快跑来开门，仿佛她从昨天起，便在他同她分手的位置上等候。

“坏消息，”他小声说，也没向她问好。“今晚我要动身出国。”

她嗫嚅说：

“动身？”

她变得煞白，呆呆地看他。引起她难过，他显得很不好受，以致她想掩盖自己的失望。又失去雅克，这个考验超出了她的力量……

“我星期四要回来，最迟星期五。”他赶紧加上说。

她耷拉着头，深深地呼吸，轻轻的红晕又泛起在脸颊上。

“三天！”他竭力微笑。“三天不长……一辈子能幸福呢！”

她朝他抬起羞涩的疑惑的目光。

他说：“什么也别问我。指定我执行任务。我只得动身。”

听到“任务”这个词，贞妮的脸映出一丝忧虑，雅克虽然自己也拿不准要到德国干什么，却认为应当叫她放心：

“仅仅是跟几个外国政治家接触……由于我能流利地说他们的语言……”

她仔细观察他。他戛然止住，指了指几张摊开在前厅桌上的报纸：

“您看到发生的事吧？”

“是的。”她简短地说，声调表明，现在她同他一样意识到局势的严重。

他走近她，拉起她的双手，并到一起，亲吻起来。

“上我们那儿去，”他指了指达尼埃尔卧室那个方向，提议说。“我只有几分钟，不要糟塌了！”

她终于微笑，先踏入过道。

“没有您母亲的消息？”

“没有，”她没回过身来。“妈妈晌午一过便应到达维也纳。我想，不到明天不会有电报。”

房里一切都安排好接待他。小窗帘拉低，使光线也变得热烈好客；房间收拾过；窗帘刚烫过，挂在窗前；挂钟又在走动；书桌角上放了一束香豌豆花。

贞妮走到房间中央站住，用专注、带点儿忧郁的目光注视年轻人。他在微笑，却不能使她微笑。

“那么，”她用不相信的语调说，“这是真的？只有几分钟？”

他向她投去温柔、含笑、有点发呆的目光：不是视而不见的目光，而是明晰专注的目光，使贞妮引起轻微的不舒服感觉。她有印象，雅克回来后，他全神贯注的目光还从来没有这

样真正深入到她心里。

他看到贞妮的嘴唇在哆嗦。他拉起她的手，小声说：

“不要夺走我的勇气……”

她挺直腰，冲他微笑。

“好极了。”他说，让她坐下。

他不解释自己思路的衔接，小声说：

“必须自信，甚至除了自己，不要信旁的……只有那些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为此牺牲一切的人，才有坚实的内心生活。”

“是的。”她喃喃地说。

“意识到自身力量！”他又说，好象在自言自语。“顺从它。如果这力量被别人认为是邪恶的，那就去它的吧……”

“是的……”她重复说，又低下额角。

最近几天，她多次象这会儿那样想：“瞧他说了一件事，我必须回忆一下……思考一下……才能更深地理解……”有一会儿她纹丝不动，睫毛下垂；在这低垂的脸上，思虑重重，雅克有点惶然，住口不言。

然后，他用颤抖、克制的声音又说：

“我生平有决定意义的一天，是在我明白了，别人认为我身上应受指责的危险的东西，却相反正是我身上最优异、最真实的情感！”

她在倾听，也明白了，感到头昏目炫。两天来，她内心世界的基石一块块动摇：她周围挖出一个深洞，雅克的议论所赖以存在的新道德标准无法填满。

蓦地，她看到雅克的脸豁然开朗。他又微笑，不过模样与适才截然不同。他刚有个想法，他已用目光探问姑娘。

“听我说，贞妮……既然今晚您是一个人……何不……跟我一起随便找个地方吃晚饭？”

她凝视他，没有回答，被这个简单的邀请——她觉得非常奇特——窘得茫无所措。

“七点半以前我没空，”他解释说。“九点我要去共和国广场，您愿我们一起度过这一个来小时吗？”

“好的。”

“她有独特的说话方式，”雅克想道，“坚决而又柔和：‘是的’，或‘不’……”

“谢谢！”他兴高采烈地喊道。“我没有时间来接您。如果您七点半能到交易所前面？……”

她点点头。

他站起身。

“现在我走了。待会儿见……”

她没有试图挽留他，默默地送他到楼梯。

他开始下楼，回身最后一次辗然一笑，表示再见，她俯向栏杆，突然大胆地说：

“我爱想象您处在同志们中间……例如在日内瓦……在那里您才身得其所……”

“您说这个干吗？”

她字斟句酌：“因为我至今看到你时，您总象——怎么说呢？——有点儿……离乡背井似的……”

他在楼梯上站住，仰起头，严肃地注视她，冲动地说：

“您搞错了，我在那儿……也是离乡背井！到处我都是离乡背井。我总有离乡背井之感。我生来是个离乡背井的人！……”他微笑，又说：“只有在您身边，贞妮，这种离乡背井的印象

才离开我……一点……”

他的微笑消失了。他好象迟疑着说别的事。他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下楼去了。

“她完美无缺，”他寻思，“完美无缺，但捉摸不透！”这不是责备：贞妮对他始终具有的吸引力，部分不是出于这种神秘因素吗？

贞妮回到屋里，倚在关好的门上伫立良久，谛听远去的脚步声。“啊，他多么复杂！……”她霍然想道。这不是遗憾的想法：她爱他整个人，直至这模模糊糊恐惧的印象，是他身后留下的，象航迹，象脚印。

四十五

沃吉拉的会议在志愿者路“加里波的咖啡馆”的内用厅召开。

经雅克介绍，范赫德和米特尔格作为瑞士社会党代表受到接待，坐在前排。

吉博安主持会议，让克尼佩丁讲话。老理论家的著作用瑞典文写成，但他的影响早已越过北欧国家的边界；他最杰出的作品译成别种文字，许多与会者都读过。他说一口准确的法语。高高的身材，头发雪白，使徒般的目光炯炯有神，增添了他思想的威望。他属于爱好和平、基本中立的国家，那里，大陆各主要大国过激的民族主义早就引起不安和反对。他严厉而明晰地评论欧洲局势。他的讲话有根有据，热情奔放，不断被

欢呼声打断。

雅克心不在焉地似听非听。他在想贞妮。他在想柏林。克尼佩丁最后以激动人心的呼吁反战而结束，雅克不等大伙讨论，便站起身来；他不想把范赫德和米特尔格带到《极端自由主义者报》报馆，跟他们相约晚上游行时碰头。

在法兰西剧院广场，他看看时间，改变了打算。蒙马特尔很远。不如放弃上《极端自由主义者报》报馆，回到《人道报》报馆，了解下午的情况。

来到克罗瓦桑路的人行道上时，他看见老穆尔朗身穿排字工人的罩衣，同米拉诺夫一起走出报馆。他跟他们走了一段路。

雅克知道，米拉诺夫同无政府主义圈子保持联系；他问米拉诺夫是否打算参加周末的伦敦代表大会。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俄国人简短地回答。

穆尔朗指出：“代表大会可是征兆不妙。眼下没有人关心要引起别人注意。人人隐而不露……在省政府，在内政部，他们已经张开罗网：看来，他们急于公开B册！”

“什么册？”米拉诺夫问。

“就是黑名单。只要情况不妙，罗网就得准备好……”

“那儿楼上，大家今晚说些什么？”雅克指指《人道报》报馆的窗户，问道。

穆尔朗耸耸肩。最新电讯令人泄气。

《泰晤士报》*一向消息灵通，由于该报驻彼得堡的一名特派记者出于不慎，人们获悉，沙皇已准许动员驻守奥地利边

*《泰晤士报》创建于1785年，当时为保守派喉舌。

境的十四个军：对德国警告的回答。俄国不仅没有象人们早先期待的那样被吓倒，反而变得公开咄咄逼人：俄国政府威胁立即下令总动员，一旦德国实行哪怕是部分的动员。然而，从来自柏林的电讯获悉，凯塞尔政府不再谨小慎微，而是积极进行动员。参谋长莫尔特克*被紧急召回。德国公众从官方报纸获悉战争迫在眉睫。《柏林地方报》**刊登了为奥地利最后通牒辩护的长文，主张消灭塞尔维亚。在柏林，一大清早，惊惶不安的食利者看来挤满了银行的窗口。

在法国，信贷银行同样受到包围。在里昂，波尔多和里尔，提取资金给银行造成困难局势。今天下午，在巴黎交易所，出现了真正的骚乱：一个奥地利场外证券经纪人被指控引起利率下跌，受到喊声的攻击："处死间谍！"警方刚来得及干预，局长下令撤出前厅的人，警察好不容易才止住发狂的人群重伤奥地利人。事件很可笑，但证明了人们头脑的好战激情。

"在巴尔干呢？"雅克问道。"奥地利军队仍然没有越过塞尔维亚的边界吗？"

"还没有。"

根据最新电讯，延至今日的进攻应在夜间发动。加洛据可靠来源，甚至断定，奥地利总动员事实上已作出决定，明日将下达，三天内付诸实行。

穆尔朗说："在我国，休假军官，准假士兵、度假的铁路员工或邮政人员，刚被电报催回……普安卡雷作出榜样：他立

* 莫尔特克(1848——1916)，1906至1914年任德国参谋长。
* * 1871年创办的民族主义日报。

即返回，星期三将到敦刻尔克。”

“关于你们的普安卡雷……”米拉诺夫说。他转述一件意味深长的轶事，这在维也纳不胫而走：七月二十一日，在冬宫欢迎外交使节的招待会上，共和国总统用断然的口气对奥地利大使抛出这句语惊四座的话：“塞尔维亚在俄国人民中有非常热诚的朋友，大使先生。而俄国有一个盟友——法国！”

“总是恫吓政策！”雅克小声说，一面想到斯蒂德莱尔。

米拉诺夫提议上进步咖啡馆去，一面等游行时间到来。但穆尔朗拒绝了：

“今晚有的是闲聊。”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米拉诺夫同他和雅克分手后，雅克对他说：“我要请您办件事。我在日子路我的房间里落下一个捆好的包裹，里面有我个人的证件。要是这几天我出了事，您肯把包裹托人带到日内瓦，交给梅奈斯特雷尔吗？”

他露出微笑，不多作解释。穆尔朗端详他一会儿。但穆尔朗没提什么问题，点头同意。他俩分手时，穆尔朗握住雅克的手，停了半晌。

“祝你幸运……”他说。（他又一次忍住没叫雅克“小鬼”。）

雅克返回报馆。离同贞妮约会只有半小时。

一群社会党人从若莱斯的办公室出来，其中有卡蒂厄、孔佩尔—莫雷尔、瓦扬、桑巴*；雅克看到他们走进加洛的办公

* 孔佩尔—莫雷尔（生于1872年），法国右翼社会党人；桑巴（1862—1922），法国改良派社会党人。

室。他回转身，去敲斯特法尼的门，斯特法尼独自站着，俯向堆满外国报纸的桌子。

斯特法尼个子高瘦，胸部内陷，肩膀尖削。他的长脸镶了一头黑发，不断抽搐，有时显出白痴的模样。这是一个喜欢不停地活动的南方人，（他是阿维尼翁人。）他得过历史硕士，投身社会斗争之前，在外省教过几年书；上过他的课的人忘不了他。儒勒·盖德介绍他进入《人道报》报馆。若莱斯身体强健，远离体质孱弱的人，因此尊敬他而不喜欢他；但还是让他在报馆占据一流位置，交给他困难的任务。

今天下午，若莱斯特别交待他同议会的社会党小组和党的执行委员会接触。若莱斯试图促使社会党议员正式抗议俄国的武装干涉；他在奥尔赛码头多次活动，不让巴黎跟彼得堡同流合污，而是保持行动自由，以便能在欧洲扮演和平仲裁的角色。

斯特法尼刚同老板长谈过。他没对雅克隐瞒，他发现若莱斯异乎寻常地神经质。若莱斯已决定，明天的《人道报》要刊登这虚张声势的大字标题：战争将在今天上午爆发。

他跟斯特法尼起草一份宣言草案，在草案中，社会党以全体法国劳动者的名义，对外国重申和平意愿。斯特法尼记住了其中几个完整的句子，用动听的嗓音背诵出来，一面在狭窄的房间里踱步。他的鸟目般的小眼睛在镜片后转动，他骨棱棱的鹰鼻象鸟嘴一样突出来：

“社会党人呼吁全国反对暴力政策……”他扬起胳臂背诵道。今晚他象背连祷文一样，重复这令人鼓舞的宣言，感到重新加强信心的需要；这种需要明显而动人。

白天报馆收到一份相似的文本，来自德国社会党人那边。若莱斯在斯特法尼的帮助下，译了出来：“战争笼罩在我们头

上！我们不要战争！国际和睦万岁！德国有觉悟的无产者以人类和文明的名义，提出强烈的抗议！……它迫切地催促德国政府运用德国对奥地利的影响，维护和平。一旦可怕的战争不可遏止，它要求德国完全置身于冲突之外！”

若莱斯要求将这两份宣言一起贴在两块对称的牌子上，做它几千个，尽早散发到全巴黎和所有大城市；社会党的印刷厂从今夜起调拨来做这件工作。

斯特法尼说：“在意大利，他们也在做好事。社会党议员小组在米兰聚会，投票赞成一项动议，要求立即召开意大利特别议会，迫使政府公开宣布，意大利不会跟随三国同盟行事。”

他忽地拿起桌上的一张纸。

“这是社会党宣言的译文，刚发表在墨索里尼的《先锋报》上*：‘意大利只可采取一种态度：中立！意大利无产阶级能容忍重新被牵到屠宰场吗？应当共同喊出：打倒战争！不出一个人！不出一分钱！’”

这份译文要在明日刊登在《人道报》头版上。

他又说：“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不仅召开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议，而且晚上有一次抗议大会，由若莱斯、比利时方面的王德威尔德、德国方面的哈塞和莫尔肯布尔、英国方面的基尔一哈迪、俄国方面的卢巴诺夫维奇**共同主持……十分壮观……在所有国家，闲着没事的活动分子受到呼吁，旅行一次，

---

* 此宣言由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发表于1914年7月29日。

** 王德威尔德（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领袖之一，机会主义者；哈塞（1863－1919），1911至1914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莫尔肯布尔（1851－1927），德国右翼社会党人；卢巴诺维奇（1860－1920），俄国“革命社会党”在国外的代表。

使这次大会成为欧洲的大规模示威。必须指出，全世界无产者要挺身而出，阻挡各国政策的实施！”

他踱来踱去，皱眉蹙额，嘴唇痉挛，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但还挺得住，没有绝望。

门打开了，马克·勒伏瓦走了进来。他满脸通红，激动异常。一进门，他就跌坐在椅子上：

“这要想一想，他们是否愿意！”

“愿意战争？”

他从奥尔赛码头回来，带回一个奇怪的消息：据传舍恩先生要来宣布，为了给俄国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放弃不妥协的态度，德国答应让奥地利同意作出正式允诺，使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得到尊重。大使还会向法国政府提议，在报纸上正式声明，表示法国和德国“完全团结一致，强烈希望不要破坏和平”，共同行动，向彼得堡一再申明保持稳健的建议。然而，法国政府在贝尔特洛的影响下，会否定这个建议，断然拒绝表明与德国有丝毫的团结一致，担心引起俄国盟友的疑虑。

勒伏瓦总结说：“不管德国提出什么，奥尔赛码头便会表示：‘这是陷阱！’这已经延续了四十年啦！”

斯特法尼的小眼睛，带着不安神情，盯住勒伏瓦。他蜡黄的脸似乎拉长了，仿佛双颊明胶似的皮肉吃不住下颚的重负。

他小声说：“使人懊丧的是，想到它们在欧洲有七八个国家——也许十个——它们之间要写这段历史……我想到《李尔王》剧本里的话：‘一群瞎子要由几个疯子引路，这样的时代真该诅咒*！……’你来，”他把手搁在勒伏瓦的肩上，猛然说，

* 引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第四幕第一场。

“应该告诉老板。”

雅克一个人留下来，他站起身。该去看贞妮了。“明晚我就到了柏林……”他间隔地想起自己的任务，但每次都因快意而战抖，其中夹杂了一点忧虑：生怕不能出色地完成别人期待他去做的事。

四十六

交易所的大钟刚指到半点，贞妮已经来了。雅克老远便看到她，站住了脚。她窈窕的身姿一动不动地映出在关闭的铁栅前和来往的报贩与公共汽车的职工中。他站在人行道旁，久久在凝望她。看到她这样孤零零的，他又感到早先有过的激动。从前，在拉菲特别墅区，为了能看她一下，他常常在丰塔南家的花园周围转悠。记得一个黄昏，他瞥见她身穿白色连衣裙，从枞树的荫影下走出来，穿过一道阳光，阳光正巧裹住她，她如同幽灵一样……

今晚，她没戴黑面纱。她身穿一套黑衣服，变得格外苗条。她的穿扮正如她的行动，决不肯屈服于讨人喜欢的愿望。她只征求自身的赞同（她太倨傲，不会考虑别人的判断，又过于谦逊，不会想到别人会费心去评论她）。她喜爱绝对实用、剪裁简单的衣服。不过要雅致：有点刻板和严肃的雅致，尤其要朴素，讲究要自然。

待他走近她时，她哆嗦起来，笑盈盈朝他走来。因为她如今微笑时并不费劲：或者说得更准确点，游移不定的抖动使她

的嘴角哆嗦，而在她明亮的眼睛深处，闪耀着亮光，雅克在亮光闪动时巧妙地捕捉到了——每次都使他快乐得心房鼓胀。

他走近她时说了句俏皮话：

“您微笑时模样总有点象在布施。”

“当真？”

她不禁感到自尊心受到一点伤害。她马上想，他说得对；她几乎要进一步想：“我的脸容呆滞，老板着，这倒是真的……”但她向来不愿评论自己。

“局势越来越糟，”他突然叹气说。“各国政府固执己见，互相威胁……都要看看谁更强硬……”

雅克一到，她便注意到他脸容疲倦，忧虑。她用目光探问他，让他说出准确消息。他只是执著地摇摇头：

“不，不……我们别谈这个……何必呢？够了……相反，在这间歇，请帮助我忘掉一切……我建议，在这个街区吃晚饭，免得浪费时间…… 我没吃午饭，饿得要命……来吧，”他拖着她走。

她跟随着他。“要是妈妈和达尼埃尔看到我们呢，”她这样想。两人私自出门，蓦地给他们的亲密关系——还没人知道——赋予了物质形式的认可，使她象犯了过失的女孩子那样惶乱不安。

“干吗不在那儿？”他指着两条街的拐角上，一间外表蹩脚的餐馆，餐馆正面朝人行道敞开，能看到几张铺上白桌布的桌子。“那儿会很安静，不信？”

他俩穿过马路，一起踏进小厅的门口，里面阴凉，空无一人。尽里头透过厨房的玻璃门，可以看到两个女人的背影，她们坐在点亮的灯下用餐，没有回过身来。

雅克疲乏地将帽子扔到软垫长凳上，朝尽里面走去，想引起老板娘的注意，他耐心伫立了好半晌，一动不动，贞妮抬头望他；这副面孔陡地变老，厨房的灯光使线条古怪地变形，她觉得象是陌生人的脸。她好象做了恶梦，被拐小孩的人引到一个阴惨惨的地方，恐惧万分……这样头昏目炫只是一刹那间的事；雅克已经向她走回来，阴影的移动使他恢复了真面目。

“您坐得舒服些，”他说，让她挪到软垫长凳上。“不，坐在这儿，不会晃眼。”

男性的关怀照料，对她是一种全新的感受，她喜孜孜地沉浸在里面。

厨房里，比较年轻的女人肥胖而体弱，穿粉红色内衣，头发长得很低，露出牝犊般的额角，她终于站起身，朝他们走来，一触即怒的神态象头野兽，刚要进食时被人打扰了那样。

“我们能吃晚饭吗，小姐？”雅克用戏谑的语气问。

姑娘打量他：

“这要看情况。”

雅克的目光欢快地来回从女招待转到贞妮身上：

“您有不少鸡蛋吧？是的？也许可以来点冷肉？”

姑娘从胸部掏出一张纸：

“就这些，”她的模样仿佛在说：“要就要，不要拉倒。”

雅克的好情绪好象持续不变：

“好极了！”他大声念出菜单，用目光征询贞妮的意见。

女招待一言不发地掉转脚跟。

“可爱的性格。”雅克小声说。他面对贞妮，笑吟吟坐下。

他马上又站起来，帮她脱紧腰上衣。

“要是我也脱掉帽子呢？”她思忖。“不，我会把头发弄得乱糟糟……”她旋即对这个爱俏的想法感到羞耻：她毅然脱掉帽子，甚至不让自己拢一拢头发。

脸色易怒的姑娘又出现了，端了一只热气腾腾的大汤碗。

“好极了，小姐！”雅克大声说，拿起了大汤勺。“您没对我们说过有汤……香气扑鼻！”又转向贞妮：“我给您盛点？”

他的快乐有点虚假。这头一次促膝进餐，几乎象对少女一样，使他胆怯。而且他不能摆脱白天的事。

一面绿莹莹的镜子安在贞妮背后，使她的每个动作都成了双，让雅克越过眼前颤动的胸脯，看到她的肩部和头部优雅的影像。

她感到雅克在观察自己，蓦地说：

“雅克……我在捉摸……您是否很了解我。这很可怕……您对我……不会有过多的幻想吧？”

她在微笑，掩盖袭上心头的真正不安，她在寻思：“我会始终象他期望我那样吗？我不会注定使他失望吧？”

轮到他微笑：

“如果我也问您：‘您很了解我吗？’您回答我什么呢？”

她犹豫一下：

“我相信，我会回答：‘不了解。’”

“但您同时会想：‘这没有什么关系。’您是对的。”他一直在微笑。

她点头同意，心想：“是的，这并不重要……会很顺利的……这个想法做父母的都有，我也曾经有过！”

“必须相信我们自己。”他坚决有力地说。

她不吭声。他不放心地观察她。这时，幸福的神情露形于色，是最令人放心的回答。

一阵热黄油的香味在餐厅里弥漫。

“这是豪猪肉。”雅克轻轻说。

穿粉红色内衣的女招待端来一盆摊鸡蛋。

“肥肉片摊鸡蛋？”雅克大声说。“真棒！……是您掌勺，小姐？”

“敢情！”

“好手艺！”

姑娘莞尔一笑，装出一副谦虚的模样。

“噢，您知道，这儿的晚餐很简单……应该早上来。中午，不会有空桌……不过，晚上很安静……除去那些情人……”

雅克跟贞妮交换了一个觉得有趣的眼色。能使这副死板板的面孔开颜，他显得如释重负。

他用舌头恰如其分地嗒的一响，说：“这是一盆多好的摊鸡蛋啊！”

受到夸奖的姑娘，这回笑了起来，俯下身好象说悄悄话似地小声说：

“我呀，我掌勺压根不用请教别人。我只信行家。”

她把手塞到围裙兜里，扭着屁股走开了。

“该把这话看作谨慎的客套话吗？”雅克笑着问。

贞妮心不在焉，沉思默想。这个小场面本没有什么，而她从中发现了惊人的东西。雅克显然具有抒发热情的才能；通过一言半语令人微笑，通过他对别人的关切，创造出一种温度，有利于孕育信任和同情的温度。贞妮比任何人更了解他：在他身边，最倔强、最内向的性格，最终也要摆脱自身的约束，自

我展现，笑逐颜开。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才能更令她惊讶了！与雅克相反，与达尼埃尔相反，她对别人几乎没有任何好奇。她闭塞地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首先注意保持氛围的纯洁性，她甚至竭力保持自己同别人的距离，只留出一片不能磨损的平滑表面同世界接触。想到她哥哥时，她思忖："好奇心推动雅克去接近不管是谁，反过来，是否有可能使他确定选择呢？"

"您会偏爱什么吗？"她随意问道。"您能喜爱一个人，超过其余人吗？而且始终不渝？"

她随即发觉自己的话多么晦涩、笨拙。她的脸涨得通红。

他惊愕地瞧着她，力图猜出她的联想；他在心里重复问题，尽量想回答得光明磊落。因为他俩都近乎迷信地感到，互相欺骗，哪怕一丁点儿，也是亵渎了他们的爱情。

"我能喜爱一个人吗？"他差点儿说出来，"我对达尼埃尔的友谊呢？"这个例子不能成立，因为这种爱没有逃脱时间的作用。

"至今为止，大概没有，"他有点干巴巴地承认，又更生硬地说："怎么？就值得怀疑啦？"

"我不怀疑。"她赶紧咕噜了一句。

她困恼的神态令他震惊。他意识到这极度的敏感要求谨慎小心，但为时已晚。他想再说点什么，犹豫一下，女招待端来下一只菜，他只冲贞妮爱抚地一笑，明显地请她原谅自己的卤莽。

她在观察他。雅克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快捷，象危险一样令她愕然，也令她心醉，她说不出究竟：也许她看到这是优越的品质和力量的标志？她又激动又自豪地想："我的野小子……"她脸上的阴霾消失了，重新充满了这种幸福的甜蜜

信心，两天来，这种信心使她整个人翻肠搅肚，变得焕然一新。

女招待离开餐厅后，雅克说：

“您的信心还很脆弱……”

他的语调里没有丝毫责备：只有遗憾，也有内疚，因为他没有忘记，从贞妮这方面看来，他已往的态度，使得一切怀疑都是合情合理的。

她立即捉摸出他的疑虑，竭力回避痛苦的回忆，急忙说：

“您看，这是因为我没有准备，信心不足……我回想不起有过……”（她在寻找词汇。这个词是来到雅克嘴边的：）“平静心境。甚至小时候……我就生成这样……”她微笑：“或者至少我曾经是这样……”然后垂下眼睛，低声又说：“我从没对别人承认这个。”她瞥了一眼送菜经过的那扇门，自然而然地将双手越过桌子，伸向雅克；这两只细巧、温热、赤裸的手在哆嗦。她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他的；她但愿进一步投身、消失、溶合到他怀里。

他喃喃地说：

“我同您一样……孤零零，总是孤零零！而且总是不安！”

“我了解这个。”她温柔地抽回自己的手。

“时而我以为自己高于别人，傲然地自得其乐。时而我感到自己愚蠢、无知、难看，羞愧万分……”

“同我一式一样。”

“……总是与人格格不入……”

“同我一样。”

“……禁锢在自己的特殊环境里……”

“我也一样。不想出来，也不想变成跟别人一样的人……”

他怀着突发的感激冲动，又说："有一阵子，我对自己完全绝望，您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吗？"

一刹那间，她发狂似地希望他说出："由于您。"但他说：

"由于达尼埃尔！……我们的友谊主要是互相信任。是达尼埃尔的挚爱和信任拯救了我。"

"同我一样，"她低声说，"跟我一式一样！我没有别的朋友，只有达尼埃尔。"

他们并不厌倦互作解释，相对而视，目光迷醉、欣喜。他俩等待着彼此的笑容相应，象等待吐露爱情、等待彼此融洽无间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明那样。感到被对方的直觉一穿即过，发现彼此如此雷同，真是惊诧不已，多么美好的奇迹啊！他俩觉得，这样互吐衷肠可以无休无止，眼下没有什么比互相探索更为重要。

"是的，我没有消沉，全靠达尼埃尔……也靠昂图瓦纳。"沉吟一下，他补充说。

他马上发现，她脸上显出一丝不自觉的淡漠。他禁不住用目光探问她。

"您非常了解我哥哥吗？"他终于问道，准备好满怀信心地投入对昂图瓦纳的赞扬中。

她险些说："我讨厌他。"她仅仅说：

"我不喜欢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

怎么说出自己的想法，而又不伤害雅克呢？她并不想对他隐瞒什么，哪怕他不堪忍受的话。

他困惑地坚持：

"您对他的眼睛不喜欢什么？"

她沉吟一下：

“可以说……他的眼睛不会、也不再会分辨好的和不好的……”

古怪的评断，教雅克不知所措。他想起达尼埃尔当他的面，谈到昂图瓦纳的一句话：“你知道我对你哥哥有好感的东西吗？那是他的判断无拘无束。”达尼埃尔欣赏昂图瓦纳这种能力：能自然而然地考虑自身的任何问题，好象在观察一件自动装置，而排除一切心事。这种精神状态对于格诺教徒的后裔很有吸引力。

雅克的目光好象在要求作确切解释。面对这目光，她报以沉静、古板的面孔，他不敢进一步问她。

他想：“猜不透。”

穿粉红色内衣的姑娘过来端走盆子。她问：

“奶酪？水果？上等木哈咖啡？”

“我什么也不要。”贞妮说。

“那末，只要一杯咖啡。”

他俩等着端上咖啡，再自由地继续谈话。雅克偷偷瞧瞧贞妮，他又一次注意到，她的眼神同脸孔表情迥然不同，眼神比脸孔表情“老”得多，脸孔表情仍然非常年轻，好象尚未成形。

他躬身毅然说：

“让我看看您的眼睛，”他在微笑，为审察表示歉意。“我想记住您的眼睛……水汪汪的，这样纯净，……蓝得直率，蓝得发冷，……还有瞳孔！在不断变形……别动，真是妙不可言。”

她也在端详他，不过没有微笑，有点疲倦。

他又说："瞧，您集中注意力时，蓝色的虹膜就收缩……瞳孔变小，变小……直到成了一小点，象锥孔那样圆而清晰……您的眼睛多有毅力！"

于是他想到，贞妮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战斗伙伴。各种心事一下子又袭上心头。他机械地回过头，想看看墙上的挂钟几点了。

看到他额角阴沉下来，她倏地害怕起来，喃喃说：

"您在想什么，雅克？"

他猛地拢一拢头发，不由自主地捏紧拳头说：

"啊！我想，眼下在欧洲，有几百人对局势洞若观火，为拯救他人而奔忙，却不能被他们想拯救的人所理解！真是又荒谬又动人哪！我们能做到动摇群众的麻木吗？群众会及时明白……"

他说下去，贞妮好象在倾听，其实她连一句话也听不见。她发现了雅克看钟的目光后，注意力已经叉开了，她再也控制不住心跳。三天见不到他！……她同自己的烦恼搏斗，不惜一切不愿让他看出来；看到他活生生就在旁边，盯住他表情的变化，颌骨的每一收缩，眉毛的每一紧蹙，灵活的眼睛每一闪光——不用竭力理解他的话，沉醉在字句和想法含混的声响中，有如处在一束束火花中，哪怕再多几分钟，她也感到带有苦味的快乐。

他突然住了声：

"您没在听我说话！……"

她眨巴眼睛，红了脸：

"不……"

为了表示歉意，她可爱地朝他伸出了手。他捏她的手，翻

过来，吻着她的掌心。他马上感到她手臂的肌肉全在抖动，他骤然惶乱不安地——新的惶乱不安——发觉，她的手不是被动的，听之任之，而是热烈地反压他的嘴。

可是，时间紧迫，他还有心里话要说：

“贞妮，有一件事，今晚我非对您说不可的……去年，我父亲去世时，我拒绝听人说起……钱的事……我不想动这笔款的一分钱……昨天我改变了主意……”

他停顿一下。她挺起身，默默无言，回避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掠过脑际的混乱而矛盾的想法搅得心绪不宁。

“我想取出这笔钱，存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金库，马上用于反战的斗争。”

她深深呼吸，血涌上脸颊。她寻思：“为什么他要对我谈起这个呢？”

“您赞成我的做法，对不？”

贞妮本能地低下脑门。他这样强调“赞成”这个词，含有什么深意？他好象想给她控制他的行动的权利……她含混地点点头，胆怯地抬起眼睛。他的表情仍然坚执地在询问。

他继续说：“至今，我靠写文章谋生……紧衣缩食……没有关系：我生活在衣食无着的人们中间，我象他们一样，这很好。”

他长吁了一口气，困惑使他的嗓音近乎粗野，他很快又说：

“如果这种平凡的……生活……不使您害怕，贞妮……我就不为咱俩担心了。”

这是头一回暗示到他们的未来和共同生活。

她又低下脑门。激动和希望使她透不过气来。

他等她抬起头，他一看见她的脸幸福得发狂似的，便简单地说：

“谢谢。”

女招待拿来账单。他付了钱，抬眼看看挂钟。

“差二十分就到九点。我连送您回家的时间都没有。”

贞妮不等他示意，便站起身。“他快走了，”她压抑地想道，“明天他在哪里？……三天……要命的三天。”

他帮她穿紧腰身外衣，她霍地回过身，挨近打量他：

“雅克……至少没有危险吧？”她的嗓音发颤。

“怎么？”他问，想搪塞过去。

他脑际掠过里沙德莱那封信的词句。他既不想对她说谎，又不想令她焦虑不安。他竭力微笑：

“危险？……我想不至于。”

少女的眸子发出惧怕的闪光。她赶忙垂下眼皮，几乎马上又勇敢地微笑。

“她是完美无缺的。”他想。

他们默默无语，相互依偎，走到桑蒂埃地铁站。

雅克在楼梯口站住。贞妮已经下了一级阶梯，向他回过身来。这个时刻来临了……他将双手搁在少女的肩上：

“星期四……最迟星期五见……”

他古怪地瞅着她。他几乎要对她说：“你是属于我的……咱们还不分手，跟我来吧！”想到行人和可能有的争吵，他马上低声说：

“您走吧……再会……”

他的嘴唇做了个动作，不太象微笑，也完全不象飞吻。他猛然抽回手，朝她深深注视了一眼，一溜烟走了。

四十七

天还很亮，空气闷热，笼罩着酝酿雷雨的湿气。

大街看来不同往常：所有店铺都拉下铁门帘；大多数咖啡馆关闭了；按警察命令，开门的咖啡店撤去露天座，免得椅子和桌子会用来临时筑街垒，并让市卫队能自由执勤。好奇的人蜂拥而至。小汽车变得稀少，有几辆公共汽车继续行驶，鸣响喇叭。

圣马丹大街、马让塔大街和总工会附近，人群特别密集。一大群男男女女从贝尔维尔高地下来。各种年龄的工人身穿工作服，纷纷来自巴黎和郊区的四面八方，聚集成越来越密集的人群。在隐蔽的角落，在建筑工地，在街角，一队队警察在市公共汽车——已准备好一叫就来搬运——周围形成黑压压的一片。

范赫德和米特尔格在“寺院”郊区的一片零售店等候雅克。

共和国广场上，车水马龙，一大群匆匆忙忙的人被堵住，不能向前。雅克和他的两个朋友用手肘推挤，尽力在这人潮中打开一条通路，同《人道报》的编辑们会合，雅克知道他们在中心纪念碑*脚下集合。但是，已经不可能走到高台上，游行队伍的前列设在那儿。

* 即共和国广场上的纪念碑，由莫里斯兄弟建于1883年。

骤然间，一阵颤声有如风儿的絮语，使万头攒动，五十来面旗帜，至今隐而不见，一霎时扬起在人群之上。游行队伍没有喊声，没有歌声，象爬行动物屈伸环节似地贴住地面，缓慢地朝圣马丹门方向蠕动起来。几分钟内，人群宛如溶岩倾泻而下，挤满了宽阔的大街，旁边道路拥来的人群不断使队伍扩大，慢慢地向西流动。

雅克、范赫德和米特尔格夹在人群中，热得透不过气来，肘靠肘地向前，免得走散。人流载着他们，把他们淹没在喧嚣声中，时而使他们止步不前，时而又抬起他们，向左右抛掷，碰到阴沉沉的房屋正面；窗户上挤满了好奇的人。黑夜降临；电灯向蠕动的杂沓的人群射出暗淡、阴惨惨的光亮。

雅克快乐和骄傲得陶醉了，心想："啊！多么有力的警告！全体人民起来反对战争！群众明白了……群众响应呼吁！……如果吕梅尔看到这个场面就好了！……"

人群迫使他们三人靠着吉姆纳兹剧院* 的列柱，停得更久些。前边爆发出喊声。那边，在"鱼贩女人"大街入口附近，队伍前头好象遇到了阻碍。

五分钟、十分钟过去。雅克不耐烦起来：

"你们跟我来。"他拉住小个儿范赫德。

他俩蜿蜒而行，后面跟着嘟嘟囔囔的米特尔格。他们穿过人群，向挤得过紧的核心部分迂回，拐七拐八，不过仍旧向前。

"反游行的队伍！"有人说。"护国者联盟占据了十字路

---

* 此剧院建于1820年。

口，挡住道路！”

雅克松开白化病患者，爬上一间铺子的柱顶去瞭望。

旗帜在“鱼贩女人”郊区的路口和《晨报》的红房子底下堵住了。两股人群的头几排发生磨擦，又是詈骂，又是叫喊。争吵的人范围不大，但很激烈：脸孔咄咄逼人，拳头扬起。警察分成黑压压的小队，夹住人群，在原地忙乎，好象任争吵发展。一面白旗象信号似的摇动起来：护国者联盟唱起《马赛曲》；于是，社会党人以《国际歌》回应，整齐如一的声音在扩大，随即以有力的节奏盖过了闹嚷声。蓦地，仿佛掀起一股海底涌浪，摇撼着蚁蝼般的人群。从邻近街道左右两侧，奔出一队队由治安军官带领的警察，猛地插入人群，要使十字路口畅通。争吵马上加剧。歌声停止，忽又响起，夹杂着喊声：“到柏林去！”；“法国万岁！”；“打倒战争！”警察向混乱的中心挺进，袭击抵抗的要和平的人们。唿哨此起彼伏。胳臂、竿子高举：“母牛！……粪堆！”雅克看到两个警察扑向一个示威者，他在挣扎，两个警察东一拳西一脚，终于把他扔进停在街角的一辆警车中。

雅克离得这么远，恼恨得很。沿着房子，或许他能挤到十字路口？他及时想起自己的任务和乘火车的时间……今天他身不由己：他没有权利向自己的冲动让步！

前边大街上传来嗡嗡的声响。远处，头盔闪闪发亮。这是一队市卫队，小跑冲向游行的人。

“他们要开枪！”

“逃命呀！”

雅克周围的人群惊慌起来，想夺路而走。但人群卡在迫近的骑兵和游行队伍巨大的尾部之间；后面的人反顶回来，阻挡

后退。雅克高高站在柱顶上，仿佛站在风暴袭击的峻岩上，攀住铁护窗板，惟恐跌倒在他脚下沸腾的人潮旋涡中。他寻找自己的伙伴，看不见他们，心想："他们知道我在哪里。如果可能，他们会来找我的……"他又骇然地想："幸亏我没带贞妮来……"

马匹在十字路口踩踏。步行的人翻倒在地。随着前呼后拥的人流，惶乱发狂的脸孔，划伤的额头，出现又消失。

出了什么事？没法明白……现在，队伍中心从十字路口开始后退。游行的人只得向马队和警察的联合行动让步。在满地竿子、帽子、碎屑的马路中间，佩戴银肩章的治安军官和几个平民装束的人在踱步，后者大约是警察首脑人物。他们四周，警察的队伍在往前扩大圈子；一会儿，大街的正面由警察封锁住。

游行的人如同被狗咬住腿部的畜群，乱踩乱踏了几分钟，在原地换了个方向那样，掉转头来，象龙卷风似地奔向斯特拉斯堡大街和塞瓦斯托波尔大街：

"到德鲁奥十字路口集合！"

"老呆在这里是不谨慎的。"雅克心想。（他刚想起，一旦遭到逮捕，他身上只有日内瓦大学生让一塞巴斯蒂安·埃贝尔莱的身份证。）

他可以从上城路溜走。但他迟疑不定。范赫德和米特尔格怎么样啦？怎么办？跑到德鲁奥路？又回到厮打之中？要是被捕呢？或者仅仅夹在人流中，头尾两面在搏斗，进退维谷，只好误了火车？……几点啦？十一点差五分……明智的做法是，不惜代价，离开游行，奔往北站。

不一会儿，他来到拉法耶特广场，圣万桑—德—保罗教堂前面。小街心花园！贞妮……他真想朝圣般地爬上去，来到那张长凳旁……可是，一队治安警察处在戒备状态，占住阶梯。

他渴得要命。他想起，在附近的“圣德尼郊区”路，他认识一个酒吧，敦刻尔克支部的社会党人常在那里聚会。他有时间呆上半个小时，然后再去乘火车。

后厅往常是活动分子碰头的地方，这时空无一人。柜台附近，在咖啡店老板——一个老党员——周围，五六个顾客在评论本区新闻，本区最近发生了几起严重殴斗。东站周围的一次反战游行被严厉地驱散了。游行队伍在总工会前重新集结；一次真正的骚动萌芽势必招来警察执勤；据说受伤的人很多。区警察分局关满了抓来的示威者。流言不胫而走：市警察局长在大街上指挥调动，挨了一刀。有个顾客来自帕西，说是在协和广场看到斯特拉斯堡塑像裹上了三色旗面纱，由一群年轻的护国者守卫，他们在治安卫队的保护下燃放孟加拉烟火。另一个顾客是个髭须灰白的老工人，他让老板娘缝补在战斗中撕破的外衣，咬定好几股大街上的示威者重新在交易所前集合，他们打着红旗，走向波旁宫，高呼：“打倒战争！”

“打倒战争！”咖啡店老板喃喃地说。他见过七〇年的场面；他参加过公社。他愤怒地摇摇头：“高呼‘打倒战争！’真是好时候……正如雷雨来临，你高呼‘打倒下雨！’……”

眯眼吸烟的老头发了火：

“永远不会太晚，沙尔！如果你八九点钟在共和国广场看到这个场面，……挤得多紧！——你会说这是鳀鱼群！”

“我在那里。”雅克挨近说。

“哦，如果你在那里，小家伙，你会同我说一样的话：还

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游行我可是见过几次！人们抗议处决费雷尔*时我在场：有十万人……人们抗议设军事监狱，支持释放卢赛时我在场：也足足有十万人……在普雷·圣热尔韦反对三年服役法令**时，肯定有十几万人……但今晚啊！有三十万人？五十万！一百万？没有人知道。从贝尔维尔到玛德莱娜，一片人潮，一片呼声：'和平万岁！……'不，小伙子们：这样的示威，我还没有见过，而我了解！幸亏警察没有武器，否则，这样搏斗，阳沟里准有血！……今晚，我对你们说了吧：当局要是逞强，就得趴倒在地！失去了好机会……在共和国广场，举起旗帜行动起来，说实话，沙尔，要是眼下有人登高一呼，你知道，他会把我们大家，象一个人那样，引到哪儿去？引到爱丽舍宫去闹革命！"

雅克乐得笑起来：

"暂时搁一搁吧！这是明天的事儿，老爹！"

他乐乐呵呵地来到火车站。毫无困难地买到上柏林去的三等车厢票。

在月台上，等待着他的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范赫德和米特尔格在那里。他们知道他动身的时间，想同他握手道别。范赫德丢了帽子；他脸色苍白，仿佛愁得起了皱纹。相反，米特尔格红扑扑的，激动异常，双手塞在兜里。他被抓住，挨了打，带到警车上，幸好人群壅塞，最后一刻他才逃了出来。他叙述自己的经历，半用法语，半用德语，口沫四溅，在镜片后转动愤怒的大眼睛。

* 费雷尔（1859—1909），西班牙著名的共和党人，1909年被枪决于巴塞罗那，在几个国家引起抗议游行。

** 1913年7月19日通过的法令，规定服役三年，后备役十一年。

“别呆在这里，”雅克对他们说，“三个人一起，不要引人注意。”

范赫德已双手握住雅克的手。他瞎子般的脸上，无色的长睫毛神经质地眨动。他用抚爱和央告的声调轻轻说：

“多加小心，博蒂……”

雅克笑了，想掩盖自己的不安：

“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见！”

同一时间，安娜在斯蓬蒂尼路二楼的小客厅里，穿著停当，正准备出门，她目光呆呆地站着，听筒贴近面孔。

昂图瓦纳已经熄灯，看完所有报纸，准备睡觉。莱翁晚上把电话放到床头柜上，瘖哑的铃声使昂图瓦纳挺身而起。

“是你吗，托尼？”远方温柔的嗓音低低地说。

“嗯？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

“有的！说吧！”他不安地说。

“没有事，我向你担保……什么事也没有……想听到你的声音……你已经躺下？”

“是的。”

“你睡着了，亲爱的？”

“是的……不，还没有……差不多……真的没有要紧事？”

她笑了：

“没有，托尼……你这样不放心，真好……我对你说，听到你的声音……你呀，你不明白这个，人家突然想，多想听到你的声音？……”

他用手肘支着，光线晃眼；他头发散乱，脸色难看，不耐烦

起来。

"托尼……"

"什么？"

"没事，没事……我爱你，我的托尼……今晚，此刻，我多想你呆在我身边……"

只不过沉默了一会儿，却象没完没了似的。

"得了，安娜，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她打断他，一口气说：

"是的，我知道，别在意……晚安，亲爱的！"

"晚安。"

是他挂上了电话。她觉得咔嗒一声直刺到肉里。她闭上眼睛，好半晌将耳朵贴住话筒，等待奇迹。

"我真蠢。"她终于几乎大声地说。

她违反理智，刚才希望——甚至确信——他会说："快来我们家……我要见你。"

"真蠢！……真蠢！……真蠢！……"她重复说，将手提包、帽子、手套扔到独脚小圆桌上。简单、隐秘和残酷的真相骤然出现在她眼前：她不可摆脱地需要他，而他根本不需要她！

四十八

早上八点左右，雅克没有睡着，下到哈姆火车站，买几份德国报纸。

报纸一致指责奥地利正式宣布同塞尔维亚处于“战争状态”。连右翼报纸、泛日耳曼主义的《邮报》或克虏伯的喉舌《莱因导报》，对奥地利政策咄咄逼人的粗暴也表示“遗憾”。凯塞尔和王储*的迅速返回，用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相当古怪的是，大多数报纸——注意到皇帝一到波茨坦，便同首相和陆海军参谋长进行长时间的重要商谈——把维护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凯塞尔的影响上。

待雅克回到他的隔间时，他夜间的同伴们也象他一样，拿着当天的报纸，讨论新闻。同伴有三个：年轻的牧师，若有所思的目光更多地转向打开的窗口，而不是放在膝上的报纸；白胡子的老头，大概是犹太人；还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胖乎乎的乐天派，脸和头都刮得精光。他冲雅克微笑，举起手中打开的《柏林人报》，用德语问：

“您对政治也感兴趣？不用说是外国人？”

“瑞士人。”

“讲法语的瑞士人？”

“日内瓦人。”

“您比我们能更近地观察法国人。他们人人都很迷人，是不？为什么他们结成一个民族，却这样令人讨厌？”

雅克模棱两可地微笑。

喋喋不休的德国人寻找牧师的目光，然后是犹太人的目光，继续说：

“我经常在法国旅行做生意。我在那里有很多朋友。我长

* 指奥地利王储查理一世（1887—1922），1916—1918年为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奥地利战败后退位。

久以来一直认为，德国的和平政策将战胜法国的抵抗，我们最终会取得谅解。同头脑发昏的人没有什么可干的：说到底，他们只想复仇。这就是对他们目前政策的全部解释。”

雅克大着胆子说：“如果德国这样热衷于和平，为什么今天不对奥地利盟国施以直接调解的行动，作进一步证明呢？”

“这正是德国确定无疑在进行的……看看报纸吧……假如法国方面不希望战争，目前它为什么支持俄国的政策呢？普安卡雷在彼得堡的讲话意味深长。正是法国手里掌握着和平与战争。只要俄国明天不再依赖法军，就只得和平谈判；而且一箭双雕，一切战争危险都可避免！”

牧师点头赞成。老头也赞成；他在斯特拉斯堡当过几年法律教授，憎恶阿尔萨斯人。

雅克优雅地一摆手，拒绝接受香烟，谨慎地不再争论，显出专心一意阅读报纸。

教授开了口。他对俾斯麦在一八七〇年以后的政策的看法是表面和偏颇的；他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老首相企图以又一次军事较量最终打败法国；他好象只想回忆帝国接近共和国的行动。在他引导下，谈话转向历史方面。他们三个观点一致，表达的都是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思想。

在他们看来，直至最近几年，德国显然不断向法兰西民族作出主动的宽宏大量的接近。俾斯麦本人表现出和解精神：他不谨慎地允许战败国迅速复兴，而本来他是满可以阻止的，只要他遏止法国人战败后沾上的征服殖民地的狂热就行。三国同盟呢？它不威胁任何人。原先这不是一个军事同盟，而是三国君主都不安于席卷欧洲的革命热潮，从而缔结的互相保护和支持的条约。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九之间，连续十五年，甚至在

法俄联盟之后，德国仍寻求同法国合作，解决政治问题，特别是非洲问题。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五年，威廉二世政府真诚地一再作出明确的和睦表示。法国始终拒绝凯塞尔政府伸出的手！它一味以轻蔑的恼人的拒绝，或者以威胁来回答最吸引人的建议！倘使三国同盟的性质改变了，错误应归咎于法国，它通过与沙皇政权不可理解的军事联盟，通过部长们、尤其是德尔卡塞的行动，清楚地表明它的对外政策依然是反对德国的；它的目的是包围日耳曼民族各国。三国同盟必须成为自卫的武器，抗击协约三国的进展——在世人眼中，三国协约如同征服者的密谋。征服者哪！这个字眼并不过分，在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由于三国协约，法国终于占据了广阔的摩洛哥领土*；由于三国协约，俄国终于组织了巴尔干联盟，使它有朝一日可以无虞地挺进到君士坦丁堡；由于三国协约，英国终于使它在全球海域的霸权不可动摇！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政策，唯一的障碍是日耳曼集团。要使三国协约的霸权确立，只有瓦解这个集团。机会出现了。法国和俄国马上抓住机会：它们利用巴尔干人的骚动和维也纳不谨慎的行动，眼下竭力挑唆德国去反对奥地利，希望柏林同它唯一的盟国闹翻，使十年的努力获得成功，孤立德国，处在欧洲敌对国家中间。

这至少是牧师和犹太教授的见解。大块头德国人认为，三国协约的目的更具侵略性：彼得堡想打败德国，彼得堡要战争。

他说："凡有头脑的德国人，不得不逐渐丧失对和平的信

* 1904年法英协议允许法国侵占摩洛哥，反过来，法国承认英国对埃及的统治。

心。我们已看到俄国在波兰一再修筑战略公路，法国增加士兵和武器，英国同俄国准备缔结海上协定。所有这些准备目的在哪里，还不是协约三国企图以军事胜利，确保反对同盟三国的力量吗？……我们逃避不了它们的战争……即使不是现在，也会在一九一六年，最迟在一九一七年……”他在微笑：“但是，协约三国是痴人作梦！德军已准备好了！……同德国军事力量较量不会不受惩罚！”

老教授也在微笑。牧师庄重地点头同意。对最后一点，他们三个自豪地充分赞同。

雅克在柏林住了许多天。

“我要在动物园车站下车，”他想，“在西城，我碰到老关系的可能最少。”

去赴波茨坦广场的神秘约会之前，他约有两小时可利用；他决定到卡尔·丰劳特家去躲一下，丰劳特刚好住在乌兰特大街。这是李卜克内西的朋友，一个久经考验的谨慎可靠的同志。他是牙科医生，雅克很幸运，这时在他家找到他。

人家请他到客厅，里面有两个人等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年轻大学生。丰劳特打开一点门叫女病人时，他朝雅克短暂地注视了一眼，没说什么。

二十分钟过去了。丰劳特又出现，叫走了大学生。他马上又独自回来：

“是你？”

虽然他还很年轻，一绺几乎变白的额发隔开栗色头发。他的褐色眼睛闪烁金光，深凹进去，眼里总是燃烧着始终不变的热情。

“有任务。”雅克小声说。“我刚下火车。我等了一个钟头。我不能见任何人。”

“我去告诉玛尔塔一声，”丰劳特说，毫不惊讶。“来吧。”

他把雅克带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靠窗背光缝衣服。房间凉爽。有两张并排的床，一张摆满书籍的桌子，一个土篓，里面躺着一对雌雄暹罗猫。雅克蓦地想起同样的一个房间，宁静，令人沉思，他和贞妮在里面……

丰劳特太太不慌不忙地把针插在活计上，站起了身。她头上盘着金黄发辫，扁平的脸流露出毅力和沉静的特殊表情。雅克常常在柏林的社会党人集会上遇到她，她总是陪着丈夫。

“你爱呆多长就多长，”丰劳特说，“我回去工作了。”

“您喝杯咖啡吗？”少妇提议。

她端来一只托盘，放在雅克面前：

“请自便……您打日内瓦来？”

“打巴黎来。”

“啊！”她很感兴趣。“李卜克内西认为，今天，许多事取决于法国。他说，你们大多数无产者都是明确反战的，你们眼下在内阁有一名社会党人，真是运气。”

“维维亚尼？他以前是社会党人……”

“只要法国愿意，能给欧洲作出多么伟大的榜样！”

雅克给她描述大街上那次游行。他毫不费力便听懂她说的话，但用德语表达说得有点慢吞吞。

她说：“我们这里也一样，昨天，在街上打了起来。一百多人受伤，五六百人被捕。今晚还得从头来……已经宣布今天有五十多个反战的公众集会……在每个区……九点，在勃兰登

堡门* 有大规模集会。”

雅克说：“在法国，我们要反对中等阶级令人难以相信的冷漠……”

丰劳特刚走进来，也微笑说：

“德国也是一样……到处是冷漠态度……你相信，即使危险迫在眉睫，在国会会有人要求召开外交事务委员会吗？……民族主义者明知受政府庇护，他们的笔仗激烈得闻所未闻！他们天天要求在柏林戒严，逮捕所有反对党领袖，禁止呼吁和平的集会！……没关系！他们不会是最有力量的人……在德国的所有城市，无产者到处骚动、抗议、指出危险……十分壮观……我们再现了一九一二年十月那些日子，那时，莱德布尔**，还有别的人，我们一起鼓动工人群众，高呼‘向战争开战！……’那时节，政府明白，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大动乱，都会立即在欧洲酿成革命运动。政府害怕了，收敛一下政策。这回，我们还会成功！”雅克站起身。“你已经要走？”

雅克点点头，向少妇告辞。

“向战争开战！”她对他说，双眼熠熠闪光。

“这次我们还会拯救和平，”丰劳特说，陪送雅克往前厅走去。“可是，保持多少时间？我最后也想，一场大战不可避免，我们不经过这一步，革命就搞不成……”

雅克不问过丰劳特，他对自己最关切的一个问题的看法，是不想离开他的。

雅克打断他说：

* 在柏林东面的凯旋门，建于十八世纪。

** 莱德布尔(1850—1947)，德国社会民主党老活动家。

“在你们国家，人们对维也纳和柏林之间的融洽关系，有什么确切的看法？它们在欧洲演什么戏？后台发生什么事？依你看，有没有合谋？”

丰劳特狡狯地微笑：

“法国人哪！”

“为什么法国人哪？”

“因为你说：‘有没有’……‘这个，那个……’想把一切简化成明瞭的说法，这是你们的怪癖！好象明白的想法原本就是正确的想法！……”

雅克愣住了，也微笑起来，他在思索：“这个评语建立在什么根据之上？又怎么用在我身上？”

丰劳特又变得严肃起来：

“合谋？要看情况……公开的厚颜无耻的合谋，这不能肯定。我是说：‘有和没有’……发出最后通牒那一天，我们的领导人露形于色的惊讶，肯定有一部分是假装的。但仅仅是一部分。有人说，奥地利首相欺骗了我们的首相，正象他欺骗欧洲各国政府那样，我们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办事轻率得不可原谅。有人说，贝尔希托德只交给我们的威廉大街一份口气和缓的最后通牒的概要；为了让德国对各国政府表示早就支持奥地利的政策，他答应最后通牒要节制些。贝特曼信以为真。德国放心地行动；也是鲁莽从事……待贝特曼、雅戈夫和凯塞尔终于了解准确的内容，据可靠消息，他们惊呆了。”

“他们是哪天知道的？”

“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是二十二日，就象在巴黎有人给我断定的那样，威廉大街还来得及赶在送交最后通牒之前，对维

也纳施加影响！而威廉大街没有这样做！”

“是没有，真的，蒂博，”丰劳特说，“我相信柏林时间不够。即使在二十二日晚上，也太晚了；来不及让维也纳改变文本；来不及对其他政府表示反对奥地利。德国即使想调解，也只有一个办法挽回面子：显得极其强硬，吓唬欧洲，并通过恫吓，取得这场外交险局的胜券，那是它不由自主卷进去的……至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情况……据非常可靠的消息，直至昨天早上，凯塞尔还以为干了一个绝招：因为他以为有把握，俄国保持中立。”

“不是这样！柏林对彼得堡的好战意图，肯定不是毫无所知！”

“有人断言，仅仅从昨天起，政府才发现走进这个危险的死胡同……因此，”他带着青春的微笑补上说，“今晚的游行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在犹豫的政府，人民的警告能起决定性作用！……你去‘菩提树下’大街*吗？”

雅克摇摇头，不再多作解释，同丰劳特分手了。

下楼梯时，他想：“法国人的怪癖？明白的想法，正确的想法……不，我不认为这适合于我……不……对我来说——不管清楚还是模糊——唉，想法从来只是暂时存在的……这正是我的弱点……”

---

* 柏林的中心大街。

四十九

六点正，雅克走进波茨坦广场的“阿辛格尔饭店”——这种廉价饭店最主要的一间，柏林各区都有分店。

他看到特劳坦巴赫独自坐在一张小桌前，面对一碗菜汤。这个德国人好象在埋头阅读一份一折为四，靠在水瓶上的报纸，但他明亮的眼睛在窥伺门口。他没显出任何惊愕。两个年轻人不经意地握握手，仿佛是昨天分手的。雅克坐下，要了一份汤。

特劳坦巴赫是个犹太人，长得十分健壮；头发卷曲，黄得近红棕色，理得很短，突露出幼公羊的额角；皮肤白皙，雀斑点点；嘴唇很厚，唇边翻卷，稍稍有点红艳。

他用德语小声说：“我一直担心派别人来。我不放心瑞士人干这种工作……你来得正好。明天就会为时已晚。”他带着有意的倦怠微笑，玩弄着芥末瓶，好象在讲无关紧要的事。“这是一项细致的行动——至少对我们来说，”他高深莫测地添了一句。“你呢，你没有什么事可做。”

“没有什么事可做？”雅克感到失望。

“除了我告诉你的事，没有别的。”

特劳坦巴赫仍旧轻轻地、笑吟吟地边说边嘿嘿笑几声，一旦受人注意，便可遮人耳目，因此他这样言简意赅地解释事情。

出于个人天赋，他擅长暗中领导某项国际情报的革命工作。几天以前，他听说有个奥地利军官斯托尔巴赫上校来到柏

林，人们猜测上校担负一件秘密任务，来找战争大臣；人们完全有理由设想，目下这次来访，目的在于确定奥地利和德国参谋部的合作。特劳坦巴赫制定了窃取上校文件的大胆计划；为此，他得到两个伙伴内行的帮助——“两个精于此道的家伙，”他意会地一笑说，“我象相信自己那样信得过的人。”这后一个细节并不使雅克吃惊。他知道特劳坦巴赫长期生活在柏林的贼窝里，而且同这个不法的地方保持关系，已经利用过它为党的事业服务。

斯托尔巴赫在黄昏应同大臣作最后一次会晤。在他下榻的饭店，他宣称当夜动身回维也纳。因此，没有时间可浪费：必须在斯托尔巴赫离开大臣那里，与登上火车之间，窃得文件。

雅克自然决不应参加这次窃取行动。（他并不讳言，他对此不如说是满意的。）他的角色只限于收下文件，立即送出德国，尽早交给梅奈斯特雷尔，特劳坦巴赫同梅奈斯特雷尔已多年保持特殊联系。飞行员将根据文件的重要性，决定是否告知明日在布鲁塞尔聚会的国际工人协会领导人。雅克应事先买到上比利时的车票，今晚十点半，就到弗里德利希大街火车站的三等车候车室，躺在软垫长凳上，好似酣睡那样。包在报纸里的包裹会小心翼翼放在他的头旁边，这个放包裹的旅客不跟他说话，便立刻溜走。这些指示对他重复了两遍。

“再喝一杯啤酒吧，”特劳坦巴赫说，“然后我们分手。”

雅克默默听着。他感到有点不安。窃取文件——不管多么有用——他不以为然。接受任务时，他想的不是参与这种事。他第一个动作，是庆幸只要求他担当无关紧要的合作角色。与此同时，他感到失望，甚至有点困恼，因为要承担这种接收和运送的被动角色……

跟特劳坦巴赫分手之前，他提出了向丰劳特提出的那个问题：在奥地利政府和德国政府之间，有没有合谋？

“我不知道贝尔希托德和贝特曼之间有没有串通……然而，在奥地利参谋部和我国参谋部之间，可能有勾结。我们的首相，甚至可能同时被奥地利大臣和我国参谋部耍了……”

雅克说：“啊！如果掌握证据，一开始，德国军方跟奥地利参谋部沆瀣一气就好了！……如果能肯定，你们的将军跟维也纳的将军合谋，他们狡黠的行动，三个星期以来，支配了德国的政治，目前又促使德国回避英国仲裁的建议，那就好了！……”（为了在自己眼里将参与窃取文件合法化，他下意识地需要好好说服自己，这些文件能给事业带来极其有效的帮助。）

“我象你一样相信，这可能有不可估量的结果……我们社会党领袖中最爱国的人，会不再犹豫，起来反对政府。因此，重要的是探明上校的文件！……你坐着，”特劳坦巴赫站起身，加上一句，“我先走。十点半在火车站见。始终保持镇定，避免聚集在一起。外边有警察……”

预告晚间有游行的威胁，阻止不了战争大臣把最后一次决定性的长时间会晤进行到底；他早就想跟奥地利参谋部的半官方使者、上校斯托尔巴赫·丰·布卢门费尔德伯爵会晤。

将近九点一刻接见，在特别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大臣阁下甚至赏脸，将来客送到迎宾大阶梯的平台上。在那儿，大臣当着警卫和传令官，伸手给上校，而上校躬身去握手。他们两位都身穿便服，脸容疲倦、庄重。他俩交换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眼风。然后，上校夹着沉重的黄皮包，由传令官带引，走下铺着

红地毯的宽阔台阶。走到台阶下，他回过身来。大臣阁下真是优渥有加，目送着他，给他最后一个友好表示。

在院子里，部里的一辆小汽车等候着。斯托尔巴赫点燃一根雪茄，安坐在车里，传令官对司机俯下身，告诉他避开游行，不出事故地将上校送回下榻的选帝侯大街的饭店应走的路程。

夜晚燥热。天下过雨，但短暂的急雨远未使空气凉爽，反而在街上留下一股浴室般的热气。预见到骚扰，商店已经熄灯灭火；虽然不到十点，柏林已经一派庄严阴沉，而平时只有到深更半夜才这样。上校的目光不经心地扫视首都宽广的景致。他满意地想着此行的实际结果，和翌日到维也纳向丰·赫岑多夫将军呈上的报告。坐下后，他顺手将皮包放在身旁。他意识到这个动作，又拎起皮包，放到膝上。这是一个漂亮的新皮包，浅黄褐色，搭扣镀镍；流行的式样，中间鼓起来，完全有资格越过部办公室的门坎；他在选帝侯大街的皮革店买来，为了在柏林执行任务。

小汽车停在饭店门前以后，守门人赶忙迎候上校，躬身致意，带他到前厅入口。斯托尔巴赫在服务处前面站住，吩咐给他端来一份简便的饭餐，并给他开帐单，因为他想搭晚上的快车。然后，尽管肥胖，他快步走到电梯那里，上到二楼。

在宽敞、明晃晃、空无一人的过道里，一个男招待坐在配膳室门口的软垫长凳上。斯托尔巴赫不认识他；这大概是刚替换的招待。那人马上站起身，向上校走来，打开他套间的门，拧开电钮，降下小百叶窗。这是一个有两扇窗的房间，天花板很高，糊上了金花黑壁纸，房间连通蓝瓷盥洗间。

“上校先生不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手提箱收拾好了。我只想洗个澡。”

“上校先生今晚动身？”

“是的。”

招待早已向皮包淡然瞥了一眼，上校进门后放在门旁的椅子上。斯托尔巴赫将帽子扔在床上，用手帕抹了抹汗涔涔的光洁脖子，而招待走进盥洗间，打开了水龙头。他回到房里时，奥地利参谋长的特派员穿着淡紫的绸短裤，脱了鞋。招待捡起放在地毯上的尘土仆仆的鞋子。

“我呆会儿送回来。”他离开房间时说。

浴室和配膳室只隔开一道薄板。招待耳朵贴在墙上，窥测动静，一边用呢布擦鞋。他听到上校沉甸甸的身子哗啦一声落入水中时，露出了微笑。于是他从壁橱取出一个新皮包，也是黄褐色、搭扣镀镍，塞满了旧文件；他用报纸裹起来，夹在腋下，拿起皮鞋，去敲房门。

“进来吧！”斯托尔巴赫说。

“完了，”招待马上这样想。上校让浴室的门敞开，从房间可以看到浴盆的那一头，从浴盆浮出一只粉红的脑壳。招待不固执己见，将皮鞋放在地上，夹着包裹出去了。

上校在温水里一直没到下巴，惬意地扑打水，这当儿，灯光霍地灭了。房间和盥洗室同时陷于黑暗中，斯托尔巴赫耐心等了几分钟。看到迟迟不接通电流，他沿墙摸索，找到电钮，发狠地按下去。

招待的声音在幽暗的房间里响起来：

“上校先生摁铃？”

“出了什么事？饭店里发生电流故障？”

“不是。配膳间亮着……不用说，是房间里的保险丝烧

了。我来修理……一会儿的事。”

长长的一分钟过去了。

“怎么啦？”

“请上校先生原谅……我在找短路的地方。我以为是在门边……”

上校的头伸直在水面上，眨巴眼睛，瞅着漆黑的房间，他听到招待在搜索。

传来声音：“我找不到。请上校先生原谅……我到外面看看。短路的地方肯定在过道里……”

招待迅捷地走出房间，跑到配膳间，将上校的皮包放到稳妥的地方，然后匆匆接通电流。

三刻钟后，待上校斯托尔巴赫·丰·布卢门费尔德伯爵仔细地洗过澡，洒上香水，穿好衣服，喝过茶，吃完火腿和水果，点燃雪茄，他看看表。虽然时间尚早——他不喜欢非要急急忙忙不可——他给服务处打电话，要人来拎他的手提箱。

“不，这个，我自己来拿。”他对提行李的说，那人已经拎起放在门旁椅子上的黄皮包。

他从那人手里夺过来，看了一眼搭扣是否关紧，庄重地夹在腋下，看过没有落下什么，才走出房间：他总是井然有序。

下楼之前，他找招待给小费。过道空无一人。他推开配膳室，里面没人，那人不在。

“这个傻瓜活该倒霉。”上校喃喃地说。他动身去搭开往维也纳的快车去了。

几乎同一时刻，日内瓦大学生埃贝尔莱（让—塞巴斯蒂安），在弗里德利希大街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布鲁塞尔的火

车。他随身没带任何行李：只有一个包裹，酷似一本包好的厚书。特劳坦巴赫及时打开搭扣，将文件包在报纸里捆好，处理掉漂亮的黄皮包——皮包没有用处，只会坏事。

“如果我在德国境内被捕，腋下夹着这份文件……”雅克心想。他感到，自己的“任务”只有这点危险太微不足道了，他反而觉得有趣，不愿看到有危险。他悻悻地想：“却让贞妮坐卧不安！”

半路上，他到盥洗间打开包裹，尽可能将文件散放在自己兜里和衣服衬里，免得海关人员查问。在德国的最后几站，有一次，他出于小心，下车去买烟，以便到边境时有话可说。

尽管如此，海关的检查让他有几分钟不愉快。只有当他确信火车终于在比利时的铁轨上奔驰时，他才发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他缩在角落里，双臂抱在仔细扣好的外衣上，愉快地沉入梦乡。

五十

布鲁塞尔的“人民之家”上下七层，就象大胡蜂窠那样嗡嗡响。从早上起，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就开始特别会议。为挫败各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而作出的紧迫努力，在比利时首都不仅集合了欧洲社会党的一切领袖，而且集合了大批活动分子，他们来自各地，决心星期三晚上，在马戏团剧场举行抗议集会，以引起国际反响。

由于梅奈斯特雷尔设法为小组筹到了钱——（从来没人知

道，飞行员和里沙德莱怎么筹集碰头地点的秘密资金）——他们当中，有十来个人来到布鲁塞尔，把市场路靠近昂斯帕大街的一爿啤酒店“狮穴”，选作集合地点。

雅克正是在这里找到他的朋友们，并把斯托尔巴赫的文件包交给了梅奈斯特雷尔。（飞行员立即回去，关在下榻旅馆的房间里，初次审阅战利品。雅克稍后一点去见他。）

雅克露面受到欢乐喊声的致意。基勒夫先看到他，马上大声嚷嚷：

“蒂博！重逢多好啊！……怎样，嗯？很热！”

碰头地点的所有常客都在：梅奈斯特雷尔、阿尔弗蕾达、里沙德莱、帕泰尔松、米特尔格、范赫德、佩里内、药品杂货商萨弗里奥、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兹拉夫斯基、大腹便便的小个老爹布瓦索尼和“爱思索的亚洲人”斯卡达；甚至有年轻的爱米莉·卡蒂埃，在护士面纱下象基勒夫一样双颊粉红，头发金黄，她动身后便想逼他回去，“因为太热”。

雅克对所有伸过来的手微笑，很高兴——比他自以为的更高兴——在这间比利时啤酒店里，突然又接触到日内瓦聚会时那种热烈气氛。

基勒夫以为雅克从法国赶来，说道：“那末，他们宣告卡约太太无罪罗？……你喝点什么？也喝点他们的啤酒？”（他瞧不上眼这种“北方佬的蹩脚啤酒”，始终爱喝酸味苦艾酒。）

基勒夫大声嚷嚷的愉快情绪，反映了这几天笼罩日内瓦的几乎普遍的乐观精神：梅奈斯特雷尔更难得出席聚会，会上的讨论不离开建立秘密国际的计划；其中热烈地提到在欧洲举行不同的和平示威，最令人泄气的消息也不能动摇他们的热情。小组来到布鲁塞尔，初步与其他欧洲各国的代表团接触，领导

人出席，反战的庄严联合，这一切对大多数小组成员来说，等于取得胜利所需要的、国际范围可靠的行动团结得到了证明。早上的电讯公布了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甚至从昨夜起就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消息；但小组的人根据奥地利照会的消息，轻信只有城中心挨了几颗炸弹，轰炸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宁可说是一种警告方式和象征性佯动方式，而不是敌对行动的序幕。

佩里内让雅克坐在自己身旁。他在法国代表团的聚会地点“大西洋酒吧”度过上午，他转述了巴黎最新消息。他说，昨天，由若莱斯和儒勒·盖德率领的社会党议会小组，在奥尔赛码头同代理部长进行了长谈。拜访后，党的议员们起草了一份公开声明，坚决宣称：只有法国才能主宰法国；无论如何，国家不能出于对秘密条约多少有点武断的解释，陷入可怕的冲突；议员们还要求，尽管议会休会，在最短时间内召开议会。法国社会党人准备在议会范围进行斗争。佩里内对代表团的活跃、镇静和不可变更的希望，抱有良好印象。若莱斯比其他人表现出格外坚忍的信心。大家自豪地援引他最近的话，他对旺德韦德说：“您会看到，这就象阿加蒂尔的情况那样。有起有落，但事情不会不安排妥当。”为了突出地证明他的乐观，大家还说，老板午餐后有一小时空闲，安详地跑到博物馆去欣赏范埃克兄弟* 的画。

佩里内说：“我见过他，我向您担保，他不象一个泄气的人！他从我身边走过，夹着沉甸甸的皮包，使他的肩膀、狭边草帽和黑礼服耸起……他象教授去上课那样……他把手臂给了

* 范埃克兄弟指于贝尔(卒于1426年)和让(卒于1441年)，为佛兰芒派画家。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是哈塞，德国人……您会看到，……他俩正好走到我的桌边，德国人站住了，我听到他用发音蹩脚的法语说：‘凯塞尔不要战争。他不要战争。他害怕后果！’于是若莱斯回过头，目光闪亮，嘴角含笑，回答他说：‘那么，就让凯塞尔政府有力地对奥地利人施加影响。我们呢，我们在法国，也会好好促使我国政府对俄国人施加影响！’正好在我桌前……我听到他们两人说话，就象您听到我说话那样。”

“对俄国人施加影响……是时候了！”里沙德莱喃喃说。

雅克碰到他的目光，他有个感觉：里沙德莱说这话，无疑反映了梅奈斯特雷尔的精神状态，远远不赞同普遍的乐观；里沙德莱马上证实了这个印象，因为他向雅克躬身，用询问的口气低声说：

“这近乎在思考，法国，领导法国的人——接受了俄国总动员，接受了俄国以挑衅回答奥地利的挑衅，以最终拒绝接受回答德国的最后通牒——是否等于接受了战争！”

“俄国只是部分动员。”雅克不太有把握地纠正说。

“部分动员？跟暂时佯装的总动员有什么两样？”

米特尔格坐在里边的软垫长凳上，靠近沙肖夫斯基和里沙德莱，他的嗓音激烈地响起来：

“俄国？俄国在动员，肯定无疑！俄国在沙皇军国主义的掌握中！今日，欧洲各国政府都一样受制于反动力量！受制于本身需要战争的制度！就是这样，我的同志！斯拉夫人的解放？借口而已！沙皇制度只会压迫斯拉夫人！在波兰践踏了斯拉夫人！在保加利亚，假装让斯拉夫人自由，为的是更好地压榨。事实是，在俄国的军国主义与奥地利军国主义之间，要重

新开始一场早就有的战争！”

在邻桌上，布瓦索尼、基勒夫、帕泰尔松和萨弗里奥，海阔天空地漫评柏林政府愈来愈捉摸不透的意图。凯塞尔政府不断发表维护和平的抗议，为什么坚持拒绝调解，而稍为坚决一点的建议，就足以使弗朗索瓦—约瑟夫满足于眼下辉煌的外交成就？德国对奥地利军队侵占塞尔维亚丝毫不感兴趣。如果象社会民主党人所断言的那样，柏林不要战争，那么，为什么让德国和欧洲冒这样的危险？……帕泰尔松指出，英国的态度更难看清。

布瓦索尼用教训人的口吻说：“欧洲人的注意力全转向英国。由于奥地利宣战，使维也纳和彼得堡的双边晤谈破裂，只有英国斡旋，才能继续会谈。英国人举足轻重的作用便增加了重要性。

帕泰尔松一到布鲁塞尔，便去看望社会党同胞，他断言，在英国代表团那里，大家非常担忧在外交部流传的消息：在格雷左右，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想到中立态度的抗议，会间接有利于中欧帝国的好战计划，便惊惶不安，据说，他们促使大臣最终下定决心；或者至少警告德国，倘若在奥俄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英国中立不成问题，那么一旦爆发法德之战，就不能做到中立了。英国社会党人忠于中立，担心格雷向压力让步；尤其是，今日这类声明在英国公众舆论中，已得不到跟上星期一样的遣责了：事实上，最后通牒未曾有过的严酷语气、奥地利一心进攻塞尔维亚的固执，在海峡那边，已引起普遍对维也纳的愤慨。

雅克由于旅行，感到疲倦，他有点厌倦地听着这些议论。他见到这些熟稔面孔产生的愉快，比他希望的消失得更快。

他站起来，走近小个子范赫德、兹拉夫斯基和斯卡达小声谈话那张桌子。

白化病患者用甜润的嗓音说："今天，人们并肩生活，却各自为己，不讲仁慈……必须改变这样情况，谢尔盖……首先改变人心……博爱，这东西实行起来不会与法律无关……"他对看不见的神灵微笑了一会儿，继续说："没有这个，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是可能的。但实现社会主义，这就不行：甚至还没开始！"

他没看见雅克走近。他蓦地看见雅克，脸红了，住了口。

斯卡达将几本拆散的书靠放在啤酒杯上。（他的兜里总是鼓鼓囊囊塞满了期刊书籍。）雅克不经意地瞧瞧书名：《埃皮克泰特》* ……《巴枯宁作品集》**第四卷……埃利泽·勒克吕***：《无政府主义与教会》……

斯卡达俯向兹拉夫斯基。他那大小不一的鼓凸的眼睛，在半厘米厚的镜片后，象白煮蛋那样瞪着。

"我呀，我丝毫没有耐心，"他柔和地解释说，一面象有怪癖的人那样，隔一会儿就用指甲梳拢卷曲的短发。"我不是为自己而闹革命。再过二十、三十年，也许五十年，会发生革命？我知道会这样！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为了生活和行动……"

里沙德莱在尽里边又说话了。雅克尖起耳朵。透过里沙德莱预言性的论断，他寻找飞行员的想法：

"战争迫使各国以货币贬值消除债务。它加速国家的破

---

* 埃皮克泰特（公元一至二世纪），古罗马苦行主义哲学家。

** 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 埃利泽·勒克吕（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参加过巴黎公社；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产，同时使小有产者贫困；迅速带来普遍贫穷；促使大批新的受害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向我们靠拢；自动消灭……”

米特尔格打断了他。布瓦索尼、基勒夫、佩里内一齐抢着说话。

雅克不再听下去，他想：“我改变了吗？还是他们改变了？……”他分析不出自己困恼不安的原因。“战争威胁袭击了我们的小组……支解了它……人人按自己的方式和气质作出反应……一种行动的需要，是的；普遍，强烈，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给以满足……我们的小组孤立，远离中心，不受限制，没有纪律……是谁的过错？或许是梅奈斯特雷尔的过错……梅奈斯特雷尔在等我，”他看看时间。

他走近阿尔弗蕾达，她坐在帕泰尔松旁边：

“我坐哪路电车才能到你的旅馆？”

“来吧，”帕泰尔松站起来说。“弗蕾达和我，我们给你带路。”

他正巧跟基尔一哈迪的朋友，一个英国的社会党人有约会，便挽起雅克的手臂，把雅克拖出“狮穴酒吧”，阿尔弗蕾达尾随在后。他看来非常冲动。基尔一哈迪的朋友在伦敦当新闻记者，对他谈起到爱尔兰为党的一份报纸所作的一次调查。如果事情确定下来，帕特明天清早便坐船到英国。要办这件事使他异常激动：他呆在大陆上的五年，还从来没渡过海峡！

烈日炎炎；石子路灼人。风儿吹不散压抑着城市的酷热。帕泰尔松没穿外衣，叼着烟斗，戴上小鸭舌帽，衬衫敞开，露出白皙的脖颈，两条长腿穿着法兰绒旧长裤，活脱脱象旅游的牛津大学生的姿态。

阿尔弗蕾达走在他俩后边。她的蓝布连衣裙洗褪了色，具有亚麻花的细腻色调。看到她的黑发刘海，皱起的小鼻子，布娃娃似的大眼睛，聪颖的神态，摇晃的胳臂，简直会把她当作一个女孩子。她按习惯只听不说。然而，她用轻轻颤抖的声音问道：

“你走后，什么时候再回日内瓦？”

英国人的脸孔阴沉下来：

“我不知道。”

她显出游移不定，抬起眼看他，又马上垂下眼皮，动作快捷，使得睫毛的阴影在双颊颤动，她小声说：

“你回来吗，帕特？”

“回来，”他激动地说。他放开雅克的手臂，走近少妇，亲切地把大手搁在她肩上：“回来，亲爱的……毫—无—疑—问！”

他们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路。

帕泰尔松从嘴上拿下烟斗，头后仰一点，一边走一边盯住看雅克，好象在观察一样东西：

“我惦记着你的肖像，蒂博……再画两次……短时间两次就能画完……画布上会走出一个恶鬼来，亲爱的！”

他爆发出爽朗的笑声。他们穿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他朝雅克转过身，淘气地指点小巷口一幢小矮房：

“好好看看：这就是年轻的威廉·斯坦利·帕泰尔松居住的地方。我的 bed-room（起居室）很大。亲爱的，要是你愿意，我同你共享一袋烟。”

雅克还没有订房间。他微笑说：

“我接受。”

“是在二楼，窗户敞开……二号房间。你记得住吗？”

阿尔弗蕾达一动不动，抬头仰望帕泰尔松的窗户。

“现在应该分手了，”英国人对雅克说。“你看到火车站吗？飞行员下榻旅馆所在的那条街正好在后面。”

“你给我带路？”雅克问少妇，以为她同自己一起回去。

她哆嗦起来，瞧着他。她的瞳孔在扩大，好象充满了动人哀怜的犹豫。

沉默片刻。

“不。现在你一个人去，”英国人倦怠地说。“再见，亲爱的。”

五十一

最近两个星期，梅奈斯特雷尔跟碰头地点的同志们一样，愤激地重复“向战争开战！”什么也动摇不了他这个信念：国际工人协会所有的反战活动，也不能阻止他行动。他对阿尔弗蕾达说：“必须让战争爆发，最终产生真正革命的局势。没有人——当然这样！——能说，革命从这种局势，或者从下一场战争，或者从另一种危机中产生。这取决于许多情况……这取决于‘首先胜利’的事实。谁先取胜？日耳曼人还是法国和俄国人？难以预料……在我们看来，问题不在这里。在我们看来，当前的策略是要这样行动：仿佛我们确信能立即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千方百计加剧目前这种革命之前的局势。就是说，联结一切具有良好和平意愿的人作出的努

力；想方设法促进骚动！尽可能挑起混乱！最大限度阻止各国政府实施计划！”他心里想：“然而，条件是不要脱靶，避免一切过分有效的手段，会拖延战争的手段……”

他一到达布鲁塞尔，便特意住在远离“狮穴酒吧”的地方，在“正午”火车站后面一个院子深处的小楼下榻。

他独自关在房里，花了两小时细读斯托尔巴赫的文件，不再怀疑两个日耳曼人参谋部的合谋：证据确凿！……雅克带来的战利品，几乎只由斯托尔巴赫在会晤时，日复一日的记事组成，上校在柏林，同参谋部首脑和战争大臣进行了多次晤谈；不用说，这些记事是供他在会晤后，起草发往维也纳的信件之用的。这些记事不仅清晰地表明了两国参谋部会晤的现状，而且有多处暗示不久前的事，透露了维也纳和柏林之间前几个星期会谈的历史。对往事的披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给梅奈斯特雷尔证实了他的怀疑：这是维也纳社会党人霍斯梅，委托伯赫姆和雅克七月十二日在日内瓦转告他的；这些怀疑使他将事实接二连三地串起来。

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之后几天，贝尔希托德和赫岑多夫殚思竭虑，让老皇帝决定利用形势，立即总动员，以武力摧毁塞尔维亚。但弗朗索瓦—约瑟夫表现得很倔强：他反驳说，奥地利的军事行动会遭到凯塞尔政府的反对。（“哈！哈！”梅奈斯特雷尔心想，“这刚巧证明，他非常清晰地考虑到俄国干涉的危险和一次大战的危险！……”）为了把君主的反驳顶回去，贝尔希托德大胆想到，立即给柏林自己办公室的主任亚历山大·霍乌奥斯拍电报，令他取得德国的赞同，象理应预料的那样，霍乌奥斯起初遇到凯塞尔和首相的拒绝；事实上，他们担心俄国的反应，而并不在意让奥地利卷入一场欧洲战争。正在

这时，普鲁士军方介入。霍乌奥斯在德国军方找到一个早有准备、很有能耐的助手。从一九一三年二月起，德国参谋部对斯拉夫人的威胁，对塞尔维亚和俄国之间密谋反对奥地利——因此也是反对德国——的阴谋，不是毫无所知。它甚至怀疑彼得堡同贝尔格莱德串通，多少是间接地参与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德国的将军们象引格言那样宣扬，俄国无论如何不会接受马上爆发战争，不会卷进至少提前两年的冒险——在它还没有装备好之前。在霍乌奥斯推动下，德军首脑终于说服了威廉二世和贝特曼，欧洲目前的状况是，俄国执意要发动一场大战的危险微乎其微；日耳曼人有意料不到的机会，出色地确立自身的威信。霍乌奥斯终于获得对奥地利行动的全权，给维也纳带去诺言，德国会毫不懈怠地支持盟国的一切要求。这就最终解释清楚最近几个星期奥地利不可理解的政策。此外还证明，从现在起，凯塞尔及其周围的人多少含混地同意，可以或可能挑起一场大战。

梅奈斯特雷尔马上想："幸亏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内情。再说我差点把雅克和里沙德莱拖来帮助我！"

他站着俯向床上，由于没有地方，只得把文件简单分成几小摞，摊在床上。他拿起放在右边的记事，这些记事或多或少援引往事和七月初的事件——他将记事放进一个信封里，标上一号字样，然后封好。

然后他挪近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把这些都复看一遍，"他这样想，一面把摞在左边的记事拉向身边。"这一切都是斯托尔巴赫朋友的任务……这一包是奥地利的战役计划：战略，战术细节。这不关我的事。放到二号信封里……好……我感兴趣的是其他部分……记事已注上

日期。很容易把会晤都串起来……此项任务的目标呢？大体上是推动德国总动员……这是开头几页……他一到柏林，便同莫尔特克会晤……等等……上校坚持德国参谋部要加速军事准备……德国人回答他：‘不行！首相反对，他得到凯塞尔的支持！’瞧！为什么贝特曼反对！……他宣称：‘太早！’瞧瞧他的理由……第一，内政关系：他强烈遣责民众示威和《前进报》的攻击，等等……啊！啊！说到底，他被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惹火了！……第二，外交政策关系：先向德国保证中立国、主要是英国人的赞同……然后等待俄国的威胁加剧；因为帝国政府面对‘公开侵略的俄国’那一天，会同时说服德国社会党人和欧洲，德国处于‘合理自卫的情况’，不由自主地被迫‘出于谨慎’而总动员……当然罗！完美的逻辑！……斯托尔巴赫和德国将军们硬逼贝特曼同志接受的策略会是怎样的？……所有这些记事令人看到，他们的合谋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在于立即迫使俄国对德国作出‘可看作敌对的行动……’‘比如迫使俄国总动员，’斯托尔巴赫在二十五日晚这样设想。老把戏！……对此，德国人回答他：‘确实如此。为此，有个好方法，唯一的方法，这取决于奥地利：奥地利总动员……’他们不至于蠢到相信这些将军！他们明白，如果弗朗索瓦—约瑟夫下令全军动员——（这里斯托尔巴赫写道，这‘不仅是对小小的塞尔维亚的威胁，而且是对幅员广阔的俄国的威胁’）——沙皇会最终被迫以总动员来回答。面对俄国的总动员，凯塞尔便不会再拒绝下令动员。首相也无话可说：因为德国由于俄国入侵的真正威胁而直接引起动员，可能要强加于所有人；内外都一样；对欧洲舆论和德国舆论都一样，德国舆论已经群情激昂，反对俄国人；而且也要强加于社会民主党人……

这是很对的。苏德孔* 一伙及其随从，每次代表大会都对我们唠叨个没完俄国威胁！还有倍倍尔**本人！一九〇〇年以来，他宣称，面对俄国威胁，他会拿起枪！……社会党人这次会立即抓住这句话。上当！……上自己的当！他们不可能——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不跟政府合作，只要政府准备保护德国无产阶级，反对哥萨克帝国主义！……手腕要得真妙！不久奥地利就总动员！……这就是为什么斯托尔巴赫朋友到达柏林的第三天，便频频给赫岑多夫拍电报，让奥地利干脆向总动员发展……好极了！柏林的将军们假借奥地利之手，向俄国设下恶毒的圈套！其间，凯塞尔和首相在安详地抽烟，毫不怀疑一箭中的！”

梅奈斯特雷尔用习惯的动作——将拇指和食指夹住太阳穴，并沿着双颊，手指灵活地滑到胡子的尖端。

“好极了，好极了……直奔目标！而且速度飞快！”

他迅速捡起散放在毯子上的记事文件，塞进第三个信封，小声重复：

“幸亏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内情！”

他靠在椅背上，抱起手臂，好几分钟纹丝不动。

这些文件显然提供了意义无法估量的“新事实”。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除几个例外，都没有怀疑维也纳和柏林有勾结。对帝制最激烈的抨击者都不愿认为，柏林愚蠢地以世界和平与帝国的未来冒险，维护奥地利的威望；他们接受官方的说法：他

---

* 苏德孔(1871—　)，德国政客，一次大战时持沙文主义态度，他的名字成为沙文主义的代名词。

** 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曾反对机会主义，但战前持中间派立场。

们认为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使威廉大街“大吃一惊”；威廉大街事先既不了解最后通牒的准确内容，也不了解通牒的侵略性质；德国真诚地竭力调停奥地利和它的敌对方面。最警觉的人，已嗅出维也纳和柏林的参谋部，可能有某种契合。（梅奈斯特雷尔早上遇到了德国派往布鲁塞尔的代表哈塞，哈塞告诉他，自己在星期天找政府交涉，以党的名义庄严申明，日耳曼—奥地利联盟是严格自卫性质的；他对得到的回答有点不安：“如果俄国对我们的盟友先采取敌对行动呢？”可是，哈塞至今远远没有想到，奥地利总动员在于起到巧妙设放的诱饵作用，德国军方企图把这诱饵扔给俄国！）斯托尔巴赫的记事透露的无可辩驳的合谋明证，一旦落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手里，便会成为反战的可怕武器。他们至今一直激烈攻击维也纳政府，便会马上反过来攻击本国政府。

梅奈斯特雷尔思忖；“说实话，如果好好使用具有这样惊人爆炸力的武器，效果可能超过一切预料……是的：随便怎么设想都可以——必要的话，甚至可以使战争流产！……”

有好半晌，他想象凯塞尔和首相眼看这个证据大白于天下——或者受到猛烈的报纸攻击，报纸会发动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来指责德国政府——这时两者必居其一：抑或开始逮捕所有的社会党领袖，公开对整个德国无产阶级和欧洲国际工人协会宣战（勉强的推测），抑或在社会党人的胁迫面前缴械，赶快开倒车，拒绝已向霍乌奥斯应允的给奥地利的援助。那末呢？那末，由于得不到德国支持，奥地利无疑不敢再坚持战争计划，只得满足于外交讹诈……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计划便会推翻。

“这要看情况！”他喃喃说。

他站起来，在房里走了几步，喝了一杯水，又回去坐到文件面前：

“现在，飞行员，不要犯策略错误！……两种解决办法：使武器爆炸，或者把武器隐藏起来，留到以后……第一个假设：比如我把这些文件交到李卜克内西手里；于是爆发丑闻。有两种情况要考虑：丑闻阻止不了战争，或者阻止战争。——假设阻止不了战争，这是可能的；有什么好处？显然，无产阶阶怀着受骗的心情去打仗……有利于宣传内战……是的，风往反方向吹：到处已有‘战争的精神状态’。这在布鲁塞尔非常令人注目……要了解的是，今天，社会民主党的所有领袖是否接受让武器爆炸？不敢肯定……假定他们在《前进报》发表文件。报纸会被查封；政府会厚颜无耻地扯谎；德国人的精神状态已经达到这一步，政府矢口否认，不用说，会比我们的指控更有份量……现在假设，同各种可能性相反，李卜克内西挑起人民愤慨和举世责难，使凯塞尔政府后退，终于阻止战争。显然，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和群众的革命意识会增长……是的，但……但阻止战争呢？我们最好的王牌！……”

半晌他呆呆地鹄立，面对要负责任的严重性。

他小声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阻止战争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不应冒这个险！”

他又紧张地思索了一会儿。

“不，不……不管从哪一方面考虑问题……眼下只有一个解决办法：窃取武器……”

他弯下腰，毅然决然地从床底拉出一只小箱子：

“把这一切都锁起来。不对任何人说起……等候时机！”

他预想中的时机，是士气低落终于开始影响受到动员的群

众，那时，为了加速士气低落，使之激化，透露对政府诡计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便能给予重重一击，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他笑一笑，象中了邪那样的笑：

“事情有多大关系呢？战争、革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手边这三个信封！”

他手里抓起信封，不由自主掂一掂份量。

有人敲门。

“是你吗，弗蕾达？”

“不是。是蒂博。”

“啊！”

他急忙把信封放到小箱里，锁上锁，然后去开门。

雅克第一个动作，是本能地朝凌乱的房间环视一周，寻找文件。

“弗蕾达没跟你一起来吗？”梅奈斯特雷尔问，忍不住做了个不快、近乎不安的动作，又马上压抑住。“我不客气请你坐了，”他开玩笑地说，指指乱七八糟堆满房间两张椅子的女人衣服。“我就要出去。我想看看他们在人民之家干什么……”

“……文件呢？”雅克问。

飞行员一面说话，一面将小箱子推到床下。

他镇定地说：“我认为，特劳坦巴赫完全白费气力，你也是……”

“真的？”

雅克不是惊讶，而是惊呆了。他从未料到这些文件一无用处。他犹豫着再提问题。他大胆地说：

“您把文件弄到哪儿啦？”

梅奈斯特雷尔用腿指指小箱子。

“我以为，您想今晚把这些文件转给执行局……给旺德韦德，给若莱斯？……”

飞行员慢慢露出笑容：冷冷的微笑，用眼睛笑多于用嘴笑；脸色死白，这眼里的微笑这样清醒，这样缺少人情味，雅克不由得垂下眼睛。

梅奈斯特雷尔用假声说：“给若莱斯？给王德威尔德？他们在里面找不到材料，可以用来多发表一次讲演！”看到雅克不赞成的态度，他改变揶揄的口吻，添上说：“我当然要在日内瓦仔细审阅这些记事。初初一看，毫无东西：一些战略上的详细情况，罗列人员……毫无眼前有用的东西。”

他已穿上外衣，戴上帽子：

“你跟我一起走吗？我们边走边慢慢聊……多热呀！布鲁塞尔的七月，我记得起来！……阿尔弗蕾达可能在哪儿？她告诉我，要来找我……你先走，我随后。”

一路上，他问雅克在巴黎逗留的情况，只字不提文件。

他比平时更厉害地拖着腿走路。他突兀地表示歉意。夏天，尤其疲乏以后，腿部肌肉常常象飞行事故的翌日那样疼痛。

他笑了笑，指出说：“这使人变成‘战争残废者’，过一段日子就会好的……”

走到人民之家门口，雅克正要离去，他突然抓住雅克的胳臂：

“你怎么啦，我的小家伙？”

“怎么？”

“我感到你变了。我不知该怎么说……变多了。”

他严峻、乌黑、敏锐的眼睛在打量雅克。

贞妮的影像有一会儿在雅克的眼前浮动。他早已脸红。他忍住要扯谎，也忍住作自我解释。他秘而不宣地微笑着，别转了头。

“呆会儿见，”飞行员说，并不坚持。“开会之前，我跟弗蕾达上‘狮穴酒吧’吃晚饭。我们给你保留一个位子，在我们旁边。”

五十二

从八点开始，不仅王家马戏剧场的五千个座位统统坐满，连梁木之间的空地也站满了示威者。外面，环绕马戏剧场的小巷也麇集了嘈杂的人群，热情高涨的活动分子已经估计外边有五六千人。

雅克和他的朋友们好不容易打开一条通道，走进大厅。

国际执行局继续在人民之家开会，滞留在那里的“首脑人物”还没有来到。传闻会议开得激烈，无疑拖得很迟。基尔一哈迪和瓦扬竭力要全体出席代表赞同预防性总罢工的原则，并以党的名义，正式同意在各自国家积极准备这次罢工，以使国际工人协会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能够遏止各国政府的好战计划。若莱斯坚决支持这个建议，讨论从早上艰难地延续下去。总是有两种论点针锋相对。有的赞成在爆发入侵战争的情况下，发动罢工的原则；而在自卫战争的情况下——被罢工瘫痪了的国家，势必注定遭到侵略者的侵占——他们支持受攻击的

人民有权、也有义务用武器自卫。大多数德国人、许多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也这样认为，他们只满足于寻找对侵略国家作出无法否认和明确的定义。还有的人援引历史，从最近几天刊登在法国、德国和俄国报纸上带倾向的反响，得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揭露合理自卫的战争的神话。他们说："坚决把人民拖向战争的政府，总会找到遭受攻击、或者显得是遭受攻击的借口；倘使想揭穿这种伎俩，提前宣布反战罢工的原则就必不可少，以使人民自动回答一切战争威胁；这个原则今日由各国社会党领袖一致地、毫无例外地接受是必不可少的，以使集体反战——以普遍停工来反战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在危险迫近时能在各地同时发动。"大家还不知道这次争论的结果，欧洲未来的命运也许就决定于这次争论。

雅克感到有人推他的肘子。是萨弗里奥看见了他，挤到他身边。

"我想跟你谈谈帕拉佐罗接受墨索里尼颁发的优秀文学奖，"他说，掏出几张折好的，珍贵地藏在衬衫和胸脯之间的纸。"我抄下了最好的一篇……里沙德莱用优美的文笔为《信号灯》翻译出来。你会看到……"

喧哗声太吵，雅克不得不将耳朵凑近萨弗里奥的嘴。

"听我念……开头这样：'资产阶级通过战争，使无产阶级面临悲剧性的选择：要么反抗，要么参加屠杀。反抗会迅速淹没在血泊中；屠杀会掩盖在崇高的字眼，如职责、祖国等等后面……'你听清了吗？……贝尼托还写道：'民族之间的战争，是阶级合作最血腥的形式。资产阶级能把无产阶级扼杀在祖国的祭坛上时，是兴高采烈的！……'还有：'国际工人协会是未来事件不可避免的终极……'是的，"他用颤抖的声音

说。“他说得好！国际工人协会是目标！你看：国际工人协会已经强大到足以拯救人民！你看今晚这儿的场面！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就是世界和平！”

他挺直了身，眼睛闪闪发光。他继续说着，但越来越响的嘈杂声，妨碍雅克听清他的话。

麇集在这闷热空气中的人群，开始不耐烦起来。比利时的活动分子为了让人群分心，想到唱歌：“无产者，团结起来，”不一会儿，大家一起合唱。每人的声音起先犹豫不定，依赖旁边的人的声音，终于变得有把握了；不仅每人的声音如此，每颗心也变得坚实起来。这歌声产生一种纽带，成为响亮的具体的团结象征。

待翘首盼望的代表们终于出现在剧场尽里面，全场起立，响起了吹呼声；欢乐、亲切、信赖的欢呼声。不等发出命令，《国际歌》的歌声自发地从每个胸膛爆发出来，盖住了嘈杂的欢呼声。在主持会议的王德威尔德做了一个表示后，歌声好象遗憾地停止了。寂静逐渐笼罩全场，人人的头都转向这一群领袖。各党的报纸宣传，使得他们的身姿尽人皆知。大家指指点点，小声说出他们的名字。没有一个国家不响应呼吁。在大陆生活令人忧虑的时刻，整个欧洲的工人就体现在这个小小的讲台上，成万只眼睛充满一样的持久和庄严的希望，集中到那里。

人们从王德威尔德的嘴里听到，根据德国党的建议，执行局刚决定，从八月九日起，在巴黎召开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这次有名的大会原定二十三日在维也纳举行，这时，人们的信心象受到传染一样增强了。若莱斯和盖德以法国党的名义，接受了负责组织工作；他们响应大家的热情，设想给这次名为“战

争与无产阶级”的示威，激起异乎寻常的反响。

王德威尔德高声说：“正当两大国人民剑拔弩张之际，看到其中一个国家，由四百多万张选票推举出来的工会和工人小组代表，来到所谓敌国的领土，表示友好，申明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意志，那不是一个平凡的场面呀！”

社会党国会议员哈塞在掌声中站起来。他大胆的讲话，不容人对社会民主党人合作的真诚稍有怀疑：

“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是真正的挑衅……奥地利要战争……它似乎指望德国的支持……但德国社会党人拒不接受这一点：无产阶级会受秘密条约约束……德国无产阶级宣布，德国不应干预，即使俄国介入冲突！”

喝彩声打断他每一个句子。这一声明干脆利索，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他最后大声说：“让我们的对手小心吧！各国人民因贫困和压迫疲惫不堪，但终于要觉醒，团结起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意大利人莫尔加里*，英国人基尔—哈迪，俄国人卢巴诺夫斯基相继讲话。欧洲的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声音，谴责本国政府危险的帝国主义政策，要求为了维护和平作必要的让步。

轮到若莱斯上前讲话时，欢呼声又加倍振响起来。

他的举止比平时迟钝。忙了一天，他疲倦了。他的脖子缩在两肩之间；低额角上的头发被汗水沾住，乱蓬蓬的。他缓慢地登上梯级，弯腰曲背，腿脚沉重，一动不动地面对大家，他活脱脱象一个粗壮的巨人，弯腰弓背，牢牢站稳，阻挡灾祸降临。

他喊了一声：

---

* 莫尔加里(1865—)，意大利社会党人，都灵议员。

“公民们！”

每当他登上讲坛，好象奇迹再现一般，他的声音一下子便盖住千万个呼叫者的声音。静寂得象教堂里一样；又如雷雨前森林里的静谧。

他似乎静息一下，握紧拳头，猛然将短臂收回胸前。（“他象一头海豹在宣教，”帕泰尔松大不敬地说。）他不慌不忙，开始并不激烈，表面毫不费劲，讲演起来；然而，刚吐出头几个字，他的发声器官便象铜钟振响，充满了空间，大厅骤然象敲起了警钟。

雅克俯身向前，拳头支着下巴，目光盯住这张扬起的脸——总象凝望别处——不放过一个音节。

若莱斯没带来什么消息。他又一次揭露征服和威吓政策的危险，各国外交的软弱，沙文主义者卫国的狂热，对战争无谓的恐怖。他的思路很普通，他的词汇很有限，效果往往属于最一般的鼓动。可是，这些平凡的话语滔滔不绝，象高压电流通过人群，——雅克今晚就在其中：在演讲人的指挥下，这电流使人群晃动，因友爱或愤怒，气恼或希望而战栗，象竖琴迎风颤动那样。若莱斯这种迷人的本领从何而来呢？从持续不散的嗓音而来吗？它能对这几千张仰望的面孔，扩散和起伏传递出宽厚的音量吗？从他对人显而易见的爱而来？从他的信念而来？从他内心的抒情感而来？从他鸣响交响乐的心灵而来！他的心灵里，一切奇迹般地和谐，包括对冗长的思辨的偏好，准确的行动感觉，历史学家的明晰，诗人的幻想力，对秩序的爱好和革命意志。特别是今晚，一种执著的信念直透进每个听众的肺腑，是从他的话、他的声音、他岿然不动散发出来的信念：迫近胜利的信念；各国人民的反对能使各国政府犹豫的信念，战

争的邪恶力量无法战胜和平力量的信念。

讲完动人的结束语之后，他终于离开讲台，被神圣的热情弄得抽搐、扭曲、嘴角冒口沫，这时全场起立，向他欢呼。鼓掌、顿足，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好几分钟掠过马戏剧场的圆壁，胜似雷声在山谷回响。高举的臂膀发狂地挥动帽子、手帕、报纸、手杖。可以说，暴风在摇撼一片麦田。在这样臻于极点的时刻，若莱斯只消一声喊，一挥手，这狂热的人群便会跟随他身后，埋头向任何巴士底狱冲击。

不知不觉中，喧嚣声协调起来，变得有节奏。所有这些喘不过气来的胸脯，为了挣脱夹紧自身的钳子，重新求助于音乐和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外边，几千个示威者无法进来，不顾警察耀武扬威，堵塞了附近的大街小巷，又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
要为真理而斗争！

五十三

大厅不知不觉走空了。雅克被略微托起，左右颠簸，却在

尽力保护小矮个范赫德，他象受难落水的人那样，紧紧攥住雅克。雅克目光不离几米外那几个人：梅奈斯特雷尔，米特尔格、里沙德莱、萨弗里奥、兹拉夫斯基、帕泰尔松和阿尔弗蕾达。怎么挤到他们一起呢？他往前推白化病患者，利用使他同朋友们隔开的人潮推挤，他终于越过分隔开他们那段短短的距离。于是他不再使劲挤，任凭人流送往出口。

《国际歌》时而象铜管乐轰响，时而象管弦乐滑过，夹杂了尖厉的喊声："打倒战争！""社会共和国万岁！""和平万岁！"

"来呀，小姑娘，你要走散了。"梅奈斯特雷尔说。

阿尔弗蕾达没听见。她攀住帕泰尔松的手臂，非常想看看前面出了什么事。

"等一等，亲爱的。"英国人小声说。

他牢牢地将双手手指互相叉紧，弯下腰，给少妇做了个马蹬，她终于将脚踩在上面。

"嗨！"

他的腰使劲一挺，将她抬高过头。她在笑。为了保持平衡，她将身子靠紧帕泰尔松的胸部。她布娃娃般的大眼睛睁大了，今晚闪出鬼火般的光。

"我什么也看不见，"她用软绵绵的迷醉般的嗓音说，"只有……森林般的旗帜！"

她不急于下来。英国人被裙裾挡住视线，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

他们不知怎么来到了外边。

街上的人比大厅里更密集，喧嚣声沸沸扬扬，持续不断，几乎震耳欲聋。有几分钟止步不前，然后人流好象选定了方

向，蠕动起来，淹没了警察的饰带，所过之处，卷走了聚集在人行道上的好奇的人，徐徐流入黑夜中。

“他们把我们带到哪儿？”雅克问。

“Zusammen marschieren，Camm'rad（分组走，同志们）！”米特尔格喊道，他虚肿的脸红通通的，象刚从滚水里冒出来那样鼓胀。

“我想，要到政府各部前面游行示威。”里沙德莱解释说。

“Keinen Krieg！Friede！Friede！（不要战争！和平！和平！）”米特尔格大声喊道。

兹拉夫斯基用喉音抑扬顿挫地喊：

“Daloï Vaïnou！……Mir！Mir！（打倒战争！和平！和平！）”

“弗蕾达在哪儿？”梅奈斯特雷尔喃喃说。

雅克回过身寻找少妇。里沙德莱在他身后仰首走着，嘴角挂上常有的微笑，过于大胆的微笑。然后是范赫德，他走在米特尔格和兹拉夫斯基之间：白化病患者的手肘挂在两个同伴的手臂上，好象由他们抬着走似的；他不喊口号，不唱歌；他白花花的脸仰望天空，眼睛半闭，表情痛苦，失神……稍远，阿尔弗蕾达和帕泰尔松跟随在后。雅克只看到他们的脸，靠得这样近，两个身子好象搂到一起似的。

“她在哪儿？”飞行员用不安的声音重复说。他如同瞎子丢失了狗一样。

这是一个闷热、阴沉、漆黑的夏夜。橱窗的灯已经熄灭。许多窗户灯火明亮，家家窗前黑影憧憧。在通衢路口，一连串电车熄灯灭火，空空荡荡，排列在铁轨上。街上行人有如云

涌，不断壮大起伏的人潮。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城里和郊区的工人。从安特卫普、根特、列日、那慕尔和所有矿业中心涌来活动分子，汇合布鲁塞尔的社会党人和外国代表团：今晚，布鲁塞尔似乎变成欧洲和平之都。

“成了！”雅克心想。“和平得救了！世上任何力量都掀不倒这障碍！只要这人群阻拦，战争就不会通过！”

警察无能为力，只满足于保卫王宫、公园和政府各部，站了四道配银饰带的警察，游行行列的最前面从他们面前经过，毫不停顿，来到王家广场，往下走向城中心。从庄严肃穆的宫殿前走过时，千万张嘴齐声高呼：“社会共和国万岁！”，“打倒战争！”

前面，一个个聚拢的小组自豪地迈步向前，簇拥着火焰形旗帜。后面的人毫无秩序，象闹闹嚷嚷、鱼贯而过的主保瞻礼节情景；女人勾住男人的胳臂，孩子骑坐在父亲肩上，瞪着迷乱的眼睛。大家都意识到代表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脸容绷紧，目光呆定，他们几乎互不说话地走着；停止不前时，他们继续有节奏地踏步。没戴帽的额角在电灯下闪光。在每张因充满信心而沉醉，因同样的意志而变得坚定的脸上，可以看到这种信念：今晚，同各国政府较量的一局取胜了。不停地放声歌唱《国际歌》，歌声在浩荡的人潮上空飘荡，雄壮有力，象每颗心的搏动。

雅克好几次有印象，梅奈斯特雷尔想更靠近他，好象要对他说话；但每次都因拥挤或骚乱再起而受阻。

“瞧，群众终于行动起来了！”雅克朝他喊道。他出于剩下的一点对舆论的顾忌，竭力微笑，但他的目光却因狂喜而闪烁发光，这狂喜在人人眼里流露出来。

飞行员没有回答。他的目光严峻，嘴角保持有苦难言的皱折，雅克无法解释。

他们前面，一阵乱哄哄的骚乱，突然使游行队伍晃动起来。最前面大概遇到了障碍。雅克踮起脚尖，想了解混乱的究竟，他耳里听到飞行员的声音：几个字，说得很快，用的是总使人难受的假声：

“小家伙，我认为，今晚弗蕾达不……”

后半句话几乎淹没在嘈杂声中。雅克吃惊地回过身：他相信听到：“……不会回旅馆。”

他们的目光相遇。飞行员的脸没在暗影中；他的黑眼珠象猫眼一样缺乏表情，如同动物的磷光闪闪发亮。

这当儿，一阵拥挤波及他们这里，把他们夹带而去。

在正午大街的街口，一小队民族主义者匆匆集合在旗帜下，大胆地企图挡住游行队伍。短时间争吵，这阻止不了游行队伍继续向前。但是，这一停，几次拥挤，已足以把雅克和梅奈斯特雷尔及他的朋友们隔开。

他被推往右边，顶到靠着楼房，而在队伍中间，由于后面队伍的推挤，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将梅奈斯特雷尔一伙推向前去。蓦地，从雅克暂时不能动弹的位置，他瞥见帕泰尔松的脸在几米远的地方。英国人始终同阿尔弗蕾达在一起。他们走过而没有看到雅克，而雅克却有时间细看他们。他俩已不象本人……半明半暗的光线衬出突出的头骨，古怪地勾出帕泰尔松的脸。他的眼睛一般说来是灵活含笑的，发出专注的闪光，有点疯狂的意味。阿尔弗蕾达的脸也大为变样：一种热烈、坚决、放胆追求肉欲的神态改变了她的脸容，使之变得庸俗：可以说这是一个妓女的脸，一个醉醺醺妓女的脸。她的太阳穴靠在

帕特的肩上。她的嘴张开：她在唱《国际歌》，声音瘖哑，时断时续；她的神情象在庆祝自己的胜利，自己的解脱，本能的胜利……梅奈斯特雷尔的话来到雅克的脑际："我认为，今晚弗蕾达不会回到……"

他害怕起来；不知对他们说什么好，他想挤入人群里，赶上他们。他大喊一声："帕特！"但他被人群困住，动弹不得。他徒费力气，只得作罢。好一会儿，他还目随着他们，随后完全看不见他们，颓然任凭人潮左右，人潮现在又把他推向前去。

他一个人被这集体传染的魔术般的现象所支配。一切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失去了；个人意识消失了。他仿佛麻木似的，不知怎么又回到原先的中间位置。他置身和淹没在这友爱的流动的人潮中，感到摆脱了自身。他内心如同温泉，这温泉从未喷出地面；他不用说还有模糊的意识，属于一个整体，众多的人、真理和力量的整体；他没有想下去。他继续迈步，脑袋空空，好象微醉，休憩在打盹中那样。

这种舒适的状态持续了一小时，或许更长。他的脚撞在人行道边上，使他从麻木中惊醒过来。他陡地发现自己精疲力竭。

游行队伍夹在黑黝黝的建筑之间，一直缓慢地、不可阻遏地蠕动向前。后面队伍的歌声差不多停止了。不时一声粗野的呐喊冲出压抑的胸膛："和平万岁！"，"国际工人协会万岁！"这喊声犹如鸡啼，这儿那儿唤起了别的喊声。然后又归于寂静；几分钟内，只有轻微的喘息声和人群的踩踏声。

他设法挤到边上，靠近楼房。他沿着关闭的店铺随人流涌向前去，窥伺时机溜走。出现一条小巷，挤满了区里居民，拥塞在巷口观看。他拐七拐八地绕行，来到空地，靠近嵌进墙里

的喷泉。泉水流淌，清冽透明，潺潺有声。他喝了几口，湿湿额头，洗洗双手，好半天在喘气。他头顶上，夏夜的天穹繁星点点。他想起前天巴黎的殴斗；昨天柏林的殴斗。在欧洲的所有城市，人民都愤然而起。反对无谓的牺牲。在维也纳，在环形大街，在伦敦，在特拉法加广场*，在彼得堡，在纽斯基大街（哥萨克军刀闪闪，监视着游行的人），处处响起同一喊声："Friede（和平）！Peace（和平）！Mir（和平）！"劳动者的手越过边境，互相伸向博爱的理想；全欧洲爆发出同一呼喊。怎么考虑未来呢？明天，人类摆脱了烦恼，就能重新致力于缔造一个更好的命运……

未来！……贞妮……

少女的形象骤然又兜上心头，排斥一切，以热烈的柔情代替了今晚强烈的激动。

他站起来，又向黑夜中走去。

睡觉……这是他眼下渴望的唯一的事，不管在什么地方，碰到第一张长凳……他不熟悉这个城市，竭力在这一区辨清方向。突然间，他来到一个阒无人影的广场，他记得下午曾同帕泰尔松和阿尔弗蕾达一起穿过。鼓起勇气……英国人下榻的旅馆大概离此不远……

他果然不太费力便找到了那个旅馆。

他匆匆脱了鞋、外衣和假领，半脱光地扑在床上。

---

* 位于伦敦，因纪念1806年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打败法国舰队而命名。

五十四

待他睁开眼时，房间照得通明雪亮。他停了半响，才回到现实中。他看到有个人跪在房间尽里的背影：帕泰尔松……英国人匆匆折好几件衣服，放到打开在地板上的手提箱里。他已经要动身？几点啦？

“是你，帕特？”

帕泰尔松没有回答，关好手提箱，放到门边，走近了床。他脸色苍白，目光挑衅似的，迸出一句：

“我把她带走！”

他的声音颤动着一种威胁。

雅克痴呆地盯住他，双眼因疲倦而肿胀。

“Hush！别说话！”帕泰尔松咕噜说，虽然雅克连嘴唇也没动一动。“我知道！……只有这样！谁也对这无能为力！……

雅克顿时明白了。他象正在做梦被人叫醒的孩子，注视着英国人。

“她在楼下，坐在出租汽车里。她已下定决心。我也是。她对他什么也没说，她恨他，什么也不愿对他说，她甚至不愿去拿她自己的东西。我们就动身，她不会再见他。第一班到奥斯唐德去的火车。明晚到伦敦……一切就这样了结。谁也对这无能为力！”

雅克坐了起来。他的头靠在床头板上，一声不吱。他想：

“杀人坯！”

“我呢，已经有好儿个月了！”帕泰尔松继续说，伫立在天花板那盏灯下。“可我一直不敢……只是在今晚，我才知道她也……可怜的darling（亲爱的）！你不知道她同这个人的生活……连个人也不如；什么也不是！……噢，他要起崇高的作用！他告诉过她。她什么都接受！她想做得到这样。她不知道……可是，她爱上我以后，不，牺牲就不可能了……别指责她！”他突然说，好象在雅克惊呆的脸上看到了严厉的判决。“你不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什么事都干得出！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会信，真叫人没辙——甚至不相信自己——因为他什么也不是！”

雅克手臂平放在床上，头略微后仰，灯光晃眼，他纹丝不动。窗子打开，蚊子在他耳旁嗡嗡叫，他也不想驱赶。他象失血过多的人那样，感到恶心虚弱。

“人人有权生活！”英国人气鼓鼓地又说。“你可以央求人跳下水去救人，但你不能要求他始终将别人的头抬出水面，直到自己淹死！……她想生活。那么，我在这儿，我便把她带走！……Hush（别说话）！”

“我丝毫不责备您，”雅克小声说，头保持不动。“但我想到他……”

“You don't know him! He is capable of anything! ……That man is a monster……——a perfect monster!（你不了解他！不管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这个人是个魔鬼……真正的魔鬼！）”

“也许他会为此死去，帕特。”

帕泰尔松的嘴唇半启半闭，他苍白的脸在抽搐，仿佛挨

了一击。雅克看着这副脸受不了，他觉得这脸霍然变得丑恶。“杀人坯！”他又想，转过眼去，稍停，又轻声地继续说：

“我想到党。党需要领袖。比任何时候更需要……这是出卖，帕特。双重的出卖。出卖一切计划。”

英国人已退到门口。他歪戴鸭舌帽，脸色煞白，目光慌乱，咧着嘴，使他的脸突然象个无赖。他急急忙忙弯下腰，抓住手提箱，他不再象杀人犯，而象盗窃犯。

“Good night（晚安）！”他说，垂下眼皮，没有抬起就溜了。

门一关上，雅克又想到贞妮，难忍地强烈。为什么又是贞妮？……他听到寂静的街上传来小汽车发动的声音。他的头久久地靠在床头板上，目光盯住关上的门，一动不动。时而帕特漂亮的脸，他明亮的目光，他金发歌舞演员的微笑，浮现在眼前；时而这副象被辞退仆人，象当场抓获的小偷伪善的脸，这厚颜无耻的脸显现了……一张被情欲扭曲得难看的脸……不用说，他自己在地铁的通道里紧追贞妮时也是这副脸……那天，他也会干出卑劣的事、出卖的事吗？

六点半以后，雅克怎么也睡不着，跑到梅奈斯特雷尔那里。

包饭宿舍里，一切还在沉睡。只有一个老女人在洗刷前厅的方砖地。雅克迟疑了半晌：他应当走开，还是上楼？倘若他想乘八点的火车，他就没有时间拖长拜访时间；经过晚上那一幕，他不能不见朋友一面，便毅然离开布鲁塞尔。

他在飞行员的门上敲了一下。没有回音。他搞错房间了？没有，正是这里，十九号，他昨天来过。梅奈斯特雷尔白等了

一夜，也许睡熟未醒？……他正要再敲门，这当儿他相信听到门边光脚快步走来和手在锁孔摸索的声音。他脑际掠过可怕的疯狂的念头。他本能地捏住门柄，转动一下。门打开了，碰到梅奈斯特雷尔，他正要锁上门呢。

两个人面面相觑。飞行员冷冰冰的脸上，说不出是什么表情：或许是怨恨的闪光……他显出犹豫一下。他要推走来访者，重新关上门？雅克心里一团狐疑。他又一次象刚才那样转动门把，向直觉让步，一抬肩推开门，走了进去。

头一眼他便发觉，房间变样了，好象扩大了。桌子、椅子推到靠墙，当间让出空地，对着大柜镜子。床没铺好，但盖上了。房间看来安排过，准备干什么事。梅奈斯特雷尔也是这样：他穿了一件淡蓝的寝衣，烫过的折痕还历历可辨。衣架没挂任何衣服。盥洗盆上没有梳洗用具。样样东西好象已经归好，准备出门，放到两只锁上的小箱里，箱子放在窗前。可是，飞行员不能穿着寝衣、光脚出门哪！……

雅克的目光又回到梅奈斯特雷尔身上。梅奈斯特雷尔呆在原地，瞪着雅克。他伫立不动，但好象站立不稳。他令人想到一个刚脱离麻醉状态，动过手术的人，想到从死亡线上抢救出来的病人。

“您要干什么事？”雅克呐呐地问。

“我吗？”梅奈斯特雷尔的眼皮不由自主垂下来。他趺趺撞撞退到墙边，好象没有听清，支支吾吾地说：

“我要干的事？……”

他靠桌边坐下，双手轻轻捧住脑门。

连桌上也古怪地井然有序。两封封好的信翻过来并排放在桌上；折好的报纸上一字儿放着个人用品：钢笔、皮夹、表、

一串钥匙、比利时零币。

雅克半晌不知所措，不敢动弹；然后他走近梅奈斯特雷尔，后者马上抬起头：

“嘘……”

他吃力地站起来，跛着脚走了几步，回到雅克身旁，语调迥异不同，又一次重复：

“我要干的事？……那么！我要穿好衣服，小家伙……然后我同你一起离开这里！”

他不看雅克，他打开一只小箱子，拿出衣物，摊开在床上，从一张报纸里拿出一双满是尘土的鞋，开始穿戴起来，仿佛只有他一个人。他准备停当以后，走到桌边，始终不理会雅克，雅克坐着，一言不发；梅奈斯特雷尔拿起那两封信，撕成碎片，走过去扔到壁炉里。

雅克的目光没离开他，这时他看到，壁炉里满是灰烬和刚烧过的纸张。他在捉摸：“他有那么多个人记事要处理？”猛然地：“斯托尔巴赫的文件？”他朝打开的小箱子惶乱地睃了一眼：箱子没放满，看不到文件卷。“他可能放在另一只小箱子里。”雅克心想，不愿保持掠过心头的荒唐的怀疑。

梅奈斯特雷尔回到桌边。他拿起钱，皮夹，钥匙，一一塞到他的兜里。

只是这时他才显出记起雅克在场。他瞧瞧雅克，走了过来。

“你来得好，小家伙……谁知道？你也许帮了我的忙……”

他的脸很平静。他古怪地微笑。

“毫无价值，你看……没有什么值得向往的，不过，也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丝毫没有，……丝毫没有……”

他出其不意地向雅克伸出双手，雅克激动地捏住，梅奈斯特雷尔始终微笑，小声说：

“So nimm denn meine Hände, und führe mich(现在，捏住我的手，给我带路）……走吧！”他抽出手说。

他走近小箱子，提起一只。雅克马上弯下腰拿另一只。

“不，那只箱子不是我的……我不拿走。”

他含混的目光掠过转瞬即逝的笑意，既忧郁伤心，又柔情寸断。

“他销毁了文件。”雅克发呆地想，但他不敢提出任何问题。

他俩双双走出房间。梅奈斯特雷尔比往常格外厉害地拖着腿走路。

他从楼下办公室的门口经过时，没有进去。雅克思忖：“他没想到要结账！”

“到日内瓦的快车……七点五十分，”梅奈斯特雷尔轻声说，看看贴在前厅墙上的火车时刻表。“你呢？你乘八点的火车到巴黎？你正好来得及送我上火车……你看，一切安排得多好！……”

五十五

热阵雨刚洗刷过巴黎，正午的太阳闪射出更灼人的光辉，这时，雅克走下来自比利时的火车。

他愁眉不展。不祥的预兆越来越多。一路上，他搜集到的

都是令人不安的迹象。火车挤得满满的。边境地区的居民中，笼罩着风声鹤唳的情绪。北部探亲的士兵和休假军官，被电报召回团队。法国社会党人也坐同一列火车离开布鲁塞尔，雅克同他们分开，他那个隔间挤满了北部的人，超过了限额，他们互相交谈，并不相识，互相交换报纸，互通消息。他们不安地评论局势，惊讶、好奇和某种狐疑好象超过了惊慌不安；很明显，大多数人已经习惯可能爆发战争的想法。这些人传播法国政府采取谨慎措施的消息，发人深省。道路、桥梁、水渠、兵工厂，处处都有军队把守。一营士兵占据了科尔贝伊*的磨房，磨房主被《法兰西行动报》指控为德军的后备役军官。巴黎的水塔和食品库都由军队守卫。有个戴勋带的先生以工程师的准确用语，解释要匆促在埃菲尔铁塔**施工，改善无线通讯设备。有个巴黎人，是个小汽车设计师，抱怨说，几百辆车偶然集中起来参加评比，如果不是征用，至少留在原地，等候新的命令。

雅克在圣冈丹车站买到一份《人道报》，从报上他愤怒和惊讶地获悉，政府在最后一刻，恬不知耻地禁止总工会于昨天星期三、二十九日，在瓦格拉姆大厅组织的会议；巴黎和郊区的所有工人组织都出席参加群众示威。示威者来到泰尔纳区时，受到警察的粗暴干预。争斗在晚上持续了一段时间；一队队活动分子几乎来到内政部和爱丽舍宫。人们认为普安卡雷归来，才会采取这种民族主义的专横行动，这似乎表明政府粉碎工人抗议浪潮的意图，而无视集会权利和最古老的共和自由。

火车误点半小时。他在车站酒吧间吃了三明治，从那里出

* 塞纳河上的小城。

** 此铁塔为工程师埃菲尔于1889年所建造。

来，雅克遇到一个年老的新闻记者，他好几次在“进步咖啡店”碰见过这人，名叫卢韦尔，《社会战争报》*的编辑；住在克雷伊，天天到报馆来消磨下午。他俩一起走出火车站。大院和广场的楼宇还插满旗帜：共和国总统昨天归来，在巴黎引起爱国热情的爆发，卢韦尔目睹这个场面，以料想不到的激动叙述起来。

“我知道，”雅克打断说。“所有报纸满版满张地报道。真令人恶心……我想，您没有随声附和《社会战争报》吧？”

“附和《社会战争报》？你没有看过最近几天老板的文章？”

“没有。我刚从布鲁塞尔回来。”

“你姗姗来迟了，我的老兄……”

“居斯塔夫·埃尔韦呢？”

“埃尔韦不是愚蠢的幻想家……他如实地看待事物……已经有好几天他明白了战争不可避免，他固执反对，那就会是疯子，甚至是犯罪……你找一份星期二他的文章来读，就会看到……”

“埃尔韦，沙文主义者？”

“沙文主义者，随你说……干脆，是现实主义者！他正直地承认，不能指责政府采取挑衅行动。他下结论说，法国被迫为自己的国土而战斗，最近几个星期的法国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能为无产阶级的背叛辩解。”

“埃尔韦这样说？”

“他甚至干脆这样写，这将成为**卖国行为**！因为问题是要保

* 居斯塔夫·埃尔韦(1871—1944)于1906年创办的日报，战争时期鼓吹沙文主义。

卫国土，这毕竟是大革命的祖国！”

雅克止住脚步。他默默瞧着卢韦尔。稍加思索，他不这样惊讶了：他想起埃尔韦激烈反对总罢工的想法，那是半个月前瓦扬和若莱斯在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提交讨论的。

卢韦尔继续说：

“你姗姗来迟了，我的老兄，你姗姗来迟了……去听听别人怎么说吧……比如到《小共和国报》*报馆……或者到共和党**中心，昨天我在那里……到处都是一样的警钟……到处人人眼睛都睁开了……不是只有埃尔韦一个人明白了……各国人民的友爱是非常美好的。局势放在这里，必须正视。你想怎么办？”

“宁可干别的……”

“为了避免战争而打内战？乌托邦！……目前，没有人不往前走……面对外国入侵的威胁，一切起义行动都要破产。即使在工人中心，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圈子里，大多数人同全体人民一致，都要保卫领土……是的，原则上要实行普天下的博爱。但是，目前，这降到第二位；今天人人感到的是有限制的博爱：法国范围的博爱，我的老兄……他妈的，德国佬纠缠我们时间够长的了！要是他们想来冒险！……”

广场响起五六个报贩的叫卖声，他们边跑边喊：

“《巴黎午报》！***”

---

* 《小共和国报》创办于1875年，后为密勒朗和若莱斯主持，作为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创立后，赞同政府立场。

** 共和党系法国社会党的分支，1910年后支持帝国主义政策，其领导人在议会组成“社会共和集团”。

*** 民族主义的报纸，在午后出版。

卢韦尔穿过马路去买一份，雅克尾随在后，这时一辆在转悠的空出租汽车打他面前经过。他跳上了车。当务之急是跑到贞妮家里。

“埃尔韦……”他恶心地想，“如果这些人顶不住，别人、小人物，群众怎能顶住呢……那些每天早上看到报上说，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反对普鲁士帝国主义、一劳永逸地消灭泛日耳曼主义的战争，是正义战争、神圣的战争、保卫民主自由的圣战的人，又怎能顶住呢！……”

他来到天文台林荫路时，抬头望望丰塔南家的阳台。所有窗户敞开着。

他心想：“她母亲也许回来了吧？”

没有：只有贞妮一人。一看到她脸色苍白，喜形于色，打开门后，又退回前厅的暗影中，他便放了心。她朝他投以忧郁而又温柔的目光，他不禁向她走去，自然而然张开手臂。她在哆嗦，闭上眼睛，扑到他的胸上。他俩第一次拥抱……不论他和她都没有料想到；只有几秒钟，骤然，仿佛贞妮又意识到眼前的现实，她挣脱出来，朝放着一张摊开的报纸的桌子伸出手去：

“是真的吗？”

“什么？”

“总……动员！”

他抓住她指着的那张报纸。是《巴黎午报》，在火车站广场上报贩叫卖的那份，一小时内，在巴黎各区卖出了几千份。女门房惊慌失措地刚给贞妮送来。

血涌上雅克的脸：

“昨晚在爱丽舍宫举行了军事会议……第三军团迅速开往

边境……第八军团各部收到衣物、装备和战场食品，等候出发命令……”

她瞅着他，忧虑不安罩住面孔。她终于克服犹豫，猝不及防地说：

“要是打仗，雅克……您上前线吗？”

他等这个问题已经有五天了。他抬起眼，坚决地摇摇头。

她寻思：“我料到这样。”她要摆脱使自己心烦意乱的不应有的尴尬，立刻又想：“拒绝上前线需要很大的勇气！”

是她打破沉静：

“来吧。”

她拉住他的手，拖着他走。她的房门大开。她踟蹰一下，让他进去了。他尾随着她，没有左顾右盼。

“也许不是真的，”他感叹说，“可能是明天的事。战争从四面八方围困我们。圈子在缩小，俄国态度强硬，德国也一样……各国当局坚持同样可笑的提议，同样的毫不妥协，同样的拒绝……”

“不，”她思忖，“这不是害怕。他很勇敢，又有逻辑头脑，他的行动不应象别人；他不应让步，他不应上前线。”

她一言不发地走近他，偎在他的胸前。

“他将属于我！”她蓦地想；她的心扑腾一下。

雅克搂住她，向她俯下身，在她半遮半掩的脑门上印了一吻。她感到自己被他这样紧紧抱住，甜美得浑身无力。她想变得娇小轻盈，让他能——她不知道为什么——抱起她带走……她渴望问他此行怎样，但她不敢。他的脸一压，轻轻让她抬起头，他的嘴唇触到她的脸颊，平滑的长脸颊，直到嘴巴，嘴巴紧闭，但不躲开。在这执著的一吻下，她有点透不过

气来，为了呼吸，她将手塞进他们的脸孔之间，挪开胸脯。她的脸平静和庄重得令人惊奇。她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自恃和坚决。他热烈而不粗暴地又搂住她。她任他抱着，既不胆怯，也不抗拒。她只希望就这样抱在他怀里。他俩知趣地搂着，脸贴脸坐在低矮的床上，床铺成狭窄的沙发，面对窗户。好几分钟他俩一动不动，默默无言。

“始终没有妈妈的信。”她低声说。

“不错……您母亲……”

她一时怪他没有分享咬啮她心头的忧虑。

“毫无消息？”

“从维也纳寄来一张明信片，在火车站写的，日期是星期一：‘安全到达。’就这一句话！”

这张明信片，贞妮是昨天星期三早上收到的。这以后，她心忧如焚，怎么也等不到邮差：既没信，也没电报……她胡猜乱想。

他不经意地环顾这个他不熟悉的房间;几天前看到它,会使他心潮汹涌。这是一个明亮、井然有序的小房间，糊上了蓝白线条的壁纸。壁炉用作梳装台：象牙刷子，一只针垫，几帧插在镜框上的照片。桌上，白皮手提包关上了。没有乱放的东西，除了匆匆折好的几张报纸。

他轻轻地在她耳畔说：

“您的房间……”她一声不吭，他又模棱两可地说：“我确实认为，您的母亲不会继续远行……”

“您不了解她！妈妈下了决心去做的事，是不会半途而废的。现在她到了当地，想做脑子里想好的各种事……但她做得到吗？您怎么想的？眼下，在奥地利不危险吧？您说呢？可能

发生什么事？要是她耽搁下去，会让她回来吗？”

“我不知道。”雅克老实说。

“怎么办呢？我连她的地址也没有……没有音信怎么解释？我心想，如果她又走了，她会给我打电报……她大概呆在维也纳；她准定给我写信；信大约半路丢失了……”她不安地指着桌上的报纸：“看了上面的事，不会不发抖……”

这些报纸，贞妮是一来报就跑去买的——急匆匆跑回家，是为了不错过雅克回来。整个上午，报纸她看了又看，悬念她珍爱的人：雅克、母亲和达尼埃尔头上的威胁困扰着她。

“达尼埃尔也写信给我。”她站起来说。

她走过去在手提包里取出一只信封，递给雅克。然后象一只忠实的动物，回来依偎着他。

达尼埃尔不掩盖，丰塔南太太出门使他忐忑不安。他同情贞妮在这兵荒马乱之际，独个儿呆在巴黎的遭遇。他劝她去看昂图瓦纳和埃凯夫妇。他叫她不要惊慌失措，一切还可以料理停当。在“又及”中，他说他的师团处于戒备状态，他认为夜间要离开吕内维尔，以后几天也许很难写信了。

贞妮的头偎在雅克的胸脯上，抬起眼睛看他念信。他折好信交还她。他看出，她期待他说一句鼓气的话：

“达尼埃尔说得对：一切还可以料理停当……只要各国人民明瞭……只要各国人民决心行动……必须为此而努力，直至最后、最后一刻！”

固定不变的想法又占据他心头，他简略地叙述了巴黎、柏林、布鲁塞尔的游行，这些群众不顾一切，在整个欧洲高呼和平意愿，面对他们一致的激情，他心潮翻滚。蓦地，他为自已呆在这里而羞耻。他想到同志们的活动，今天在社会党各支部

组织的会议，他本人要做的事——他应该去取这笔钱，尽早交给党使用……他已抬起头，一面抚摸少女的头发，忧愁而又粗鲁地说：

“我不能在您这里呆下去，贞妮……等着我去做的事太多了……”

她没有动弹，但他感到她在痉挛，看到她投过来的绝望目光。他更紧地把她搂在胸前，吻遍了这张可怜的憔悴的脸。他同情她，对他来说，由于这默默无言的痛苦，局势骤然显得更加严重了；他不知道怎样抚慰这痛苦。

“我不能带您一同去……”他小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

她不寒而栗，大胆地说：

“为什么不行？”

他还没明白过来她要做的事，她已经挣脱他的手臂，打开大柜，拿上帽子和手套。

“贞妮！我说过了……这不行啊。我有事要办，要去看人……我必须上《人道报》报馆……《极端自由主义者报》报馆……还有别的地方……今晚到蒙卢日……这段时间您会怎样？”

“我呆在楼下，街上……”她央告的声调使两人都吃了一惊。分离三天已使她变了样。“多久我都等着您……我决不会妨碍您……让我跟着您，雅克；让我分担您的生活重担……不，我不要求这样，我知道这不可能……但不要留下我……在这里……同这些报纸一起！”

他还从未发现她这样亲近：这是新的贞妮——一个战斗姐妹！

“我带您走！”他兴冲冲地大声说。“我把您介绍给我的

朋友们……您会看到……今晚，我们一起参加蒙卢日的会议……来吧！”

“当务之急，是了结这件遗产事务……”他俩一到外边，他便庄重地说。“然后，要了解《巴黎午报》的新闻是否确有其事。”

他的声音有欢快意味。少女在身边使他恢复了最美好日子的活力。他挽住贞妮的手肘，快步把她拖往卢森堡公园。

在经纪人那里（信贷机构分号、储蓄所、邮局也一样），人群包围了营业窗口，要用纸币兑换硬币。在交易所，两天来人们惊惶失措。经纪人和富有的场外证券经纪人尽力向政府活动，以期获得延期支付，无论如何将七月的清理拖到八月底。

“您可以说，您消息灵通，先生，”代理人敬重地眨一眨眼说，“相差四十八小时，我们就不能执行您的吩咐！”

“我知道。”雅克沉着地说。

几小时后，蒂博先生留下的可观财产的一半——除了二十五万属于南美证券的法郎，因为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期间内清理完——在斯特法尼的关心下，交付到谨慎的有声望的人手里，二十四小时前，他负责将这笔匿名捐款转给国际执行局使用。

五十六

差不多同一时刻，昂图瓦纳登上奥尔赛码头的楼梯，去给吕梅尔打针。几天来，特别是部长回来后，这位外交官日夜忙

得不可开交，来不了大学路；由于过度疲劳的机体格外需要天天受这“鞭笞之苦”，医生同意按时到部里来。昂图瓦纳乐意做这种麻烦事：他在吕梅尔的办公室呆上二十分钟，便天天了解外交动态，他相信由于这偶然的机会，成为巴黎消息最灵通的几个人之一。

好几个人在走廊里和旁边的小客厅等候接见。但接待员认识医生，带他从边门进去。

“那么，”昂图瓦纳从兜里掏出《巴黎午报》说，“事情急转直下？”

“嗤……”吕梅尔站起来，皱眉蹙额。“快给我撕了它……我们马上辟谣！政府将追查这无耻的谣言。警方当即查封了所有剩下的报纸。”

“那么，这是假的？”昂图瓦纳问，已经放了心。

“假……假的。”

昂图瓦纳将药箱放在办公桌角上，抬头默默地看吕梅尔，吕梅尔神态疲乏不堪，慢慢地脱衣服：

“昨夜我们确实紧张戒备过……”他的嗓音由于疲倦变得微弱，昂图瓦纳觉得变了样。“清晨四点，我们都没去睡，提心吊胆……国防部长和海军部长被紧急召到爱丽舍宫，议会主席已在那里；有两个钟头，他们真正考虑过……极端措施。”

“……没有采取吗？”

“最后没有采取。还没有……今天早晨以来，顶班工作可以稍为松懈一点。德国好意正式通知我们，它没有动员；相反，它正积极地与维也纳和彼得堡‘磋商’。当下，我们很难采取冒险的主动行动……”

“德国人的行动是好征兆！”

吕梅尔用目光止住他：

“假动作，亲爱的！不偏不巧是假动作！这个稳健的行动，在于尽量争取意大利参与中欧帝国的大业。这个行动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德国知道得跟我们一样清楚，奥地利无法后退，而俄国不想再后退。”

“您所说的令人吃惊……”

“既不是奥地利，也不是俄国……不过也不是其他国家……亲爱的，因为正是这个使局势糟透了：在各国政府内，几乎都表现出和平意愿，不过，现在到处也表现出战争意愿……迫于形势，面对采取威胁行动的可能性，没有一个政府不思索：‘毕竟这是可以玩一玩的牌……也许可以抓住一个好机会！’是的！您知道，曾几何时，每个欧洲民族都想达到额外的目的，从可能卷进去的战争中捞到好处……”

“连我们也是这样？”

“在我们国家，最热爱和平的领导人也已经在想：‘毕竟，这也许是同德国了结纠纷的机会……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机会。’德国企图冲破包围圈；英国企图消灭日耳曼人的海军，把德国人的贸易和殖民地抢过来。越过想避免的灾难，每个国家已经看见可能实现的利益……如果灾难爆发的话。”

吕梅尔用低沉单调的声音说话。他好象讲乏了，累得没有力气截住话头。

“那么呢？”昂图瓦纳对等待和没有把握有一种肉体上的恐惧，此刻，他近乎更想知道，战争爆发了，只有出发上前线。

“还有嘛……”吕梅尔没有说下去。他沉默了，手指慢慢掠过卷曲的浓发，双手紧紧抱住脑门。

由于半个月来从早到晚谈论这些问题，并听人发挥，他对自己叙述的事件的严重性好象再也意识不到。他伫立着，眼睛垂下，双手捧住鬓角，露出微笑。衬衫的下摆飘拂到腿部，大腿肥胖，白皙，长满金黄色的汗毛。他的微笑不是冲着昂图瓦纳的。这是含混、怪样、近于难看的微笑：实在太少“雄狮”意味。最明显的疲乏迹象，流露在虚肿的脸上和满是皱纹、土色的脑门上，脑门的汗珠粘住灰色的鬈发。他在部里熬了两夜。他疲乏还不止：这个戏剧性的星期的变故，耗尽和摧垮了他的气力，宛如一条鱼被人在水里长时间拖来拖去，半死不活那样。由于打针（和每隔两小时嚼一块可乐果块*,尽管昂图瓦纳不许可），他还能每天保持精力，不过已接近梦游病患者的状态。修理过的机械还在起作用，但他有印象，某个主要部件要碎裂；如今机器不再听使唤了。

他叫人可怜。但昂图瓦纳想了解情况，重复说：

“还有呢？”

吕梅尔打了个哆嗦。他抬起头，没放下手来。他感到脑袋嗡嗡响，一碰就会破裂。不，不能长此以往，最终脑袋要炸开……这时，他愿把一切留给人间，牺牲自己的职业雄心，换得半天清静和完全休息，不管在哪儿，哪怕是在牢房里……

然而他更加压低声音，又说：

“还有，我们知道这个：柏林通知彼得堡，俄国总动员——引起局势严重化，德国会立即下令总动员……一种最后通牒！”

“是什么妨碍俄国停止总动员呢？”昂图瓦纳大声说。

* 可乐果产在非洲，果实压成块，是一种补药。

"昨天不是宣布，沙皇建议海牙法庭作仲裁*？"

"确实如此：只不过，亲爱的，事实是这样：俄国一面谈论仲裁，一面继续坚持总动员！"吕梅尔有点冷漠地说。"动员已经开始进行，不仅没有通知我们，而且瞒着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动员的？有人说从二十四日起！奥地利宣战之前四天！奥地利总动员之前五天！……萨左诺夫先生阁下昨晚对我们明白表示，俄国在积极作军事准备。维维也尼先生，我相信比许多人更真诚，他愿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却完全吓呆了。如果沙皇总动员的敕令终于今晚在彼得堡正式下达，我们一点儿也不惊奇！……正是这个才召开了昨晚的军事会议……事实上，这比海牙法庭作仲裁的空泛建议，情况严重得无法比拟！甚至比凯塞尔和他的堂兄弟沙皇之间，频繁往来的'友爱'书信重要得多！……为什么俄国这样坚持挑衅呢？是因为普安卡雷先生一再谨慎地重复，只有在德国军事干预的情况下，俄国才获得法国的军事支援吗？人们这样思索……简直可以说，彼得堡想迫使柏林作出侵略行动，再迫使法国履行盟友的诺言！……"

他住了声，仔细瞧着膝盖，拍拍双腿。他在犹豫是否说得更深入呢？昂图瓦纳不这样想：今天他有印象，外交官无法衡量他可以说出来的事和应该保持沉默的事。

吕梅尔没有抬头，继续说下去："普安卡雷先生很有魄力，很有魄力……请判断一下：我国驻彼得堡的大使昨夜收到了电报指令，以法国政府名义，毫不含糊地反对俄国总动员。"

"好极了！"昂图瓦纳率真地说。"有人认为普安卡雷同

* 1899和1907年的海牙会议建立了一个仲裁法庭，其作用是解决国际争端。

意战争爆发，我从来不属于这样的人。”

吕梅尔没有马上吭气。

“普安卡雷先生尤其重视避开由我们承担责任，”他小声说，意外地咧嘴勉强一笑。“现在您看，不管怎样，这封电报迟早要在这里：放到档案中，令人相信我们的和平意愿……法国的荣誉得救了……正是时候……很有魄力。”

电话铃一响，他便拿起话筒。

“不行……告诉他，我不能接待任何新闻记者……不，他也不行！”

昂图瓦纳在思忖，然后说：

“如果法国现在还想坚决阻止俄国总动员，它有没有比正式反对更加有效的办法呢？根据那天您的解释，如果俄国比德国先动员，我们的条约不会迫使我们支持俄国人。那么，正言厉色地对萨左诺夫说明这点，让他放慢准备，大概还不够吧？”

吕梅尔友好地耸耸肩，好象对付一个顽童的多嘴多舌。

“亲爱的，以前的法俄条约还剩下什么？历史将会证明我搞错了没有，我深深感到，最近两年，尤其最近几星期，——出于斯拉夫人历久不变的两重性的巧妙把戏——或许也出于我们的治理者不谨慎的豪爽——我们同俄国的联盟无条件更新了……法国事先同盟友的一切军事行动联结起来……这并不是我们外交部长的杰作……”他低声补了一句。

“维维亚尼和普安卡雷可是都同意了……”

“啐，”吕梅尔说，“同意，是的，显而易见……维维亚尼总是冷漠地抵制军人的影响……您知道，在担任议长之前，他也投票反对三年兵役制……昨天他一上岸，神态便象确信，一切应当而且可能安排好。他今天该怎么想呢？昨晚开过议会

之后，他面目全非，令人看了难受……如果我们总动员，他辞职我不会惊讶……”

他一面说话，一面拖着脚步，走到长沙发，靠边躺下来，脸埋在靠垫中。

“今天，”他用一本正经的声调又说，“亲爱的，我相信是右腿，对不？”

昂图瓦纳走过来打针。

沉默良久。

“起初，”吕梅尔咕哝说，靠垫闷住了他的声音，“好象是奥地利周密地破坏别国试图维护和平的努力。今天很清楚是俄国……”他站起来，开始穿衣服。“因此，是俄国以不妥协态度抵消英国调停的新努力。昨天，伦敦政府作了认真的努力，着手进行这件事：英国提议暂时接受占领贝尔格莱德，作为一个事实，作为向奥地利作出的简单保证；但反过来要求奥地利公开表明意图。这是开始会谈的最低出发点。不过，必须得到各大国的一致同意。可是，俄国干脆表示拒绝：作为绝对条件，要求正式停止对塞尔维亚的敌对行动，从贝尔格莱德撤退奥地利军队；目前情况下，这实在是要求奥地利进行无法接受的撤退！一切重新破裂……不，不，亲爱的；用不着抱幻想。俄国遵从不可挽回的决定，这决定不象是昨天作出的……俄国再不愿等待，再不愿放弃它希望从中获利的战争，要把我们拖到这场舞蹈里……我们摆脱不了！”

他已穿好外衣，机械地走向壁炉，想在镜子里看看领结。但走到半路，他转过身来：

“您以为我们当中没有人确知真情吗？假消息远远多于真消息……怎么辨别真伪呢？亲爱的，请想想，半个月来，在各

国外交部和参谋长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个没完，要求立即回答，不容过于疲劳的负责人有时间思考和研究！请想想，在各国首相、部长、元首的桌上，每时每刻堆积起译出的电报，这些电报揭露邻国的隐秘意图！这是嘈杂乱响的消息、互相矛盾的断言，一个比一个更严重更紧急！这乱糟糟的一团怎能分清呢？这样的情报极其机密，由密探提供，给我们透露了意想不到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这危险快速反击还能防止。不可能核实了。如果我们决定反击，而消息却是错误的，我们先发制人就会加剧局势，也许会引起对方采取决定性行动，损害即将结束的会谈。但是，如果我们不反击，而且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呢？明天，行动就为时太晚了……欧洲在这雪崩一样的半真半假的消息重压之下，活象醉醺醺的女人，摇摇晃晃……”

他在房里踱来踱去，用手笨拙地整一整衣领，在混乱的思想重压下，也象欧洲那样，近乎跌跌撞撞。

“可怜的内阁！”他喃喃地说。“人人向它们扔石块……然而只有它们能拯救和平。如果它们能倾其全力去辩驳，也许会达到这目的；但它们的主要力量用在照顾人们和各民族的自尊心上面！真是可怜可悲，亲爱的……”

他在昂图瓦纳身边停下，昂图瓦纳默默地关上药箱。

“还有，”他又说，仿佛他禁不住自言自语，“今天，作决定的不仅仅是外交官和政府成员……这儿，奥尔赛码头，几天来我们都有印象，搞政治和外交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在每个国家，说话的是某些人：军人……他们最有力量：他们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说话；所有民政权力都拜倒在这面前……是的，连最不好战的国家，真正的权力已在参谋部手里……走到这一步，亲爱的……走到这一步……”他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

手势。怪样和难看的微笑重新浮现在嘴角。

电话铃响。

有一会儿他盯住电话机。

他终于抬头说："一个活见鬼的齿轮部件。这个部件好象单独运转……我们滑向深渊，好象刹车失灵、被自身重量推着，飞速下坡，速度越来越快，快得令人头昏目眩的火车……局势好象脱缰之马……独自向前……无法驾驭……也没有人想驾驭……没有人……包括部长和国王。没有人能叫出名字……我们都有印象，好象无法控制，着了魔似的，缴了械，受玩弄……却不知为何，是谁捉弄的……人人都在做他说过不会做的事，他前一天绝对不想做的事……仿佛一切领导人都变成玩偶——我不知道——某些努力、看不见的力量的玩偶，这些力量使赌局大起大落……"

他的手已按在电话机上，继续用朦胧的目光瞧着电话机。末了，他挺起腰。摘下话筒之前，他对昂图瓦纳作了一个友好的表示：

"明儿见，亲爱的……请原谅我，我不送您出去了。"

五十七

昂图瓦纳离开外交部时非常疲倦、激动、心乱如麻，尽管一天工作排得满满的，他还是决定回家休息一下，再继续出诊。他心里不断嘀咕，却总也不能相信："也许过一个月……要动员……未知数……"

走进拱顶下，他瞥见一个年轻人从前厅出来，见到他便站住了。

这是西蒙·德·巴坦库。

“她的丈夫。”昂图瓦纳警惕地想。

他没有马上认出西蒙，虽然以前见过几次——就在去年，需要给安娜的女儿上石膏时。

西蒙表示歉意：

“我还以为今天您门诊，大夫……我明天无论如何要赴约，可是，我很想今晚动身去贝尔克……如果不太打扰您的话……”

“他想对我搞什么鬼？”昂图瓦纳狐疑地想。他想好好较量一下，不作回避：

“十分钟……”他不客气地说。“请原谅，我一整天要出诊……跟我上楼吧。”

同这个人肩碰肩挤在狭小的电梯里，两人的呼吸混在一起，昂图瓦纳的敌意由于厌恶的古怪印象而加剧，他挺着身子，心里重复：“安娜的丈夫……安娜的丈夫……”

“您认为会避免战争吗？”巴坦库蓦地问。他的嘴角漾出含混的、幼稚的、温和的微笑。

“我开始怀疑能避免。”昂图瓦纳简短地说。

年轻人的脸扭曲起来：

“不可能……走到这一步不可能……”

昂图瓦纳默不作声，抚弄钥匙圈。他推开门：

“请进。”

“我是来问您，我的小于盖特的情况……”西蒙说。

他动人哀怜地说出这个孩子的名字，她不是他的女儿，却

开始象对女儿那样爱她，好象全部心思都放在治愈她上面。他对有病的小姑娘的生活说个没完。他断定，她忍受着固定在石膏里长期一动不动，耐心得没说的。她每天在户外度过九至十个钟头。他给她买了一头白毛小驴，为了把"棺材"拖着走过贝尔克的大街小巷，直至沙丘。黄昏，他给她念书，教她一点法文、历史和地理。

昂图瓦纳一面将巴坦库带到诊室，一面默默倾听；他又恢复职业的注意力，从这闲谈中竭力搜集能够了解病孩生理状况的迹象。他完全把安娜置诸脑后。只是当他看到巴坦库坐到他让情妇经常入坐的圈椅里，才以古怪的执著思忖："这个人坐在这里，同我说话，对我微笑，来告诉我他心里念念不忘的事，却被我骗了，偷了，而他并不知道……"

他起先只感到身上隐约的不快，类似不乐意的、甚至有点令人难受的接触引起的不适。西蒙突然沉默，显出有点儿尴尬，一丝疑团掠过昂图瓦纳脑际："他知道吗？"

"不过，我跑这一趟不是对您谈谈我看护病人的生活的。"巴坦库说。

昂图瓦纳的目光不由自主在探问，催促那一位说下去：

"这是因为眼下我在思索各种棘手的问题……写信会出现误会……我宁愿来看您，弄个水落石出……"

"说到底，他为什么不知道呢？"昂图瓦纳一闪地想道。

沉默了一忽儿，他沉湎在荒唐无稽的假设中。

"是这样，"西蒙临了说，"我拿不稳住到贝尔克是否对于盖特完全合适。"他转到分析气候情况。

据他看，复活节以后，病况好转明显减慢。贝尔克的医生自然很关心维护本地信誉，却近乎认为，近海对孩子不利。也

许是纬度关系？正巧于盖特的家庭女教师玛丽小姐，通过英国方面的关系，从一个东比利牛斯山地区的年轻医生那里得到不同一般的指点，这个医生在这方面医术高明，获得惊人的成果……

昂图瓦纳一动不动，在端详这皮肤细腻的脸孔，山羊头、鹰鼻的侧面，这金发白肤，沙滩上的烈日也晒不黑。昂图瓦纳似乎在倾听，仔细衡量巴坦库的建议的得失。事实上，他似听非听。他在想安娜难得说知心话时，对丈夫的评论：没用，忘恩负义，自私，虚荣，狡猾凶恶。至今，他一直毫不怀疑地接受这幅肖像，因为她谈到西蒙时总是冷淡轻蔑，这好象是真实可信的保证；但他看到了原型后，脑袋里千百种混乱的想法搅成一团。

巴坦库问："我该不该把于盖特转到丰一罗默*？"

昂图瓦纳喃喃地说："也许是好想法……是的……"

"当然，我安顿在她身边。如果对孩子有好处，遥远和孤独都没有关系。至于我妻子……"提到安娜，痛苦的表情掠过他的面孔，旋即掩盖起来："她不常到贝尔克来看我们，"他老实说，竭力想宽容地微笑。"巴黎这么近，您明白……她总是受到朋友邀请，身不由己地被上流社会的生活拖住……如果她住在丰一罗默，在我们身边，也许她不久便会忘掉她的巴黎……"

他的目光中掠过旧情复萌的憧憬，不过很明显，他并不相信会这样。不用说，他痛苦地爱着这个女人，象第一天那样爱她。

---

* 东比利牛斯山的疗养地。

“一切也许会改变……”他神秘地轻轻说。

昂图瓦纳看清了，安娜对西蒙的评论只有表面能证实。他这样确信是逐渐明显起来的，他面前坐在圈椅里的人，与安娜刻划的肖像迥异不同。弄虚作假，自私自利，凶狠毒辣：这样的指责经不起五分钟的观察，经不起明晰的直感，那是本人在场、直接接触，在多少赋有辨别力的观察者身上唤起的。相反：巴坦库的正直、自然的谦逊和善良，在他的一言一语中，直至举止的笨拙中流露出来。昂图瓦纳寻思：“一个软弱的人，不错！一个审慎的人，不用说，一个苦恼不安的人；也许是个傻瓜……而忘恩负义的魔鬼则肯定不是！”

西蒙平静地继续喃喃自语。他善良的目光充满信赖和感激，他解释说，不征求昂图瓦纳的意见，自然决不会采取这样重要的决定。他完全信任昂图瓦纳，了解昂图瓦纳的能力和可靠。他甚至希望昂图瓦纳搭来回火车，到贝尔克再看看生病的姑娘，了解原因，作出诊断。尽管在目前情况下，显然……

现在昂图瓦纳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他刚下定决心，同安娜一刀两断。

这确实是在几分钟之内决定的吗？还是很久以来，已在他意志的深处作出了这个毅然的决定？甚至他能把这种毫无争辩地立即顺从突然变得紧迫、强烈、无法抗拒的需要，称作决定吗？……倘使他有时间分析，不消说，他会想到，这几天，他一再回避安娜的电话，避免她通过莱翁提出的接二连三的约会，已经隐藏了一个秘密，一种下意识的决裂愿望。他甚至应该承认，在这件事里，政治虽然不起任何作用，欧洲摆脱不了的惨剧却与这种冷漠不是无关的：仿佛同这个女人的来往，在目前搅得世界鸡犬不宁的局势下，已不再能适合某些新的情

绪。

无论如何，促使他刚刚仓促决定决裂，几乎不知不觉地最终定下来的，是西蒙来到他的诊室。在这里同这个受骗的男子面面相觑，带着假装正直的面孔接受敬意和信赖，看到这个人丝毫不知自己给他造成的命运，就象对可靠朋友那样说话，昂图瓦纳真是无地自容。他窘迫地寻思："这不合适，……不能这样……生活不应这样……首先是我：我的消遣，我的乐趣……而在背后，真是见鬼，要轻易牺牲别人的结合和命运……正是由于象我这样的人，象我这样的生活，象我这样的行为，混乱、欺骗、不义和精神痛苦才洒满人间……"

奇怪的是，他用无可挽回的口吻自我宣布："安娜和我，就此了结，"这以后，他觉得一切都奇迹般地隐没到黑暗中。是的，这确实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他可以没有丝毫不安地盯住巴坦库，冲着巴坦库微笑，给以鼓励和建议。西蒙象小学生一样怯生生，站起身嗫嚅地说："我想，我已经超过了十分钟，"这时，昂图瓦纳笑着，友好地拍拍他的肩，一边谈话，一边送他到楼梯口。昂图瓦纳答应下星期到贝尔克去。（他一时忘了一切，包括战争……突然又想起来。他脑子里掠过这个想法：威胁着要打乱一切通行价值的灾难迫在眉睫，无疑有助他平静地接受这次不寻常的交谈。他思忖："过一个月，我们俩可能死去。同这相比，其余的一切又有多少分量呢？……"）

西蒙恢复平静，指出："您乘八点三十分的火车，十一点左右到朗格，在贝尔克吃午饭。"

昂图瓦纳说："除非有意外……"

年轻人的脸勃然变得苍白，抽搐起来。他用手捂住嘴。揪

心的不安使他的目光扩展开来。昂图瓦纳清晰地发觉，在这一刻，老于格诺教徒、上校巴坦库伯爵的儿子，面对战士的职责颤抖不已。

“如果我应征入伍，于盖特会怎样？”西蒙说，没看昂图瓦纳。“她只剩下小姐……”这时，两人同时、差不多以同样方式想到安娜。

巴坦库默默地走到门口。在楼梯平台上，他转过身：

“您是哪一天应征？”

“第一天……步兵营助理参谋……五十四团，在孔皮埃涅……您呢？”

“第三天……中士……在凡尔登，第四轻骑兵团。”

他俩友好地握手。亲切致意之后，昂图瓦纳轻轻关上门。

他伫立着，一动不动，目光茫然盯住地毯。脑际产生一个咄咄逼人的幻觉：西蒙·德·巴坦库化装成轻骑兵“中士”，在炮火下，阿尔萨斯的平原上，策马奔驰在队伍的前头……

急遽的电话铃声使他挺起身来。

“也许是她。”他心里想。他在苦笑。他想向电话机扑过去，马上了结。

莱翁在过道那头已摘下话筒：

“好的……星期五，八月七日？很好……三点……是让泰教授？……一言为定，先生，我会写上的……”

昂图瓦纳下楼，一面翻阅记事簿，这当儿，在二楼楼梯平台上，一个熟悉的声音使他抬起了头。他推开门，朝放卷宗的房间走去。

斯蒂德莱尔和罗瓦坐在那里议论。他们没穿白大褂，当天

报纸散放在他们周围的桌子上和椅子上。

“孩子们，就这样工作？”

斯蒂德莱尔阴沉地耸耸肩。

罗瓦站起身，微笑着，用探问的神态盯住昂图瓦纳：

“您见过吕梅尔吗，老师？”

“见过。《巴黎午报》的消息是假的。政府辟谣了。不过，事情越来越糟……”稍停，他又简短地补了一句：“是在深渊边上转圈……”

斯蒂德莱尔咕噜说：

“德国在备战！……”

“幸亏我们也在备战。”罗瓦说。

沉默片刻。

“和平的最后机会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斯蒂德莱尔感叹说。“但它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人民对待战争有一种可怕的宿命论……可以这样解释：从小学起，孩子们就有错误的思想——由于老师讲解古代战争、光荣、旗帜、祖国等等的方式——由于大家对军队的行进队列和军事检阅的敬重——还由于义务兵役制……我们今天为这些不明智的举动付出高昂的代价！”

罗瓦神态讥诮地听着。

昂图瓦纳已拿起他的记事簿，仔细翻看。

“再见，”他骤然说，戴上帽子。“我出诊，病看不过来……今晚见！”

只剩下两个年轻人。罗瓦走到哈里发面前：

“既然迟早必须‘上前线’，至少得承认，这个开头不太坏！”

"啊，别说了，小家伙！"

"不……请考虑一下，不要抱成见！……说到底，我们的处境相当好……战争先在俄国和德国之间爆发，法国会大有好处：这能保证我们支援俄国人——这能使我们起支持的作用，这总是最为有利的……另一方面，我们有时间——我希望如此——从容进行动员，而不会遭到突然袭击，这是我们的参谋部所恐惧的*。这一切增加了我们的机会……"

斯蒂德莱尔默默地瞧着他。

罗瓦说："嗨！如果您实事求是，您会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为了解决这个旧争端，最终恢复民族荣誉，时机选择得不坏！"

"民族荣誉！"斯蒂德莱尔恼火地咕哝说。

门打开了，茹斯兰走了进来。他厌倦地说：

"你们还在讨论？"

（他穿着白大褂。他不象别人那样胡思乱想；他知道，再过二十一天，他一定会离开这里，去看接种结果，他刚花费了一上午搞接种；他一味工作，象什么事也没有那样，以此当作自己的职责。——他的灰眼睛带着忧郁的笑意，对昂图瓦纳说："首先，这妨碍思考。"）

"到处都是愚蠢的老一套！"斯蒂德莱尔耸耸肩，冲他喊道。"这儿，法国荣誉！那边，奥地利的自尊心！在俄国，维护斯拉夫人在巴尔干的威信……仿佛保证各国人民的和平，不是千百倍更重要的'荣誉'，即使承认发动一次大屠杀是太过头了！"

---

* 1866年以来，德军一直实行突然袭击的战术。

他看到民族主义者始终只为自身要求高贵、无私、英雄品德的独占权，就气恼万分；他不参加任何党派，然而不是不知道，革命活动家在各国首都激烈斗争，反对战争势力，比其他人更有高尚、牺牲的精神，更有为不易实现的理想而超越自身的意志，更有成为英雄的热诚和心灵力量。

他既不看茹斯兰，也不看罗瓦；他先知般的目光有一种凝视的集中的光辉。

“民族荣誉！”他又咕哝说。“已经搬出豪言壮语，让意识沉睡！……必须掩盖这一切的荒谬，阻止理智的爆发！荣誉！祖国！文明！……在这些诱鸟反光镜背后有些什么？工业上的利益，市场竞争，政客和生意人的诡计，各国领导阶级永无餍足的贪婪！荒谬！保卫文明？用最卑劣的野蛮行动？发泄最低劣的本能？……保卫权利和正义的事业？用匿名的暗杀手段？向可怜的人开火，而他们丝毫不想伤害我们，有人就是靠这样大吹大擂，鼓动他们向我们进攻？荒谬透顶！荒谬透顶！”

“好极了，哈里发！”罗瓦轻蔑地说。

“得了，得了。”茹斯兰将手按在他的肩上，柔和地说。

他对年纪最轻的小马尼埃尔·罗瓦，有着同昂图瓦纳一样的感情。他喜欢罗瓦，却不知为什么。其实为的是罗瓦沉毅的勇敢，豪爽的稚气。在这个急不可耐，纯朴地准备牺牲的斗士身上，他看到一种美，他正是作为实验家、在绝对中思辨的人，不能无动于衷。他尊重罗瓦身上这种纯洁的理想，这种战争更新了的天真信念——它们无疑要用血来偿付……

“荣誉……”他喃喃说，“我认为，让道德标准掺和到对它毫无意义的地方：分裂各国的经济斗争，那是一个大错误……这会毒化一切，歪曲一切。这会使一切现实的和解行动

瘫痪。这会转为情感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转为宗教战争，这不会是别的，只能成为商业公司之间的竞争！”

“一九一一年，卡约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哈里发气冲冲地指出。“没有他……”

罗瓦气势汹汹地打断他的话：

“您一定希望看到您的卡约在外交部，而不是看到他在重罪法庭罗……？

“当然，如果他在台上，小家伙，请相信，我们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没有他，世界大战——这幸运事件的迫近看来会使您的朋友和您舒坦自在——就会为了各国人民的幸福，早三年到来！……他没有侈谈民族荣誉：他谈到交易；他不顾一切抓住实际的方面，在争夺的利益方面！……因此，他能避免最坏的情况！”

茹斯兰看到罗瓦眼里闪出邪恶的目光。他赶紧插进来：

“我也认为，关于这方面，只要坚持，没有什么对立不能通过外交斡旋和相互让步，取得解决的。利益比情感更容易调和！……我也相信，卡约这样的人……如果战争爆发，历史家是很了解克莱奥帕特拉的鼻子能造成什么命运的*，在复杂的冲突原因中，他们很可能也会重视对《费加罗报》主编致命的枪击……”

罗瓦自信地哈哈大笑：

“我宁愿不回答您，”他乐呵呵地说，“留到将来再说！”

* 此处指帕斯卡尔《思想录》中的一段名言：“倘若她的鼻子更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将会改变。”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历史家过于重视偶然因素，以此解释重大的历史事件。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蒂博一家 （第三册）

〔法国〕 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郑克鲁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桂林铁西小区61栋）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125　插页5　字数 359,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平） 1—11,500 册　（精） 1—1,000 册

书号：10256·120　定价：（平）3.25元

（精）4.00元